

巴拿马裁缝

第一章

热带国家巴拿马一个普普通通星期五宁静的下午。但当安德鲁·奥斯纳德闯进亨利·潘代尔的裁缝店要求定做一身西装时，这宁静便一去不复返了。当他闯进来时，潘代尔是一个人。但当他离开时，潘代尔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根据墙上的红木挂钟，这期间一共是七十七分钟。

潘代尔 & 布瑞斯伟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为大人物制作服装的皇家裁缝店，从前是伦敦商业区的骄傲，而现在是巴拿马城西班牙区的一员。公司缩写 P & B。

这天早晨六点，潘代尔在窗外电锯、建筑工地和来往车辆的嘈杂声中猛地惊醒过来。“我当时不在那儿，是另外两个男人干的。再说是她先强奸我，而且是经过她同意的，法官大人。”他一睁眼便这样嘀咕道。他似乎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但又说不清具体是什么。接着他想起八点半和银行经理还有一个约会，于是便腾地跳下了床。这时妻子路易莎把被子拉到头上，痛苦地叫道：“不，不，不。”她最讨厌的莫过于早晨起床了。

“干嘛不换换口味说说‘好，好，好’呢？”他一边等着水管的水变热，一边对着镜中的她说道，“让我们高兴点好不好，路？”

路易莎发出一声呻吟，但被子下的身体一动未动。于是潘代尔为了提神，开始和收音机中的新闻播音员斗起智来。

“美国南部军区司令昨晚重申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中，美国都将履行它与巴拿马政府签订的条约。”男性播音员庄严地宣布。

“亲爱的，这是谎言，”潘代尔一边往脸上打肥皂，一边说道，“如果是真话，你就不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了，是不是，将军大人？”

“巴拿马总统今天到达香港，开始了他对东南亚六国为期两周的访问。”播音员继续报道。

“听啊，是你老板！”潘代尔朝妻子叫道，并伸出一只满是肥皂沫的手，以期引起她的注意。

“随行的还有国家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各位专家人士，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的前景顾问厄纳斯多·代尔哥多博士。”

“好样的，厄纳斯多。”潘代尔赞许地说道，拿眼角瞟着躺在床上的妻子。

“周一，总统一行将前往东京，就增加日本在巴拿马投资一事与日本官员举行实质性会谈。”播音员接着报道。

“有我们的厄纳斯多望风，这些日本艺妓根本就不会知道是什么让她们失了身。”潘代尔刮着左脸，低声说道。

路易莎霍地睁开了眼。

“亨利，我希望你不要用这样的话谈论厄纳斯多，即使开玩笑也不行。”

“好的，亲爱的。抱歉，亲爱的。我再也不这样说了。”他一边保证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对付着鼻孔下的困难部分。

但是路易莎并没打算就此罢休。

“巴拿马政府自己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投资呢？”她一边抱怨，一边掀开被子坐了起来。她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睡袍，还是她母亲以前穿的。“我们为什么非得要亚洲人来做这一切？我们又不是没钱。单在这个城市里，我们就有一百零七家银行，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那些做毒品生意挣来的钱

修建自己的工厂、学校和医院呢？”

这个“我们”在这里并不确切。路易莎并不是巴拿马人，而是在运河区长大的美国人。那时根据美巴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运河区被永远划归为美国领土，虽然这领土只有十英里宽、五十英里长，而且周围都是些下贱的巴拿马人。她父亲在世时曾是军队中的一名工程师，派驻巴拿马后便提前退休，成了运河公司的一名职员。她母亲生前是运河区一家白人儿童学校中教授《圣经》的老师。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亲爱的，”潘代尔答道，提起一只耳垂刮着下边的胡茬，“巴拿马不是个国家，而是个赌场。再说我们也了解管理这赌场的人。你不是还为其中一人工作吗？”

他再次冒犯了她。不注意时，他总忍不住这样做，就像路易莎总是起不来床一样。

“不，亨利，我没有。我为厄纳斯多·代尔哥多工作，而厄纳斯多并不是他们中的一个。厄纳斯多是个正直的人，他有理想，珍视巴拿马作为一个自由的主权国家的未来。与他们不同，他不贪婪，也没有出卖国家的利益。这使他很特别，而且非常、非常难得。”

潘代尔心中很是惭愧。他打开淋浴喷头，用手试了试水温。

“水压又不够了。”他轻快地说，“这也活该，谁让我们住在山上呢。”

路易莎下了床，一把从头上扯下睡衣。她是个高个儿、长腰身的女人，一头又黑又粗的头发，一对原本运动员才有的高耸的乳房。当她忘记自己的身份、不端架子时，她可以说得上漂亮。但当她再次记起自己是谁时，她便双肩一搭拉，显得没精打采。

“只要一个好人，亨利，”她边说边将头发拢到浴帽中，“只要一个好人就可以使这个国家运转起来。一个有着厄纳斯多这样脑筋的好人。不是再来一个演说家或自恋狂，而是一个有着基督精神的正人君子。一个正直、能干、清廉的官员，他能妥善解决道路、污水、贫困、犯罪和毒品问题，并能维护运河利益而不把它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厄纳斯多真心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你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应为此而对他说三道四。”

潘代尔迅速而又不失惯有仔细地穿好衣服，匆匆来到厨房。像巴拿马城中的其他中产阶级一样，潘代尔家雇着一大堆仆人。但在一种不言自明的清教主义思想指导下，早餐得由一家之主来做。给儿子马克准备的是吐司煎蛋，女儿汉娜的面包圈加奶酪。马克已经梳洗完毕正在餐桌上赶作业，汉娜正在洗手间为脸上起的一个小疙瘩而烦恼不安，费了半天劲才把它哄了出来。

接着是一片手忙脚乱的互相指责、互道再见。已经迟到的路易莎跳上她的标致，向巴拿马运河委员会行政大楼飞驰而去。潘代尔带着两个孩子上了他的丰田向山下的学校驰去。汉娜嚼着她的面包圈，马克在颠簸的车中仍在与他的作业过不去；潘代尔为今早的忙乱向孩子道着歉——爸爸今天和银行的人有事要谈——同时心中暗自懊悔今早在厄纳斯多的事上表现得太过肤浅。

接着汽车拐上另一条车道，这是政府为方便早晨的上班族而特意通融的。然后是一场红绿灯变化中你死我活的争先恐后。经过一片与他家风格类似的美国式房屋后，道路两边出现了一系列的快餐厅：罗杰斯、麦当劳、肯

德鸡和一家游乐场。去年7月4日国庆节，马克在这里玩碰碰车时曾将胳膊撞断。等他们到医院时，发现里面挤满了被花炮炸伤的孩子。

下面该是那个在路口卖玫瑰花的黑人小贩了，潘代尔的手开始在口袋中摸索零钱。接着是那个站在拐角的老头。过去六个月来，他一直在这里兜售那把摇椅，价钱就写在他脖子上挂着的那张牌子上：二百五十美元。首先到达的是马克的学校。学校旁边是国立大学，穿着白短裙、两腿修长的女学生们正夹着书匆匆赶往教室。

小心翼翼穿过西班牙大道，就来到了联邦路，这时你可以喘口气了。接着，沿以色列大道开上旧金山路，就随着车流来到了机场。你在这里可以见到许多由毒品发家的男男女女。巴拿马不乏贫民窟、垃圾山、无家可归的猫儿狗儿，但这些人漂亮的私人小飞机却也经常起起落落。不过还是别想那么远，当心眼前吧。人们并没忘记反犹分子在拉美地区制造的爆炸案：爱因斯坦大学门前那些表情严峻的年轻人可不是闲得没事儿干的人，所以还是小心为妙。马克跳下车子，今天可早来了——没想到汉娜在车上叫了起来：“你忘了这个，笨蛋！”一边把书包扔了下去。马克接过书包大踏步向学校走去，因为怕同学耻笑儿女情长，他连手都没挥一下。

汽车再次融入拥挤的车流。警笛的尖叫、推土机的轰鸣，世界第三大热带城市的嘈杂似乎要将其自身窒息。路旁到处是乞丐、残废人和各式小贩，红灯一亮便把车团团围住——汉娜，把你那边车窗摇下来，那个装硬币的盒子呢？——今天轮到那个没有双腿的白发老人和那个背着娃娃的漂亮黑妈妈，给她五十美分，再冲她笑嘻嘻的娃娃挥挥手。瞧，那个拄双拐的小孩又来了，一条弯曲的腿像个熟透的大香蕉。他是一天到晚都在哭哭啼啼呢，还是只在上下班高峰时凑热闹呢？汉娜也给了他五十美分。

当汽车全速向山上的玛丽亚教会学校驶去时，路面上清静了。学校门前，脸上涂着脂粉的修女们围着学校的班车问寒问暖——潘代尔先生，您好！您好，菲尔达嬷嬷！您好，伊梅尔达嬷嬷！——汉娜今天带来捐献给圣徒的钱了吗？没有，她也是个笨蛋，给你五块钱，亲爱的，今天还早，祝你玩得愉快。胖胖的汉娜给了他一个甜甜的吻，然后去找她的伙伴萨拉了。一个带着金表的胖警察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仿佛圣诞老人一样。

没人不在乎这个，潘代尔注视着女儿消失在人群，几乎有些满意地想到。没人不在乎，孩子们甚至我自己都不在乎这个。亲爱的，我很抱歉今天对无与伦比的厄纳斯多·代尔哥多多有冒犯，可你哪里知道我今天要面对的事情啊。

这一切的忙乱之后，潘代尔独自驾车驶上高速公路，并放起了莫扎特。独自一人时，他总是习惯性地非常警觉。现在，他检查了车门，确定它们都已锁好，以防备可能出现的劫匪、警察和其他危险人物。不过他并不很担心。美军入侵几个月之后，许多人为了防身而拿起了武器。今天，要是哪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在街上开一枪，所有的车都会对他举枪齐发——当然，除了潘代尔。

骄阳烤灼着他的后背。前方又有一个正在施工的高地。阴影更深了，城市的嘈杂声也越发震耳欲聋。狭窄阴暗的街道上出现了汽车清洗站。在这里，你可以看见黑人、印度人、中国人和所有种类的混血人。巴拿马为它拥有像鸟类一样繁多的人种而骄傲，混血儿潘代尔也为此兴奋不已。有些人是奴隶的后裔，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因为他们的祖先是那些被船运到这里，为开凿运河而奋斗、牺牲的人们。

路面开阔起来。前方是太平洋的海浪和灯塔。海湾那边深灰色的岛屿像悬在浓雾中的中国山脉。潘代尔极想到那里去。也许这是路易莎的错，因为她的喜怒无常实在令他厌倦；也许是因为这时他已看见了银行大楼的红色屋顶。几十艘轮船怪异地浮在看不见的海平线上，等待穿过运河。一瞬间，潘代尔突然觉得自己来到了船上：在纹丝不动的甲板上被晒得发昏，躺在挤满外国人、充满机油味的散发着恶臭的船舱里。他猛地打了个寒战，对自己说：谢天谢地，我可再也不去等待了。永不。只要他还活着，亨利·潘代尔就会珍惜生命中的每分每秒，这是规定。不管本尼是死是活，他都会这样告诉你。

开进庄严的巴勃大道，他忽然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空中飞行。右边，是美国大使馆，比总统府、甚至比他要去的银行还要高大。不过眼下更高大的似乎是路易莎。当他开车驶进银行的大院时，他在心中对妻子解释道：我太自高自大了。否则我就不会惹上这身麻烦，不会想买地产，因此也就不会欠债，更不会对你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厄纳斯多·代尔哥多或别的什么人吹毛求疵了。他无奈地关上莫扎特，伸手从车后挂钩上摘下外套——他特意选了那件深蓝色的——穿上，然后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带。一个穿制服的严肃男孩守卫着银行的玻璃大门。他腰间挂着一把手枪，只要看见穿着西装的人便举手敬礼。

“唐·厄杜尔多，你们好吗，先生？”潘代尔扬了扬手，用英语问道。孩子兴奋地两眼放光。

“早晨好，潘代尔先生。”他答道。这是他所知道的全部英文。

作为一个裁缝，亨利·潘代尔显得过于强壮。也许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走路时总极力避免太过张扬。他又高又壮，胸部肌肉发达，双肩像拳头一样厚实，一头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然而他的步伐依然庄严得像个受过训练的政客。这是要检阅仪仗队或勇敢面对暗杀危险的步伐。在想象中，潘代尔二者都经历过。在人们背后他才允许自己表露内心的情感，就像他只在衣服后面才开衩一样。他把这叫做布瑞斯伟德的法则。

但是最令他像个政治家的还是当他到四十岁后，脸上出现的那种热情和喜悦。那双像孩子一样清澈的蓝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知悔过的天真；嘴角上永远挂着一个温暖、讨人喜欢的微笑。猛然注视到这微笑，会令你印象更佳。

巴拿马的大人物们都有着出色的秘书，这些人都穿着与汽车售票员一样整洁的蓝制服。这些大人物的办公室都装有安着铜把手的防弹门，不过你是打不开的，因为这些门都是从里面用暗扭控制的，这样就可以防止这些大人物被绑架。

雷蒙·拉德庞大的现代化办公室在十六层上，透过落地长窗可以一直看到海湾。雷蒙正趴在那个像网球场一样大的办公桌上，就像一只吊在大船边上的小老鼠。他又矮又胖。一头光滑的深色头发，蓝黑色的络腮胡，一个深蓝色的下巴，再加上一双贪婪的小亮眼睛，便构成了他的肖像。为了练习，他总是坚持说英语——而且主要是用鼻子说。他曾不惜巨资来调查自己的家谱，之后便宣称自己是苏格兰探险者的后裔，后来由于传染病的流行，他便成了家族中硕果仅存的一个。六个星期前，他还定做了一条格子呢裙以参加联合俱乐部的苏格兰舞会。雷蒙·拉德一共欠潘代尔五件衣服的一万美元。而潘代尔欠拉德的却是十五万美元。雷蒙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讨回潘代尔未付的利息。资本不就是这样扩大的吗？

“来点薄荷糖？”拉德指了指一盘绿色的糖果。

“谢谢，雷蒙。”潘代尔说道，但却没有碰那糖果。雷蒙自己拿起一块。他吮着薄荷，没有说话。潘代尔也没开口。两人看着桌上水稻农场的最新财政报告，各怀心事。两分钟的沉寂之后，雷蒙问道：“你干嘛付给一个律师那么多钱？”

“他说他要去收买法官，雷蒙。”潘代尔像个提供证词的罪犯一样小心翼翼地说道，“他说他们是朋友。他说他不想让我上法庭。”

“但如果你的律师已经收买了那法官，那他为什么还推迟了你的申辩？”雷蒙分析道，“他为什么没有履行诺言把水道判给你呢？”

“因为那已是另一个法官了，雷蒙。大选后任命了一位新法官，而你知道，贿赂是不能一代传一代的。眼下，这位新法官正等着看谁出的价钱高呢。办事员说这位大人比以前那位正直得多，所以他的价钱自然也就高得多。他说谨慎在巴拿马是要花钱的，而且越来越贵。”

雷蒙·拉德摘下眼镜，向镜片上哈了口气，从潘代尔·布瑞斯伟德公司定做的西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鹿皮擦了起来。然后，把纯金镜腿重新架在他光闪闪的小耳朵上。

“你何不贿赂某个农业部的官员呢？”他带着屈尊俯就的耐心建议道。

“我们试过了，雷蒙，但他们自称是些有操守的人。他们说已经接受了对方的钱，而现在要他们转变立场是不道德的。”

“你的农场经理难道不能做些什么吗？你给他的薪水可不低。他为什么没有参与此事呢？”

“说实话，雷蒙，安吉尔这些日子是有点儿像个缩头乌龟。我觉得他不介入反而会更好。要是我没搞错的话，我会斗胆说几句的。”

雷蒙·拉德仍然觉得上衣的两腋有些太紧。这时，两人已面对面站在了落地长窗前。他时而抱臂胸前，时而双手下垂，时而又背手身后。与此同时，潘代尔像医生检查病人一样，用手指仔细沿针脚摸索着。

“一点儿小毛病，雷蒙。”他终于说道，“我不打算把袖子拆下来，这既不必要又会损坏衣服。不过下次你有空到店里来，我会把它弄好的。”

他们重新落座。

“你的农场现在还有收成吗？”拉德问。

“我得说少得可怜，雷蒙。别人告诉我我是在和全球化抗争——国家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低价水稻，而那里的政府对农业给予大量补贴。我当时太草率了，我们两个。”

“你和路易莎？”

“不，你和我，真的，雷蒙。”

雷蒙·拉德皱起眉看了看手表。这本是他对付没钱客户的手段。

“亨利，你没抓住机会把农场变成一个独立的公司真是可惜。而现在用店铺为一个快要没水的水稻农场作担保也毫无道理可言。”

“可是雷蒙——这正是你当时坚持要我做的呀。”潘代尔反驳道。但内心的惭愧已大大削减了他的忿怒，“你说除非我们联手经营，否则你不会为那农场而冒险。这是贷款条件之一啊。好吧，是我不对，我本不该听你的。问题是我听了。现在我相信你那天代表的是银行，而不是亨利·潘代尔。”

他们又聊起了赛马。雷蒙有一对马。他们又谈起了房地产。雷蒙拥有大西洋沿岸的一段海岸。也许哪个周末亨利也可以开车出去买块地，即使一两

年内他不在上边建房也没关系——雷蒙的银行可以提供抵押贷款。不过雷蒙并没有提到带上路易莎和两个孩子，尽管雷蒙的女儿也在玛丽亚教会学校上学，而且和汉娜还是朋友。令潘代尔大感快慰的是他也没有提到路易莎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二十万美元。这笔钱已由潘代尔投资到了其他正当行业中。

“你曾打算把户头迁到其他银行吗？”当所有话题已经穷尽时，雷蒙这样问道。

“我想没什么银行会在这时接受我的帐户的。怎么？”

“一家招商银行给我打过电话，想了解你的全部情况，你的信用、信誉、银行贷款，许多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情况。”

“一群傻瓜。他们肯定是在说别的什么人。是哪家招商银行？”

“一家英国银行。从伦敦打来的。”

“从伦敦？给你打电话？关于我？是谁？哪一个？我本以为它们全破产了呢。”

雷蒙·拉德表示遗憾：他不能再告诉他更多情况了。当然，他对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诱惑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看老天份上，是什么诱惑？”潘代尔叫道。

可拉德似乎已想不起来了。他只含糊地表示是介绍、引荐之类。这没什么，亨利到底是朋友。

分手时，西蒙·拉德说：“我一直想做一身便服，海军蓝的。”

“这种蓝吗？”

“再深些。两个兜，铜钮扣。苏格兰式的。”

怀着感激之情，潘代尔对他谈起了这种从伦敦钮扣公司新进的扣子。

“它们可以作衣服上的钮扣，还可以作袖口的搭扣。”

雷蒙说他会考虑。因为这是周五，所以两人互祝周末愉快。怎么会不愉快呢？这只不过是热带巴拿马又一个普通的日子。也许自己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阴云，不过潘代尔一辈子什么没见识过呢？某个伦敦银行给雷蒙打过电话——不过也可能根本没这回事。从某方面讲，雷蒙是个不错的人；而且当他付钱时还是个不错的主顾；他们也曾一起喝过几杯。不过要想知道他那西班牙——苏格兰混血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你非得先拿到超感方面的博士学位才行。

每次来到他的店铺坐落的小街，潘代尔都有一种航船归港的感觉。有时他会和自己开玩笑，想象他的铺子消失了、被洗劫了或被炸弹夷为了平地。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店铺，那只不过是他的幻想，是他已故的本尼叔叔放在他脑子里的幻觉。但是今天，他的银行之行令他很是不安。汽车一驶入路边的浓荫，他的双眼就急切地搜寻着他的铺子，痴痴地盯着它。粉色西班牙式屋顶透过树丛在向他招唤。你是所真正的房子，他喃喃道，根本就不是一个铺子。你是一个孤儿终生梦想拥有的那种房子。如果本尼叔叔现在能看见你该有多好。

“看到那铺满落花的门廊吗？”潘代尔捅了捅本尼，“那是在邀请你进去呢。里面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你会得到像政府首脑一样的招待。”

“亨利小子，这简直盖了帽啦。”本尼叔叔说着，举起双手摸了摸帽檐，这是他高兴时的习惯动作，“这么漂亮的铺子，谁要想进去，你都可以收一镑门票钱啦。”

“看见那招牌了吗，本尼？饰章里印着P&B？全城都知道这个名字，无

论你是在联合俱乐部，在司法部，还是在总统府！‘最近去过 P&B 吗？——那不是穿着 P&B 衣服的某某人吗？’人们在这儿就是这样谈论的，本尼！”

“我以前就说过，亨利小子，现在我还要说：你有魔力。你有一双岩石的眼。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

亨利·潘代尔就这样基本恢复了勇气，也几乎把雷蒙·拉德抛在了脑后。他登上台阶，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第二章

大约十点半时，奥斯纳德的电话来了。很普通的一个电话。他是个新主顾。新主顾的电话是一定得直接转给亨利先生的；如果正碰上他太忙没时间接电话，那就一定要留下客人的电话号码，亨利先生会马上给他们回电话的。

潘代尔这时正在裁剪室里，按照古斯塔夫·马勒的纸样为他裁剪一套海军制服。裁剪室是他个人的圣地，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踏进半步。钥匙安全地躺在他贴身口袋里。有时他会示威似地从里面把门锁上，向全世界表明他是自己的主人。有时在开始一天的工作时，他会谦恭地在门外小立片刻，头微垂、双脚并拢。除了那个审视着自己活动的超然的自我，没有任何人看见他这样做过。

后面同样高大的屋子里，他那些被主人惯坏了的工人们正在明亮的灯光下或是裁或是熨，同时还闲聊着。巴拿马的一般工人阶级可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可谁也没有他们的主人潘代尔那样专心致志：这是后背，这是两个肩膀，沿着黄色粉笔线剪下去，然后灵巧地一转。这是哥伦比亚舰队司令官的制服，为了压倒他那声名狼藉的前任，他只希望在服饰的优雅上大做文章。

潘代尔为他设计的军服极其出色。白色的军裤已托付给后面的意大利裁缝，裤型是专为站姿设计的。眼下潘代尔剪裁的是蓝白相间的燕尾服。金色肩章、编织袖口、金制花扣和高高的纳尔逊式领子。领口上绣着由橡树叶环绕的铁锚。这完全是潘代尔自己富于想象的设计。当他用传真把这图案设计送给将军的私人秘书时，秘书大人也很是赞赏。潘代尔以前从未完全理解本尼叔叔所说的岩石的眼睛，但当他欣赏着自己的设计时，他知道他确实无愧于这一称号。

在音乐的伴奏下，他继续裁剪着。渐渐地，他幻想自己成了海军上将，正挺着腰板下楼去参加他的就职舞会。这样的幻想丝毫不影响他手艺的发挥。他一直坚持认为：只有当你进入无我境地时，才能将水平发挥至极致（他承认这话本是他已过世的合伙人布瑞斯伟德说的）。他所要做的只是在想象中令自己披上手中的衣服，直到它真正的主人来到。

正是在这样一种愉快的幻觉中，潘代尔接到了奥斯纳德的电话。首先是玛塔的声音。玛塔是他的接待员、接线员、会计兼午餐厨师。她有一半黑人血统，文静，对主人忠心耿耿。但她的脸上布满伤疤，还可以看出手术失败的痕迹。

“早晨好。”她用优美的西班牙语说。

她从来不叫“亨利”或“潘代尔先生”——从来不。只有天使般的一声问候“早晨好”。她侥幸逃过那场灾难的只有一双眼和这美丽的声音。

“早晨好，玛塔。”

“有个新客户打来电话找你。”

“从桥的哪一边呢？”

这是两人经常开的一个玩笑。

“你那一边。他叫奥斯纳德。”

“叫什么？”

“奥斯纳德先生。一个英国人，爱开玩笑。”

“什么样的玩笑？”

“你自己听吧。”

潘代尔放下剪刀，把马勒的衣服料子放在一边，然后将一个约会记录本和一支铅笔放到面前。他办公桌上的井井有条是出了名的：这儿是布料，那儿是纸样，那里是发票和定货记录，一切都有其固定位置。像往常一样，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丝绸衬里的马夹，样式独特的前襟完全是他自己的手笔。他喜欢这衣服所传达的信息：愿意为您效劳。

“先生，您的名字怎么写呢？”当奥斯纳德再次介绍自己时，他愉快地问道。

当他对着话筒说话时，潘代尔在噪音中掺进一丝笑意。陌生人是会立刻喜欢上这声音的。不过看起来奥斯纳德也同样具有这富于感染力的天赋，因为紧接着两人用地道的英语愉快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轻松谈话。

“前面是O—S—N，后面是A—R—D。”奥斯纳德说道。他的话肯定有什么地方让潘代尔觉得很风趣，于是他便按奥斯纳德所说的那样记了下来：三个大写字母一组，中间用&号连接。

“顺便问一句，你是潘代尔还是布瑞斯伟德？”奥斯纳德问道。

这句话潘代尔不是第一次碰到了。他带着符合自己身份的赞许口吻回答道：“先生，从某种角度讲，我是两者的综合体。很不幸，我的合伙人布瑞斯伟德先生已故去多时。但我可以向您保证，他所制定的规则、标准一直被我们沿续至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为此而感到快慰。”

“对他的去世我很难过。”沉默片刻，奥斯纳德降低嗓音礼貌地说，“他得什么病死的？”

潘代尔心中暗道：真有意思，这么多人关心这一点。不过想想也不奇怪，我们迟早也要过这一关的。

“人们称之为中风，奥斯纳德先生。”他用健康人谈论这类事情的大胆口吻回答道，“不过就我来看，也许是因为我们在伦敦商业区的铺子因税收罚款倒闭后，他的心碎了。恕我冒昧，奥斯纳德先生，您是住在巴拿马呢，还是路过此地？”

“几天前到的，想在这里住一段日子。”

“欢迎光临巴拿马，先生。这附近的电话经常中途断线，为以防万一，您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给我吗？”

作为英国人，两人的口音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潘代尔极力想掩饰这点，但奥斯纳德先生却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他的声音已变得非常甜美，但仍没有逃脱伦敦东区贫民窟的印迹。若是元音发对了，声调和断句又会使他的努力前功尽弃。另一方面对潘代尔来说，奥斯纳德属于那些虽然出身高贵，但又粗俗而且赖债不还的人。不过随着谈话的进行，潘代尔似乎感到两人已高兴地放弃偏见，达成了默契。

“公寓准备好前，我会一直在埃尔巴拿马宾馆。”奥斯纳德解释道，“房子本来一个月前就该准备好的。”

“常有的事，奥斯纳德先生。哪儿的建筑商都一样。我早就说过不知多少次，现在还得说。不管你是在巴廷克图 还是在纽约，效率最低的莫过于建筑商。”

“五点钟你就不会太忙了吧？那时店里不会有许多人吧？”

“五点是我们的欢乐时光，奥斯纳德先生。午餐时的顾客已经离去，而晚餐前的顾客还未来到。”他这时抱歉地笑了笑，“好了，我是在说谎。今天是周五，我晚餐前的顾客都回家陪太太去了。我很高兴在五点钟为您提供全方位服务。”

“你本人？亲自？你们这些裁缝经常雇些小丑来滥竽充数。”

“我想我是属于老派人的，奥斯纳德先生。每一位顾客都是对我的挑战。量尺寸、裁剪、搭配，都由我亲自负责。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我可不在乎要试穿多少次。制作过程中，服装任何部分都不会离开这所房子。我亲自监督所有制作过程。”

“好吧。价钱多少？”奥斯纳德并不惹人讨厌地随意问道。

潘代尔的笑更甜了。如果他刚才是在讲西班牙语（这已成了他更喜欢的第二母语），回答这个问题丝毫不费事。在巴拿马，谁也不会因为谈钱而感到不好意思，除非他已一文不名。而英国上层阶级在涉及到钱时是出了名的难以揣摩，最有钱的经常是最手紧的。

“我提供最好的产品，奥斯纳德先生。我常说劳斯莱斯轿车不是白来的，潘代尔 & 布瑞斯伟德公司的服装也不是白来的。”

“多少钱？”

“是这样，先生，标准两件套的正常价格是五百美元，好的布料和款式价钱更高一些。上衣一千五，马夹六百。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极轻的布料，因此建议您再做一条裤子来搭配，八百美元。您不说话是因为吃惊吗，奥斯纳德先生？”

“我以为一般是二千美元一身呢。”

“过去是，先生，三年以前还是。自那时起，美元不断贬值，而我们的P&B公司却一直坚持买进最好的布料——这是我们的传统——不管价钱是多少。它们大部分来自欧洲，而且——”他本想说点什么比如“可以保值”之类的俏皮话，却又改了主意，“而且我听说，先生，现在贵国的上等绅士们——比如拉尔夫·劳伦——已经不满足于二千元一身的服装了，有时会大大超过此数。而且我们还提供售后服务，先生。我想您大概不能回一般的裁缝店，说您衣服的肩膀有些紧了，是不是？起码他们不会免费为您提供服务。您具体打算做件什么呢？”

“我吗？一般的衣服。先做两件日常西装，看看怎么样。然后是整套骑马服。”

“整套骑马服，”潘代尔敬畏地重复道，脑海里刹时充满了本尼叔叔的影子，“我已二十年没听到这个词了，奥斯纳德先生。上帝，整套骑马服，老天。”

到这儿，别的裁缝也许就会理智地克制住自己的激情，重新剪裁那件海军制服。要是换个日子，潘代尔也会这样做。见面时间定了，价钱谈妥了，客气话也送到了。但现在潘代尔太开心了。早晨的银行之行令他备感孤独。他的英国客人不多，更不用说英国朋友了。路易莎在她过世父亲的影响下，并不欢迎他们。

“P&B公司仍是城中最好的，是吗？”奥斯纳德问道，“巴拿马最出色、最聪明的各界要人的裁缝？”

听到“各界要人”，潘代尔笑了：“我们愿意这样认为，先生。我们并

不自满，但确实为我们的成就骄傲。当然，过去十年来并不是一帆风顺。说实话，在巴拿马，人们没什么品味。或者说，在我们来之前没有。做生意之前，我们先得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一件衣服要这么多钱？人们认为我们疯了，没准还有更坏的看法。不过后来，人们渐渐喜欢上了，就此再也止不住。他们开始明白我们不是随便把件衣服扔给他们，然后就伸手要钱。我们提供修补、改进，他们一有问题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是朋友，我们也有情感。先生，您不会碰巧是新闻界的人吧？最近，本地版的《迈阿密导报》上有一篇文章对我们大肆攻击，不知您是否读过？”

“一定是没注意。”

“让我们这么说吧，奥斯纳德先生。您不介意我严肃点吧？我们为总统、律师、银行家、主教、议员和将军们提供服装。只要他有鉴赏力和支付能力，我们都可以为其提供服务，而不在乎他的肤色、信仰和声誉。这听起来如何？”

“很好，真的很好。那么五点见，欢乐时光，奥斯纳德。”

“五点见，奥斯纳德先生，我等您。”

“只有你我两人。”

“又一个新客户，玛塔。”她拿着一些帐单进来时，潘代尔说道。

但他对玛塔说话时总是很不自然。玛塔听他说话的样子也很奇怪：被打坏的脸微微侧开去，聪慧的黑眼睛望着别处，长长的黑发极力想把可怕的面容遮盖起来。

情况就是如此。潘代尔满心欢喜，不禁有些得意洋洋。事后，他不禁诅咒自己是个虚荣的傻瓜。这位奥斯纳德显然是个怪人。潘代尔喜欢怪人，就像当年的本尼叔叔一样。不管路易莎和她父亲怎么说，英国人比其他人都要怪得多。背井离乡这么多年后，祖国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个坏地方。奥斯纳德只字未提他的工作性质，不过潘代尔并不在意。他的许多顾客都很谨慎，潘代尔欣赏这样的处世态度。他满心欢喜，并没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放下电话，他重新捡起手头的海军制服，直到中午时分迎来大批客户。然后是奥斯纳德的拜访——潘代尔仅存的清白毁于一旦。

今天中午，第一个走进店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人称巴拿马第一花花公子的拉里·多明戈。路易莎最讨厌的人中就有此人一席之地。

“多明戈先生！”——他张开双臂——“见到您真高兴，您穿着这衣服显得太年轻了！”——迅速压低嗓音——“记得吗，拉里，已故的布瑞斯韦德先生说过：要做一个完美的绅士”——他满怀敬意地抻抻拉里的衣袖——“只要留出一指宽的袖口，记得吗？”

然后，他给拉里套上那件新做的晚礼服，不为别的，只为向星期五的客人们炫耀。这时，客人们已陆续来到店里。他们手里拿着大哥大，手指间夹着香烟，互相夸耀着商场和情场上的胜利。下一个是阿瑞斯代德。他为钱娶了个阔太太，因此被朋友们尊为烈士。然后是里卡多（“请叫我里奇”）。他曾在短期内任公共设施部的官员，并且授权巴拿马今后的一切公路建设都将由他本人承包。陪同里奇的是绰号大熊的特迪。他是巴拿马人人痛恨的专栏作家，毋庸置疑也是最丑的一个。大家明显表现出对他的冷淡，不过这并没影响潘代尔。

“特迪，天才的作家、名誉的卫士，放松一下吧。来歇息一下您疲惫的灵魂。”

紧跟其后的是菲利浦。在前任总统诺列加政府中，他曾任卫生部长——要不就是教育部长？“玛塔，给大人倒杯水！再为大人拿件晨衣——最后一次试穿，阁下，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他压低声音道，“祝贺您，菲利浦。我听说她非常顽皮、非常漂亮并且崇拜您。”他满怀敬意地提到菲利浦的新任情妇。

在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快乐周五，就是这样一些人在潘代尔的店中进进出出。潘代尔轻盈地穿梭其中，笑着，兜售着，念念不忘亲爱的老阿瑟·布瑞斯伟德的俏皮话。

第三章

潘代尔后来意识到，奥斯纳德来到 P&B 时下的那场雷阵雨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本尼叔叔会把它称为调味料。这本是巴拿马雨季中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隔壁花园中的灌木可爱得让你想咬上一口。接着，差三分五点时——不知为何，潘代尔从不怀疑奥斯纳德会准时来访——一辆棕色的福特车停在了专为顾客准备的停车场上。车窗后是一张像万圣节大南瓜似的脸：满脸和气，一头黑色短发。潘代尔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想起万圣节的南瓜。后来他解释那一定是因为那双圆圆的黑眼睛。

就在此时，巴拿马陷入一片黑暗。

其实不过是汉娜手掌大的一块雨云遮蔽了日光。紧接着，豆大的雨点便砸了下来，闷雷和闪电引发了街上所有汽车的报警器，黄色的泥流几乎堵塞了下水道，落叶和垃圾使得这景象更加令人恶心。那些穿着小斗篷的黑人们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他们或是把伞伸进你的车窗，或是要价一美元帮你把车推到高地上，以免弄湿散热器。

其中一个已经开始对南瓜脸下功夫了。他正坐在离台阶只有十五码的车里，等着暴雨过去。不过因为没风，这雨似乎一时还停不了。南瓜脸起初不打算理睬那黑人。可黑人毫不气馁，南瓜脸让步了。他伸手到西装里——这在巴拿马并不常见，除非你是个大人物或是个保镖——拿出钱包，取出一张钞票，放回钱包，摇下车窗。黑人把伞塞进车里，南瓜脸问过价钱后给了他一张十美元的钞票，表演结束了。值得注意的是：南瓜脸虽然初到此地，但却会讲西班牙语。

潘代尔笑了。不是脸上惯有的微笑，而是满含期待的甜笑。

“比我想的年轻。”他冲玛塔苗条的背影喊道。她正忙着查对彩票的中奖号码。可惜，她从来没中过。

不错。他似乎看到奥斯纳德年复一年地来到店中定做衣服，甚至还幻想他们成了朋友。他没能立刻识破他的身份：地狱来的访客。

他将自己对新客人的印象告诉了玛塔，而她只是冷淡地抬了下头，并没有说话。

按照他接待新客户的习惯，潘代尔把自己安顿在桌前。

生活使他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以此类推，他也很重视自己留给旁人的第一印象。比方说，没人能料到会看见一个坐着的裁缝。但潘代尔很久以前就决定 P&B 应该成为这个忙碌世界中一个恬静的绿洲。所以他一定要让人看见他坐在那把旧扶手椅中，最好腿上再搁上一张前天的《泰晤士报》。

如果面前的桌子上再摆上一个茶托倒也不错，就像今天这样。茶托放在一堆旧报纸间，上面摆着一个银制茶壶和几个玛塔精心制作的黄瓜三明治。遇到有新客人来，玛塔便会固执地呆在厨房里，以免一个毁容的混血女人吓坏自我陶醉的巴拿马男性白人公民。而且因为她已重新开始学习，她也愿意躲在那里看书。心理学、社会史，还有一门什么？他总是记不住。他曾建议她学习法律，但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律师都是骗子。

她会用嘲讽的西班牙语回答：“再说一个黑人木匠的女儿也不该为钱降低身份啊。”

在倾盆大雨中，一个身材庞大的年轻人要打着伞下车有很多办法。奥斯纳德的方法聪明却有问。他是打算在车中就开始撑伞，然后不大雅观地把

屁股先伸出来，接着猛地钻出车来，顺势将伞完全打开。可不知是他还是雨伞一下卡在了车门口，所以有那么一阵，潘代尔看到的只是一个包得紧紧的硕大的英国屁股。

潘代尔注意到他的衣服料子是人造纤维，对巴拿马的气候来说确实太厚了。难怪他急着想做两件衣服。腰围肯定得三十八号。伞终于打开了。紧接着他消失在视线中。潘代尔满意地想：他正上台阶呢。这时雨声中传来了他的脚步。他来了，正站在门廊上呢，我可以看见他的影子。进来啊，傻瓜，门没锁。但潘代尔并没有站起来。他已训练自己不能这样做，否则他整天就只能开门关门，什么都不用干了。透过门上印着潘代尔 & 布瑞斯伟德公司招牌的雾玻璃，他已看到了那英国人的身影。又过了片刻，首先是雨伞、紧接着是那庞大的身躯，跌跌撞撞横着走进了店中。

“我想是奥斯纳德先生。”——仍坐在椅子上——“请进，先生。我是亨利·潘代尔。这场雨真令人扫兴。来杯茶或别的什么东西？”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贪婪。一双锐利的棕色狐狸眼。身躯笨重，四肢发达，像个懒散的运动员。裁剪时得多留一些余地。接着他想起了本尼叔叔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女士们，大手、大脚，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大号的手套和袜子。”

走进 P & B 的绅士们可以进行选择。他们可以坐下来喝一碗玛塔煮的热汤或别的什么饮料，谈谈生意经，然后再到楼上试衣间去。追求安逸舒适的人一般选择这种方式。而那些坐立不安的人则一般选择后者。他们进来后就直奔试衣间，隔着屏风还在对他们的司机大吼大叫，不停用手机给他们的情妇、经纪人打着电话，试图给所有人留下难忘印象。这些人一般都属于新来的客户，他们渐渐会被更新的客户所代替，而他们本人也都会进化成追求安逸舒适的熟客。潘代尔等着看奥斯纳德属于哪一类。答案：二者皆不是。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个打算在自己外貌上花五千元的人。他并不紧张，也没有表现出不安或犹豫；他也不莽撞、饶舌或自来熟；他也并没有显得腼腆——不过腼腆在巴拿马是种很少见的情感。即使你来时带着一些，它也会在极短时间内挥发一空。他显得非常镇静，这令潘代尔有些不安。

他拄着滴水的雨伞，一脚前、一脚后地站在门口，后脚正踩在擦鞋垫上，所以后面的门铃还在响个不停。但奥斯纳德并没有听见铃声。也许他听到了，却丝毫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在刺耳的铃声中，他仍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环顾四周，似乎突然认出了一位久无音信的老朋友：

通往楼上男士试衣间的螺旋形楼梯：天啊，亲爱的老楼梯……印花绸、睡衣、拖鞋：是的，是的，我全记得你们……天花板上懒洋洋垂着的风扇、成堆的布匹、包着铜边的旧柜台：老伙计……最后是那把包皮的扶手椅，当地人传说原是布瑞斯伟德本人的。坐在上面的潘代尔带着慈祥的微笑注视着他的新客人。

奥斯纳德对他也毫不掩饰地打量着：先是脸，接着是马甲和深蓝色长裤，然后是绸袜和黑色牛津鞋。之后又从下到上，直到再次审视过他的脸后，才把目光转向房间深处。因为他的脚仍没离开潘代尔的擦鞋垫，所以门铃还在响个不停。

“太好了，”他开口道，“真是太好了。一点也没有改变。”

“请坐，先生。”潘代尔热情招待着，“请随便一些，奥斯纳德先生。”

大家在这里都有宾至如归之感，至少我们希望如此。到这儿来聊天的人有时比做衣服的还多呢。您脚边有一个伞架，您可以把雨伞放下。”

可是奥斯纳德先生不但没有轻易放弃他的雨伞，反而像根手杖似地用它指点着后面墙上正中央挂着的一张嵌框照片。照片上是一位身穿黑色圆领上衣的老先生，一张戴着眼镜的严肃面容，面对他走后纷繁复杂的年轻世界，双眉紧锁。

“那就是他，对吗？”

“他是谁，先生？哪一个？”

“那边墙上，伟大不朽的阿瑟·布瑞斯伟德。”

“完全正确，先生。您若不介意，我得说您的眼可真尖。正如您所说，伟大不朽的阿瑟·布瑞斯伟德。这是应他雇员的强烈要求拍摄的，在他六十岁生日时，我们将它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了他。”

奥斯纳德纵身向前打算瞧个仔细。门铃终于不再聒噪了。“‘阿瑟·乔·布瑞斯伟德。’”他出声地读着镜框下方铜牌上刻着的字，“‘1908—1981。创建者’他妈的，差点儿没认出他来。见鬼，这个乔代表什么？”

“乔治。”潘代尔说道。他心中暗自诧异：奥斯纳德怎么会认为他能认出阿瑟呢？但他并没有就此对奥斯纳德发出置疑。

“他从哪来？”

“比纳。”潘代尔回答道。

“我是说那照片。是你把它带来的吗？从哪儿？”

潘代尔让自己脸上挂上一张伤心的笑容，并且长叹一声：

“他不幸的遗孀的礼物，奥斯纳德先生。不久以后，她便随他而去了。考虑到从英国到这里的高昂运费，她觉得自己支付不起，所以把它送给了我。她说：‘那是他愿意安息的地方。’所以无论如何她要满足他的愿望，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她的决心。当然，也没有谁想说服她。谁会愿意那样做呢？”

“她叫什么？”

“多丽斯。”

“有孩子吗？”

“您说什么，先生？”

“布瑞斯伟德太太。她有孩子吗？继承人或后裔？”

“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结合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

“但是，人们仍会认为应该是布瑞斯伟德 & 潘代尔公司才对，是不是？老布瑞斯伟德毕竟是年长的合伙人。尽管他已经死了，他的名字也应该在前面。”

潘代尔已经在大摇其头了：“不，先生。不是这样。当时，这是阿瑟·布瑞斯伟德的明确愿望：‘亨利，我的孩子，青春应该走在衰老前面。从现在起，我们的公司就叫做 P & B；这样，人们就不会把我们和某个石油公司混为一谈’。”

“那么你们为哪些皇室人员服务呢？你们前牌子上写着‘皇家裁缝店’。冒昧请教。”

潘代尔让脸上的微笑冷淡了少许。

“这个，先生，我这样说吧，地位仅次于某个王位的大人物们过去曾惠

顾小店，现在依然如此。由于这涉及国家首脑，我只能透露这么多了。”

“为什么？”

“一部分是因为裁缝协会的行规。我们要为每个顾客保守秘密，不管他地位高低。另外这些也是为安全起见。”

“英国女王？”

“您让我很难回答，奥斯纳德先生。”

“见鬼，所以外面挂着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的纹章，是不是？开始我还以为这儿是个酒店呢。”

“非常感谢，奥斯纳德先生。巴拿马很少有人注意的东西您注意到了。但除此以外，我不会再说什么了。请坐，先生。如果您有兴趣，请尝尝玛塔的三明治，今天是黄瓜馅的。不知您是否听说过她的大名。我可以向您推荐一种手感极佳的纯白布料：智利布。这是我的一位贵客进口的，我不时有幸能得到他的馈赠。哪个对您更有诱惑力呢，布料还是三明治？”

因为此时，潘代尔已急于要使奥斯纳德转移他的注意力。

奥斯纳德并没有落座，不过还是接受了三明治。这也就是说，他一口气连吃了三个：一个权当充饥，另外两个使他能以左手支撑胖大的身躯，与主人肩并肩立在桌旁。

“我们不光有这些，先生。”潘代尔透露道，同时习惯性地用手挥去空中飘浮着的一团线头，“光有这些是不行的。对那些两颊光光的小男孩或豆芽菜来说没问题，但对你我这样的成熟体型来说就远远不够了。”又是一挥手，“所以，我们就有了些别的。”

“上等羊驼呢。”

“完全正确，先生。”潘代尔惊诧不已，“您若不介意，我就引用书上的话了：产自秘鲁南部高原地带，手感柔软，质地细密，并带有多种天然色泽。啊，您可真是匹黑马，奥斯纳德先生。”

但他这样恭维只是因为普通顾客对布料根本一窍不通。

“那是我父亲最喜欢的料子。曾经是非它不穿。”

“曾经，先生？噢天。”

“死啦。和布瑞斯伟德一样上天堂啦。”

“奥斯纳德先生，您尊敬的父亲真是识货的人。我这样说没有丝毫冒犯的意思。”潘代尔高声说道，终于迎来了一个他最喜欢的话题，“因为根据本人愚见，羊驼呢是世上首选轻薄衣料。曾经是而且永远是。你尽管穿你的马海毛或精纺毛料，我才不感兴趣呢。可羊驼呢的色泽是纯天然的，所以变化多端、丰富多彩。它质地纯净，有弹性而且透气。即使最敏感的肌肤也不会感觉不适。”他将一只手指信任地放在奥斯纳德的胳膊上，“您知道我们英国商业区的裁缝们过去用它来做什么吗？”

“想不出来。”

“衬里！”潘代尔满脸厌恶地宣布道，“普通的衬里。简直是糟踏东西。要不是因为物以稀为贵，他们还这样干呢。”

“老布瑞斯伟德非气昏了不可。”

“当然，先生。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呢。‘亨利’，他对我说——他用了九年时间才开口叫我亨利——‘亨利，我对一只狗都不会像他们对羊驼那样。’他的话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脑子里。”

“我也是。”

“您说什么，先生？”

如果说潘代尔完全是一副戒备状态，那么奥斯纳德则恰恰相反。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话产生的效果，而是继续专注地翻看着桌上的纸样。

“我想我没太明白您说的话，奥斯纳德先生。”

“老布瑞斯伟德为我父亲做过衣服。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还是个小不点儿。”

潘代尔似乎在极大的震动下变得口不能言。他的身躯猛地僵硬起来，肩膀高高耸起，似乎正站在战友的墓碑前。当他终于能开口说话时，已显得有些呼吸困难。

“先生，我从来没有——对不起，这正是生活中新的一页，”他强打精神道，“我不否认，这还是第一次。父亲到儿子，整整两代人，在P&B。在巴拿马，这还是头一遭。自从我们离开英国后，还不曾遇到过。”

“早知道你会大吃一惊。”

有一刹那，潘代尔几乎可以发誓，年轻人那对锐利的棕色眼睛放弃了耀眼的光芒，变得世故而深不可测，只在两个眸子中央保留了一点点寒光。在潘代尔事后的想象中，那点点寒光并不是金色的，而是血红的。但那双眼睛很快就恢复了刚才的神采。

“有什么问题吗？”奥斯纳德问道。

“我正在想，奥斯纳德先生，‘历史性的时刻’是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我一定是碰上了一个这样的时刻。”

“时间伟大的车轮，呃？”

“完全正确，先生。那不可逆转、勇往直前、冲破一切障碍的车轮。”潘代尔点头称是，然后埋头于桌上的样本之中，似乎要在劳动中寻找安慰。

不过奥斯纳德首先得再吃上一个三明治。他一口便将其吞下，然后不紧不慢像鼓掌似地将手心里的面包渣拍掉，直到心满意足为止。

在P&B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程序来迎接新客户：从样书中选择衣料，亲自检查选定的料子——潘代尔非常谨慎，他从不把自己储藏室里没有的料子放在样书中——到试衣室量尺寸，欣赏绅士精品店和运动员角，参观后面的走廊，问候玛塔，开个帐户，如无其他情况就付下定金，十天之后再回来进行第一次试穿。但今天潘代尔决定对奥斯纳德采取另一种方案。看完样书后，他把奥斯纳德直接引到了后面的走廊。这令玛塔大吃一惊。她这时已躲进厨房，正埋头苦读《贷款生态学》——一本关于在世界银行大力支持下，南美热带雨林大规模消亡过程的书。

“奥斯纳德先生，来见见P&B公司真正的灵魂人物，虽然这样说她本人不会放过我。玛塔，来和奥斯纳德先生握握手。先是O-S-N，然后是A-R-D。亲爱的，为他做张卡片，标上老主顾，因为布瑞斯伟德先生曾为他父亲做过衣服。先生，您的名字是——”

“安德鲁。”奥斯纳德回答道。这时潘代尔看见玛塔抬眼审视地打量着他，仿佛听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然后，她那疑惑的目光又转向了潘代尔。

“安德鲁？”她重复道。

潘代尔急忙解释：“暂时住在埃尔巴拿马宾馆，玛塔，感谢我们大名鼎鼎的巴拿马建筑商，奥斯纳德先生不日就将迁入新居。他将迁往——”

“彭塔·帕提拉。”

“当然了。”潘代尔恭敬地笑着，似乎奥斯纳德刚刚点了一道鱼子酱。

玛塔仔细地在她的大部头书上作了个记号，把它推在一边，低头把这些情况记录在案。她漆黑的长发小心地遮盖着她神色严峻的面颊。

“见鬼，那女人的脸是怎么搞的？”他们一回到走廊，奥斯纳德便低声问道。

“一次事故，先生。还有事后极其草率的治疗。”

“真奇怪你还留着她。肯定把你的顾客吓得屁滚尿流。”

“让我高兴的是恰恰相反，先生。”潘代尔勇敢地回答，“玛塔是我的顾客们的宠儿。而且他们说她做的三明治简直天下第一。”

接着，为了避免对玛塔更多的提问和缓解她的不满情绪，潘代尔开始大谈特谈生长在雨林中的塔干栗木。他急切地告诉奥斯纳德，所有有理智的人现在都承认塔干栗木是长青藤的理想替代物。

“我的问题是，奥斯纳德先生，在当今世界，塔干栗木的用途是什么？”他带着比平时更加急迫的热情问道，“装饰性的棋盘？好吧，就算是。手工雕刻制品？好的，又对了。还有耳环、服装上的小饰物，我们离答案不远了——可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其他用途呢？传统的、已被当今时代彻底遗忘的、而我们P&B为了尊贵的客人和后世的繁荣不惜代价重新挖掘出来的用途？”

“钮扣。”奥斯纳德猜测道。

“当然，答案正是钮扣。谢谢您。”潘代尔说着已来到了另一扇门前，他停下了脚步。“印地安女士们，”他低声提醒道，“一群老处女。非常敏感，请您注意。”

他敲了敲门，将其打开，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并回首示意他的客人也如法炮制。三个无法判定其年龄的印地安妇女正坐在吊灯下赶制西装上衣。

“见见我们画龙点睛之人，奥斯纳德先生。”他悄声道，似乎唯恐打扰这些专注工作的人们。

不过这些妇女似乎远不如潘代尔本人那么敏感，因为她们几乎马上从手头的活上兴高采烈地抬起头来，朝奥斯纳德绽开了一张张开心、赞赏的笑脸。

“对于定制的服装来说，奥斯纳德先生，扣眼就如同帽子上的红宝石一样重要。”潘代尔依然压低嗓音道，“这就是画龙时所点的眼睛，就是管中窥豹时所见的一斑。一个成功的扣眼并不意味着一件漂亮的衣服，但一个失败的扣眼绝对意味着一件失败的衣服。”

“老阿瑟·布瑞斯伟德的话。”奥斯纳德模仿潘代尔的声调低声猜测道。

“完全正确，先生，完全正确。在可悲的塑料发明之前，栗木钮扣在美洲和欧洲大陆上风行一时，而且根据本人愚见，当我们P&B公司将其作为定制服装的点睛之笔推出时，栗木钮扣达到了其生涯的顶峰。”

“这也是布瑞斯伟德的主意？”

“这想法是布瑞斯伟德的，奥斯纳德先生。”潘代尔说着，轻轻走过中国制衣工紧闭的房门。不知为何，他决定不去打扰他们，“但将其付诸实践，却是鄙人的功劳。”

但尽管潘代尔极力想使他们不要停下来，奥斯纳德却显然很喜欢将步伐放慢些，因为他一只粗大的胳膊拄在墙上，挡住了潘代尔的去路。

“听说你给前任总统诺列加做过衣服。真的？”

潘代尔迟疑了一下，目光下意识地朝通往厨房的门望去。玛塔在那儿。

“是又怎么样呢？”他回答道。刹那间，他板起了脸，目光中充满了不信任，声音也变得沉闷，不复往日的悦耳，“你要我怎么办呢？挂上门板？滚回家去？”

“你给他做了些什么？”

“将军从来不是我认为的那种适合穿西装的人，奥斯纳德先生。对于军服，他可以花费整天时间考虑它的花样。皮靴和帽子也是一样。但不论他如何反感，有些时候他还是免不了要穿西装。”

他转过身，希望引导奥斯纳德继续沿走廊朝前推进。但是奥斯纳德的胳膊纹丝未动。

“比方说是什么时候？”

“这个，先生，您也许还记得，将军曾应邀在哈佛大学发表过一篇著名讲话。尽管哈佛大学情愿他不穿西装，但礼仪终归是礼仪。他不是个好侍候的人。一涉及到服饰，他就非常挑剔。”

“我敢说，在他现在呆的地方可不会需要西装了，是不是？”

“完全正确，奥斯纳德先生。我听说他的服装都由美国政府提供了。还有那次，法国政府授予他最高荣誉，任命他为外籍军团成员。”

“见鬼，他们为什么要给他这个头衔呢？”

走廊的灯光从头上洒下，使奥斯纳德的眼睛看上去像两个弹洞。

“可以想到的解释有好几种，奥斯纳德先生。最受青睐的一种是出于金钱方面的考虑，将军允许法国空军将巴拿马作为集合地点，而当时，他们在南太平洋所进行的一系列核爆炸使他们在当地极不受欢迎。”

“谁说的？”

“将军身边经常有些闲言碎语。他那些追随者可并不都像他本人那样谨慎。”

“也替那些追随者做过衣服？”

“现在仍做，先生，现在还在做。”潘代尔答道，几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喜笑颜开，“美军入侵后，将军的一些高级官员感到有必要飞到国外去呆些时候，那时我们确实经历了一次低谷，但他们很快就回来了。在巴拿马，没人会名誉扫地，即使有也不会经历太长时间，而且巴拿马的绅士们也不愿意在流亡中花费金钱。现在的趋势是要回收利用这些政界人士，而不是令他们名誉扫地。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被遗忘太长时间。”

“没被定为同谋犯或其他什么？”

“说实话，没什么可供别人指摘的，奥斯纳德先生。我为将军做过几次衣服，不错。可我大多数客人做的要比这个严重得多，是不是？”

“那抗议罢工呢？参加过？”

潘代尔不安的目光再次扫向厨房。玛塔这时大概已重新开始学习了。

“我这样说吧，奥斯纳德先生。我们关了铺子的前门，不过后门倒是经常开着的。”

“明智。”

潘代尔抓住离他最近的一个门把手，一把将门推开。两个正在做裤子的意大利老人从手中的活计上抬起头来。他们穿着洁白的围裙，戴着金边眼镜。奥斯纳德冲他们气势不凡地一挥手，又回到了走廊上。潘代尔紧随其后。

“也为新总统做衣服，是不是？”奥斯纳德不经意地问道。

“是的，先生，我可以自豪地说，巴拿马共和国的总统指定今天光临敝

店。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和蔼可亲的人。”

“你在哪儿做呢？”

“对不起，我不明白，先生。”

“他来这儿，还是你去他那儿？”

潘代尔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经常是命令我到宫里去，奥斯纳德先生。是人民到总统那儿去，而不是总统到人民这儿来。”

“你很熟悉那儿，是吗？”

“这个，先生，他是我服务过的第三任总统了。我们之间建立了信任感。”

“也和他身边的马屁精们？”

“是的，也和他们。”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位大人。”

潘代尔再次迟疑了一下，就像以前当行规受到威胁时一样。

“我们当今伟大的政治家，先生，他的压力非常大，他与一切使生活丰富多彩的娱乐相隔绝，备感孤独。和他的裁缝单独相处的几分钟，对他来讲，犹如战斗中珍贵的停火期。”

“所以你们经常聊聊天？”

“我倒更愿意说那是令人备感安慰的幕间小插曲。他会问我，我的客人们是怎样议论他的。我便如实相告——自然不指名道姓。偶尔当他有什么心事时，他也会向我透露少许。我确实为人谨慎的名声，他那些高度警觉的顾问们肯定早已向他汇报过了。现在，先生，请这边走。”

“他怎样称呼你？”

“单独相处还是在大家面前？”

“那么，是叫亨利？”奥斯纳德说道。

“正确。”

“你呢？”

“我从不胆大妄为，奥斯纳德先生。我曾有过机会，他曾允许过我。但我仍称他为总统先生，现在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那么费代尔呢？”

潘代尔愉快地笑了。他可早觉得该笑一笑了：“这个，先生，美军司令官这些日子确实喜欢上了西装。由于身体日渐肥胖，他也应该这样。不管美国佬怎么想他，这个地区的裁缝可没有一个不想给他做衣服的。但他认定了他那个古巴裁缝，我敢说您在电视上肯定注意到了。瞧那衣服做的，真令人难堪。噢天。我说的太多了。我们就在这儿，随时准备着。一旦有召唤，P & B 便会应声而动。”

“那么，你经营的简直是个情报机构。”

“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奥斯纳德先生。到处充满竞争。我要不像条狗那样机敏，就是个傻瓜了，对不对？”

“当然。我们可不想步老布瑞斯伟德的后尘，是不是？”

潘代尔爬上一张梯子。这还是他头一次爬得这么高。他从顶层架子上翻出一捆上好的灰色羊驼呢，得意地将其展示给奥斯纳德。他是怎样到那儿去的，是什么促使他去的，这些都是他还没来得及考虑的奇怪事情，就像一只猫，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就发现自己已来到了树顶上。要紧的是赶紧逃跑。

“我经常说，先生，要紧的是在它刚刚脱下来时，把它挂起来，而且千万不要忘记替换。”他冲着面前架子上六英寸远的一层深蓝色精纺毛料大声

说道，“啊，这也许就是能令我们满意的布料，奥斯纳德先生。如果您不介意，我得说这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在巴拿马，一件灰色的西装是完全合乎礼节常规的。我把它拿下来，您可以仔细地看一看、摸一摸。玛塔！请到这儿来，亲爱的。”

“见鬼，什么叫替换？”站在下面的奥斯纳德问道。他正双手插在口袋里，仔细地审视着周围挂着的领带。

“任何衣服都不应该一口气穿两天，更不要说这种轻薄质地的料子，奥斯纳德先生。我相信您尊敬的父亲已多次告诉过您了。”

“从阿瑟那儿学来的，是不是？”

“我经常说，干洗时的化学成分断送了真正的服装。一旦你把一件衣服穿得时间过长，污垢和汗渍就会留在衣服里，你就会把它送去干洗，这便是末日的开端了。真的，一件没有替换的衣服只等于是半件了。玛塔！这姑娘上哪儿去了？”

奥斯纳德仍专注于面前的领带。

“布瑞斯伟德甚至曾劝告他的客户彻底远离干洗店，”潘代尔继续滔滔不绝地独白，声音微微有所提高，“只需刷刷他们的衣服，必要时用海绵，每年一次把它们送回店里来，运到迪河去清洗。”

奥斯纳德不再关心领带，抬起头瞪着他。

“因为那条河有极强的去污能力。”潘代尔解释道，“迪河对我们的服装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约旦河对于朝圣者。”

“本人以为那是汉兹曼的话。”奥斯纳德说道，双眼紧盯着潘代尔的眼睛。

潘代尔再次迟疑了一下，并且没有能够掩饰。而奥斯纳德也确实注意到了这没能掩饰住的犹豫。

“汉兹曼是个极其出色的裁缝，先生。英国商业界最伟大的裁缝之一。不过这次，却是他借用了阿瑟·布瑞斯伟德的看法。”

强辞诡辩时，他的英国口音便愈发明显。在奥斯纳德的凝视下，他似乎看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伟大的汉兹曼先生正顺从地在苏格兰黝黑的泥地中沿着布瑞斯伟德的脚印前行。急于想摆脱这一想象的他抓起布匹，一只手扶着梯子，一只手把那捆布料像个婴儿似地搂在怀中，顺着梯子慢慢摸了下来。

“好了，先生。这就是我们最出色的灰色羊驼呢。谢谢你，玛塔。”这后半句话是对姗姗来迟的姑娘说的。

玛塔侧着脸，双手抓住布料的一端向房门大步退去，同时将布匹倾斜以便奥斯纳德过目。不知怎地，她捕捉到了潘代尔的目光，潘代尔也看见了她的。在她的表情中，既有疑问也有责备。但值得庆幸的是奥斯纳德并没注意到这些。他正在仔细察看布料。他俯身向前，双手像来访的皇族人员一样背在身后。他闻了闻布料，捻起一角，用食指和拇指感觉着它的编织工艺。他若有所思的举动令潘代尔更加卖力，也令玛塔更加反感。

“不喜欢灰色，奥斯纳德先生？看得出来您喜欢棕色！恕我冒昧，棕色非常适合您。说实话，现在巴拿马穿棕色衣服的人可不多了。巴拿马的绅士们似乎普遍认为棕色缺乏阳刚之美，我也不知为什么。”说着他又爬上了梯子，留下玛塔一人拿着布料的一端，整捆布则被冷落到了地板上，“这儿有一匹肯定适合于您的棕色布料，我好像已经看见您穿上了这身衣服。找到啦！您看，并不太红。我总说太多的红色会毁了本来很漂亮的棕色，也不知对不

对。您更喜欢哪一个呢，先生？”

奥斯纳德花了很长时间来做决定。起初吸引他注意力的是那块灰色布料，接着是玛塔，因为她正以一种厌恶的表情打量着他。然后他抬起头，凝视着站在梯子上的潘代尔。从奥斯纳德毫无表情的冷漠面容看，潘代尔就仿佛是个停留在画架顶端的壁画作家，任凭脚下的世界离他而去。

“要是你不介意，还是要灰的吧，老伙计。”他终于开口道，“灰色城里穿，棕色乡下穿。他以前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谁？”

“布瑞斯伟德。见鬼，你以为还会是谁？”

潘代尔慢慢爬下梯子。他似乎想开口说话，却又没有说出来。他已无话可说了：对于潘代尔，话语就是他的保障和安慰；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潘代尔哑口无言了。于是他开始微笑。玛塔把手中的布头递给他，他把它卷了起来。他一直保持着笑容，直到两腮开始发疼、直到玛塔皱起了眉头——一部分是因为奥斯纳德，一部分是因为那医生尽力做完他可怕的手术后，她的脸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第四章

“现在，先生，如您允许，请让我来量量您的尺寸。”

潘代尔帮奥斯纳德脱下上衣，与此同时，注意到两个随意插在他钱夹中的厚厚的棕色信封。从他身体上散发出来的热气仿佛来自于一条浑身大汗淋漓的小狗。透过他被汗水浸透的衬衫，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被毛发簇拥着的乳头。潘代尔转到他身后，测量了后背到腰间的距离。两人都未开口说话。在潘代尔的印象中，巴拿马人都喜欢被人量尺寸，英国人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讨厌别人触摸自己的身体。他又量取了从领口到上衣下摆的整个距离，像平常一样，小心地避免接触客人的身体。两人仍沉默着。他找到后背中心线，量取了从中心线到肘部、中心线到袖口的距离。接着他移到奥斯纳德身侧，碰了碰他的胳膊示意他抬起手来，然后将量尺从他臂下绕过去量取了胸围。有时对于单身客人，潘代尔的丈量步骤要简化一些，但对奥斯纳德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听到楼下的门铃响了起来，接着大门满含怨气地砰地一声关上了。

“是玛塔？”

“完全正确，先生。回家去了，肯定是。”

“她对你有意见？”

“当然没有。是什么使您这样问呢？”

“就是一种感觉。”

“原来如此。”潘代尔舒了口气。

“觉得她对我也有意见。”

“老天，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又不欠她钱，也从没骗过她，我也觉得不可能。”

试衣室是一间十二英尺长、九英尺宽的小屋，四壁镶嵌木制墙板。旁边就是运动员角。一面装于直立架上可转动的穿衣镜、三面镶在墙上的穿衣镜和一把镀金的小椅子便是它全部的家具了。一道厚厚的绿色帘子权当了房门。不过运动员角并不是什么角落。这是一个低矮的、长长的小阁楼，使人联想起逝去的童年。潘代尔在这里下了最大功夫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四壁钉着一排排铜制晾衣杆，上面挂满了正在等候最后检阅、尚未完工的西装。古老的硬桃木架子上，锃明瓦亮地陈列着一排排高尔夫球鞋、帽子和绿色的雨靴。马靴、马鞭、马刺、一对小巧的英国手枪、武装带和高尔夫球棒杂而不乱地堆在一旁。在房间最显著的位置上，威风凛凛地立着一匹皮制跳马，有些像体操馆里的那种，不过有头有尾。骑马的绅士可以在这上面检验新做的马裤，保证以后不会出丑。

潘代尔此时正绞尽脑汁搜寻一个话题。在试衣室里，他的习惯是喋喋不休，以使他的客人不感到两人独处的尴尬。但这次不知为何，通常的谈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他只好求助于对早年创业史的回忆。

“啊，那时我们得起得多早哇！漆黑、寒冷的清晨，卵石路面上的露珠，直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那阵阵寒意。现在当然不同了。我听说，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一行了，特别是伦敦东区的年轻人。即使有也不是真正的裁缝手艺。我想那对他们来说太难了。一点儿不错。”

这时，他正在量披风的尺寸：将量尺绕过奥斯纳德身后，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抬起胳膊，而是双手垂直向下，让量尺绕过双臂。一般这个尺寸他是不量的，不过奥斯纳德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顾客。

“从伦敦东区到西区，”奥斯纳德说道，“变化可真大。”

“完全正确，先生，我确实是个幸运儿。”

说这话时，两人面对面站得很近。奥斯纳德棕色的眼睛紧紧盯着潘代尔的目光，但潘代尔却固执地凝视着奥斯纳德华达呢长裤被汗水浸湿的腰部。他把皮尺绕过奥斯纳德的腰带，测量着。

“是多少？”

“也就是三十六加，先生。”

“加什么？”

“加上午饭，先生。”潘代尔说道。这终于赢得了奥斯纳德的绽颜一笑。

“曾经想过回老家吗？”奥斯纳德问道。潘代尔这时悄悄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三十八。

“并不真正想，先生。是的，没有想过，起码没太想过。”他说着把笔记本放进口袋里。

“我敢打赌，你经常想念伦敦的商业区。”

“啊是的，商业区。”潘代尔衷心说道，刹那间幻想自己成了上个世纪的裁缝，正在为客人们量燕尾服和马裤的尺寸，“是的，连商业区不也大大改变了吗？如果我们能多保留一些以前的东西，而减少些现有的东西，英国会比现在好得多。是的，如果您同意，我得说它会变成一片乐土。”

但如果他以为唱唱高调就可以令奥斯纳德转移注意力，那他可就白费力气了。

“和我聊聊吧。”

“聊什么呢，先生？”

“老布瑞斯伟德收你当了学徒，是吗？”

“是的。”

“雄心勃勃的青年潘代尔日复一日坐在他门前的台阶上。每天早晨当那老家伙来到时，你便早已等候在那儿。‘早上好，布瑞斯伟德先生，先生，您好。我叫亨利·潘代尔，是您的新学徒。’真不错，我很喜欢这套具有传奇色彩的老生常谈。”

“您这样说，我很高兴。”潘代尔不知所措地说。听到自己的轶事由别人嘴里说出来，潘代尔脸上一片茫然。

“于是你终于打动了你，成了你最宠爱的弟子，就像在那个神话传说中一样。”奥斯纳德继续说道。他并没有指明是哪个传说，潘代尔也没有问。

“然后有一天——过了多少年？——老布瑞斯伟德对你说：‘好了，亨利。本来只打算把你当个学徒。但从今天起，你就是王位继承人了。’或诸如此类的话。给我们描述描述当时的场景，可别忘了添点油加点醋。”

潘代尔平日舒展的眉头顿时忿怒地紧皱起来。他站在奥斯纳德左侧，将皮尺绕过他的臂部，量出最宽的尺寸记在本上。接着蹲下身打算量取奥斯纳德的腿长，却又站了起来，然后像个溺水者一样，在奥斯纳德右膝前再次蹲了下去。

“哪条腿呢，先生？”他喃喃道，感觉奥斯纳德的目光正火辣辣地盯着他的脖子，“最近我的客人们大多数都喜欢左边。我可不认为这有什么政治涵义。”

这是他精心设计的笑话，就连最文静的客人也忍不住会笑出声来。但显然这对奥斯纳德并没有起作用。

“只不过是些见风使舵的小人。”他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这一话题，“上午？还是晚上？那位大人物一般什么时候光临你这铺子？”

“晚上。”不知过了多久，潘代尔才悄声答道。他似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紧接着说，“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星期五。”

他将皮尺的一端比在奥斯纳德的拉链上，同时尽量避免碰到里面的身体。然后用左手将皮尺一直伸到奥斯纳德的鞋跟上。他穿的是一双修补过多次的笨重的休闲鞋。他在心里减去一英寸，把尺寸记在本上，然后鼓足勇气站了起来。那双棕色的圆眼睛紧紧盯着他，使他感觉自己似乎闯进了敌人的阵地。

“冬天还是夏天？”

“夏天。”潘代尔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夏天，年轻的裁缝们很少愿意周末晚上加班。我想我是个例外，这也是布瑞斯伟德先生注意到我的一个原因。”

“哪年？”

“噢，是的，老天，哪年？”他重振精神摇了摇头，努力挤出一张笑脸，“啊，整整一代人过去了。但你阻挡不了时光的流逝，是不是？克努特国王曾经想这样干过，可你瞧瞧他的下场。”可他根本就不知道此人的下场。

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感觉到他虚构故事的本领在一点点恢复。本尼叔叔曾管这叫他的魔法。

“他就站在门洞里，”他充满感情地继续说道，“我那时肯定正专心致志为一个客人缝制裤子。我裁剪时总是这个样子，因为这能让我灵感大发。我猛地一抬头，他就站在那儿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一点。光秃的大脑袋，粗大的眉毛——非常威严。一种威严、一种生命力——”

“你忘了他的胡子。”奥斯纳德抗议道。

“胡子？”

“乱蓬蓬像灌木丛一样，喝汤时全洒在上面。肯定是在拍楼下那张照片前刮掉了。那时把我吓得半死，我才五岁。”

“我不记得有胡子，奥斯纳德先生。”

“当然有，我记得很清楚。”

不知是出于固执，还是直觉，潘代尔拒绝让步。

“我想您一定记错了，奥斯纳德先生。你记得的是另一位先生，并把他的胡子给了布瑞斯伟德先生。”

“哈！”

但潘代尔装作什么也没听见，也未看见奥斯纳德对他做的鬼脸。他自顾继续说下去：

“‘潘代尔’，他对我说：‘我要认你做我的儿子。一旦你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我就叫你亨利，把你提升到店面上去，并指定你为我的合伙人和继承者——’”

“你说他花了九年时间。”

“什么花了九年时间？”

英格兰国王 [1016—1035] 和丹麦国王 [1019—1035]，丹麦国王斯韦恩一世之子，曾制定《克努特法典》。

“叫你亨利。”

“我是从当学徒时讲起的，对不对？”

“我弄错了。你接着说。”

“——‘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现在去做你的裤子吧，别忘了去夜校学点东西。’”

他住了嘴。他已山穷水尽。嗓子发疼，眼睛发酸，两耳嗡嗡作响。但内心深处，他依然有种胜利感。我成功了。我两腿发软，体温到了四十度，但演出却可以继续进行。

“精彩之至。”奥斯纳德终于说道。

“谢谢您，先生。”

“这是我这辈子听说过的最荒唐的胡说八道，而你居然还敢像个英雄似的把它兜售给我。”

嘈杂的轰鸣中，奥斯纳德的声音似从遥远的地方传到潘代尔的耳鼓。伦敦城北孤儿院的嬷嬷们在对他说耶稣生气了；孩子们的笑声从车上传来；雷蒙正告诉他伦敦一家招商银行曾询问过他的情况，并愿意为此情报提供报酬；路易莎的声音说巴拿马所需要的是一位正直的人。接着，他听到了下班后正在朝城外涌去的车流声。他幻想自己已葬身轮下，终于得到了解脱。

“问题是，老伙计，我知道你是谁。”

但潘代尔此时眼前一片空白，甚至没有察觉奥斯纳德紧盯着他的目光。他已在脑中立起了一面屏风，把奥斯纳德挡在了外面。“说得更精确些，我知道你不是谁。不必害怕或惊慌。我喜欢这样，非常喜欢。要是没有这些，恐怕世界早已到了尽头。”

“我就是我。”潘代尔在屏风这边听到自己的声音喃喃道。然后是试衣室的帘子被拉上的声音。

一片空白中，他隐约看见奥斯纳德从帘缝中探出头去，小心地寻视了一遍运动员角。接着他听到奥斯纳德的声音再次响起，只是距离近得使耳语也变得像打雷。

“你是罪犯潘代尔，906017号，以前曾是少年犯。因纵火罪被判六年徒刑，服刑两年六个月。在狱中自学成裁缝手艺。由现已过世的叔叔本尼保释。获假释三天后离开英国。与路易莎结婚，其父是运河区一美国人，其母是一名教师，她本人为巴拿马运河委员会的头领、伟大而正直的厄纳斯多·代尔哥多做苦工。两个孩子：儿子马克八岁，女儿汉娜十岁。由于水稻农场，现已负债累累。潘代尔 & 布瑞斯伟德公司纯属子虚乌有。伦敦商业区根本就没有这家商店。也根本没有过什么清算倒闭，因为倒闭的公司根本就不曾存在过。阿瑟·布瑞斯伟德真可称得上是最了不起的虚构人物之一。我欣赏这骗局。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别像个傻子似地看着我。去向你的上帝祷告吧，听见没有？！”

潘代尔一个字也没听见。他低着头、双脚紧并着站在那里，全身都已麻木，耳朵也不例外。为了振作精神，他抬起奥斯纳德的一只胳膊，让它与肩齐平。然后把它折回来，让他的手掌平贴在前胸上。接着他把皮尺绕过奥斯纳德的身后和肘部，记下尺寸。

“我问你，还有谁在这里面？”奥斯纳德问道。

“在什么里面？”

“这骗局里。老阿瑟的衣钵传到青年潘代尔的肩头。贵族制衣店 p & B；

上千年的历史。所有这一切。当然除了你妻子。”

“她一点儿不知情。”潘代尔惊慌地嚷道。

“不知道？”

潘代尔摇摇头，又闭上了嘴。

“路易莎不知道？你也在骗她？”

沉默是金，亨利老伙计。沉默是金。

“你那个小麻烦呢？”

“哪个？”

“监狱。”

潘代尔嘟哝了句什么，连他自己也几乎没听见。

“又是不知道？”

“是的，不知道。”

“她不知道你服过刑？她不知道阿瑟叔叔的事？那她知道你们的水稻农场已快破产了吗？”

他又开始量尺寸。从后背到手腕，不过这次奥斯纳德是两手垂直向下。他用僵硬的手指把皮尺绕过奥斯纳德的肩膀。

“还是不知道？”

“是的。”

“还以为是你两人共有的呢。”

“是共有的。”

“但她还是不知道。”

“钱是由我掌管的。”

“看样子真是如此。你欠了多少？”

“大约十万。”

“我听说是大约二十万，而且还在增加。”

“是的。”

“利息呢？”

“百分之二。”

“每个季度？”

“每个月。”

“打算协议解决？”

“大概是吧。”

“在这个地方。见鬼，你干嘛要这么干？”

“我们经历过一种叫经济衰退的时期，不知道您是否体验过。”潘代尔答道，忽然不合时宜地回想起当他只有三个顾客的那段日子。他会把他们预约的时间安排得只间隔半个小时，以此来制造一种繁忙的景象。

“你当时在干什么？玩了把股票？”

“是的，根据我的银行专家的建议。”

“你的银行专家是不是擅长于破产拍卖？”

“我想是的。”

“那是路易莎的遗产，是不是？”

“她父亲的。她父亲遗产的半数。你知道她有个姐姐。”

“警方呢？”

“哪里的警方？”

“巴拿马的。当地的小爬虫们。”

“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潘代尔的声音终于冲破了束缚，一发而不可收，“我依法纳税，交纳社会保障金。我老老实实工作。我还没破产呢，要他们操什么心？！”

“以为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老底了呢。我想让你挣点闲钱，免得因为你拿不出贿赂而被清扫出局，怎么样？”

潘代尔摇了摇头，然后手放在了头上，不知是在祈祷还是想确定它仍在脖子上。接着他想起了早在入狱前，本尼叔叔就灌输给他的一套行为策略。

“你必须尽量不显山不露水，亨利小子。”本尼叔叔一直坚持，“要谦恭，不要张扬，不要试图做个什么大人物。不要直视他人，这像没事找事一样令他们反感。你连墙上的一只苍蝇都不是。你就是墙的一部分。”

但很快他就厌倦了只做一面墙。他抬起头，眨巴着眼睛环视试衣室。

“那么你是谁？”他用挑战的口吻质问道。

“我是个间谍。为快乐的英格兰服务。我们正在重新进驻巴拿马。”

“为什么？”

“晚饭时告诉你。周五你一般什么时间关门？”

“只要我愿意，现在就关。真奇怪你还会问这个。”

“到你家去怎么样？蜡烛，饭前祷告，你们做哪一个？”

“两者都不。我们是天主教徒，这是我们的悲哀。”

“你是联合俱乐部的成员，对吗？”

“刚刚。”

“刚刚什么？”

“我得买下那个水稻农场，他们才接收我做会员。再成功的裁缝他们也不要，不过一个小农场主却很合他们的口味。只要他能交得起二万五千美元的入会费。”

“你为什么加入呢？”

令他本人吃惊的是，他发现自己居然在微笑。一个被震惊或者恐惧逼迫出来的疯狂的微笑，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个笑容啊。潘代尔大感安慰，就像一个残废发现自己的手脚还能活动一样。

“我得对您说，奥斯纳德先生，”他突然用讨好的口吻说，“这是我自己也没能解开的一个秘密。我很鲁莽，有时也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是我的失败。你刚才提到的本尼叔叔曾梦想在意大利拥有一幢别墅。也许我这样做是为了令他高兴，或者是为了给波特太太一个教训。”

“不知道她是谁。”

“监视缓刑犯的官员。一位很严肃的女人，她认为我注定是个坏人。”

“去联合俱乐部吃过晚饭吗？带着一个客人？”

“很少去。应该说在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很少去。”

“如果我不是定做两件、而是十件外衣，而且自己付饭钱，你愿意带我到那儿去吗？”

奥斯纳德这时正在穿上衣。还是让他自己来吧，潘代尔想到，抑制着自己想上前帮忙的冲动。

“也许吧。不一定。”他小心地回答。

“你最好给路易莎打个电话：‘亲爱的，好消息，我碰上了一笔大买卖，一个疯疯颠颠的英国佬定做了十套衣服！今天我要在联合俱乐部请他吃

饭。’ ”

“也许吧。”

“她会怎么想？”

“说不准。”

奥斯纳德一只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潘代尔已看见过的棕色信封，并把它递了过来。

“两件衣服的五千美元，不用打收据。将来还会有更多。外加二百美元的饭钱。”

潘代尔穿的还是那件前面带拉链的马甲，所以他把信封放进了搁笔记本的那个裤口袋里。

“在巴拿马，所有的人都认识亨利·潘代尔，”奥斯纳德接着说，“要是躲在某个角落里，他们都会意识到我们是在避免别人的注意。到个人人都去的地方，就谁也不会多心了。”

他们再次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在近处，可以看见奥斯纳德脸上抑制不住的兴奋。总是很响应别人情绪的潘代尔发觉自己也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他们来到楼下，潘代尔到裁剪室去给路易莎打电话，奥斯纳德拄在一把雨伞在等着他，那伞上刻着：女王护卫旅专用。

“你，也只有你知道，亨利。”路易莎对着潘代尔发烧的左耳说道。她母亲的声音。社会主义和教会学校。

“知道什么，路？我该知道些什么”——玩笑的口吻，总希望博人一笑，“你了解我，路。我什么也不懂，是个十足的白痴。”

她停顿了足够长时间以供他反省。

“只有你，亨利，知道晚上抛弃你的家人、那些真正爱你的人，到俱乐部去和其他男男女女鬼混对你有什么好处，亨利。”

她的声音忽地变得温柔如水，使他恨不能为她赴汤蹈火。但像往常一样，温柔的声音却说不出温柔的话来。

“亨利？”——她似乎还在等待他的回答。

“什么，亲爱的？”

“你打电话只是为了哄骗我，亨利。”她抗议道。这是她表达温情的一种方式。但不管是想说什么，她最终也没开口。

“我们还有整个周末，路。别弄得好像我要弃家出逃一样。”漫长的沉寂。“厄纳斯多今天好吗？路易莎，他是个伟人。不明白我怎么会拿他和你开玩笑。他和你父亲一样高高在上，我也只配替他牵马坠蹬。”

是她姐姐，他想到。只要她一生气，肯定是因为对姐姐的嫉妒令她坐立不安。

“他预付了五千美元，路”——乞求她的准许——“现金就在我口袋里。他很孤独，他想有个伴儿。我能怎么办呢？把他推到门外的夜幕中去，对他说：感谢您定做了十套衣服，现在走吧，为自己找个女人去？”

“亨利，你根本不必对他讲这些。你完全可以把带回家来，和我们一起。如果他不接受我们，那就做你应该做的吧，别为此自寻烦恼。”

声音中再次传来缕缕柔情。那被表面的她所压抑的热情的路易莎。

“没问题了？”奥斯纳德轻松地问道。

他已找到了那瓶待客的威士忌和两个酒杯。他把一只杯子递给潘代尔。

“一切顺利，先生。谢谢。她是个百里挑一的女人。”

潘代尔独自一人站在储藏室里。他脱下外套，完全出于习惯把它挂在挂钩上。裤子笔挺，上衣整洁。他伸手拿了件淡蓝色的马海毛上衣换下了身上这件。这是六个月前他在莫扎特的乐曲声中为自己剪裁的。但他从来没有穿过，因为觉得它有点俗气。镜中，他脸上的神闲气质令他暗暗吃惊。你怎么没有变色，或是变形？大难降临前，还会有什么不测风云呢？你早上醒来。你的银行经理确认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你来到店里，一个英国间谍闯了进来；他用你的过去相要挟，说他想给你钱，还说要使你保持现状。

“你是叫安德鲁吗？”他朝开着的房门喊道。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位朋友。

“安迪·奥斯纳德，未婚，英国大使馆中做政治苦役的研究人员，新近抵达。老布瑞斯伟德曾为我父亲做过衣服，你也曾跟他一起来，帮着量尺寸。再好不过的伪装了。”

我一直想要的那条领带，潘代尔想道。蓝色的条纹，一些浅粉色。出门前，他设置好报警系统。奥斯纳德带着创造者的骄傲注视着他的造物。

第五章

雨已停了。坑坑洼洼的路上，装饰着彩灯的公共汽车驶过他们身旁，上面空无一人。傍晚炎热的蓝色天空正让位给漆黑的夜，却将热浪留了下来。不过在巴拿马城，这是常事。有干燥的酷热，也有潮湿的闷热。总之，热浪无所不在，就像噪音：车辆的、电钻的、飞机的、空调的、唱片的、推土机的、直升机的。如果走运，还能听到鸟鸣。

奥斯纳德手里拖着他的雨伞，潘代尔虽然警觉，却两手空空。他的心情连他自己都弄不懂。他已经受了检验，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明智。但接受检验是为了什么？坚强明智又为了哪般？如果说他已侥幸过关，那他怎么并未感到安全？但无论如何，再次汇入这个世界的生活，使他有一种再生之感，虽然心中仍怀着恐惧。

“五万美金！”他一边打开车门，一边冲奥斯纳德大声说道。

“干什么？”

“手工给这些汽车上漆！他们雇的是真正的艺术家！花了两年时间！”

在开口说话前，潘代尔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他内心某种东西要求他在这时一定要做个权威人士。坐进汽车时，他忽然不安地想到，金额似乎更像是一万五，而且也不是两年，而是两个月。

“想让我来开车？”奥斯纳德说着，两眼瞟了瞟车前车后。

但潘代尔要做自己的主人。十分钟前，他还以为自己再也不能自由行动了。而现在，他却坐在自己的方向盘后，看守则坐在旁边；而且他还穿着自己淡蓝色的上衣，而不是一件口袋上写着“潘代尔”的囚服。

“没有陷阱？”奥斯纳德问道。

潘代尔不明白。

“你不愿碰见的人——欠了他钱的——拐了他老婆的——或其他什么事。”

“除了银行，我不欠任何人钱，安迪。我也不干那种事。一般我不会把这个告诉我的顾客。他们都是些热情浪漫的拉丁绅士，准得以为我是个同性恋。”他哈哈大笑起来，但没人响应。奥斯纳德正在检查后视镜。

“你从哪儿来，安迪？家在哪儿？你父亲若不是个虚构人物，他对你的生活影响可不小。他是位知名人士吗？我敢肯定他是。”

“医生。”奥斯纳德毫不迟疑地答道。

“哪一种？脑科？内科？”

“普通医师。”

“那他在哪儿开业？国外什么地方？”

“伯明翰。”

“恕我冒昧，那你母亲呢？”

“法国南部。”

但潘代尔不由自主地想，奥斯纳德是不是随随便便就把他父亲打发到了伯明翰、把他母亲打发到了法国，就像他把老布瑞斯伟德打发到了比纳一样。

联合俱乐部是巴拿马巨富们出头露面的地方。潘代尔恭恭敬敬将车开过一道红色拱门。为了让两名穿制服的警卫看清他和客人都是中产阶级的白人，他差点把车停了下来。对不信教的百万富翁的子孙们来说，星期五是迪斯科狂欢之夜。灯火通明的入口处，一辆辆豪华汽车向外倾吐着十七岁的公

主和带着金手镯、双眼空洞无物的护花使者们。门廊四周环绕着紫红色的围绳，由身穿司机制服、扣眼里别着身份证的壮汉们把守。他们冲奥斯纳德会心地一笑，却瞪视着潘代尔，不过并没有阻拦他。里面大厅宽敞凉爽，面朝大海。一条铺着绿色地毯的小路通往下面的露台。远处是挤满船只的海湾，就像暴风雨来临时的战舰。最后一线日光正在消失。空气中充满了雪茄烟味、名贵香水味和摇滚音乐。

“看见那边的大堤了吗，安迪？”潘代尔叫道，主人似地挥舞着一只胳膊指着远方，另一手把他客人的名字骄傲地写在登记簿上，“全部用挖掘运河的碎石修成。我们那些美国佬祖先们确实不笨呀。”他说道。不过他一定是把自己当成了路易莎，因为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美国祖先。“你真该看看我们放露天电影的情景。你简直不能想象雨季中放露天电影，但确实是真的。不管是雨季还是旱季，你知道巴拿马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之间，下雨有多频繁吗？平均一年才两天！看得出，你吃了一惊。”

“我们上哪儿去弄杯喝的？”奥斯纳德问。

但潘代尔仍有一项俱乐部中最新、最辉煌的设备要向他展示：一台装饰豪华、悄无声息的电梯。在九英尺高的楼层间，它负责把上了年纪的女继承人们送上送下。

“是为了让她们玩牌，安迪。有些老太太不分白天黑夜地玩。我想她们以为自己能把它们带走呢。”

酒吧中一片周五晚上的狂热景象。每张桌边，这些纵情作乐的人们或是狂舞双臂互相致意，或是彼此捶打着肩膀。他们争论着，跳着脚叫着，试图压倒对方的声音。有的人忙中偷闲冲潘代尔挥挥手、笑一笑，或是对他的上衣开着猥亵的玩笑。

“允许我介绍我的好友安迪·奥斯纳德，女王陛下的宠儿，新近从英国来，以重振外交美名。”他对一位叫刘易斯的银行家喊道。

“下次只说安迪好了，没人会在意。”刘易斯回到姑娘们中去后，奥斯纳德建议道，“今晚有什么热门人物吗？都有些什么人呢？肯定没有代尔哥多。他正在日本和那位大人物一起逃学呢。”

“完全正确，安迪，厄纳斯多是在日本，所以路易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我却不上班不行！看谁来了？啊，今儿可破记录了。”

巴拿马没有文化，它有的是流言蜚语。潘代尔的目光落在了一位衣着显贵、留着髭须的中年男士身上。他大约五十多岁，由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陪伴身旁。他身穿黑色西装，系一条银色领带。女士长长的黑发斜搭在裸露的肩头，颈上戴一条钻石项圈，看样子沉得能把她压死。两人像过去照片中的夫妻那样，并肩笔直地坐在那里，与前来道喜的人们一一握手。

“我们英勇无畏的首席法官大人，安迪，又回到了我们中间。”看到奥斯纳德询问的眼光，潘代尔回答道，“对他的所有指控刚刚撤消才一个星期。好样的，米格尔！”

“你的顾客？”

“完全正确，安迪，而且是非常尊贵的一位顾客。在这位先生身上，我已投资了四套尚未完工的西装，外加一件晚礼服。不过上个星期前，我还认为它们都得等新年大拍卖时减价处理呢。”他已不用再提醒奥斯纳德。“我的朋友米格尔，”他继续说道，“两年前得出一个结论，他全权关照的一位女性朋友正垂青于另一位绅士。这位情敌自然也是位律师同仁。在巴拿马，

这种人经常是律师，而且，很遗憾，大多数还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于是米格尔就做了我们任何一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他雇了位杀手，此人彻底结束了这场麻烦。”

“有种。他怎么干的？”

潘代尔想起了儿子马克从一盘黄色录像带上学来的词。那盘带子后来被路易莎没收。“铅中毒，安迪。出自职业杀手的三发子弹。一枪打中头部，两枪射入身体，面前的文件搞得一塌糊涂。杀手被逮捕归案——这在巴拿马可是很少见。他坦白了一切——很遗憾，这在巴拿马却是很常见。”

他停顿了一下，使奥斯纳德有时间给他一个赞赏的微笑，也使自己有时聚集更多的灵感。本尼叔叔会把这叫做“寻找潜在的闪光点”——将他的魔法发挥至极致，为了取悦更多的听众，将故事渲染到极点。

“逮捕的证据，安迪——和坦白的的原因——都是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是由我们的朋友米格尔写给那位刺客的。他错误地以为替顾客保密的银行会使他逃避追捕的猎犬，径自到本地银行去兑换了这张支票。”

“那么这就是那位女士了。”奥斯纳德以平静的赞许口吻道，“看起来她是回心转意了。”

“就是她，安迪，现在已在上帝面前与米格尔结为夫妻，不过人们说她很是憎恨由此而来的种种限制。今晚你所看到的正是米格尔和阿玛达重获尊严的胜利展示。”

“见鬼，他是怎么摆平那件事的？”

“这个，首先，安迪，”潘代尔继续说道，由于已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他已变得兴奋异常，“听人说幕后交易达七百万美元。我们博学的法官大人当然支付得起。他开着一家卡车公司，专门从波多黎各非法进口大米和咖啡；他的哥哥还是一位海关高级官员。”

“其次呢？”

潘代尔心中得意非凡：为他自己，为他的声音，还有那重获新生的胜利感。

“被指定调查不利于米格尔的证据的高等司法委员会明智地认为，指控缺乏可信性。在巴拿马，一次简单的暗杀行动要价十万美元，被人们认为是天文数字。一千美元倒更合适。再说指控一位曾将个人支票开给一位职业杀手的首席法官确实有利可图。委员会经过沉思熟虑得出结论：这些指控不过是妄想抵毁一位党和国家忠诚公仆的阴险企图。我们巴拿马有一句俗语：法制不如人制。”

“那个刺客怎么样了？”

“安迪，那些审讯官又找他谈了话。于是他做了第二次交待，说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米格尔，给他指令的是一位戴深色墨镜、留络腮胡须的先生，他们只在凯撒花园酒店的大厅里见过一次面，并且当时还停电。”

“没人提出异议？”

潘代尔已在大摇其头：“厄纳斯多·代尔哥多和其他一些宣扬人权的圣人们曾做过尝试，但像往常一样，他们的抗议如泥牛入海。因为没人相信他们。”他补充道，虽然他还没想好人们为什么不相信他，但像个开车逃命的司机一样，他继续勇敢地向前闯着，“大家都知道，厄纳斯多一直想成为那里的人，但没有成功。”

“哪里的人？”

“圈内人士，安迪。消息灵通的圈内人士。”

“你是说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贪污受贿之人？”

“有人曾这样说过，”潘代尔神秘兮兮地说道，同时垂下眼睛以获取更大信任，“你若不介意，我就说这么多了。要是不留神，我没准会说什么惹路易莎生气的话。”

“那张支票怎么样了？”

潘代尔不安地注意到，奥斯纳德毫无表情的大脸上那对小眼睛再次变成了两个黑色弹洞，像刚才在店里一样。

“伪造的，安迪，你肯定早已猜到了。”他说着，感到脸上开始发烫，“令人高兴的是，被牵扯到的那位银行出纳已经被解职，所以不会再出这样的事了。当然，还有那些白大褂们。白色在巴拿马极其重要，重要得让人难以理解。”

“见鬼，你什么意思？”奥斯纳德紧盯着他问道。

没什么意思，只不过告诉你潘代尔又看见了什么人。这次是一个神情急切的荷兰人——马克。他习惯性地与所有陌生人打着招呼，神态诡秘地在别人耳边说着鸡毛蒜皮的小事。

“石匠们，安迪，”潘代尔继续道，执意不去理会奥斯纳德咄咄逼人的目光，“他们的秘密组织，上层社会的伏都教。巴拿马是个迷信的地方，你真该看看我们一周两次彩票开奖的情景。”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奥斯纳德低声问道，除了桌子和潘代尔，谁也别想听见他的话。

“两种办法，安迪。”

“哪两种？”

“这个，一种我把它叫做内幕消息来源。某个周四傍晚，我的顾客们有时会碰巧相遇在我的店里，一边喝点饮料，一边推心置腹地说说心里话。”

“第二种呢？”

“安迪，如果说我的客人在我的试衣室里所作的忏悔比在神父面前还多，你不会认为我夸大其辞吧？”

但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办法，可是潘代尔并没有提到。也许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是它的奴隶。这就是裁剪。它可以美化或丑化人们，直到他的内心世界可以接受他们的形象。这就是他的魔法。它不顾事实，却要事实来屈就它。根据旁人对他的生存有无威胁，它可以将他们夸大或贬低。诋毁代尔哥多，赞美米格尔。于是亨利·潘代尔就可以像水面上浮着的一块软木，永无生命之虞。这套生存哲学始于潘代尔的监狱生涯，完善于其婚姻生活，目的在于使自己和到处充满敌意的世界和平相处，容忍它，善待它。然后，操纵它。

“而且现在，我们的老米格尔，”潘代尔轻松地继续说道，他机灵地摆脱了奥斯纳德的目光，冲房间那头微笑着，“正在经历所谓的第二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种事我见多了。今天他们还是九点上班、五点下班的上班族，好父亲，好丈夫，每年做两套西装。第二天便蜂拥而来，要求定做鹿皮装或鲜艳上衣，他们的妻子也开始频频打电话问我是否看见过他们。”

尽管潘代尔煞费苦心试图转移奥斯纳德的注意力，但他仍旧死死盯着潘代尔。那双锐利的棕色狐狸眼一眨不眨地锁住潘代尔的目光。如果这时有人费心地观察一下，他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刚刚挖到金矿的人，不知是该跑去

寻找帮手还是该一人独吞。

一群客人从楼上大呼小叫地走了下来，潘代尔欣喜若狂。

朱尔斯，老天，看见你真高兴，先生！这是安迪，我的一个朋友——法国奸商，安迪，他的帐单有问题。

莫迪，太高兴了，先生！——基辅来的年轻大款，安迪，新一代的俄国贵族，让我想起我的本尼叔叔——莫迪，认识认识我的朋友安迪！

年轻英俊的卡佐和他的日本娃娃新娘，城中最漂亮的一对——您好，先生！最尊敬的夫人！已经在我这儿做了三套西装外加几条长裤，可我还是只能叫他先生，安迪。

佩德罗，青年律师。

费代尔，青年银行家。

约瑟·马黑、安托尼奥、塞尔瓦多、保罗，乳臭未干的经纪人，若不是出身豪门，只不过是些猪狗不如的笨蛋；二十三岁的商人，现在就开始为自己的身子担心，却又嗜酒如命，直到把自己灌得阳痿。在一阵热烈的寒暄、握手、互拍肩膀和“星期四见，亨利”的嘈杂声中，潘代尔不断低声发表着评论：他们的父亲是谁、此人身价几何、他们的兄弟姐妹是如何巧妙地分配于各个党派之间。

“老天！”当终于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奥斯纳德不禁贪婪地感叹道。

“这和老天又有什么关系，安迪？”潘代尔有些不客气地质问道，因为路易莎在家中从不允许指天说地。

“不是老天，亨利。老伙计，是你。”

从联合俱乐部餐厅中的柚木椅子和银制雕花餐具看，这里是供豪客们大快朵颐的场所。但低矮的天花板和应急灯使它看起来更像潜逃中的小银行家的藏身之地。潘代尔和奥斯纳德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边，品着雪利酒，吃着海鲜。坐在烛光摇曳的包厢中的食客们用批评的眼光彼此打量着：你有几百万？——他是怎么进来的？——她以为她戴着那些钻石就了不起了？

窗外的天空已是漆黑一片。下边的游泳池中一片灯火辉煌。一个头戴泳帽、棕色皮肤的游泳教练正驮着一个身穿金色比基尼的四岁女孩穿过深水区。一个身材胖大的保镖跟在旁边，双手紧张地伸着，以便在她万一掉下来时能抓住她。那女孩百无聊赖的母亲坐在池边躺椅里。她身穿一套高级时装，正在涂指甲油。

“路易莎简直是位女中豪杰，安迪，我一点儿也不夸张。”潘代尔说道。他怎么会谈起她来？一定是奥斯纳德提起了她。“路易莎是个万中挑一的顶尖助手，潜力巨大，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到现在仍没人发掘出她的全部潜能。”和妻子不愉快的通话后，潘代尔很高兴能对她有所补偿，“事务性的工作也不能掩盖这一点。代尔哥多 & 沃尔夫律师事务所的前律师厄纳斯多·代尔哥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转入了政界。三个月前，她当上了厄纳斯多的私人助理。随着运河接管期的临近，美国佬从这个门出去，巴拿马人从那个门进来，运河的管理混乱不堪。而她就是少数能保持头脑清醒的人之一。该逢迎的逢迎，该包庇的包庇，出了问题就去弥补。她知道到哪儿去发现问题；如果没有，她也知道是谁把它暗中解决了。”

“听上去是个难得的人才。”奥斯纳德说。

潘代尔带着做丈夫的骄傲笑了。

“安迪，你说对了。以我个人来看，厄纳斯多·代尔哥多真是幸运的

人。一会儿是要准备高级运输会议，可上次的会议记录在哪儿？一会儿又要给外国代表团作介绍，可那些日语翻译都到哪去了？”这时他又情不自禁开始了对厄纳斯多的攻击：“再加上厄纳斯多·代尔哥多一醉醒来，或是与他太太大吵之后，她是唯一能和他谈话的人。要是没有路易莎，老厄纳斯多早就完蛋了，他那灿烂夺目的光环也早就锈迹斑斑了。”

“日本人……”奥斯纳德缓缓地沉思道。

“这个嘛，我想他们也可能是瑞典人、德国人或法国人。不过日本人最多。”

“什么样的日本人？当地的？来访的？经商的？官方的？”

“我只能说不知道，安迪。”他傻傻地、过于兴奋地咯咯一笑，“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长得都一样。我想里面有许多银行家。”

“可路易莎知道。”

“安迪，那些日本人简直要她喂饭呢。我不知道她具有什么力量，但看着她和她的日本代表团在一起，看着她鞠躬、微笑，说着‘请这边走，先生们’——只有她才做得到。”

“她把工作带回家吗？周末的工作？晚上？”

“只有工作紧张时，安迪。多是在星期四，这就能让她周末清闲下来。而我一般是在店里招待客人。没有什么加班费，他们简直是在剥削压榨。不过我得承认，他们是按美国工资标准付她薪水的，这就不一样了。”

“她拿它干什么？”

“工作？干呗。打出来。”

“工资。薪水。钱。”

“全部存进了我俩合开的户头，安迪。她是非常高尚的妻子和母亲，她认为这样做才是正确合理的。”潘代尔一本正经地回答。

但令他吃惊的是，他的脸猛然涨得通红，双眼热泪盈眶。费了很大劲，他才把它们收了回去。

但奥斯纳德并没有变色，黑洞洞的眼睛里也没有半点湿意。

“可怜的女人，挣钱还雷蒙的债，”他冷酷地说道，“甚至对此一无所知。”

但即使这句毫不留情的真话令潘代尔心中惭愧，他的脸上也没有再表现出来。他这时正激动地朝屋子那头望着，脸上既有喜悦也有恐惧。

“亨利！我的朋友！亨利！向上帝发誓，我爱你！”

一个身穿洋红色吸烟衫的庞大身影正朝他们跌跌撞撞走来，一路上碰洒酒杯、撞倒桌子，引来一片怒骂。此人仍然年轻，虽然痛苦和放荡的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但仍能看出这是个英俊的青年。看见他走过来，潘代尔早已站了起来。

“米奇，先生，真高兴看到你回来，你好吗？”他热切地问道，“这是安迪·奥斯纳德，我的朋友。安迪，这是米奇·阿布拉克斯。米奇，我觉得你恢复一些了。我们干嘛不坐下来呢？”

但米奇还要向大家展示展示他的吸烟衫，所以他不能马上坐下。他把手放在臀部上，手指向上翘起，扬着脖子做了个时装模特的亮相姿势，可惜一个没站稳，不得不赶紧抓住桌沿。桌子猛烈地晃了几晃，两个盘子跌落在地板上。

“喜欢吗，亨利？不为它感到自豪吗？”他大声讲着美国英语。

“米奇，它确实漂亮。”潘代尔急切地说，“我刚才还跟这位安迪说，这是我裁的最成功的一件衣服，而且你为它增色不少，是不是，安迪？我们干嘛不坐下来聊聊呢？”

但米奇的注意力已集中在了奥斯纳德身上。

“您认为怎样，先生？”

奥斯纳德随和地笑了：“恭喜，P&B公司的最佳成果。后背那条缝线正好在中间，一点不歪。”

“你他妈的是谁？”

“他是位客人，米奇。”潘代尔说道，努力在缓和局面。和米奇在一起时，他总得这样。“他叫安迪。我跟你说过，可你就是不听。米奇是在牛津上的学，是不是，米奇？告诉安迪你是在哪个大学上的学。他也是我们英国生活方式的热心追随者，而且曾是英国——巴拿马文化协会的主席，是不是，米奇？安迪是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官，对吧，安迪？他在英国大使馆工作。阿瑟·布瑞斯伟德曾为他老爸做过衣服。”

米奇·阿布拉克斯听到了这些，但没有高兴起来，因为他依然幽幽地盯着奥斯纳德，显然不喜欢眼前的这个家伙。

“如果我是巴拿马总统，知道我要干什么吗，安迪先生？”

“你干嘛不坐下，米奇？我们可以慢慢说。”

“我要把我们这样的人全杀掉。我们是不可救药的一群，毫无希望。上帝给了我们一切，可以把这里建成天堂、农场、沙滩、山脉、野生动植物，插根棍子在土里，你就能得到一株果树，还有这么善良得使你心痛的人民。我们干了些什么？欺诈、阴谋、谎言、虚饰、盗窃，不惜将对方饿死。好像除了自己，世界上就已没有他人。我们这么愚蠢、腐败、有眼无珠，真奇怪大地怎么没把我们吞噬掉？啊，我知道了，我们已把土地卖给科隆那些该死的阿拉伯人了。你会把这些报告女王陛下吗？”

“都等不及了。”奥斯纳德愉快地说道。

“米奇，你再不坐下，我可要生你的气了。你简直是在出洋相，而且让我很难堪。”

“你不爱我吗？”

“你知道我爱你。现在快坐下，像个乖孩子。”

“玛塔在哪儿？”

“我想是在家里，米奇，在她住的埃尔·克里罗区。大概正在用功。”

“我喜欢那姑娘。”

“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米奇，玛塔也会很开心。现在坐下来。”

“你也喜欢她。”

“我们都喜欢她，米奇，但方式不同，这我知道。”潘代尔答道。他并没有脸红，但声音却微微变了，“现在像个乖孩子那样快坐下，求求你了。”

米奇双手捧住潘代尔的脑袋，冲着他耳朵悄声道：“星期天的马赛中买多尔斯·维塔，听见没有？拉里·多明戈买通了骑师，所有的骑师，听清了？告诉玛塔，让她也赚一大笔。”

“米奇，我听得清清楚楚。拉里今天上午在我的店里，可你没来，真可惜，那儿还有件漂亮的晚礼服等着你试穿呢。现在快坐下，求求你了，我的

好朋友。”

潘代尔用眼角余光瞥见两个身穿制服的壮汉正顺着墙边朝他们这边走来。他保护性地伸出一只胳膊，勉强搂住米奇的一个肩膀。

“米奇，你再找麻烦，我就再也不给你做衣服了。”他用英语说道。接着用西班牙语对那两个人说：“我们没事，谢谢，先生们。阿布拉克斯先生这就走。米奇。”

“怎么？”

“你在听我说话吗，米奇？”

“没有。”

“你那位好司机桑多斯是在外面车里吗？”

“谁知道呢。”

潘代尔轻轻地拉着米奇的胳膊，领着他穿过餐厅来到走廊。他的司机桑多斯正在那儿焦急地等着他。

“很遗憾你没有看见他意气风发的时候，安迪。”潘代尔不好意思地说，“米奇是巴拿马为数不多的英雄之一。”

他自豪地讲述了米奇的历史：父亲是一位希腊移民，大船主，奥玛·托里琼斯将军的密友；正因为如此，他才放弃了自己商业上的利益，全心全意投入了巴拿马的毒品交易，使之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武器。

“他总这样说话吗？”

“这还算不上什么呢，安迪。米奇非常敬重他的老爸，他喜欢托里琼斯而不喜欢那位大人物。”他严格遵守着当地不提诺列加名字的习惯，“米奇对此毫不隐讳，恨不能告诉所有长着耳朵的人。直到有一天，那位大人物抖出了脚镣，把他关进了监狱。”

“见鬼，玛塔也是这回事？”

“不错，不过你看，那是过去的事了，安迪，就像一场酒醉后的噩梦。那时，他们两人在运动中都很活跃。玛塔，一个黑人画师的女儿；他，一个被惯坏了的富家少爷。但为了民主而并肩战斗。”潘代尔身不由己地滔滔不绝，尽管他拼命想尽快离开这个话题。“在那段日子里，人们可以结成不同寻常的友谊，被绑在了一起。像他说的那样，他们曾彼此相爱过，将来也许还会。”

“还以为他是在说你呢。”

“只是，安迪，只是这里的监狱比国内的要更像监狱一些。这并不是说国内的花样少，没有这意思。只是你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让一大群无心无肺的重罪犯殴打他，一个牢房里有十二个甚至更多，而且还时常给他换牢房，这对他的健康毫无益处可言，别忘了当初他可是个非常英俊的青年。”话到这里别扭地打住了。他沉默片刻，以纪念米奇逝去的美貌。奥斯纳德很明智地没有多嘴。“而且他们还多次把他打得不醒人事，就因为他们嫌他多事。”他补充道。

“去看过他吗？”奥斯纳德漫不经心地问道。

“在监狱里，安迪？是的，是的，我去过。”

“一定变化很大，在栏杆那边。”

米奇瘦弱的身子，被打歪的脸，充满恐惧的眼。米奇磨破了的桔黄色囚衣，毫无裁缝手艺可言。脚踝上鲜血淋漓，手腕上更是惨不忍睹。戴着镣铐

的人必须懂得，挨打时不能挣扎，但知道这一点需要时间。米奇含混不清地说着：“亨利，我向上帝起誓，亨利，把手给我，看在我爱你的份上，把我从这儿弄出去。”潘代尔悄声道：“米奇，听我说，你得尽量做到不要惹是生非，孩子，不要直视他们。”谁也没有听到对方的话。除了你好和再见，已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么他现在在干什么？”奥斯纳德问道，似乎这个话题也失去了对他的吸引力，“除了酗酒和在这里讨别人的嫌？”

“米奇？”潘代尔问。

“你以为是谁？”

刹那间，那令潘代尔把代尔哥多描绘为小丑的魔鬼，现在又使他决定将阿布拉克斯描绘为一位当代英雄。要是这位奥斯纳德以为他能将米奇一笔抹杀，那他可就想错了，不是吗？米奇是我的朋友，我的助手，我的同志，我的室友。他们弄断了米奇的手指，夹碎了他的睾丸。你在英国贵族学校玩跳马时，米奇却正在被重刑犯残酷殴打。

潘代尔偷偷扫了一眼餐厅，以免有人偷听。隔壁桌上一位尖尖脸袋的男人正从领班手里接一台白色的移动电话。当他开口说话后，领班便恭恭敬敬退了开去。

“米奇还在从事那个，安迪。”潘代尔压低嗓音道，“你看见的并不是米奇的真面目，他以前就这样，现在还这样。”

他在干嘛？他在说什么？他连自己都不理解了。他简直是台搅拌机。在他疲劳的大脑深处有个想法：他要把爱作为礼物献给米奇，他要使米奇成为一个他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人，被迫害的，光彩夺目的，激进的，英勇无畏的。

“还在从事什么？听不懂。又在说密码了。”

“他在那里边。”

“什么里边？”

“沉默反抗。”潘代尔得意地说道，就像个把战旗置于敌群，然后再冲入敌阵将其夺回的中世纪武士。

“什么？”

“沉默地反抗。他和他那些紧密团结的忠实信徒们。”

“老天，什么的信徒？”

“谎言，安迪。假象，或者说表面下的表面。”潘代尔坚持说道。现在他已在想象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已快遗忘的和玛塔最近的谈话，这时也赶来救援。“所谓崭新的巴拿马，全民的民主，哈哈，全是谎言。这就是刚才他对你说的话，你听见了。欺诈、阴谋、谎言、虚饰。拉开大幕，等待重掌大权的仍是那些以前操纵那位大人物的先生们。”

奥斯纳德幽幽的目光仍紧紧锁着潘代尔的眼睛。我这是在演习，潘代尔想到。他已经在设法逃脱莽撞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想听的就是这些，而不是我的话是否精确，或是不是真的。他根本就不在乎我是在照本宣科，还是在背诵，或是即席发挥。他也许根本没在听，至少没都听。

“米奇和桥那边的人保持着联系。”他继续勇敢地编造着。

“见鬼，他们是谁？”

这桥就是中美洲。这又是玛塔的话。

“隐蔽的基层组织，安迪。”潘代尔大胆道，“那些宁愿国家进步而不愿自己收受贿赂的人。”他用玛塔的原话答道，“那些曾被贪婪腐化的政府

欺骗过的农民和艺术家、尊敬的各界劳动人士，你永远不会看到或听说的正直的巴拿马。他们正在组织起来，他们已不能再忍耐下去。米奇也是一样。”

“玛塔也参与了？”

“可能，安迪。我从没问过，这不是我该知道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长时间的沉寂。

“不能再忍耐什么？”

潘代尔鬼鬼祟祟向四周迅速扫了一眼。现在，他就是罗宾汉，主持正义公道，将希望带给被压迫的人民。隔壁桌上，十二个人正笑闹着开始吞食桌上的大龙虾。

“这些人，”他用低沉、冷漠的声音道，“他们，还有他们所要的一切。”

奥斯纳德还想听听关于日本人的情况。

“现在嘛，你的日本人，安迪——你刚才就见到了一个，我想这就是你问起他们的原因——在巴拿马非常多，而且这种情况已有许多年了，我得说有二十年了。”潘代尔急不可待地答道，话题终于从唯一真正的朋友身上转开，这使他感激不尽。“日本人的节日游行队伍，日本人的铜管乐队，日本人的海产品市场，甚至还有一个日本人投资的教育电视频道。”他补充道，同时想起了他的孩子获准观看的几个节目。

“谁是你认识的日本人头领？”

“顾客里，安迪？我不知道谁是头儿。他们像谜一样让人琢磨不透，我大概得去问问玛塔。给他们量尺寸和与他们交朋友完全是两码事。某个贸易代表团的和田先生到店里来过几次，还有使馆的坂垣先生；但如果你要问我，我说的是名还是姓，我还得去查查字典。”

“或让玛塔去。”

“完全正确。”

在奥斯纳德咄咄逼人的注视下，潘代尔努力冲他保持着一张笑脸，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是没有成功。

“你请厄纳斯多·代尔哥多吃过饭吗？”在潘代尔等着他继续问有关日本人的事时，奥斯纳德却这样问道。

“还不到那程度，安迪，没有。”

“为什么？他不是你太太的老板吗？”

“说实话，我觉得路易莎不会同意。”

“为什么？”

那个小魔鬼又回来了，那个猛地跳出来使我们想起过去一切的小家伙。片刻的妒嫉会导致终生的曲解事实，一旦你曾贬低了一位好人，那现在你能做的就是把他贬得更低。

“厄纳斯多是我所说的那种铁杆右派，安迪。在那位大人物手下时他就是如此，不过他从来没让人发觉过。和那些自由派朋友在一起时，他会痛斥政府腐败无能；而当他们一转身，他却会来到隔壁那位大人物的房间请安，并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尊贵的陛下？’”

“不过人们一般都不知道，是不是？在大多数人眼里，厄纳斯多还是个白人。”

“所以他就更危险，安迪。不信问问米奇。厄纳斯多是座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只不过是 he 的一小部分。”

奥斯纳德抓起一个面包圈，涂上黄油，若有所思地慢慢咀嚼起来，下颌缓缓地画着半圆。但那双幽黑的眼睛里的欲望却不是面包黄油所能满足的。

“你店里楼上那间屋子——运动员角。”

“你喜欢它，是不是，安迪？”

“有没有想过把它变成一个招待你客人的小酒吧？一个让他们放下架子、全面放松的地方？比星期四晚上一张旧沙发和一把椅子好得多，是不是？”

“我得承认我这样想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安迪。你只看了一眼就有了同样的想法，真让我佩服。但我总是碰上那个解决不了的难题——我把运动员角移到哪儿去呢？”

“很有帮助，那些东西？”

“噢是的，非常有用。”

“并没让我跃跃欲试。”

“运动服装不仅仅是我为招徕顾客而低价出售的商品，安迪。我要不卖，别的什么人就会卖，他们会把我的顾客全拉走。”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潘代尔不安地注意到。以前我的一个警察中尉也是这样，从来不两手乱动、或搔搔脑袋、或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只是坐在那里，两眼直直地盯着你。

“你是在量我的尺寸，好给我做件衣服吗，安迪？”他故作轻松地问道。

但显然潘代尔并没打算让奥斯纳德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目光再次飘向餐厅另外一角。十几个新来的客人正大声喧哗着在一张长桌前坐下来。

“啊，那就是等式的另一边了——你一定会这么说！”他一边说，一边朝坐在上座的那个人过于热烈地挥着手，“拉里·多明戈！米奇的另一位朋友，真太巧了！”

“什么等式？”奥斯纳德问道。

潘代尔谨慎地把手捂在嘴上：“坐在她旁边的那位女士，安迪。”

“她怎么啦？”

“她是米奇的妻子。”

奥斯纳德埋头吞咽着晚餐，目光偷偷掠向那张桌子。

“那个长着一对大奶的？”

“完全正确，安迪。有时真奇怪人们是怎么结婚的，是不是？”

“谈谈多明戈。”奥斯纳德命令道——就像是“给我件大号睡衣”。

潘代尔长长吸了口气。他头发昏，腿发软，脑子疲惫不堪。但因为还没人叫暂停，他只好继续演出。

“有私人飞机。”他没头没脑地开始了。

从他店里听来的只言片语。

“干什么用？”

“开着几个非常漂亮的旅馆，可就是没人住。”

来自爪哇国的闲言碎语。

“为什么？”

该施展自己的魔法了。

“这些旅馆是属于某个国际财团的，它的总部在马德里，安迪。”

“所以？”

“就这样了。有人传说这个国际财团受控于某些与毒品交易有牵联的哥

伦比亚人。不过让人高兴的是这个财团现在经营状况良好。波多黎各一家，牙买加一个，火努奴鲁还有两家，拉里·多明戈就在它们中间跳来跳去，像是一只掉到煎锅里的蚱蜢。”

“见鬼，为了什么呢？”

侍应生来给杯子加水，两位“间谍”保持着职业性的沉默。冰块落在杯底，清脆得似教堂钟声。水冲进杯中，在潘代尔听来，像是一股湍流。

“我们只能猜测，安迪。拉里对旅馆业一窍不通，不过这没关系。我告诉过你这些旅馆并不接收客人，他们也不做广告。如果你想预定房间，他们会彬彬有礼地告诉你旅馆已经客满。”

“不明白。”

拉里不会介意的，潘代尔对自己说。拉里就是另一个本尼叔叔。他会说：亨利小子，只要旁边没有证人，你跟那位奥斯纳德先生说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让他高兴就行。

“每家旅馆每天进帐五千美元。从现在起再过一两个财政年度，当这些旅馆在银行的存款已达到相当数目时，它们就会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个人恰好就会是拉里·多明哥，只不过这次他代表另一家公司了。旅馆自始至终都会井井有条——这不奇怪，从来没人睡过嘛。而厨房是连一个汉堡包也没做过的。这些全都是合法经营，因为在巴拿马，三年以上的生意就不仅仅是受人尊敬——它们已是文物了。”

“而且他还弄到了米奇的老婆。”

“人们是这样说的，安迪。”潘代尔警惕地说道，因为这一部分却是事实。

“米奇告诉你的？”

“不完全是，安迪。他没有说得太多。和米奇在一起，只是看和听是不够的，你得体会。”那个小魔鬼又来了。他干嘛要这样做？是什么在驱使他？是安迪。演员只是个演员，观众若是没有被吸引，他们就会反对你。或许是因为他为自己虚构的情节已被击得肢离破碎，所以他需要大大丰富一下他为别人编造的故事。在重新构筑的世界中，也许他还能重振雄风。

“拉里是他们中的一员，你明白，安迪。说实话，拉里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什么最重要的？”

“沉默反抗运动，米奇的同志们，我管他们叫做等在幕后的人，那些看到了不祥之兆的人。拉里是个混血儿。”

“见鬼，是什么？”

“混血儿，安迪。玛塔也是，我也是，拉里是有一半印地安人血统。巴拿马不存在种族歧视。你知道这一点一定很高兴，但他们不怎么喜欢有黄种人血统的人，特别是有一半血统的。而且社会地位越高，人们的皮肤也就越白，我管这叫高原病。”

这是个新笑话，他打算把它记录下来。但奥斯纳德却根本没有领会。或者他明白了，却并不觉得好笑。说实话，在潘代尔看来，他要是观看执行死刑的场面可能会更高兴一些。

“拿到衣服付帐，”奥斯纳德说道，“只能这样。同意了？”他把头缩进了肩膀，稍带把声音也缩了进去。

“安迪，这一直是我们的原则。”潘代尔热烈地答道，同时努

力回想着他上次拿到货再付款是什么时候。

几杯酒下肚，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一阵轻松的心情中，他差点补充说这也是亲爱的老布瑞斯伟德的原则，不过还是及时地控制住了自己。今天晚上，他的魔法已发挥了足够作用。就是一个感觉良好的艺术家也该知道适时节制自己。

“现在没有人再羞于启齿谈报酬了，这是让人行动起来的唯一动力。”

“噢，我完全同意，安迪。”潘代尔说道，觉得奥斯纳德一定是在为大英帝国危险的社会现状而担忧。

奥斯纳德环视四周，以防有人偷听。也许是周围桌子上那么多头碰头、耳咬耳的神秘交谈壮了他的胆，他把脸了起来。这令潘代尔暗自惊慌。而且他的声音虽然仍是很低，却变得异常刺耳。

“雷蒙把你放在了枪口上。若不还清他的钱，你就完了。要是还清了，那你得到的就是一条没有水的河和一个不长水稻的水稻农场，更不用说路易莎的雷霆之怒了。”

“这正是我担心的事，安迪。我承认。它已经让我好几个星期寝食不安了。”

“知道你的邻居打算干什么吗？”

“他是个根本不露面的地主，安迪。一个极其阴险的影子。”

“知道他叫什么？”

潘代尔摇摇头：“你知道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在迈阿密注册的公司。”

“知道和他打交道的银行吗？”

“不知道，安迪。”

“你的朋友雷蒙。那是雷蒙·拉德的公司。拉德拥有三分之二的股份，另一个X先生拥有三分之一。知道谁是这位X先生？”

“我太吃惊了，安迪。”

“你那位农场经理朋友怎么样？他扮演什么角色？”

“安格尔？他像爱哥哥一样爱我。”

“你上当了，做了回被蛇咬的农夫。想想吧。”

“我正在想，安迪。我已很久没有这样想过了。”潘代尔怔怔地说道，仿佛正亲眼看着他的另一半世界渐渐沉了下去。

“有什么人提出廉价购买你那个农场吗？”两人之间似乎不知怎地升起一片浓雾，奥斯纳德在浓雾后面问道。

“我的邻居。然后他就会把水再引回来，那农场也就会起死回生，增值五倍都不止。”

“而且是安格尔为他引线搭桥。”

“我看见了一个圈套，安迪，我就站在那圈套中间。”

“你邻居的农场有多大？”

“二百英田。”

“他用它来干什么？”

“饲养牲口。花费不多。他根本就不需要那水源，他就是不想把它给我。”

犯人在作简短回答，长官在把它们记录在案：只不过奥斯纳德并没有写什么。他用那双锐利的棕色狐狸眼记住了一切。

“当初是不是拉德让你买下那个农场的？”

“他说它很便宜，遗产拍卖。他说那简直是专为路易莎的钱准备的地方，

我太幼稚了。”

奥斯纳德举起酒杯送到唇边。也许是不想让潘代尔看见它们的笑意。然后他吸了口气，飞快地说道：“你简直是上帝的恩赐，亨利，绝好的超级情报员。能够接触内部情况的妻子，各方面的顾客，抵抗运动中的朋友，和他们志同道合的女店员，十年多来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天然的伪装，当地的口音，上等的口才，灵敏的身手……从没听说过比你更合适的人。亨利，继续像你现在这样生活下去，只是再多干点事，我们就能搬动整个巴拿马。而且你还欠着债。你干还是不干？”

潘代尔傻傻地笑了笑，一部分是因为奥斯纳德对他的夸奖，一部分是因为害怕他所处的困境。而最主要还是因为他意识到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一个伟大时刻。虽然这一可怕的时刻令他肃然起敬，但他仍感觉自己像个旁观者，而没有任何参与感。

“如果要我说真话，我打记事起就一直在欠债，安迪。”他坦白道，拼命回忆着自己整个一生。但他并没有说同意。

“你在走下坡路，终于有一天你的债务会堆到你脖子上的。你不担心吗？”

“已经堆到脖子了，安迪。问题只是把墓地选在哪里了。”

依然是那双冰冷，一眨不眨的眼睛。听着、记着、闻着，同时担负着这一切任务。全然不顾它们的凝视——或者恰恰因为它们的凝视？——潘代尔喋喋不休地表白着自己。

“你要一个破了产的情报员干什么，这不是我有限的脑力能够理解的。”他像一个已知自己被定罪的犯人那样夸耀地说，“我不知道什么还能救我，除非一个发了疯的百万富翁。”完全没必要地扫了一眼周围情况，“在这些年里，看见一个发了疯的百万富翁吗，安迪？别忘了，我可没说他们全都神智正常。只不过是对我来讲还没疯到足够地步。”

奥斯纳德没有丝毫变化。他的凝视、他的声音、他平放在雪白桌布上的粗大的手掌，全都纹丝未动。

“也许我们的机构已经疯狂到了足够的地步。”他说。

为了寻求解脱，潘代尔的目光再次向远处扫去。这回他看见了令人讨厌的大熊正朝屋角最黑处一张孤零零的桌子大踏步走去，此人是巴拿马最受人痛恨的专栏作家。但他还是没有说同意。他的一只耳朵正绝望地倾听着本尼叔叔的劝告：孩子，如果你碰上一个骗子，一定要让他上钩。因为一个骗子最喜欢听的莫过于“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了。

“你干还是不干？”

“我正在想，安迪，我正在考虑。”

“见鬼，考虑什么？”

做一个正在痛下决心的清醒成年人，他在脑子里咬牙切齿地答道。考虑要拥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而不单单是些愚蠢的冲动、破碎的记忆和过度滥施的魔法。

“我在权衡几个选择，安迪。全面衡量这件事。”他神秘莫测地说。

奥斯纳德正在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虽然事实上并没有谁指责过他。他用与其胖大身躯正好相符的湿漉漉的声音喃喃低语着，但潘代尔只能勉强听进只言片语。这真是一个艰难的夜晚。我又在想本尼了。我需要回家睡觉。

“我们并不强加于人，亨利。对那些我们喜欢的人。”

“我从来没说你那样干过，安迪。”

“不是我们的作风。见鬼，我们是想让你维持现状，只需再多做少许工作，怎么会把你的犯罪记录透露给警方呢？有什么意义呢？”

“根本没有意义，安迪，你这样说我真高兴。”

“干嘛编造出一个老布瑞斯伟德，使你在妻子和孩子面前成为一个傻瓜，断送了幸福家庭？我们想要你，亨利。你的存货奇多，我们想做的就是出钱购买。”

“帮我解决农场的事，你就可以算我一个。”潘代尔和蔼地说。

“不是买卖，老伙计。我们要你的灵魂。”

潘代尔双手握着白兰地酒杯，学着主人的样子，上身前倾俯在烛光摇曳的桌子上。仍在权衡他的决定，仍在苦苦坚持着，虽然心中恨不得大喊一声“我干”，以赶快结束这尴尬场面。

“你还没向我描述过具体的工作，是不是，安迪？”

“情报员。告诉过你。”

“是的，但你让我听的是些什么东西，安迪？基本内容是什么？”

又是那双眼睛，针尖般锋利，里面再次发出点点红光。笨重的下颌，漫不经心地咀嚼。肥胖的年轻身体，扭曲的嘴唇一角发出拖沓、充满寒意的声音。

“并不很多。二十一世纪全球力量的抗衡，世界贸易的前景，巴拿马的政治格局，沉默反抗运动。用你的话来说，桥那边的同志们。美国佬真的撤出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下午来临时，谁将会大笑？谁将会痛哭？当世界两大水道之一走上由一群疯狂的孩子们组织的拍卖会，事情将发生什么变化？简单得很。”他回答道，却用疑问口吻结束了最后一句话，似乎在等着潘代尔补充最佳材料。

潘代尔笑了：“噢，那么，就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会在明天午饭前把它包好，等着你来取。如果不合适，你随时可以把它送回店来。”

“再加上菜单上没有的一些东西。”奥斯纳德把声音压得更低，“不，现在还不。”

“是些什么，安迪？”

他耸了耸肩。意味深长、令人不安地缓缓耸了耸肩，像个警察一样，表示出伪装的心不在焉、可怕的力量和无所不知的强大。

“这场游戏里，剥掉猫皮的办法有很多种。不能一个晚上都学会。那么说你同意干了，还是你在扮演嘉宝的瑞典女王。”

令人惊奇的是——也许只是对他本人来说——潘代尔仍在想方设法进行搪塞。也许他知道迟疑不决是他现在唯一有权做的事。也许是本尼叔叔又在提醒他了。再也许是根据犯人应有的权利，他隐约觉得当一个人要出卖自己的灵魂时，他有权享受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

“我不是在扮演嘉宝，安迪，我就是我，亨利。”他说着，勇敢地站了起来，挺直了腰板。“我想在做出能够改变你一生的重大决定时，你会发现亨利·潘代尔是一个非常精明的高等动物。”

当潘代尔关闭车子的引擎，将车停在房子下面二十码的地方时，已是十一点多钟了。他不想吵醒孩子们。

他轻轻来到门前，一只手顶着门，一只手转动了钥匙。因为先推一下，门锁就会轻轻弹开，否则那声音就会大得像开了一枪。他来到厨房，用可口可乐漱了漱口，希望这样可以除去嘴里白兰地的酒气。接着他在门厅里脱下衣服，把它们放在椅子上，然后踮着脚尖走进了卧室。路易莎把两扇窗户全都大开着。她喜欢这样睡觉。太平洋的海水气息一阵阵飘进室内。掀开被子，他吃惊地发现她和自己一样一丝不挂，而且清醒地凝望着他。

“出什么事了？”他低声问道，担心一场吵闹就要把孩子们惊醒。

她伸出长长的胳膊，将他紧紧搂在胸前。他发现她的脸湿漉漉的。

“亨利，我很抱歉，我想让你知道。真的，真的很抱歉。”她不停地吻着他，不给他回吻的机会。“不要原谅我，亨利，先不要。你是个好人，是个好丈夫，你挣那么多钱抚养孩子。我父亲是对的，我是个冷酷、没心肝的坏女人，我连一句好话都说不出口，虽然我是那么地想说。”

太晚了，当他进入她身体时，他这样想到。我们早该这样，可惜太晚了。

第六章

亨利以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爱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是那些从未有过家庭、从不知道什么是尊敬体面的父亲、热爱快乐的母亲的人才能理解的情感。

潘代尔一家住在山顶一个叫做巴塞尼亚的小区里，拥有一幢现代化的二层漂亮小楼，前后都是草坪。景致不错，可以看见下面的大海和老城区，再往远望是潘塔·帕提拉。潘代尔曾听说周围的山脉已被掏空，里面全是美国的核弹和作战室。但路易莎说这样我们可以觉得更安全；潘代尔不想和她争论，于是只好说“也许是的”。

潘代尔家有一位女仆负责擦洗地板，另一位负责洗衣服，还有一个负责看孩子和到商店购物。一个头发花白的黑人是他们的园丁。他总是戴着一顶草帽，想起什么就种什么。他吸食毒品，平时就在厨房蹭口饭吃。每星期，他们付给这些佣人一百四十美元。

潘代尔晚上躺在床上时，他不可告人的“快乐”就是做梦梦见回到监狱里。全身抖作一团，两手紧紧捂住耳朵以把同室狱友的呻吟挡在外面；然后猛地惊醒，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巴塞尼亚的家中，有个需要他、尊重他的忠诚妻子和睡在走廊那边的幸福孩子；每次醒来，这都是对他的莫大安慰：汉娜是九岁的天主教公主，马克是八岁的犹太教暴力主义者。但尽管潘代尔尽职尽责地爱着他的家人，他仍为他们感到害怕，而且训练自己把他的幸福看作是终有一天会被人拿走的黄金。

每晚工作结束后，他都喜欢独自一人站在漆黑的阳台上，点上一支本尼叔叔的小雪茄，闻着潮湿空气送来的幽幽花香。雨雾中车灯在缓缓游动。偶尔云开处，月亮撒下一缕清光，可以看到运河入口处停泊的长长船队。每当这时，他便愈发感到自己幸福的不堪一击：你知道这维持不了多久，亨利小子，这世界会在此时此地在你眼前倾覆，而且一旦发生过，就会在不知什么时候再次发生，所以小心着。

接着他会眺望山下死寂的城市，不用多久，火光、红色、绿色的曳光弹、机枪、加农炮的隆隆声便会再次浮现在他脑海中，就像1989年12月的那个夜晚。群山蓦然变色，在恐惧中瑟瑟发抖，飞机从海上铺天盖地飞来，将灾难倾泻在多是木制房屋的埃尔·克里罗区——事情总是这样，穷人要为一切负责——毁灭着一片火海中的小木棚。然后飞回海上重新装弹，继续进行着制造死亡的事业。

也许事态发展并不是进攻者们所希望的。也许他们也是好父亲或好儿子，他们想做的只不过是夺取诺列加的统治权，可是几枚炮弹偏离了轨道，接着是更多的炮弹。但战争时期良好的意图并不能顺利地传达给它们的服务对象，也没人会注意你的自我克制。郊区几个零星的狙击手也不能说明整个地区为什么会被烧为平地。对外界说“我们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武装力量”将人们惊吓得带着孩子、拖着箱子四散逃命，光脚踏在满地血迹和玻璃碎片上，这有什么用呢？坚持声明火是诺列加的护卫营首先放起来的，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使真的是他们干的，又有谁会相信呢？

嚎叫声传上山来。潘代尔在狱中听到过嚎叫声，而且自己也叫过，可他从来没想到人类的嚎叫能穿透武装坦克的隆隆声和大炮的轰鸣声。但是它真

的能够穿透这一切，特别是当许多人一起嚎叫时。它们来自孩子们充满恐惧和渴望求生的喉咙，伴随着人体烧焦的阵阵恶臭，缓缓涌上山来。

“亨利，到屋里来。我们需要你，亨利。亨利，回来。亨利，我不明白你在那儿干什么。”

但这是路易莎的叫声。路易莎挤在楼梯下的小储藏室，弯着她长长的腰身尽量保护着他们的孩子：快两岁的马克被紧紧搂在怀中，已经把她的衣服尿湿——马克，就像那些美国士兵一样，看起来似乎从不缺少弹药补给——穿着睡衣和拖鞋的汉娜跪在她脚边，不断向一个叫朱威的人祷告着。“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路易莎不断刺耳地高叫着，那极其好斗的声音令人不愉快地想起她的父亲。“这不是一次恶性的事件。他们早已做了周密计划。他们从不，从不袭击平民。”

因为爱她，潘代尔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动摇她的信念。但在五角大楼试制的各式武器的反复屠杀下，山脚的埃尔·克里罗区哭泣着，燃烧着，毁灭着。

“玛塔住在那儿。”他说道。

但一个为自己孩子担惊害怕的女人，是不会关心其他人的。于是第二天早晨，潘代尔得以独自一人走下了山。在他生活在巴拿马的所有时间里，这还是他头一次听不到这个城市的任何声音。他突然明白了：在停火协议下，所有党派已同意巴拿马将不再会有空调、建筑工程、挖掘或打捞工程；所有轿车、卡车、校车、出租车、清洁车、警车和救护车都将永远消失；孩子或母亲也被禁止由于死亡的痛苦而嚎叫。

那昨天还曾是平民区的废墟上，一股巨大的浓烟威风凛凛地冲天而起，但即使它也没有发出任何声息。只有几个反抗的人正在拒绝接受戒严令。他们是诺列加阵营中仅存的一等射手。他们仍对附近街区的美军阵地进行着射击。但在驻扎在安空山上的坦克的打击下，他们也很快归于沉寂。

就连加油站前面的电话也不能幸免。它完好无损，功能齐全。但玛塔的电话却已拒绝接收任何信息。

潘代尔挑衅似地接受了自己的新角色：面对生死存亡关头的孤独的成年男子。在他平常的责任感和悲观心情之外，一种举棋不定的痛苦使他坐卧不宁。从巴塞尼亚家中内心无言的指责声中，他飞快地逃进好似避难所的店里；然后又从店中内心无言的指责声中，飞快地逃回好似避难所的家。这就是他所谓的“冷静地权衡”。他不让自己有一分钟的时间去思考——即使在自责最厉害的时候——他是在两个女人之间进行选择。

你被识破了，他带着看到自己最坏设想实现时所体会到的胜利感，对自己说。你的骄傲自大、自我吹嘘已彻底破产。你编织的世界正在你眼前跨掉；这都是因为你愚蠢的错误，非要建造一座空中楼阁。但当他刚刚用这些末日来临的预言鞭挞过自己后，另外的想法就开始跑来令他重振精神。

“一点令人不快的真相就让你自暴自弃了？”——本尼叔叔的声音——

“当一个年轻有为的外交官要你挺身为英国而战，你却认为自己是太平间里的一具死尸吗？魔鬼会主动提出救你出火坑吗？会给你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而且告诉你以后还会有更多吗？说这是上帝的恩赐，亨利，以前还有谁这样说过？”

而且汉娜需要他帮她决定，参加学校朗诵比赛她应该读哪篇文章；马克要为他在新小提琴上演奏“懒惰的小羊”，以便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参加考试；路易莎也需要知道他对总部大楼发生的令人震惊事件的看法，以便决定如何

看待运河的未来。不过路易莎的态度很早以前便很明确了：举世无双的厄纳斯多·代尔哥多，美国人赞赏的利箭、美好过去的维护者，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亨利，我真不明白。厄纳斯多只不过跟随总统出国访问了十天，他的工作人员就马上批准任命了五个漂亮的巴拿马妇女为公共关系官员，而她们的资本就是年轻、白人、开着宝马、穿着高级时装，有一对大乳房和一个有钱的父亲。她们甚至不屑于和机关中的雇员说话！”

“真让人吃惊。”潘代尔说道。

回到店里，他又得和玛塔处理过期的帐单和未取走的定货，以便决定向谁讨债、为谁再宽限一个月。

“头疼怎么样了？”他温柔地问道，注意到她比平时更苍白了。

“没什么。”玛塔从遮盖着脸的头发后回答。

“电梯又停了吗？”

“现在电梯再也不会开了。”她给了他一个歪着嘴的微笑，“官方宣布电梯停开。”

“我很难过。”

“没必要。你又不为电梯负责。奥斯纳德是谁？”

潘代尔起初吓了一跳。奥斯纳德？奥斯纳德？姑娘，他是个客人，快别大声嚷嚷他的名字！

“怎么了？”他问道，这时已彻底清醒过来。

“他满身邪恶。”

“我所有的顾客不都是吗？”他又在拿她对桥那边的人的偏爱开玩笑。

“是的，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她答道，这次并没有笑起来。

“而奥斯纳德知道这点？”

“是的。奥斯纳德是个邪恶的人，不要做他让你干的事。”

“但他在让我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我就会阻止他。求求你。”

她本还想说“亨利”。在她紧张的双唇上，他已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但在店里，她从不利用他对她的纵容，并引以为豪。她的语言或手势从未表现出他们已永远结合在了一起。每当他们彼此相遇，闪现在脑海里的都是同一个场景。

玛塔穿着被撕烂的白衬衫和牛仔裤躺在路边水沟里，像被丢弃的一堆破烂。三个诺列加尊严营的成员正轮流用一只血迹斑斑的棒球棍残忍地殴打着她。先是脸，然后是身体。潘代尔被另外两个人架着胳膊无望地看着这一切。他声嘶力竭地喊着，起先是由于恐惧，接着是愤怒，然后是乞求，乞求他们放过她。

但他们没有。他们强迫他看着。因为惩治一个抗议妇女时，若没人旁观，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个误会，上尉。这位女士穿着抗议活动的白衬衫纯属巧合。

镇定，先生。那衬衫马上就不会是白的了。

玛塔躺在一家临时诊所里。是勇敢的米奇·阿布拉克斯把他们带到了这里。玛塔赤裸的身体上鲜血淋漓、伤痕累累；潘代尔拼命用美元和保证说服着医生；米奇站在窗前，担当着守卫。

“我们比这更美好。”玛塔透过血淋淋的嘴唇和被打碎的牙齿喃喃道。她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巴拿马。她是在说桥那边的人们。第二天，米奇被逮捕。

“我正在想把运动员角变成个俱乐部什么的。”潘代尔对路易莎说。他还在为做出那个决定而苦苦挣扎。“比如说一个酒吧。”

“亨利，我不明白你怎么会需要个酒吧。现在你星期四晚上的聚会就已经够热闹了。”

“是想吸引更多的人，路。带来更多的生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朋友，促膝谈心，轻松愉快；然后看看面料；接着就是大批的定货。”

“那试衣室放哪儿？”她反对道。

问得好，潘代尔想道，甚至安迪也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推迟。

“为了顾客，玛塔。”潘代尔耐心解释道，“为所有来品尝你的三明治的顾客。这样，他们的人数就会成倍增加，就会有更多的定货。”

“希望我的三明治把他们都毒死。”

“那我给谁做衣服呢？大概是你那些头脑发热的学生朋友？多亏 P & B 公司，世界上才第一次爆发裁缝发动的革命。太谢谢你了。”

“既然列宁都开劳斯莱斯，这又有何不可？”她用同样的口吻反诘道。

晚上，潘代尔正在店里加班，在巴赫乐曲声中缝制一件小礼服。我没问他想要什么样的口袋，他想道。也没问他想要多宽的裤腿、要不要挽边。我还没告诉他在潮湿气候中使用背带而放弃皮带的好处，特别是对那些腰围不断变化的先生来说。有了这些理由，他便打算拿起电话。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除了又想做个睡帽的奥斯纳德，这还会是谁呢？

他们在离潘代尔的店铺不远的桃源旅馆见面了。这是一幢整洁的白色塔楼，里面的酒吧既现代又气派。两个穿短裙的女孩正在观看电视转播的篮球比赛。潘代尔和奥斯纳德在离她们很远的地方坐了下来，把头紧紧凑在了一起，虽然这里的藤椅本是打算让客人们靠坐其中，而不是倾身向前。

“决定了吗？”奥斯纳德问道。

“还没有，安迪。正在考虑，可以说，非常认真地考虑。”

“伦敦对一切情况都很满意。他们想敲定这笔交易。”

“那很好，安迪。你肯定替我大大美言了一番。”

“他们希望你尽快行动起来。对沉默抗议运动甚感兴趣。想知道领导人的名字、资金，和学生的关系。他们有什么宣言吗？活动方式还有意图。”

“噢，很好。是的，那么好极了。”潘代尔含糊应道。在忧心忡忡下，他已几乎完全忘记了伟大的自由斗士米奇·阿布拉克斯和他臭名昭著的顾客拉里·多明戈。“很高兴他们喜欢这些。”他礼貌地补充道。

“认为你也许可以从玛塔那儿得到情报：学生运动的情况，学校里的炸弹工厂。”

“噢。好的。好的。”

“想把这种关系正规化，亨利。我也希望如此。登记你的名字、为你建档、付你酬金，教你一些手段。想趁热打铁。”

“这很危险，安迪。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不是那种鲁莽的人，我要仔细考虑。”

“他们已将报酬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保证你专心致志工作。想让我来帮你管理吗？”

“怎么着不也是由你管理，”潘代尔像剔牙似地把手捂在嘴上咕哝道，“上边一共给了这么多，这些来偿还每月的贷款；奖金根据工作成果再发。”

“最多三年就可以脱身。”他说。

“如果我走运，或者用不了那么久，安迪。”

“或者说如果你机灵。”奥斯纳德说道。

“亨利。”

这已是一小时后。潘代尔由于心情烦乱没有回家，而是回到了他的裁剪室，重新拿起了那件小礼服。

“亨利。”

这是路易莎的声音。自从他们第一次上床后，路易莎就开始用这种声音呼唤他。那是他们第一次真正上床。不只是拉拉手、亲亲嘴，时刻倾听着她父母看电影回来的车声，而是一丝不挂地躺在他简陋的小阁楼里。当时他住在卡里多尼亚区，白天为一个叫奥多的叙利亚服装商卖成衣，晚上做衣服。两人的第一次尝试并不成功。他们都很腼腆，也很晚熟，满脑子的鬼怪故事更令他们裹足不前。

“亨利。”

“什么事，亲爱的？”这亲昵的称呼对他们两人都不很自然。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今天仍是。

“如果是布瑞斯伟德先生给了你第一次机会，带你到他的家，供你上夜校，而且带你离开了那个缺德的本尼叔叔，那无论他活着还是已经去世，我都将永远爱他。”

“你这样想，我真高兴，亲爱的。”

“你应该尊重他，为他挣光；孩子们长大后，你应该告诉他们布瑞斯伟德先生的事，让他们知道一位乐善好施的大好人是如何拯救了一个孤儿的生命。”

“在遇到你父亲前，阿瑟·布瑞斯伟德是我认识的唯一正直的人，路。”潘代尔真心真意向她保证道。

我说的是真话，路！潘代尔在心中痛苦地向她乞求着，一边给衣服上着袖子。如果你用心编织了一个故事，而且是出于爱，那它就是真实的！

“我要告诉她。”在巴赫的乐曲声中，他毅然决定做个诚实的人。一阵冲动下，他甚至认真考虑到要丢弃一直支撑着他生活的谎言，向他的生活伴侣忏悔一切罪孽，或大部分罪孽。

路易莎，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说实话，这会让你非常吃惊。考虑到我所有的详细情况，你所知道的并不是真正的我。你眼里的亨利是我本来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但不幸的是环境那么不公平，我根本没有机会。

我不知该怎么说，他想到。除了为本尼叔叔作的忏悔，我这辈子还从未忏悔过任何事情。我该说多少？她什么时候还会再次相信我？恐惧中，他不禁想象出路易莎的听证会：仆人们已被打发离开屋子，家庭成员们围桌而坐，他的手紧紧压在她的手上；路易莎挺起僵直的后背，嘴唇由于恐惧而微微发抖，因为在心底，她比我更害怕真相。上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是马克，因为他把小便浇在了学校的门柱上。再上次是汉娜，为了报复一个女仆，她把一听速干油漆倒在了洗脸池里。

但这回轮到了我们的亨利。这回该他向亲爱的孩子们解释：在和妈咪结婚的这段时间里、在孩子们长大成人的这段时间里，爸爸一直在说谎；我们伟大的家族英雄和行为典范布瑞斯伟德先生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你们的父亲和你的丈夫，不仅不是布瑞斯伟德钟爱的儿子，他还在女王陛下的监狱里，对那儿的砖墙、牢房做过长达九百一十二天的细致研究。

决定已做出。以后再告诉你，路易莎。很久很久以后。就像在下一辈子里，在没有魔法、没有谎言的生活里。

潘代尔在离前面汽车仅一英尺的地方猛地刹住了车，静等紧随其后的那辆车撞上来。但不知为何，它竟拒绝这样做。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他暗自纳闷。也许它已撞到了我，而我已经死了。我肯定没注意到自己已锁上了店门。接着，他记起了那件小礼服，记起了自己把已完工的部分放在长凳上欣赏。这是他的习惯：向他的造物道别。等它们在店中其他部门绕过一圈再回到他手上时，就已初具人形了。

黑色的大雨急速打在引擎罩上。前面五十码处，一辆卡车正在掉头，车上货物不断掉落车后，像是一堆堆排泄物。倾盆大雨中，所有的东西都已隐在了雨雾中，只有一排排时停时走的车灯依稀可见，或是朝着战区，或是想远离战火。

他打开收音机，但在隆隆炮声中听不到任何电台的声音。我走不了，困住了，像在子宫里。关上引擎，关上空调，等待，蒸笼，大汗。又一阵炮击。快藏在车座下。

汗水像车窗外的大雨一样，哗哗直淌。流水在他脚下汨汨作响。潘代尔似乎顺着一条河漂了起来，忽上忽下。深埋在心底的过去的一切刹时冲到他眼前：未被删节、未被提取、没有布瑞斯伟德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从监狱中本尼叔叔向他讲述他奇迹般的诞生；到十三年前的那个耶稣殉难日；就是在那天，在她父亲的野餐会上、在飘扬的星条旗和《光荣与梦想》的乐声中，他向路易莎创造出了那个全新的、假冒的自我；周围的草地上满是快乐的美国人，而环绕草地的铁丝网外，成群的黑人在围观。

他看见了自己一直努力忘记的孤儿院，看见戴着霍姆堡毡帽、威风凛凛的本尼叔叔牵着他的手把他从那里带走。他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毡帽，不禁怀疑本尼叔叔就是上帝。他看见伦敦东区灰色的人行道在脚下晃动，而他推着满满一车服装，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中直奔本尼叔叔的库房。他还看到了十二年后的那个他，仍是个孩子，只是个子大了些。还是在那个库房，桔红色的烟柱从他身旁升腾而起，一排排女士的夏季长裙像殉教的修女一样在烈焰中呻吟。

他看见本尼叔叔双手罩在嘴边，大声喊着：“快跑，亨利，你这笨蛋，你还想什么呢？！”救火车的笛声呼啸而来，本尼慌乱的脚步声匆匆远去。像是陷在流沙中的他一动未动。他看见几个穿蓝色制服的人向他走来，然后抓住他把他拖向汽车。那和蔼的中士举着那个空煤油桶，像个慈祥的父亲般微笑着：“这是你的吗，先生？还是它碰巧跑到了你手里？”

“我的腿动不了。”潘代尔向和蔼的中士解释道，“它们钉住了。好像抽筋了。我应该跑掉，可是我动不了。”

“别担心，孩子。我们马上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和蔼的中士说。

他看见骨瘦如柴的他全身赤裸地站在警察局的牢房里，紧靠在冰冷的砖墙上。在漫长的黑夜里，那些穿蓝制服的人们轮流殴打着他，就像人们殴打

玛塔一样，只是更细致，他们肚子上的啤酒也更多。那慈父般和蔼的中士大声鼓励着他们。河水渐渐漫过了他，他沉了下去。

雨停了。汽车依然光彩照人，大家兴高采烈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潘代尔疲惫不堪，他发动引擎，慢慢向前爬去，两臂都搭在方向盘上。时刻小心着可能会碰到的危险瓦砾。他渐渐笑了起来，身边响起了本尼叔叔的声音。

“那是一次爆发，亨利。”本尼叔叔泪光闪闪地悄声道，“一次肉欲的爆发。”

若不是那段时间每周一次的探视，本尼叔叔永远不会对亨利的出身这样直言不讳。但看见他的侄子笔直地坐在他面前，穿着一身皱巴巴的棉布囚服，口袋上写着他的名字，本尼那颗内疚善良的心再也受不住了。这不是鲁斯大婶带来的蛋糕、保健书籍所能弥补的。有多少次，本尼哽咽着向潘代尔道谢，感谢他在这一切情况下，都一直保持了忠诚。他的意思是，保持了沉默。

是我自己的主意，中士……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恨那仓库，中士……我恨生本尼叔叔的气，因为他让我工作那么长时间却一分钱也不给我，中士……法官大人，我没什么可说的，只是我很后悔我所做的坏事，让那些爱护我、养育我的人们难过，特别是我的本尼叔叔……

本尼非常老——对一个孩子来说，古老得像河边的大柳树。他来自乌克兰西部的克沃夫。潘代尔由于耳濡目染，十岁时就已对克沃夫了如指掌，就像那是他的故乡一样。本尼的亲人都是些地位低下的农民、工匠、小商小贩和补鞋匠。对其中许多人来说，把他们送到集中营的火车给了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本尼是例外。那时的本尼是个聪明年轻的裁缝，梦想有一天会出人头地。不知通过什么方式，他说服德国人把他带出集中营送到了柏林，为德国军官制作军服。不过他真正的梦想却是在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吉利的指导下成为一个男中音歌手，并在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山区拥有一幢别墅。

“德国国防军的破衣烂衫真是天下第一，亨利。”崇尚民主精神的本尼这样说道。在他嘴里，所有的衣服不管质量如何，全是破衣烂衫。“你可以有最好的赛马服，质地最佳的马裤和马靴。但它们连给我们国防军的军服作补丁都不配。当然，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离开德国，本尼来到了伦敦东区的利曼街。在这里，他和家人建立了一家血汗工厂，迅速地加入了制衣行业，以期有一天能到维也纳去演唱歌剧。这时的本尼已经有些不合时宜。到四十年代后期，大多数从事裁缝业的犹太人已加入了工业企业，操持更为体面的工作。他们原来的位置已被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所代替。本尼并没有灰心丧气。很快，伦敦东区就变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埃弗利也成了欧洲最漂亮的一条街。就是在埃弗利，两年之后——他只告诉了潘代尔这些，本尼的哥哥列奥带着他妻子雷切尔和几个孩子来到了这里。就是这个列奥，在刚才说的一次肉欲爆发中，使一个十八岁的爱尔兰女佣怀了孕。那孩子就叫亨利。

潘代尔一直向前开着。疲惫的双眼盯着前方模糊的红色星光，追忆着自己的过去。像在梦中一样，他笑出了声。等待做出的决定已被丢进了忘川。本尼叔叔痛苦的独白一字一句在耳边回响。

“我永远不会知道当初雷切尔怎么会让你母亲跨进门坎。”本尼说道，头上的毡帽连连摇动，“她既漂亮又很不安分。天真或善良并不重要。她是个非常性感、也很没脑筋的小丫头，但已初谙人事。稍微灌点迷魂汤，便会

忘乎所以。事前就看得明明白白。”

“她叫什么？”潘代尔问。

“切瑞。”本尼叔叔叹息一声，像是临终前吐露最后秘密的垂危之人，“我想是切瑞达的昵称，不过我从没见面任何书面证明。她本该叫多萝西、贝纳特或是卡米尔，却偏偏叫了切瑞达。她父亲是从梅奥地区来的砖瓦匠。那时爱尔兰人比我们还穷，所以我们雇的是爱尔兰女仆。我们犹太人不愿意变老，亨利。你父亲也不例外。正是对上帝的怀疑使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已在上帝的走廊里站了很久，可我们仍在等待，希望到他的客厅里去，享受更长的人生。”他俯身在铁桌上，紧紧抓住亨利的一只手。“亨利，听我说，孩子。犹太人要向人乞求宽恕而不是向上帝，这是我们的悲哀，因为人比上帝心肠更硬。亨利，我在乞求你的宽恕。希望在我临死时赎清我的罪。宽恕，亨利，只有你能把它给我。”

只要他能继续讲述父亲和切瑞的故事，潘代尔愿意给他一切。

“你父亲告诉我，是她的气息。”本尼接着说道，“他那时懊悔地扯着自己的头发。就像你这样坐在我面前，只是没穿这身囚服。‘就是因为她的气息，我便昏了头脑’，他对我说。你父亲是个教徒，亨利。‘她正跪在壁炉前，我闻到了她香甜的女人气息，不是肥皂或廉价香水，本尼，而是天然的女人气息。这气味、这感觉令我失去了自控。’如果雷切尔没有和她那些纯洁犹太女儿会的朋友们到南码头参加社交集会，你父亲是永远不会走错这一步的。”

“但是他走错了。”潘代尔提醒他。

“亨利，你父亲摘下了那枚樱桃。我不能把这看作是上帝的旨意，不过如果你愿意对这罪恶刨根问底，那么你的血液中既有犹太人的厚颜无耻也有爱尔兰人的胆大妄为。”

“你是怎么把我从孤儿院弄出来的？”潘代尔质问道。他几乎喊了起来，因为他很在意。

在他模糊混乱的童年记忆里，在本尼叔叔救他出火坑前，隐约有一个像路易莎的黑发女人正跪在地上，擦着那块操场般大的石头地面，一个穿着蓝色长袍的牧羊人雕像和他的小羊在旁边冷眼注视着一切。

潘代尔驱车向家驶去。两旁熟悉的房屋早已进入梦乡。群星在雨水冲刷下显得格外明亮。牢房外一轮圆月。又要打我了，他想到。当你不愿做决定时，监狱是个最好的去处。

“亨利，我那时棒极了。那些修女是些法国势利小人，她们以为我是个绅士。我穿上了整套的行头，灰色西装，你婶子鲁斯亲手挑选的领带，相搭配的袜子和圣·詹姆斯鞋店的手工皮鞋。那是我允许自己享受的一件小小奢侈品。两手老老实实放在身体两侧，没有大摇大摆，谁也看不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在本尼众多的成就当中，有一项便是工人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和人权的坚定拥护者。“嬷嬷，我对她们说，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尽一切力量使小亨利过上幸福生活。他将成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你们说他应该向谁去求学，他一定会穿着雪白衬衫准时出现在那些人面前。你们指定一所学校，我保证为他的教育提供学费。留声机的美妙音乐，任何孤儿都梦想拥有的幸福家庭生活。餐桌上摆着鲑鱼，优雅文明的交谈，自己独享的卧室，舒适的弹簧床

垫。当时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我再也不穿什么破衣烂衫了，而是高尔夫球棒和球鞋。翁布里亚的宫殿已指日可待。我们以为要不了几天就会成为百万富翁。”

“切瑞那时在哪儿？”

“走了，亨利，走了。”本尼把声音降到适合悲剧的低声，“你母亲逃脱了牢笼，谁能责怪她呢？梅奥的一位姑妈写信来说，她可怜的切瑞已厌倦了修女们给她赎罪的机会。”

“我父亲呢？”

本尼的声音再次充满了绝望：“已是九泉之下的人了，孩子。”他说道，用手擦去涌出的泪水。“你的父亲，我的哥哥。让你干了那件事，我真该也到那个地方去。我想他是羞愧而死，就像我每次在这儿看到你便羞愧得要死一样。而我是因为那些夏季长裙，在秋天却还有五百件夏季长裙没有售出，没有比这更令人伤心失望的了，就连傻子也知道这一点。日子一天天过去，保险单就成了魔鬼的诱惑。我想不出什么新颖的办法，更糟的是，我还把你变成了纵火犯。”

“我正在学习，”探视结束的铃声响了，为了让他高兴起来，潘代尔这样说道，“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裁缝。你看这个。”他拿出一件自己用从狱方讨来的布料剪裁合体的囚服。

下一次探监时，本尼叔叔出于内疚送给潘代尔一个圣母玛丽亚的包锡小雕像。他说这使他回想起在乌克兰克沃夫的童年，那时的他会悄悄溜出犹太人聚居区，观看异教人的教堂礼拜。现在她仍伴随着他，就在巴塞尼亚家中他床头柜的闹钟旁边，带着她正渐渐褪色的爱尔兰式微笑观望着，看着他扒掉被汗水浸透的囚服，偷偷爬上床去，去分享路易莎白璧无瑕的生活。

明天，他想着。我明天就告诉她。

“亨利，是你吗？”

伟大的地下革命者、学生运动的神秘英雄米奇·阿布拉克斯在凌晨两点五十分打来电话。他显然已酩酊大醉，对天发誓说他要自杀，因为他老婆把他扔了出来。

“你在哪儿？”潘代尔问道。黑暗中，他微笑着。尽管米奇惹了那么多麻烦，但他仍是他的终身狱友。

“哪儿也不在。我是个流浪汉，无家可归。”

“米奇。”

“怎么？”

“安娜在哪儿？”

安娜是照顾米奇的情妇，她是玛塔在平民区的童年玩伴，一个现实、坚韧不拔的女人。她似乎已接受了米奇现在这个样子。玛塔是他们的介绍人。

“嗨，亨利。”安娜兴冲冲地说道，于是亨利也只好高兴地说了声：“嗨。”

“他已经喝了多少，安娜？”

“我不清楚，他说他和拉里·多明戈去了一家赌场。喝了些伏特加，输了点钱。也许还喝了点可乐，他记不得了。他现在浑身是汗。我要去叫个医生吗？”

还没等潘代尔回答，米奇已抢过了话筒。

“亨利，我爱你。”

“我知道，米奇。我很感激。我也爱你。”

“你赌那匹马了吗？”

“我赌了，米奇，是的，我确实赌了。”

“对不起，亨利，OK？我很抱歉。”

“没关系，米奇。没什么大事，不是所有好马都能赢的。”

“我爱你，亨利，你是我的好朋友，听见了吗？”

“那么你就不用自杀了，是不是，米奇？”潘代尔温柔地说，“你有安娜和一个好朋友，你不会自杀的。”

“知道咱们要干什么吧，亨利？我们要一起去度周末。你，我，安娜和玛塔。去钓鱼。”

“所以你得好好睡一觉，米奇。”潘代尔不容辩驳地说，“明天上午你到店里来试试衣服、吃个三明治，那时我们再好好谈谈。好吗？那么这样定了。”

“是谁呀？”他放下电话后，路易莎问道。

“米奇。他妻子又把他锁在了门外。”

“为什么？”

“因为她正跟拉里·多明戈打得火热。”潘代尔说道，对生命中这种不可逃避的逻辑既反感又无可奈何。

“他干嘛不给她脸上来一拳？”

“谁？”

“他老婆，亨利。你以为是谁？”

“他累了，”潘代尔说道，“诺列加已摧垮了他。”

汉娜爬上了他们的床，后面跟着马克和那个几年前已被他遗弃的特大玩具熊。

现在已经是明天。于是他告诉了路易莎。

我那样做是为了让别人信任，他说道。这时的她已深深进入了梦乡。

为了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支持。

为了给你一个真正的肩膀来倚靠，而不仅仅是我。

为了使她能配得上运河区一个美国官员的女儿。二十年来，她母亲一直在对她说，要是走路时步子不迈得小点，她一辈子也不会像艾米莉那样嫁出去。每当地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母亲的教诲，或是感到害怕，她就会暴躁得像个火药桶，冲口而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她觉得自己丑陋，个子过于高大，而周围的人却都身材匀称，像艾米莉一样魅力十足。

但她也永远不会为了帮助本尼叔叔而将他的仓库点燃，即使是在她最不稳定、最易冲动的时刻，即使是在她想表示对艾米莉的蔑视的时候。

潘代尔坐在扶手椅里，身上盖着一条单子，把整张床留给了那清白纯洁、问心无愧的路易莎。

“我要出去一整天，”第二天早晨来到店里，他对玛塔说，“你帮我接待客人。”

“十一点钟，玻利维亚大使要来。”

“告诉他预约时间向后推迟了。我要见你。”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一直到现在，他的家庭和其他家庭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会一起到树林中

去野餐。燥热的微风中，鄂鹰、兀鹰在空中缓缓滑动，骑在白马上驭手看起来像是亚瑟王的骑士。他们会把充气橡皮小艇拖过一片汪洋的水田，穿着短裤的路易莎欣喜若狂地在水中跋涉。这时潘代尔扮演起英勇的骑士，而路易莎也就成了孤苦无助的落难公主。马克大声央求他们要小心，而汉娜却告诉他不要作个胆小鬼。

或者他们会开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一直开到森林边上。这时，潘代尔便会像本尼叔叔一样发出绝望的悲鸣，假装说他们迷了路。这总是令孩子们极为开心。那次他们真地迷了路，过了好久，才在前方五十码的棕榈树丛中看见了磨房银色的尖屋顶。

有时他们会在收获的季节到农场去，坐在巨大的收割机上，观看车前的链枷将水稻打倒、轰出无数的昆虫。潮湿炎热的空气在压得低低的天空下使人喘不上气来。棋盘似的田地一直伸向远方，渐渐变成了长满红树的沼泽地。红树的沼泽地又渐渐伸入了大海。

但今天，当我们重大决定的决策人开车走在孤独的路上时，眼前的一切景象都令他心烦意乱，任何一件东西都是一个恶兆：美军弹药库充满敌意的铁丝网，令他想起路易莎的父亲；写着“耶稣就是上帝”的标语；每个山脚下乞丐们用纸板搭成的小窝棚。现在，我随时会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

经过乞丐村，潘代尔眼前又浮现出他童年时代曾有过的短暂欢乐时光。从奥克汉普顿假期学校到本尼叔叔家的红色马路。在香蕉林中凝视着他的英国奶牛，甚至录音机中海顿的乐曲也不能使他忘记它们眼中的悲哀与寂寥。驶入农场的车道，他只想质问安格尔，他让他把路上的这些坑坑洼洼填平已是多久之前的事了。看见穿着马靴、戴着草帽和金项链的安格尔，他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

他们开车来到那迈阿密的公司邻居把水从潘代尔的河中截走的地方。

“你知道吗，亨利，我的朋友？”

“什么？”

“那法官的所做所为极不道德。在巴拿马，我们贿赂一个人时，就希望他对我们保持忠诚。你知道我们还期望什么，我的朋友？”

“不知道。”

“我们希望交易就是交易，亨利。没有附加条件，没有要挟，没有反悔。我认为那人简直是在跟社会潮流作对。”

“那我们怎么办？”潘代尔问道。

安格尔满意地耸了耸肩膀，就像那些专爱传递坏消息的人一样。

“你想听听我的建议，亨利？直话直说？作为你的朋友？”

他们这时已来到了河边。对岸，那邻居的雇工们刻意装出一副没有发现潘代尔的样子。邻居挖的壕沟已变成了一条小运河。在它下面，是干涸的河床。

“我的建议，亨利，是谈判。减少损失，达成一笔交易。想让我去找出那些人吗？和他们进行对话？”

“不。”

“那就找你的银行。雷蒙是个厉害的角色，他会代你和他们谈判。”

“你怎么会知道雷蒙·拉德？”

“所有人都知道雷蒙。听着，我不只是你的经理，OK？我还是你的朋友。”但潘代尔没有朋友，除了玛塔和米奇，也许还有查理·布鲁斯纳先生。

他住在离这里十英里远的海滨，正在等着和潘代尔下盘象棋。

“布鲁斯纳喜欢钢琴？”潘代尔问仍然健在的本尼叔叔。那似乎已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倾盆大雨中，他们站在提尔伯利的码头上，望着远处锈迹斑斑的货轮。它将把刚刚获释的罪犯送往他艰辛生活的下一个历程。

“和我一样，亨利，而且他欠着我的。”本尼说道，在脸上的雨水中又加进了自己的眼泪。“查理·布鲁斯纳是巴拿马制衣业的国王，要不是当初本尼为他保守秘密，就像你为我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

“你替他烧了他的夏季长裙？”

“比那还糟，亨利。而且他从未忘记过。”

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彼此拥抱在了一起。潘代尔也落泪了，但并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因为当他上船时脑子里所想的只是：我出来了，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布鲁斯纳先生正像本尼所描绘的那样好。潘代尔刚刚抵达巴拿马，司机就开着豪华的奔驰车把他从加利福尼亚的简陋住处接到了布鲁斯纳庄严的别墅。那片房子坐落在修剪齐整的一大片草地上，俯看着太平洋。地板铺着瓷砖，马厩里带有空调，墙上挂着诺尔德的绘画，和许多听上去令人肃然起敬，实际上却不存在的美国大学任命布鲁斯纳先生为他们的教授、博士或校董的各式证书。还有一架来自犹太人聚居区的钢琴。

在潘代尔自己的眼中，他几个星期之内就成了布鲁斯纳先生宠爱的儿子，在那些嗓音沙哑、头发姜黄的儿女、孙儿女中间、在威严的姑母们和矮胖的姑丈们中间、在身穿浅绿色制服的仆人中间，取得了他的地位。在家庭聚会和进行圣餐祝祷时，潘代尔难听的声音高唱着赞美诗，没人会在意。在他们私人的高尔夫球场上，他的球打得一塌糊涂，但他从不需要道歉。他和孩子们在海滩上嬉水，在沙丘上驾驶轻便马车以疯狂的速度横冲直撞。他逗着狗玩，把掉下来的芒果掷在它们身上。他站在海边，望着成群的鹈鹕煞有介事地游过海去。他相信这一切：他们的爱是由于诚意，他们的财富都是用正当手段得来的，他们游历过无数地方，他们有无数的奴仆，他们可尊可敬。他们现在的荣光已远远超出了本尼叔叔在布鲁斯纳先生早年的奋斗中为他点燃的星星之火。

布鲁斯纳先生的慈祥并不止是在家里。当潘代尔初次踏进裁剪业时，是布鲁斯纳有限公司把他们在科隆的巨大纺织品仓库给了他六个月的使用权。是布鲁斯纳先生给他送来了第一批顾客，使他能够立脚。当潘代尔想对个子矮小、满面皱纹但光彩照人的布鲁斯纳先生表示谢意时，他只是摇了摇头说：“感谢你的本尼叔叔吧，”接着又习惯地建议道，“找个好犹太姑娘，亨利。别离开我们。”

即使在潘代尔娶了路易莎后，他对布鲁斯纳先生的拜访也未停止过。但这些拜访有了一种偷偷摸摸的意味。布鲁斯纳先生的家成了他秘密的伊甸园，一个他只能独自拜访的圣地，而且还要找个借口。作为交换，布鲁斯纳先生也无视了路易莎的存在。

“我有了点债务问题，布鲁斯纳先生。”亨利坦白道。这时两人正坐在北面游廊的棋盘旁。屋子四面都有这样一个用玻璃封住的游廊，这样布鲁斯纳先生就可以不受风吹之苦。

“水稻农场的债务问题？”布鲁斯纳先生问道。

在他不笑的时候，他那小小的下巴就像岩石一样冷酷坚硬。而他这时并没有笑，那双衰老的眼睛多数时间是在打瞌睡，现在它们就在睡觉。

“再加上我的店。”潘代尔说道，脸红了。

“你为了那水稻农场抵押了店铺，亨利？”

“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布鲁斯纳先生。”他试着幽默一把，“所以我在寻找一位发了疯的百万富翁。”

不管是在下棋时还是在有人向他要钱时，布鲁斯纳先生都要用很长时间来考虑。当他思考时，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已停止了呼吸。这样子使潘代尔想起了狱中的老年囚犯。

“一个人不会既发了疯又是个百万富翁。”布鲁斯纳先生终于回答道，“亨利，这是一条规律。一个人得为他自己的梦想付出代价。”

他沿着以前曾是运河区界线的独立日大道向她驶去。像往常一样，他很紧张。他左边是低低的海湾，右边是高高的阿空山，在两者间是重新修建的埃尔·克里罗区。一块颜色比其他地方深得多的草坪标明了以前诺列加塑像的所在地。战后这里新建了一批粗制滥造的高层塔楼，外面涂着一层彩色条纹。玛塔住在中间的那一幢里。他小心翼翼沿着肮脏的楼梯爬上去，想起上次来时怎样被人兜头尿了一身，而大楼本身在狂笑嘲弄声中也显得歇斯底里起来。

“欢迎。”她打开门对他表情严肃地说。一共四道门锁。

他们像往常一样合衣躺在床上，彼此分开。玛塔干燥的纤细手指放在潘代尔的掌心。这里没有椅子，空间也非常小。整个公寓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被棕色帘子分成了三部分：一个用来洗浴，一个用来做饭，还有这个用来休息。潘代尔的左耳边立着一个玻璃柜，里面塞满了以前属于玛塔的母亲、现在属于她的小动物；在他穿着长袜的脚边是一个三尺高的布老虎。这是她父亲在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送给她母亲的礼物。三天后，他们便炸成了碎片。那天要不是玛塔躺在床上为她打烂的脸和打伤的身体养伤，而是和父母一起去探望已经结婚的姐姐，她也会被炸得粉碎。因为她姐姐就住在第一条被袭击的街上。不过今天你已找不到那条街的影子了：还有玛塔的父亲、母亲、姐姐、姐夫、六个月的小外甥女和那只叫海明威的小黄猫。尸体、瓦砾还有整条街道已被官方抛进了遗忘的角落。

“我真希望你能搬回以前的地方去。”他像往常一样对她说。

“我不能。”

不能，因为她父母曾在这幢大楼里的地方生活过。

不能，因为这是她的祖国巴拿马。

不能，因为她的心和死去的人在一起。

他们很少交谈，更愿意去回忆那把他们连系在一起的可怕、隐秘的过去：一个年轻、漂亮、理想主义的女职员参加了一次反对暴君的游行示威。后来她气喘吁吁地来到工作的地方，被看到的景象吓坏了。晚上，她的老板主动提出开车送她回家，很明显是想成为她的情人。因为在近几个星期中，他们已不可抗拒地被对方所吸引。梦想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巴拿马，就像是梦想拥有共同的生活。就连玛塔也同意只有美国佬才能解决美国佬制造的混乱，而且他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路上，他们被士兵设置的路障拦住了。他们想知道玛塔为什么会穿一件

白色衬衫，因为这是反对诺列加的标志。因为没有听到满意的解释，他们就毁了她的脸。潘代尔将血流如注的玛塔放在后座上，惊恐万状地向大学校门驶去——米奇那时也是个学生，并奇迹般地在图书馆中找到了他。米奇是潘代尔能够想到的最安全的人。米奇认识一个医生，他给他打电话，威胁他、贿赂他。米奇开着潘代尔的车，潘代尔坐在后排座位上。玛塔血肉模糊的头躺在他膝上，鲜血浸透了他的裤子，永久性地弄脏了车上的小地毯。医生干得糟得不能再糟。潘代尔通知了玛塔的父母，给了些钱，回到店里洗了澡换了衣服，乘一辆出租车回到了家里。出于内疚和恐惧，他一连三天都没有告诉路易莎发生了什么事，而编造了一个喜剧故事供她消遣：一个白痴开车从侧面撞上了我的车，彻底完蛋了，路，得买辆新的。我已和保险公司的人谈过，看样子没什么问题。直到第五天，他才鼓足勇气用批评的口气说玛塔卷入了一场学生暴乱，路，脸被打伤，需要休长假，我已经答应等她恢复后可以回来上班。

“噢。”路易莎说。

“米奇进监狱了。”他没头没脑继续说道。他没告诉路易莎是那个胆小的医生向当局揭发了米奇，而且要是知道潘代尔的名字，会连他也一块揭发。

“噢。”路易莎再次这样应道。

“只有情感调动起来，理智才会发生作用。”玛塔说道。她将潘代尔的手举到唇边，一个一个吻着他的手指。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从哪儿看来的。你好像在为什么事犯愁，所以我想这话也许对你有帮助。”

“理智应该是符合逻辑的。”他反驳道。

“情感没有调动起来，就谈不上什么逻辑。你想做一件事，于是你做了，这才是逻辑。你想做一件事却没有着手去做，这便是理智的失败。”

“我想这是真的。”潘代尔说道。他不相信任何抽象概念，除了他本人的。“我得承认那些书确实给了你不少东西，是不是？你听起来就像是个小教授，而你却还没参加考试。”

她从来都没强迫过他，所以他愿意到这儿来。她似乎知道他对任何人都没讲过真话，而且他这样做是出于礼貌、出于不愿伤害别人。所以他透露给她的点滴情况对两人来说都是珍贵的。

“奥斯纳德怎么样？”她问道。

“他应该怎么样呢？”

“为什么他会认为他能对你发号施令？”

“他知道一些事。”潘代尔答道。

“关于你的事？”

“是的。”

“我知道吗？”

“我想不知道。”

“是坏事吗？”

“是的。”

“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管是什么事，我都会帮你。你想让我杀了他，我就杀了他，然后去坐牢。”

“为更美好的巴拿马？”

“为你。”

雷蒙·拉德拥有老城区内一家赌场的股份。他喜欢到那里去放松放松。他们坐在一条漂亮舒适的长椅上，看着下边露着肩膀的女人和坐在尚无顾客的轮盘赌桌前的庄家们。

“我要把债还清，雷蒙。”潘代尔告诉他，“本金，利息，全部付清。我要把名字从负责人名单中抹去。”

“用什么来还？”

“这样说吧，我遇上了一个发了疯的百万富翁。”

雷蒙用吸管喝了些橙汁。

“我要买下你的农场，雷蒙。它太小，挣不来钱，而且你在那儿也不是想种地，你只是想把我榨干。”

拉德端详着镜中的自己，脸上不动声色。

“你是不是在哪儿还有别的生意？我不知道的生意？”

“但愿我有，拉德。”

“非官方的？”

“也没有什么非官方的，雷蒙。”

“如果你有，得有我一份。我借钱给你，所以你得告诉我你的生意是什么。这才讲道义，这才公平。”

“说实在，今天晚上我没心情讲道义，雷蒙。”

拉德想了想，似乎很不高兴。

“你找着了一个有百万家财的疯子，所以一英亩你得给我三千美元。”他引用另一条不可动摇的道德法则说道。

潘代尔把价钱压到两千美元后，便打道回府。

家中。

汉娜在发烧。

马克要参加乒乓球比赛。

洗衣女仆再次怀孕。

擦地女仆抱怨说花匠向她提出下流要求。

花匠坚持说七十岁的他有权向他喜欢的任何人提这种要求。

圣人厄纳斯多·代尔哥多从日本回到国内。

第二天早晨来到店里，潘代尔闷闷不乐地视察了他的生产线。首先是给服装进行最后一道加工工序的埃及人，接着是做裤子的意大利人，然后是做上衣的中国人，最后是满头红发的混血老太太埃斯美拉达。她每日的工作就是从早到晚做马甲，而且很是心满意足。他像个大战前夕的指挥官一样，和手下人交换着令人安慰的话语。不过这安慰只是对潘代尔来说，因为他的部下并不需要这个。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所以他们都很开心。

然后，潘代尔将自己锁在裁剪室里，把两米长的一张棕色纸样摊在了桌上。他打开笔记本，放在木架上，在阿尔弗雷德·代勒悲凉哀婉的乐声中，开始为安德鲁·奥斯纳德的第一件潘代尔 & 布瑞斯伟德有限公司制作的上衣描画轮廓。

我们成熟的男人、伟大的决策家、冷静的思考者，用他的大剪刀做出了决定。

第七章

莫特比大使冷漠无情地宣布：一位安德鲁·奥斯纳德先生即将到来，以加强英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的力量——奥斯纳德？这是一种鸟吗？他好奇地想到。这一消息在大使馆办公处主任尼格尔·斯多芒特心中引起一阵迷惑，接着是一阵恐惧。

任何一位脑子正常的大使都会事先把他的办公处主任拉到一边：“噢，尼格尔，我想你应该第一个知道……”这本是起码的礼仪要求。但共事一年后，两人之间早已把礼节看作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了。莫特比大使也很为他制造的那些小小震惊而沾沾自喜。所以他直到星期一上午大使馆工作人员例会上才宣布了这一消息。在斯多芒特看来，这样的例会是一星期工作中最令人不快的时刻。

莫特比大使的听众包括一位漂亮的女士和三位男士，斯多芒特当然也在其中。他们坐在大使桌前一排镀铬的椅子上。莫特比坐在他们对面，就像某个劣等种族的可怜后代。他大约四十七八岁，身高六英尺三英寸，额前搭着一缕黑发，脸上永远挂着一副傻笑的神情，不过你要是把那当成微笑，做傻子的可就不是他了。不论何时他的目光落在那位漂亮女士身上，你就会知道它们恨不能永远停留在那里，可又没那个胆量。因为一旦他的目光落在她身上，他就会马上羞愧地朝墙壁转过脸去，只有脸上的傻笑还一成不变地挂着。他的西服上衣搭在椅背上，上面的头皮屑在早晨的阳光中点点发亮。他喜欢华丽夸张的衬衫，今天上午他身上的条纹就足足有十九道。不到十九也差不了多少，斯多芒特心中暗道。他讨厌莫特比，甚至讨厌他走过的地。

如果说莫特比不符合大英帝国驻外官员的庄严形象，他的大使馆也没好到哪去。没有雕花的大铁门、没有镀金的柱廊、没有秘密关押某些重要人物的暗室、没有十八世纪一身戎服的伟人们的画像。莫特比管辖下的那一小块大英帝国属地悬在一幢摩天大楼的半腰中。大楼的所有者是巴拿马一家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楼顶上挂着一家瑞士银行的徽章。

大使馆的前厅是一扇防弹大铁门，四周镶嵌以英国橡木。你可以乘一架电梯到达这里。在一片死寂中，英国皇族家徽让人联想起殡仪馆的大厅。窗户像大门一样也是防弹的，以防备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上面还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以防备阳光的暴晒。外面繁华世界的声音一丝也传不进来。从这里望去，下面的车流、吊车、船只、老城区和新城区、身穿桔红色外衣捡拾落叶的妇女，都只不过是些沉寂的标本。从踏进这块英国域外飞土的那一刻起，呈现在你眼前的就是英国本身，而不是外面的世界。

会议简要讨论了以下议题：巴拿马是否会被接受为北美自由协定的签约国（在斯多芒特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巴拿马和古巴的关系（卓有成效的贸易伙伴，斯多芒特想，大部分贸易与毒品有关）；危地马拉的大选对巴拿马政治生活的影响（无，斯多芒特早已把这样的结论上交给了外交部）。莫特比像往常一样，对运河、无处不在的日本人这些话题大加评论。特别是近来巴拿马新闻界有种奇怪的传闻，说一个法国——秘鲁国际财团打算在法国公司和哥伦比亚贩毒资金的帮助下购买巴拿马运河。也许就在他讲到这儿时，斯多芒特一半出于厌倦、一半出于自卫，渐渐回忆起了他至今为止颇多坎坷的生活。

尼格尔·斯多芒特，多年前出生，在斯里伯瑞和牛津大学耶稣学院接受

教育，效果差强人意。像很多人一样，排行老二；也像很多人一样离了婚，只不过摆脱家庭的小小事件成了周末版的新闻。后与帕蒂结婚。她是我在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亲爱的同事的前妻。在一次圣诞集会上，他差点用一个大银碗要了我的命；眼下本人正在巴拿马服刑，为期三年；当地人口二百六十万，失业人口占四分之一，半数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帕蒂总是不断地咳嗽，真让人不安——那些混蛋医生什么时候才能治好她？

“干吗不是个诡计多端的英国国际财团呢？”莫特比出自鼻腔的尖细嗓音正在抱怨着，“要是能在一个险恶的英国阴谋中唱主角，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还从没参加过呢。你呢，弗朗？”

漂亮的弗朗西丝卡·迪恩温柔地笑了笑，说道：“哎呀。”

“哎呀参加过？”

“哎呀没有。”

莫特比并不是唯一为弗朗西丝卡神魂颠倒的人。一半巴拿马都拜在了她的脚下。完美的身材，聪明极顶的头脑。拉丁男人为之疯狂的英国式白皙面容。斯多芒特曾看见她在晚会上被巴拿马最有身份的青年人包围着，大家都在要求和她约会。但十一点时她便已回了家，拿着一本书上了床。第二天上午九点，她会穿着那身黑色西装准时出现在办公桌后，脸上不施任何脂粉，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由某个不知名的英国机构买下运河，把它变成一个鱒鱼池，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古利？”他用戏谑的口吻问使馆采办处官员、退役海军上尉古利弗。“我本人觉得这念头棒极了。”

古利弗发出一阵大笑。采办货物是身为采办处负责人的他最不关心的一件事情。他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把英国武器卖给那些付得起钱的人，即使那是贩毒的钱。现在，他最抢手的货物是地雷。

“好主意，大使先生，好极了。”他痛快淋漓地大笑着，从袖口抽出一条肮脏的手绢，使劲地掸着鼻子。“周末时可以去要条上好的鲑鱼。虽然得开两小时车，但还是很值得。”

古利弗曾参加过福克兰群岛的战役，并且因此得了一枚奖章。就斯多芒特所知，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大西洋的巴拿马海岸。偶尔当他喝醉时，他会举杯“为大洋那边一位耐心的小女人干杯”，并且长叹一声。不过这并不是伤感的悲叹，而是如释重负的叹息。

“政治官员？”斯多芒特应声问道。

他的声音一定比他以为的高很多。也许他刚才睡着了。守了帕蒂一个晚上，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我就是政治官员，大使先生，办公处就是政治部门。为什么没有把他分配在办公处？他本来就该属于这个部门。告诉他们不行，而且态度要坚决。”

“恐怕我们不能这样和他们说，尼格尔。这事已经决定了。”每次他这种“已是既成事实”的态度都令斯多芒特恨得咬牙切齿。“我确实给人事部发过电传表示反对。不是保密线路，我不能说得太多。发密码的价钱又已成了天文数字，我想这都是因为那些机器和那些聪明的女士们。”他脸上的傻笑再次换成了对弗朗西丝卡羞涩的微笑，“不过当然，大家都为自己着想。

他们的反应你完全可以料到：对你的观点表示理解，但并不让步。从某种角度讲，我能理解他们。毕竟，如果你自己在人事部工作，你也得这样答复。我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和我们一样，没什么选择余地，是不是？”

“情况”这个词使斯多芒特抓住了事情真相的第一缕暗示，但年轻的西蒙·皮特却抢先开了口。西蒙是个身材高大、皮肤微黄的淘气青年，脑后扎着一条马尾巴。莫特比严厉的妻子已多次命令他去剪掉那辫子，却毫无结果。他刚来使馆不久，眼下正负责谁都不想干的一些事：签证、情报、修理计算机、当地英国居民和他们的意见。

“也许他可以分担一些我的工作，先生。”他厚着脸皮提议道，一只手高高举起好像在竞标。“先处理一下‘阿尔比龙的梦想’怎么样？”他补充道。他是指最近被扣押在巴拿马海关正在发霉的一次英国早期水彩画巡回展览的展品。伦敦的英国文化处正在为此事大光其火。

莫特比比往常更挑剔地选择着用词：“不，西蒙，恐怕我不认为他能接手‘阿尔比龙的梦想’，谢谢。”他用蜘蛛般的爪子从桌上捡起一枚回形针，一边说一边将它掰直，“严格地说，奥斯纳德不是我们的人——还不如说是他们的人，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令人惊奇的是斯多芒特居然没有领会他的暗示。“对不起，大使先生，我不明白你的话。谁的人？他是个雇工吗？”一个可怕的念头猛地一闪，“他不是从工厂招募来的吧？”

莫特比冲他的回形针宽容地叹了口气：“不，尼格尔，就我所知，他不是从工厂招募来的。不过他也可能是从那里来的，只是我不知道。对他的过去我一无所知；对他的现在我知之甚少。而他的未来对我也是一本合着的书。他是个朋友。但我得马上补充说不是个真正的朋友。不过我们当然可以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一天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但现在，他只是那些朋友中的一个。现在你明白我的话吗？”

他停顿片刻，以便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能跟得上他的思路。

“他来自公园那边，尼格尔。噢不，现在是泰晤士河了。我听说他们搬家了。以前是隔着一个公园，现在是隔着一条河了。”

斯多芒特终于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你是说情报局的人要建立一个情报站？在巴拿马？他们不能。”

“真有趣。为什么不能？”

“他们离开了，他们撤出了。冷战结束后他们就关了店门，把这里留给了美国人。双方达成一项协定，共享成果。而我本人就是负责监督情报传递工作的联合委员会的成员。”

“你当然是，尼格尔。而且地位显赫。”

“那么什么情况改变了？”

“我想是环境。冷战结束了，所以我们的朋友撤出了。现在冷战要重新开始，美国人该撤出了。我只是在猜测，尼格尔。我并不知道，并不比你知道的多。他们要求拿回以前的地盘，我们的长官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多少人？”

“现在是一个人。不用问，如果行动成功，他们会要求派更多的人来。也许我们又会看到昔日令人振奋的景象，外交机构的首要职能就是掩护他们的活动。”

“通知国人了吗？”

“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除了我们，奥斯纳德的身份对任何人都要保密。”

正当斯多芒特努力消化这些新情况时，弗朗西丝卡打破了沉寂。弗朗很现实，可有时未免太现实了些。

“他会在使馆里工作吗？我是说他在这里办公吗？”

莫特比为弗朗西丝卡准备了另一副面孔和另一副声调。一种介乎于指示和亲昵之间的声调。

“是的，弗朗。他在使馆里办公。”

“他会有其他工作人员吗？”

“他们要我们为一位助手做好准备，弗朗。”

“男性还是女性？”

“尚待决定。我想不会是由被选中的人决定，不过现在的事谁也说不上。”他咯咯一乐。

“他是什么级别？”西蒙·皮特这时问道。

“我们的那些朋友有级别吗，西蒙？真可笑。我总认为他们的条件就是级别本身。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他上的是伊顿公学。很奇怪——不管是他们告诉我的那些事还是没告诉的。不过，我们可不能对他先入为主。”

莫特比是在哈罗公学受的教育。

“他讲西班牙语吗？”又是弗朗西丝卡。

“他们说非常流利，弗朗。但我从来不相信会几门语言就能证明什么。一个会三种语言的笨蛋，在我看来，是比那些只会一种语言的更蠢上三倍的笨蛋。”

“他什么时候到？”斯多芒特问道。

“十三号星期五，真是好时候。我是说，十三号是他们通知我他将抵达的日期。”

“离现在只有八天。”斯多芒特抗议道。

大使伸长脖子向一张日历望去，那上面的女王戴着一顶插满羽毛的帽子微笑着。“是吗？噢，是的。我想是的。”

“他结婚了吗？”西蒙·皮特问道。

“据我所知没有，西蒙。”

“就是说没有？”——又是斯多芒特。

“就是说并没有人告诉我他结婚了。而且因为他要的是单人房间，所以我想不管他有没有结婚，他都是独自一人来。”

莫特比猛地甩开两手，然后把它们小心地垫在脑后。他的一举一动不管多么奇怪，很少是没有什么含义的。现在这个姿势表明：会议即将结束，他要去玩高尔夫球了。

“顺便说一下，这是一项长期任命，尼格尔，不是什么暂时的东西。当然，除非我们把他扔出去。”他补充道，变得兴奋了些，“弗朗，亲爱的。我们谈过的那份备忘录，上面要得很急，你能不能加加班？还是已经有人把它写完了？”

又是那令人厌恶的狼一样的微笑。

伊顿和哈罗是英国两所最著名的私人学校。

西方人认为十三和星期五都是不吉的数字。

“大使先生。”

“啊，是尼格尔，你好。”

这是会议结束一刻钟后。莫特比正在往保险柜里放文件，斯多芒特进来时屋里只有他一人。莫特比显然并不高兴。

“奥斯纳德来这里要进行什么秘密活动？他们肯定告诉过你。你不可能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有无限权力。”

莫特比关上保险柜，选定了密码，然后站起身，瞥了眼手表。

“啊，可是我确实这样做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无论如何也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不是外交部的错，奥斯纳德的幕后支持者是某个活跃于各部之间的机构，我不可能抵制得了。”

“叫什么名字？”

“计划与应用委员会。我从来没想过我们有能力进行这两项工作。”

“他们的头是谁？”

“没有人。我问了同样的问题，人事部给了我同样的回答。必须接受他而且还得表现得感恩戴德，你也一样。”

尼格尔·斯多芒特坐在他的房间里，整理着收到的信函。工作这么多年来，他为自己赢得了在压力下能够保持镇定的美名。当他在马德里谣言缠身时，他极力保持的风度堪称典范。他也因此而保全了自己。因为当他依惯例递上辞呈时，人事部的头虽极力主张接受它，但上面却做出了不同决定。

“好吧，好吧，九条命的猫。”人事部的头在他迷宫般的黑暗办公室里喃喃说道。与其说他是和斯多芒特握手，倒不如说他是给他诊脉，以便日后对症下药。“毕竟，这不是政府给你的施舍。这次是巴拿马，可怜的人，希望你喜欢莫特比，我相信你会的。我们在这儿还得再谈论你一两年，然后再去寻找新的话题。”

三处的消息灵通人士说，当人事部的头放下武器，与你握手言和时，他可是在随时准备重新拿起武器。

安德鲁·奥斯纳德，斯多芒特在心中默念道。一个朋友，那些朋友中的一个。一个单身汉，会说西班牙语。长期任命，除非因行为不当而被免除职务。级别未知，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我们新的政治官员。由一个不存在的机构所赞助。既成的事实，一星期后就将携同不知性别的助手抵达这里。来这里干什么？针对谁？取代谁？尼格尔·斯多芒特？这并不是无端的想象，他现在很现实，尽管帕蒂的咳嗽正令他大伤脑筋。

五年前，一个受训在街角游荡，偷拆信件，来自情报部门的无名小卒，一个暴发户，想要取代像斯多芒特这种出身高贵的外交人员，简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但现在外交机构已被先进技术和对多方面技能的需要拖向了二十一世纪，一切都已改变。

上帝，他恨透了这个世界。小小的英格兰，被一群低级的骗子统治着，他们连管理一个小小的水上乐园都不配。那些保守党人为了保存他们的能量，不惜剥夺国人最后的一盏电灯。他们认为文职部门纯粹是件奢侈品，和生存竞争、国民健康一样无足轻重，而外交部门是其中最没必要的。是的，在现在这个假药横行、骗子当道的大气候下，巴拿马办公处主任这个职位、连同他尼格尔·斯多芒特一起，被认为是纯属多余的摆设，并不是件不可能的事。

我们干嘛要容忍不必要的冗员呢？他似乎可以听见计划与应用委员会的

那些非官方人员在他们每周一次的例会上这样喋喋不休。每周一次，身价却是每年三万五千镑。为什么非得一个人干明处的工作、另一个人干地下的工作？为什么不能把两份工作让一个人完成？让奥斯纳德去。一旦他掌握了当地情况，就让斯多芒特回来。节省了一份工作！使职位更加合理！问题解决了，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反正有纳税人的钱来付帐。

人事部的头会喜欢这个决定。还有莫特比。

斯多芒特在屋中团团乱转，在书架上翻来翻去。《名人字典》里没有任何一位叫奥斯纳德的人。《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中也没有。伦敦电话号码簿从 Osmo 立刻就跳到了 Osner，连口气都没喘。不过这电话簿已有四年历史了。他查看了几本外交机构以前的红皮书，希望在西班牙语国家的大使馆里发现奥斯纳德以前的职位。没有。不管是定居的还是潜逃的。他在《白厅指南》上查找计划与应用委员会。莫特比是对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部门。他打电话给行政官员瑞德，商讨他租住房子的漏雨问题。

“一下雨，可怜的帕蒂就只好端着脸盆在卧室里到处接雨，瑞德，”他诉苦道，“而这里的雨还下得极多。”

瑞德是当地人，眼下和一个叫克莱迪斯的巴拿马美发师住在一起。谁也没见过克莱迪斯，斯多芒特甚至怀疑“她”其实是个男人。接着他们第十五次聊起了那个破产的承包商，即将到来的开庭和巴拿马官僚机构的不合作态度。

“瑞德，我们为奥斯纳德先生的办公室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们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吗？”

“我不知道什么可以谈、什么不可以，尼格尔。我一直是从大使先生那里接受命令。”

“那么尊敬的大人有何见教呢？”

“东边走廊，尼格尔。全部走廊。大铁门上要全部换新锁，昨天邮差刚把它们送来，奥斯纳德先生自己带钥匙来。过去的接待室要装上保险柜，供他放文件，密码由奥斯纳德先生到来后亲自设置，不得进行任何记录——就好像我们有谁想记录似的。而且我还必须保证为他的电气设备准备许许多多插座。他不是个厨师吧？”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瑞德，但我敢打赌你一定知道。”

“这个嘛，我得说从电话上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人，尼格尔，就像 BBC 但没多少人气。”

“你们说了些什么？”

“首先是他的车。他想要在买到自己的汽车前租用一辆，所以我要去为他租一辆，他已经给我发来了他驾照的传真。”

“什么样的车？”

瑞德咯咯笑了：“不要脚踏车，也不要三轮车，他说。要一辆他可以戴着礼帽坐在里面的车，因为他很高。”

“还有呢？”

“他的公寓，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我们给他找到了一个极好的住处，不过，我得先把那里装修一下，在联合俱乐部的楼上。我告诉他，如果愿意，你可以随时往他们染成蓝色的头发或假发上啐上几口。他说我只是想

问问屋里漆成什么颜色。白色，我告诉他，不是你喜欢的颜色？那你希望是什么颜色呢？谢谢你，他说，不要粉色，不要黄色。那么温暖的浅灰色怎么样？我差点笑出声来。”

“他多大年纪，瑞德？”

“老天，我一点不知道。说实话，说他多大都有可能。”

“不过，你不是收到他的驾照了吗？”

“安德鲁·朱利安·奥斯纳德。”瑞德极其兴奋地读道，“出生年月 1970 年 1 月 1 日，出生地点沃特福德。噢老天，那是我父母结婚的地方。”

斯多芒特正站在走廊里，从咖啡机里倒咖啡。西蒙·皮特悄悄走了过来，诡秘地把手心里的一张护照照片在斯多芒特眼前一晃。

“怎么样，尼格尔？一个十项全能的选手？还是女扮男装的影星？”

那是保养得很好的奥斯纳德的免冠正面照，提前寄来以便西蒙能在他到来前让巴拿马官僚机构准备好他的外交护照。斯多芒特紧盯着这张照片。一瞬间，他的整个家庭生活不可抑制地浮现在眼前：前妻的赡养费，虽然数额很大，但他当时坚持照付；女儿克莱尔正在读大学；阿德里安雄心勃勃要去读法律作律师；还有他自己小小的梦想：在希腊的一个山脚下买下一所农舍，那里长满橄榄树，冬季阳光明媚，气候干燥，定是治疗帕蒂咳嗽的好地方。但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他需要全部养老金。

“看起来是个相当不错的人，”他与生俱来的宽容大度使他得体地说道，“双眼充满智慧，一定是个有趣的人。”

帕蒂说得对，他想道。我不该守她整整一夜。我应该自己休息一下。

每周一上午令人备受煎熬的例会后，为了慰劳自己，斯多芒特都要和法国大使馆办公处主任伊夫·兰格在帕沃·瑞尔饭店共进午餐。两人兴趣相投，都是决斗和美食的爱好者。

“噢，顺便说一声，我们终于要有个新人了，我很高兴。”在兰格向他透露过几个没有秘密可言的秘密后，斯多芒特这样说道，“年轻人，和你差不多，政治方面的。”

“我会喜欢他吗？”

“大家都会的。”斯多芒特坚定地说。

斯多芒特刚刚在桌前坐下，内部通话机中就传来了弗朗的声音：

“尼格尔，一件最令人吃惊的事，你能猜到吗？”

“大概不能。”

“你知道我那个古怪的异母哥哥米尔斯？”

“没见过，不过听人说过。”

“你一定知道他是在伊顿上的学。”

“不知道，不过现在知道了。”

“是这样，今天是米尔斯的生日，所以我给他打了电话。你相信吗，他和安迪·奥斯纳德是同室舍友！他说他是个绝对可爱的人，有点胖，有点黑，但在学校是个运动健将。他因为追求维纳斯而被开除了。”

“因为什么？”

“追求姑娘，尼格尔。记得吗？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不会是因为男孩，否则应该说阿多尼斯了。米尔斯说还可能是因为他付不起学费。他记不清是

谁先毁了他，是维娜斯还是学校财务主管。”

电梯中，斯多芒特碰见了夹着公文包的古利弗，他看上去满脸严峻。

“今晚要发生重大事件，古利？”

“有点微妙，这件事，尼格尔，说实话，让人觉得有点像个陷阱。”

“啊，你自己小心点。”斯多芒特很得体地郑重其事地建议道。

莫特比的妻子福比·莫特比的一个桥牌玩伴最近曾看见古利弗挽着一个漂亮的巴拿马姑娘。她肯定才二十岁，那位桥牌太太说，而且亲爱的，黑得跟你这顶帽子一样。福比决定在一个合适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丈夫，以提醒他注意。

帕蒂已经上床。斯多芒特上楼时，听见了她的咳嗽。

看起来我得自己到施多恩伯格家去了，他想道。施多恩伯格一家是很有教养的美国人。妻子艾尔茜是个工作繁忙的律师，经常飞回迈阿密参加重要案件的审理。丈夫保罗是中央情报局雇员。他可不能知道安德鲁·奥斯纳德是一位朋友。

第八章

“潘代尔，去见总统大人。”

“谁？”

“他的裁缝，我。”

白鹭宫位于老城区的中心位置，海湾那边就是潘塔·帕提拉。从海湾那边开车到这里，要经过建筑工地的吵闹和一片十七世纪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以前曾经非常优雅的地方现在已变得肮脏不堪。周围是令人震惊的贫民窟，但只要精心选择一条路线就可以将它们的存在全部抹杀。

今天早晨，在白鹭宫门前古老的回廊上，一个铜管乐队正在向一排空空的外交车辆和两旁的警车演奏着斯特劳斯。乐队队员头戴白帽、身穿白色制服、手戴白手套。他们的乐器好像白金一样闪闪发光。急流般的雨水从头顶的屋檐上直冲进他们的脖子。两层大门由身穿做工拙劣的黑制服的卫兵们把守着。

另外一些戴着白手套的手拿走了潘代尔的小手提箱，把它放上了电子扫描仪的传送带。人们示意他走上一个平台，他站在上面想到：不知在巴拿马间谍是被枪毙还是被绞死。白手套把手提箱还给他。平台也证明他是无害的。

伟大的密探就这样走进了敌人的堡垒。

“请这边走。”一个高大的黑人说道。

“我知道。”潘代尔骄傲地说。

大理石地板中央立着一个大理石音乐喷泉。乳白的鹭鸟在水中漫步，随意啄食着眼前的食物。四壁墙中有许多与地板齐平的笼子，更多的白鹭在里面怒目而视经过的行人。它们当然有权利生气，潘代尔心里说道。他想起了汉娜一星期要听几遍的那个故事。1977年，吉米·卡特总统前来巴拿马为新的运河条约签字时，特工人员在宫殿里面喷洒了消毒水。消毒水保护了两位总统大人，却杀死了大批的白鹭。在随后采取的绝密应急措施中，那些白鹭的尸体被迅速转移，在夜幕的掩盖下，被扔进了运河。

“请问您的姓名？”

“潘代尔。”

“您的职业？”

他耐心地等待着，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的火车站：那么多人从他身边匆匆跑过，冲向不同的方向，而他的手提箱总是挡别人的路。一个和蔼的女声在对他讲话。他转过头去，以为那一定是玛塔，因为她的声音很美。这时灯光滑过她的面庞，那是一张完好无损的脸，她衣服上的名片向他表明：这是总统身边的一位童贞女，名叫海伦。

“箱子沉吗？”她问道。

“像羽毛一样轻。”他礼貌地向她保证，谢绝了她的帮助。

随她沿楼梯向上走去，潘代尔发现脚下的大理石变成了深色红木地板。每个带廊柱的门洞里，许多戴着耳机的黑制服们监视着他。童贞女正在对他说他挑了个很忙的日子。

“每次总统回来，我们总是很忙。”她说着，抬眼向天上望去。那里应该是她的家吧。

问问他在香港没有报道、没有记录的那几个小时，奥斯纳德在对他说话。他在巴黎打算和谁联系？骗子还是阴谋家？

“一直到这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统辖下。”童贞女伸出一只洁白的手指着一排排巴拿马早期执政官的画像，“从这里开始，我们是在美国统辖下。很快我们就要到自己的国土了。”

“太好了。”潘代尔热血澎湃地说，“我真高兴。”

他们走进一个像图书馆却没有书的大厅。一股地板清洁剂的甜甜香气冲进他的鼻孔。童贞女腰间的寻呼机响了起来。大厅中只剩他一人。

他旅程当中所有的空白。问问他在没有报道、记录的那些时间中都干了些什么。

潘代尔笔直地站在那里，紧紧抓着他的手提箱。墙边黄色的椅子过于纤细，经不住一个罪犯的屁股。想象一下如果弄坏了一个——马上关门。度日如年。但如果说亨利·潘代尔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怎么打发时间。如有必要，他会在这里站一辈子，手里拿着皮箱，等着他们点到他的名字。

他身后一扇大门猛地打开了。一道阳光洒进屋中，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匆匆的脚步声和威严的男声。潘代尔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有任何失礼举动，悄悄地滑到了一个胖胖执政官的画像下。他屏息静气，直到自己似乎已成了墙壁的一部分。只有手里的箱子表明这里还有个人。

走来的一行十二人身材魁梧、语言混杂。匆忙的脚步声中断续传来兴奋的西班牙语、日语和英语。队伍完全符合政治家的身份：忙乱地兜着圈子，像被学校释放的孩童一样无聊地闲扯。全部是黑色西装，设计非常得体。制作嘛——他们走近时潘代尔注意到，绝对一流。就在这时，太阳王的化身、光芒万丈的总统大人在一身P&B黑色西装中走了过来。

总统先生两颊透着玫瑰色，既显示着庄严也显示着对美食的偏爱。满头银发飘飘，薄薄的嘴唇泛着粉红色，看上去很湿润，似刚刚离开母亲的乳头。一双漂亮的黄眼睛由于刚刚结束的会议而熠熠生辉。

走到潘代尔面前时，队伍陆续停下了脚步。一阵讨论过后，某位官员被推上前来，似乎是要他接受刚刚下达的命令。接着总统阁下大踏步走出队伍，然后转身面对着他的客人。一位名片标明叫做麦可的随员紧紧站在他主人身旁。一个穿制服的童贞女紧随其后，这回不是海伦而是朱安尼塔。

客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恭敬地与大人握手告别。尊贵的陛下对每个人都赐予祝福的话语。要是再有什么包装精美的小礼物，让他们带回国去送给母亲，潘代尔也不会感到丝毫奇怪，因为他们看上去亲热得就像一家人。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大间谍却正被内心的疑虑所煎熬：我是不是把应该带的东西都带来了？要是手下人装错了衣服可怎么办？他似乎看见自己打开箱盖，展现在大人眼前的却是手下人为汉娜参加同学生日晚会准备的小衣服：绣花的短裙、镶花边的帽子和蓝色的长裤。他急切地想打开箱子看一眼，却又一动不敢动。告别仪式还在继续。有两位客人因为是日本人，身材矮小。总统阁下却很高大，居高临下的总统简直就像站在山坡。

“那就说定了。星期六，高尔夫。”陛下应允道。被他的臣民如此热爱的低沉、单调的声音。一位日本绅士立刻兴奋地大笑起来。

还有其他几个幸运儿——“马塞尔，感谢您的大力支持，我们巴黎再见！春天中的巴黎！——唐·巴布罗，请代我向你们尊敬的总统先生表示亲切问候，并且转告他，我将极其重视贵国国民银行的意见。”终于，最后一位客人也离开了，门关上了，阳光已经消失；屋子里只剩下陛下、一个叫麦可的侍从和一个叫朱安尼塔的童贞女，还有一面墙和一只手提箱。

三个人转身沿大厅走去，光芒万丈的太阳王走在中间。他们的目的地是总统的书房。通往书房的大门离潘代尔站的地方不到三英尺。他挂上一张笑脸，手提皮箱朝前跨了一步。总统抬起银发飘飘的头，朝这边望了望。但他的眼睛只看见了一面墙。三个人从潘代尔身边擦过，书房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麦可又走了出来。

“你是那个裁缝吗？”

“我就是，麦可先生，愿为陛下服务。”

“等着。”

潘代尔等待着，像所有侍奉主人的人一样。似乎又过了几年，门终于又开了。

“快点。”麦可命令道。

问问他在巴黎、东京和香港那些没有报道、没有记录的时间中都干了些什么。

屋子的一角立着一面雕花的金色屏风。做工精细的四角装饰着镀金的石膏弓箭。木板的衔接处撒满金色的玫瑰花。总统大人穿着黑色上衣、条纹长裤站在窗户前。阳光透过玻璃窗，将他映衬得越发气势不凡。总统的手掌像老太太一样柔软，不过要大得多。握着那绸缎般光滑的赘肉，潘代尔不禁想起了他的鲁斯大婶：她正切着鸡肉，准备做个肉汤，本尼叔叔正坐在钢琴前，引亢高歌“天使般的艾达”。

“欢迎归来，总统先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旅行，您一定很疲劳。”潘代尔结结巴巴、口是心非地喃喃道。

很难说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是否听到了他几乎被窒息的问候。因为麦可已递上了一台红色无绳电话，大人正在对着话筒讲话。

“弗兰可？别再拿那事来烦我，告诉她她得找个律师。今晚会客室见。我知道了。”

麦可接过红色电话机。潘代尔打开了皮箱。不是汉娜的晚会服，而是一件燕尾服的半成品乖乖地卧在洒了香水的箱底。童贞女悄没无声地走了出去。大地之王来到内侧镶有镜子的金色屏风后。这是白鹭宫一件古老的艺术品。备受人民爱戴的银色脑袋消失在屏风后，紧接着又重新出现。总统脱下了长裤。

“阁下如不介意……”潘代尔咕哝道。

总统的一只手从屏风旁探出。潘代尔将黑色长裤搭在总统的小臂上，胳膊和裤子一起消失在屏风后。电话铃不断响起。问问他那些没有报道、记录的时间中都干了些什么。

“是西班牙大使，阁下。”麦可在办公桌边大声说道，“想和您单独会晤。”

“告诉他明晚见过台湾人之后。”

潘代尔和伟大的宇宙主宰面对面站着：一个是巴拿马政治格局的伟大领袖，他掌握着打开世界两大水道之一的钥匙，决定着世界贸易的未来和二十一世纪全球力量的分布。潘代尔将两根手指插进总统皮带的内侧。这时麦可又宣布了另一位打来电话的人，一位曼纽艾尔。

“告诉他星期三。”总统在屏风上方说道。

“上午还是下午？”

“下午。”总统回答道。

总统的腰部位置很是难以确定。如果裤裆没问题，那肯定是裤长错了。潘代尔将裤腰提高，裤子下面却露出了总统绸袜的袜口。忽然间他看上去就像查理·卓别林。

“曼纽艾尔说下午可以，只是情况紧急。”麦可严肃地警告他的主人。

猛然，一切都凝固了。潘代尔曾对奥斯纳德提到过的那种战斗中珍贵的停火期降临在书房中。没有人说话。麦可，总统，还有那许多电话，都保持着沉默。我们的大间谍正跪在地上，将总统的左裤腿用别针别起来。但他的大脑并没停止运转。

“请问尊敬的大人在卓有成效的远东之行中，是否有时间放松放松？也许参加某些运动？散散步？逛逛商场？请原谅我的冒昧。”

仍然没有电话打来，没有任何东西扰乱这难得的寂静。全球势力分配的决策者在考虑着他的答覆。

“太紧了，”他说道，“你把我弄得太紧了，布瑞斯伟德先生。你们干嘛不让你们的总统喘口气呢，你们这些裁缝？”

“‘亨利’，他对我说，‘他们在巴黎建的那些公园，要不是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共产党，我明天就会在巴拿马也建几个。’”

“等等。”奥斯纳德把他的笔记本翻过一页，飞快地记录着。

他们这时是在闹市区一家叫巴莱索的旅馆四层楼上。客人们可以按三小时一次租住这里的房间。马路对面是一幅可口可乐公司的巨大广告牌，上面的霓虹灯闪烁不停，一会将室内照得火红，一会又将它遗弃在黑暗中。走廊上传来一对对客人来来去去的脚步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阵痛苦或喜悦的叫声，和饥渴的肉体一阵高过一阵的撞击声。

“他的原话不是这样，”潘代尔小心地说道，“不完全一样。”

“不要用自己的话去解释他的话，听见没有？就把他的原话告诉我。”奥斯纳德舔了下手指，又翻过一页。

潘代尔眼前出现了约翰逊大夫在汉普斯坦荒原上的度夏小屋，那天他和鲁斯大婶到那儿是想采些杜鹃花。

“‘亨利’，他对我说，‘巴黎的那个公园，我真希望我能记住它的名字。那儿有一个木制屋顶的小屋，只有我们和保镖，还有一些鸭子。’总统先生喜欢大自然。‘就是在那小木屋里，我们决定了历史。如果一切如期进行，那么有一天，那木屋的墙壁上会钉上一块铜牌，向全世界宣布：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决定了年轻的巴拿马共和国未来的繁荣、昌盛和独立；再加上日期。’”

“他是对谁说这番话的？日本人？法国佬？中国人？他不可能是坐在那里对花草自言自语吧？”

“不，安迪。有些线索。”

“把它们告诉我——”又舔了下手指，接着咽了下唾沫。

“‘亨利，东方人聪慧的头脑真令我大开眼界，而且法国人也不逊色多少。’”

“什么样的东方人？”

“他没说。”

“日本人？中国人？马来西亚人？”

“安迪，恐怕你是在把一些本来不在我脑子里的想法硬塞进去呢。”

只有汽车的轰鸣声、空调机的嗡嗡声和吵闹的音乐声。乐声中几条拉丁

嗓子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奥斯纳德的圆珠笔在笔记本上飞快滑过。

“麦可不喜欢你？”

“他从来没喜欢过，安迪。”

“为什么？”

“宫中侍从不喜欢普通裁缝和他们的老板进行单独的亲切交谈。‘麦可，潘代尔先生和我已很久不见，我们有许多话要谈，像个乖孩子那样到门外去，有事我会叫你——’他们不喜欢这样，是不是？”

“他是个同性恋？”

“据我所知不是，安迪，不过我没问过他。这不关我事。”

“请他出来吃晚饭。让他选个时间，以优惠价给他做身衣服。听起来像是我们应该争取过来的人。有没有谈到日本人中反美情绪再次抬头？”

“没有，安迪。”

“日本将成为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没有，安迪。”

“新兴工业国家理所当然的领袖？——还是没有？美日之间的敌对情绪？——巴拿马不得不在两者中选择其一？——老头子感觉就像夹在三明治里的火腿肠——诸如此类的话？——没有？”

“没有任何超出常规的话，安迪，没提日本，没提。噢对了，只提过一次，安迪，我现在想起来了。”

奥斯纳德眼睛一亮。

“‘亨利’，他对我说，‘我所期望的就是再也不要坐在一间日本人在这边、美国人在那边的屋子里，因为在两者之间调停真是件催人早衰的事，你看我可怜的头发都白了’，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自己的头发，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它们真的更白了。”

“很是饶舌，是不是？”

“安迪，他简直是滔滔不绝。一旦走到屏风后面，就什么也止不住他了。而且要是谈到整个世界都在对巴拿马垂涎欲滴，那整个上午都完了。”

“他在东京没有记录的那几个小时呢？”

潘代尔一本正经地晃着头：“对不起，安迪。我不能再说了。”说完，他坚定地把头扭向窗户，表示拒绝。

奥斯纳德的笔停在了半空。对面可口可乐的霓虹灯使他的脸忽明忽暗。

“见鬼，你怎么回事？”他厉声质问。

“他是我的第三位总统，安迪。”潘代尔冲着窗子答道。

“所以？”

“所以我不愿这么干。我不能。”

“不能干什么，他妈的？”

“让我的良心接受这一切，做个告密者。”

“你疯了吗？这是金矿，伙计。我们是在谈论大笔、大笔的奖金。告诉我老头子在穿他妈的小裤头时，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关于他在日本的那几个小时？”

潘代尔在心中考虑半晌，以克服他的缄默。他终于做到了。他耷拉下肩膀，放松身体，目光移回室内。

“‘亨利’，他对我说，‘如果你的顾客有人问你，为什么我在东京的行程不那么紧凑，你可以告诉他们，在我妻子和皇后陛下参观一家缫丝厂时，

我正在品尝一生中第一个日本女人的滋味——‘安迪，你知道我是不会这样说的，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店里——‘因为这样，亨利，我的朋友’，他对我说，‘你会在巴拿马的某些圈子中提高我的地位，而且不会让他们怀疑到我一切活动的真正意义，因为为了巴拿马的最终利益，我与那边进行了高度保密的会晤。虽然允许谣言泛滥会大大有损于我的形象，但我毫无怨言。’”

“见鬼，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指某些对他的人身攻击。为了不引起公众的愤怒，这些言论一直是被压制的。”

“他的原话，亨利老伙计，听见没有？听上去像是《卫报》发表的一篇社论。”

潘代尔非常镇定。

“没有什么原话，安迪，他说的不多，根本没必要说出来。”

“解释一下。”奥斯纳德边记边说道。

“总统要在左胸的上衣内加一个特殊的口袋，并要绝对保密。麦可会告诉我手枪的大小。‘亨利’，他说，‘不要认为我是在演戏，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爱新兴的巴拿马共和国，我正为它所做的事也许会让我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我说得太多了。’”

从下面的酒吧里，传来一阵醉汉们似是嘲弄的狂笑。

“保证有一笔特大奖金。”奥斯纳德合上笔记本说道，“阿布拉克斯兄弟最近有什么消息？”

还是同样的舞台，但布景发生了变化。奥斯纳德找到了一把纤细的椅子，左腿一抬便骑到了上面，两手抓着椅子的靠背。

“对他们很难定义，安迪。”潘代尔警告说。他正背着手在屋内踱来踱去。

“谁们，老伙计？”

“沉默反抗运动。”

“我同意。”

“他们把牌拿得很紧，不露一点口风。”

“见鬼，他们是为什么呢？为民主，是不是？那干嘛还装聋卖傻？为什么不振臂而呼把学生号召起来？见鬼，他们对什么保持沉默呢？”

“大概是诺列加给了他们一次沉痛的教训，他们变得聪明多了。不会有人再把米奇关进监狱了。”

“米奇是他们的领袖，是吗？”

“不论精神上还是实际中，米奇都是他们的领袖，安迪，不过他本人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他的支持者，和他联系的学生，还有桥那边的人都不会承认。”

“而拉里在背后支持他们。”

“一直如此。”潘代尔转身走回来。

奥斯纳德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把它架上椅背上，又开始写了起来。“有没有成员名单？聚会地点？规则章程？他们怎么组织起来的？”

“他们是为了净化这个国家，这是第一。”潘代尔停顿片刻，以便奥斯纳德能够记录。他心中充满爱意地想起了玛塔，他看见了神志清醒、神采飞扬的米奇，他胸中充满神圣的自豪。“第二，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美国朋友拔营撤寨离开这里（不过谁也不知道是否会有这样一天），他们将进一步树

立巴拿马作为新兴的独立民主国家的形象。他们将使穷人接受教育，修建医院，增加教育经费，增加对农民的投入，特别是对水稻种植者和养虾渔民的投入，并且不会把包括运河在内的国家土地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这是第三。”

“左派分子，是不是？”奥斯纳德在潘代尔的口头作文结束后总结道，同时用玫瑰花蕾般的小嘴吮吸着圆珠笔的笔帽。

“但却是合理的、健康的，谢谢，安迪。米奇确实有左派倾向，没错。但他的座右铭是保持中庸，而且他也没时间去关心卡斯特罗的古巴和共产主义，玛塔也一样。”

奥斯纳德飞快地在本上记着，由于过于专注脸上显出一副怪像。潘代尔看着他的尊容，心中渐感恐惧，不知如何才能让他放慢速度。

“如果你有兴趣，我听说过不少关于米奇的笑话。他酷爱葡萄酒，但与常人不同的是，他喝得越多，对沉默反抗运动就谈得越少。”

“不过在清醒的时候，他可告诉你不少，是不是，我们的米奇？他告诉你的有些事，足可以让你把他吊死。”

“他是我的朋友，安迪。我不会吊死朋友。”

“一个好朋友。而且你也是他的好朋友，也许你现在该为此做点什么事了。”

“比如说？”

“让他加入进来，使他成为一个诚实的青年，把他的名字加到工资单上。”

“米奇？”

“用不着那么大声。告诉他你遇到了一位出手大方的西方慈善家，此人仰慕他的事业，并希望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不用告诉他是位英国人，就说是美国人。”

“米奇，安迪？”潘代尔不相信地悄声反问道，“米奇，你愿意做个间谍吗？我去和米奇说这个？”

“为了钱，怎么不可以？高个儿，高工资。”奥斯纳德说道，像是在阐明谍报工作中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米奇根本不可能喜欢美国人。”潘代尔说道，与奥斯纳德险恶的提议抗争着。“美国人的入侵使他怒火中烧，他管那叫国家恐怖主义。请注意，他这并不是在说巴拿马。”

奥斯纳德这时已把椅子当成了跷跷板，用他肥硕的臀部把它摇来摇去。

“伦敦对你倍加青睐，亨利。这可不是常有的事。希望你大干一场，组织一张全面的关系网，覆盖各个方面。各部门、学生、工会、人民大众、总统府，特别是运河。他们会付给你责任津贴、慷慨的奖金，还会增加你的工资，你可以偿还银行贷款。让阿布拉克斯和他的小团体加入组织，我们就可以回家，逍遥自在地享受人生了。”

“我们，安迪？”

奥斯纳德的身体前后摇动着，而头却保持着纹丝不动。他想压低嗓音，结果却使声音听起来更大。

“我得帮助你。向导、哲人，伙伴。你一个人应付不了，谁也不行，工作太多太重。”

“我很感谢，安迪。我敬重你的为人。”

“他们也会向你下边的情报人员支付酬金。没有问题，和你拿到的一样多。我们可以发笔大财。噢不，是你。只要我们能取得情报。见鬼，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本来就没问题，安迪。”

“那么？”

那么米奇，我的朋友，他考虑着。米奇反对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他没必要再去反对什么了。那么就让他接受这个吧。

“我得想一想，安迪。”

“没人因为我们思考而付钱的，亨利。”

“那我也需要考虑一下，安迪。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奥斯纳德今晚的谈话日程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过潘代尔一开始没有听见。他想起了一个名叫“好朋友”的监狱看守，此人极其善长用肘部猛击犯人的下体。你就让我想起了这个人，他想道。好朋友。

“星期四路易莎经常把工作带回家，是不是？”

“是星期四，安迪。”

奥斯纳德一抬左腿从跷跷板上走了下来。他在一个口袋里掏了半天，拿出一只精美的金色打火机。

“一位有钱的阿拉伯客户的礼物。”他说道，站在屋子中央把打火机递给了潘代尔，“伦敦的骄傲，试试看。”

潘代尔按下打火机，火苗窜了出来。他放开打火机，火苗消失了。他一连试了两次。奥斯纳德伸手拿回打火机，摆弄了一下它的底部，又把它还给了潘代尔。

“现在从镜头里看一看。”他带着魔术师的自豪命令道。

玛塔狭小的公寓变成了潘代尔在奥斯纳德和巴塞尼亚之间的解压房。她躺在他身边，把脸扭向另一侧。有时，她会这样把脸避开。

“最近你的那些学生正准备干什么呢？”他冲她的后背问道。

“我的学生？”

“在过去的黑暗岁月里，你和米奇常常交往的那些男孩女孩们。你曾经爱过的那些扔炸弹的年轻人。”

“我没爱过他们。我爱你。”

“他们怎么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他们发财了，已不再是学生。到美国去镀了层金，参加了联合俱乐部。”

“你见过他们当中的人吗？”

“有时他们会从豪华汽车里向我挥挥手。”

“他们关心巴拿马吗？”

“不，如果他们把钱都存入了国外银行，我不会认为他们还关心巴拿马。”

“那么现在谁来制造炸弹呢？”

“没人。”

“有时我会有种感觉，好像有人正在酝酿某种沉默反抗运动。那种从上层开始、逐渐扩展开来、终于有一天会爆发并出人意料夺取国家政权的中产阶级革命。一种没有官员参加的官方暴动，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没有。”她说。

“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沉默反抗运动。有利益，有腐败，有权力，有富人和绝望的穷人，有冷漠的人。”又是她那种一本正经的声音，书呆子似的语调，自学者的学究气。“有贫困得除了死亡已没有其他出路的穷人。还有政治，而政治是它们当中最大的骗子。这是为奥斯纳德先生准备的吗？”

“可能是，如果他对这些有兴趣。”

她的手摸到了他的手，她把它举到唇前默默地吻着，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

“他付你很多钱吗？”过了一会，她问道。

“我提供了他想要的东西。我知道的不够多。”

“没人知道的很多。三十个人决定巴拿巴的命运，其余二百五十万人只能猜测。”

“那么如果你那些老朋友没有到美国去镀金、没有购置豪华汽车，那他们现在会干什么？”潘代尔坚持问道，“如果他们仍像过去那样好战，他们会干些什么？比方说今天，他们仍然想得到他们以前愿为巴拿马争取到的东西？”

她思索着，慢慢明白了他所说的话。“你是说，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低头？”

“是的。”

“首先，我们制造混乱。你希望看到混乱？”

“也许。如果必须这样的话。”

“是必须的。混乱是唤醒民众民主意识的前提条件。一旦工人发现没有人再管理他们，他们就会从自己的阶层中选出领袖；政府会因害怕革命而让步。你希望工人们选举自己的领袖？”

“我希望他们选举米奇。”潘代尔说道。但她摇了摇头。

“不会是米奇。”

“好吧，没有米奇。”

“我们应该首先去找渔民。以前我们总这样计划，却从来没实施过。”

“你们为什么要去找渔民？”

“我们是反对核武器的学生。核原料不断经过运河，这使我们非常愤怒。我们认为这些货物对巴拿马很危险，也是对我国国家主权的践踏。”

“那渔民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要找到他们的工会和老板。如果他们拒绝了我们，我们会去找码头上的亡命之徒，他们为了钱什么都肯干。那时候有些学生很有钱，有钱而且良心。”

“就像米奇。”潘代尔提醒道。但她又摇了摇头。

“我们会对他们说：‘集合你们能找到的所有船只，不管是拖船、橡皮艇还是帆船，在上面装满食物和水到横跨运河的美洲桥去。把船停在桥下，向全世界宣布你们就呆在那里不走了。许多大货轮需要在一英里外就减速。三天之后，就会有两百艘船等着通过运河。两星期之后，一千艘。还有更多的船在到达巴拿马之前就只能转向走其他路线，或干脆掉头返回出发地。这会是一场危机，世界股票市场将会一片大乱，美国佬会急得发疯，船运业将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巴尔博亚 会陷入瘫痪，政府将垮台，而且再也不会再有核

原料经过巴拿马运河。”

“说实话我没想到核原料，玛塔。”

她用一只胳膊撑起身子，把毁了容的脸凑近他。

“听着，巴拿马今天已经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们能和外国佬一样管理好运河。不应有任何事干扰运河，不应有罢工、扰乱、怠工或欺骗。如果巴拿马政府不能保持运河良好的工作状态，它又怎么可能贪污税收、提高关税、出卖特许权？国际银行组织一旦停止对我们的援助，其他国家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我们也应该得到一切。为我们的学校、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农民和我们的穷人。如果他们想把我们的船拖走，或是枪杀我们、贿赂我们，我们将向九千名运河工人呼吁。我们会大声疾呼：你们站在桥的哪一边？你们是巴拿马人，还是美国人的奴隶？罢工是巴拿马一项神圣的权利，反对它的人都是些时代的落伍者。政府中有些人现在宣称巴拿马的《劳动法》不应适用于运河工人，让他们等着瞧吧。”

她已压在了他的身上，棕色的眼睛紧紧盯着他。这双眼睛便是他所能看到的一切。

“谢谢。”他说道，吻了吻她。

“不客气。”

第九章

路易莎·潘代尔热烈地爱着她的丈夫。从小生长在固执父母的宠爱下，有个漂亮的、比你矮四英寸的姐姐，她聪明，从来没犯过错误（但可怜的你却从来没做对过一件事），她甚至不用上床就勾引了你所有的男朋友（虽然一般她还是上床的），使你唯一的选择便是被迫摆出一副高尚的清教徒姿态。这样的女人一旦结婚又怎会不爱她的丈夫呢？

她爱他对自己、对孩子的一片忠诚，爱他像父亲一样是个自我奋斗的人，爱他能够重振一家被所有人放弃的英国公司，爱他能系上围裙在星期天为孩子们准备鸡汤，爱他的幽默感，爱他为家庭聚餐布置餐桌，放上最好的银餐具、瓷餐具。她还爱他能够容忍她暴怒的性格；这似乎是她的家族遗传，她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等暴风雨过去，或是和他做爱。这其实是一条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虽然她没有姐姐的美貌和无耻，却有和姐姐同样强烈的欲望。内心中，她为自己不能配合他的小玩笑、不能给他他所希望听到的无拘无束的笑声而羞愧，因为虽然亨利已尽量让她放松，但她的笑声听起来仍像母亲一样不自然。她的祈祷也是一样。而发起怒来，她却像父亲一样狂暴。

她爱亨利性格中的牺牲精神，她爱他能够忍耐早年生活中的各种苦难而没有和他邪恶的本尼叔叔一起堕落，她爱他小小的不法行为，直到伟大的布瑞斯伟德先生将他救出火坑，就像后来亨利把她从父母身边、从运河区解救出来，使她远离所有压抑她的东西，给她一个自由、体面、崭新的生活。她还爱他是个在各种互相矛盾的信念中苦苦挣扎的孤独的决策人，直到布瑞斯伟德先生引导他走上不可限量的道德之路。

为了所有这些神的恩赐，她感谢上帝和亨利·潘代尔，并诅咒她的姐姐艾米莉。路易莎毫不怀疑地相信她爱丈夫的一切、和一切情况下的丈夫，但她从来不知道丈夫的这一面。她害怕。非常害怕。

如果他愿意，他不如揍她一顿。如果他真地有了别人，他不如抡起长鞭对她挥舞、把她拖到远离孩子们的花园对她说：“路易莎，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我要离开你，我有了别人。”任何事、无论任何事，都比现在这样假装他们的生活一切正常、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要好得多。现在，他会突然要在晚上九点出去为一个尊敬的客人量尺寸，三个小时之后才回来。而且还对她说是不是应该请代尔哥多先生一家来吃晚饭？干嘛不一块叫上奥克雷一家和拉里？任何笨蛋也能一眼看出这样的邀请简直是在酝酿一场灾难。但最近在她和亨利之间形成的隔阂使她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路易莎没再多嘴，在一个恰当的时候邀请了厄纳斯多。一天晚上他正要回家时，路易莎将装有请柬的信封塞到了他手里。他好奇地接过它，还以为提醒他做什么事的条子。厄纳斯多整天沉浸在梦想和设想中，每日忙于和院外游说人员、阴谋家们作斗争，有时他几乎都忘了自己是在哪个半球，更不要说现在几点了。但第二天早晨当他来到办公室时，却极有礼貌地表示了感谢，就像个真正的西班牙绅士。是的，他和妻子将愉快地接受邀请，只是如果他们早些退席请路易莎不要见怪；伊莎贝尔不放心他们的小儿子乔和他的眼疾，有时候他晚上疼得连觉都睡不着。

之后，她给拉里·多明戈寄了张请柬。她知道拉里的妻子不会来，因为她从未在这样的场合露过面。这是一门很不成功的婚姻。第二天，一大束意料之中的玫瑰花送上门来，价值大约五十美元。卡片上印着一匹赛马，下面

是拉里的手笔：他喜出望外、欣喜若狂，亲爱的路易莎，但可惜他妻子届时要到其他地方赴约，不能和他一起赴宴。路易莎清楚地知道这束玫瑰花的含义，因为任何八十岁以下的妇女都逃不过拉里的追逐。有谣言说他为了延长时间、提高效率，已放弃了内裤。而令路易莎羞愧的是，她在喝过一两杯伏特加后，居然不安地发现他对自己极具吸引力。所以最后她给多娜·奥克雷打了电话。她特意把这件令人讨厌的事放到了最后。多娜说：“噢他妈的，路易莎，我们非常愿意。”这就是多娜的水平。天哪，瞧瞧这群客人。

令人担心的日子到了。亨利终于提早回了家，他带回了一对三百美元的陶瓷烛台、一瓶法国香槟，还有熏鲑鱼。一小时后，一队酒席承办公司的人在位一位傲气十足的阿根廷大师傅带领下，来到门口，并接管了路易莎的厨房。潘代尔说他们自己的佣人不可靠。接着由于某种路易莎猜不出的原因，汉娜开始闹别扭——你要对代尔哥多先生有礼貌，是不是，亲爱的？毕竟，他是妈咪的老板和巴拿马总统的好朋友。而且他还要拯救我们的运河，是的，还有你喜欢的逍遥岛。噢不，马克，谢谢，今天不是你演奏“懒惰的小羊”的时候，代尔哥多先生和太太也许会喜欢，但其他客人不会的。

接着亨利走了过来，噢，路易莎，别这样，让他拉段小提琴吧。但路易莎丝毫不为所动，并开始了她惯有的长篇大论（它们就这样从她口中滚滚涌出，她丝毫无法控制，只能侧耳倾听、暗自叫苦）：亨利，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让孩子们做件事，你就要过来说相反的话，以显示你是这个家的主人。刚说到这儿，汉娜再次尖叫起来；马克把自己反锁在屋中，没完没了地一遍遍拉着“懒惰的小羊”。最后，路易莎不得不捶着他的房门说：“马克，他们现在随时都会到这儿。”这话不假，因为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起来。拉里·多明戈和他刺鼻的香水味、不怀好意的媚笑、络腮大胡子和鳄鱼皮鞋一道走了进来——即使穿戴着体现亨利手艺的全套服装，他看上去仍像个在演戏的花花公子。就凭他扑面而来的头油味，她父亲就会命令他从后门滚出去。

紧随拉里其后的是代尔哥多夫妇和奥克雷夫妇。这越发明证这次晚餐很不正常。因为在巴拿马，除非是某种紧张场合，人们是永远不会准时露面的，可现在这种事情居然发生了。坐在她右手的厄纳斯多看上去正符合他的身份，一个英明、正直的政府官员：水就可以了。谢谢，亲爱的路易莎，恐怕我不是个能喝酒的人。路易莎最近因为常在洗手间里悄悄借酒消愁，酒量早已今非昔比。这时她却回答道：说实话，她也并不是个能喝酒的人，她总觉得喝酒会毁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但桌子另一头坐在亨利右边的代尔哥多夫人听到这话，却奇怪地、不相信似地笑了笑，似乎在说她听说的可不是这样。与此同时，坐在路易莎左手的拉里·多明戈正一边用穿着袜子的脚在路易莎身上蹭来蹭去——他已为此脱掉了一只鳄鱼皮鞋——一边斜眼窥视着多娜·奥克雷的前胸。多娜的衣服是按艾米莉的衣服裁剪的，两个乳房像两颗网球般高高隆起，深深的乳沟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你知道她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你的妻子，亨利？”拉里用他可怕的西班牙式英语问桌子另一端的亨利。为奥克雷夫妇着想，英语是今晚的通用语。

“别听他的。”路易莎命令道。

“她就是我的良心！”拉里咧嘴大笑，露出满口的牙齿和食物，“她出现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良心！”

因为这有趣、妙不可言的比喻，大家不得不举杯为他的良心干杯。拉里

得意忘形地伸长脖子，再次在多娜的胸前大饱眼福；同时用脚在路易莎的小腿上来回地抚摩着。这令她怒不可遏，却又春心荡漾。艾米莉，我恨你，她心中诅咒道。拉里，你这色鬼，别再碰我，也别再那么色迷迷地盯着多娜，还有你，亨利，你今天晚上到底跟不跟我上床？！

亨利为何要邀请奥克雷夫妇对路易莎来说又是一个谜。后来她忽然想起，凯文·奥克雷是商界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用她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个他妈的美国奸商）正在做着与运河有关的投机买卖。他的妻子多娜是个随筒·方达录像带跳跳健美操、穿着短裤跑跑步的庸俗女人，在超级市场可以冲任何一个帮她推车的英俊巴拿马男孩扭扭屁股。据路易莎所知，他们推的可不止是她的车。

而且他们刚一落座，亨利便打定主意要谈论运河。他先把矛头对准了代尔哥多。他的回答是充满高尚的爱国主义激情的老生常谈。接着他把矛头对准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要求所有人都参加讨论，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某些看法。他对代尔哥多提出的问题非常赤裸裸，令路易莎大感尴尬。但她明白自己现在情绪已快失控，再加上拉里爱抚的脚，她终于忍住没说：亨利，代尔哥多先生是我的老板，而不是你的。你干嘛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你这蠢驴？但那是婊子艾米莉在说话，而不是品德高尚的路易莎。她从不在孩子面前、从不在清醒的时候骂粗话。

不，代尔哥多对亨利连珠炮般的提问回答道，总统在访问过程中并没有签订什么协议，但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看法，亨利，整个行程充满了一种合作精神；良好的心愿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不过我是说谁都知道日本人对运河垂涎三尺，是不是，厄纳斯多？”亨利问道，把他并无证据的看法愚蠢地强加到每个人头上。“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想通过什么手段达到目的。拉里，不知你怎么看？”

拉里穿着丝袜的脚插进了路易莎的膝后；多娜的乳沟像宽敞的仓库大门一样让人一览无余。

“我告诉你我对小日本的想法，亨利。你想知道我对小日本的想法？”拉里用他拍卖商品似的刺耳声音招揽着听众。

“我确实想知道。”亨利傻傻地说。

但拉里想要的不仅他一个人。

“厄纳斯多，你想知道我对小日本的想法吗？”

代尔哥多彬彬有礼地表示有兴趣倾听拉里对日本人的看法。

“多娜，你想知道我对小日本的想法吗？”

“老天，你就说吧，拉里。”奥克雷不耐烦地说。

但拉里还在吊他们的胃口。

“路易莎？”他问道，一边用脚在她膝后挑逗着。

“我想我们都迫不及待地等着听你的高论呢，拉里。”路易莎扮演着迷人的女主人和下贱的姐姐。

终于，拉里宣布了自己对日本人的看法。

“我相信那些日本杂种在上星期大赛前，给我的马多尔斯·准塔注射了双倍的安定！”他大声说道，并为自己的笑话纵声大笑，露出满嘴光灿灿的金牙。他的听众出于礼貌也一同笑开了，声音最高的是路易莎，而多娜也只比她低了半个音阶。

但亨利仍不肯罢休。他不顾一切地提出了令路易莎最为不快的话题——

对前运河区的处理。

“我是说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切，厄纳斯多，你们正在一块块分割的是一片极好的土地。五百平方公里的英国式花园、草地、流水，就像纽约中央公园一样，游泳池比巴拿马其他地方加起来还要多——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不是？我不知道在那里建立一个大学城的想法是否还会被采用，厄纳斯多？说实话，我的一些顾客认为这是个注定要失败的想法。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大学，很难想象一个博学的教授会把这看作是他事业的顶峰，我不知道他们说得对不对。”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可没有人开口帮他，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接着说道：

“我想这得视美军到那时撤出多少军事基地而定，是不是？可这大概得借助于水晶球 才能知道。我敢说，要得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我们得去窃听五角大楼 的绝密电话线。”

“纯粹胡说八道。”凯文高声道，“那些聪明的家伙几年前就把那块地瓜分完了，是不是，厄纳斯多？”

一阵可怕的寂静。代尔哥多漂亮的脸刹时变得苍白而严峻。尴尬使所有的人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有对任何情况都毫不在意的拉里，正兴致勃勃地询问多娜今天用的化妆品，以便他可以让他妻子去买一些。他还想把脚插进路易莎的两腿间，但她交叉起双腿，拒绝了他的进攻。

突然，狡猾的艾米莉找到了纯洁的路易莎一直在回避的话，它们先是磕磕巴巴、继而势不可挡地汹涌而出：

“凯文，我不明白你在暗示什么。代尔哥多是保卫运河的领袖。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厄纳斯多出于谦虚和礼貌没有告诉你。而与此相反，虽然当初修建运河不是为了挣钱，但你在这里的唯一目的正是从运河身上捞钱。而捞钱的唯一途径便是毁了它。”当她历数凯文正在策划的罪行时，她的声音开始发抖，“砍伐雨林，凯文，污染淡水，违反我们先辈的要求，破坏性使用它的设施和机器。”她的声音变得沙哑而哽咽。她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但却停不下来。“所以，凯文，如果你觉得确实有必要卖掉伟大美国人的杰出成果，并以此来赚钱，那我建议你回洛杉矶去，把你们的金门大桥卖给日本人。还有拉里，你要是再不把手从我大腿上拿开，我就用这把叉子叉穿它！”

话到这里，大家似乎都觉得他们必须回去了——去看生病的婴儿，去接替看孩子的保姆，去照顾孤伶伶的狗，但求远离这块是非之地。

但当亨利安慰了客人、送他们上车，站在门口向他们挥手道别后，他又干了什么呢？向董事会发表一篇演说。

“这是扩大客源，路，”他拥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没别的意思，只是为取悦顾客”——用他的爱尔兰亚麻手绢拭去她的泪珠。“在现在的日子里，不发展便会死亡，路。看看亲爱的老阿瑟·布瑞斯伟德。先是他的生意没了，接着是他人走了。你不愿意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发展。我们开酒吧，我们和别人交往，我们和大家打成一片，因为现在必须得这样。嗯，路？是不是？”

但现在，他这种屈尊俯就的安慰已不能再打动她。她从他怀里挣了出来。

西方传说，认为透过水晶球可以预视未来。

美国国防部。

“亨利，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自己的家庭。有很多四十岁的男人死于心脏病突发，或其他由于压力过大产生的疾病。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也听说过。如果你的生意没有发展，那我很奇怪，因为最近你告诉我不少关于定货增加的故事。但如果你真是在为将来担心，而不是以此来作借口，那我们还有水稻农场可以赖以为生。我们宁愿生活得差一些，但高尚一些，而不用去敷衍你那些有钱而堕落的朋友，从而最终失去你。”

听到这里，亨利猛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并答应明天一定早点回来——也许可以带孩子们去游乐园，看场电影。路易莎哭叫着说道，噢是的，让我们去吧，亨利！一定要去。可是他们没有。因为当明天到来后，他忽然想起了迎接巴西贸易代表团的欢迎会——许多重要人物，路——我们干嘛不改在明天去呢？但当那个明天到来后：我是个骗子，路，我不得不参加俱乐部的这个晚宴。他们正在为来自墨西哥的一些大人物举行欢迎晚会。我记得在你桌上看见过新的一期《溢洪道》，上面报道过他们的来访。

《溢洪道》是巴拿马运河通讯。

星期一，诺阿蜜就打来了每周一次的电话。从她的声音中，路易莎马上意识到她有什么重要消息。不知道这回又该是什么了。也许是“猜猜上星期皮普·克利伯到休斯敦出差时带着谁”？或者是“你听说杰基·洛佩和她的骑马教练的事了吗”？要不就是“多洛瑞斯·洛丁格跟她丈夫说要去看望刚刚做过手术的妈妈，你知道她其实去看谁了”？但这次诺阿蜜却并没有传播此类的消息。这倒不错，因为路易莎本打算她一提那类事就把电话挂上。诺阿蜜只是想问候一下潘代尔全家，还有，潘代尔真的要给汉娜买匹小马吗？真的？路易莎，亨利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我讨厌的丈夫真该向他学习。直到她们描绘了一整幅“甜蜜的潘代尔一家”的全家福，路易莎才意识到诺阿蜜其实是在对她表示同情。

“我真为你骄傲，路易莎。你们都那么健康，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你们彼此相爱，上帝对你们多么仁慈，亨利也珍惜他所拥有的这一切，我真为你们骄傲。我也非常自豪，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莱蒂·豪顿塞告诉我的有关亨利的事不可能是真的。”

路易莎手握听筒僵在了那里，心中顿时充满恐惧。莱蒂·豪顿塞，富有的女继承人和无耻的婊子，阿尔封索的妻子。阿尔封索·豪顿塞，莱蒂的丈夫，妓院老板，P&B公司的顾客和骗子。

“当然。”路易莎说道。虽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对什么表示赞同，但她知道只要表示同意，她就是在鼓励对方“说下去”。

“你和我都很清楚，路易莎，亨利不是到那种按小时出租的下贱旅馆去的人。‘莱蒂’，我说，‘我想你该买副新眼镜了。路易莎是我的朋友。亨利和我之间纯精神上的友谊也可以一直追溯到很久以前。路易莎知道并且很理解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岩石上的。’我对她说，‘虽然你丈夫是帕鲁索旅馆的老板，虽然当你在大厅等候他时，看见亨利和一群妓女走出了电梯，这些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许多巴拿马妇女看上去像是妓女。许多妓女在帕鲁索做生意。亨利也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客人。’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很忠诚，路易莎。我一直在维护你。我压制了谣言。‘鬼鬼祟祟？’我跟她说，‘亨利永远不会显得鬼鬼祟祟。他根本就不会。你以前见过亨利鬼鬼祟祟吗？你当然没有。’”

过了很久，路易莎才重新找回了感觉。她极力否认着听到的一切，她在

晚会上的发作已使她吓坏了。

“畜生！”她泪流满面地尖叫道。

但这已是她挂上电话，并从亨利刚刚为客人准备的酒柜里倒出一大杯伏特加之后的事了。

她相信这一切都是那间新酒吧引起的。多年以来，P&B公司的顶楼就一直体现着亨利最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要把试衣室设在阳台下，路。他过去常这么说。我要把运动员角搬到男式服装店旁边。或者：我不动试衣室了，我要在屋外修一道楼梯。或者：有了，路！你听着，我要在屋后建几个悬臂支撑的房间，开辟一个健身俱乐部和桑拿浴室，再开个小饭店，只接待P&B的客人，供应鸡汤和当天的鱼，怎么样？

亨利甚至还做了模型，而且在计划被束之高阁以前，他还做了初步预算。不过顶楼到现在也只是令亨利在遐想中才可以大展宏图的地方。而且不管怎么说，把试衣室放哪儿呢？结果发现答案是哪儿也不行。试衣室必须呆在它原来的地方。但亨利的骄傲——运动员角——就得强占玛塔的办公地点了。

“那玛塔去哪儿呢？”路易莎问。她心中暗自希望这个“去”就意味着离去。因为关于玛塔受伤的事，有些地方路易莎一直不明白。比方说为什么亨利认为自己对她的受伤负有责任。不过亨利确实认为自己对所有人都负有责任，这也是她爱他的一个原因。他只字不提的一些事，他听说的一些事，激进的学生和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且玛塔似乎对他有某种权力，某种和路易莎的影响有点太过相似的权力。

我在嫉妒所有人，她一边想，一边又给自己调了杯马提尼鸡尾酒，以使自己摆脱伏特加的影响。我嫉妒亨利，我嫉妒我的姐姐和我的孩子。我简直就是嫉妒我自己。

现在又是那些书。按他的说法是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一共九卷，她数过。没有任何通知，它们在一个晚上来到了他书房的桌子上，从此便没有动过地方。一支沉默、阴险的占领军。日本的历史，它的经济，不断上升的日元。从封建帝国到君主立宪。南朝鲜，它的地理、经济和宪法。马来西亚，它在国际事务中过去和将来扮演的角色，大学者们的论文集。它的传统、语言、生活习俗、未来和与中国的工业联姻。中国，它的十年浩劫、改革开放和人口爆炸，以及解决办法。我该学些东西了，路。我觉得这些真是太难了。老布瑞斯伟德说得对，我应该去上大学的。科伦坡？东京？汉城？它们是未来的城市，路。它们是下个世纪的超级大国，你等着瞧吧。从现在起十年之后，他们会是我唯一的客户。

“亨利，请你费心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盈利”——路易莎鼓足最后的勇气——“是谁支付那些冰镇啤酒、威士忌、葡萄酒、三明治和玛塔的加班费？你的顾客因为能在这儿喝酒、聊天一直到十一点就从你这儿买衣服吗？亨利，我现在真的不能理解你了。”

虽然她还想向他挑明帕鲁索旅馆的事，但又没有这个勇气。她得从浴室的顶层架子上再倒一杯伏特加。她看不清楚亨利，而且她怀疑亨利也一样看不清她。一层闷热的雾气飘在眼前，她似乎看见他们离婚后，被愁苦和酒精折磨得老了的她正站在客厅里，望着孩子们在渐渐远去的汽车中向她挥手道别，因为这次轮到亨利和他们一起度周末。

“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路。”他保证道，拍着她肩膀安慰着不幸的

人。

那么到底有什么事要被安排好呢？而他又打算怎样安排呢？

是谁在驱使他？还是什么东西在驱使他？如果她不能满足他，那么又是谁在和她分享他？亨利在扮演什么角色？前一分钟还佯装不知道她的存在，而后一分钟又送她大堆礼物并没完没了地逗着孩子？在城中四处交游，好像那是他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活动？接受那些他以前像毒蛇一样回避的人们的邀请？比如像拉里这样的暴发户、政客和毒品生意中的大商家？对运河武断地说三道四？深更半夜和整整一电梯的婊子们悄悄出入帕鲁索旅馆？但最令人心寒的还是昨晚的那一幕插曲。

那是个星期四。她通常在星期四把手头的工作带回家，这样周五就不用加班，整个周末便可以留给家人。她把父亲留给她的公文包放在书房的桌子上，想在晚饭和送孩子们上床之间挤出一个小时来工作。但这时她忽然担心牛排里会不会有疯牛病，于是又开车下山买了只鸡。回来的时候，她高兴地发现亨利已经到家了：他的车像往常一样歪歪斜斜地停在车库里，根本没给她留泊车的地方。她满心欢喜地把车停在离房子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带着买来的东西顺着人行道走了回来。

她穿的是旅游鞋，房门也没有锁，这个没记性的亨利。我要让他吓一跳，再批评批评他停车的事。她穿过门厅，走进她四敞大开的书房门。亨利正背对着她站在桌前——她父亲的公文包打开着放在她的书桌上。他已把所有的文件都拿了出来，正在里面翻来翻去，看上去他非常清楚自己要找什么，只是还没有找到。里面有两份档案，机密的、私人性质的报告。一个刚刚加入代尔哥多工作班子的人负责对过往船只提供各种服务，他起草了一份文件。代尔哥多有些担心，因为文件作者刚刚组建了自己的出售船上用具的公司，不免有以权谋私的嫌疑。也许路易莎可以审阅一下他的报告，然后告诉代尔哥多她的看法？

“亨利。”她开口道。

也许她是喊出来的。但当你冷不防对亨利大喊大叫时，他也不会吓得跳起来。他只是静静地放下手里的东西，等着看有什么吩咐。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一动不动，然后慢慢地，好像是怕吓着谁似地，把她的文件放在了她的桌子上。接着后退一步离开桌子，以他平常极不愿惹人注意的方式垂下双肩、隆起后背，双眼紧盯着前面六英寸远的地面，脸上挂着憨厚的傻笑。

“是那张帐单，亲爱的。”他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声音说道。

“什么帐单？”

“你知道的。爱因斯坦学院寄来的，马克额外的音乐课。他们说已经寄来了，可我们还没付钱。”

“亨利，我上个星期就付清了那张单子。”

“你瞧，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路易莎上星期付过了，她从来不忘事，我这么跟他们说。可他们就是不听。”

“亨利，我们有银行帐目，我们有支票存根，我们有收据，我们可以打电话给银行，再说屋子里也有现金。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为了寻找一张已经付过的帐单而在我的书房里搜查我的公文包。”

“如果我们已经付过，那我就不操心了，我干嘛要操心呢？谢谢你告诉我的事。”带着一副受到伤害的神情，他从她身边走过向自己的书房走去。当他穿过前庭时，她注意到他把什么东西塞进了裤兜。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打

火机。他最近总喜欢拿着它四处招摇——一位顾客的礼物，他曾说过。他拿着它在她面前晃来晃去，不断为她演示怎样打开、怎样关上，骄傲得像个刚得到一件新玩具的小男孩。

紧接着她害怕了。眼前一片模糊，耳朵嗡嗡直响，膝盖也开始不争气地簌簌发抖。燃烧的气味，顺着她身子往下直流的孩子们的汗水，所有的一切。她看见山脚下一片火海中的贫民区，和亨利从阳台回来后的脸色——红色的火光依然在他眼中闪烁。她看见他来到他们藏身的小储藏室，拥抱了她，也拥抱了马克，因为她不愿让马克离开她的怀抱。然后他结结巴巴说了些什么。直到现在她才明白他的话，不过她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灾难面前，人们被吓坏时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

“如果我放的那把火有这么大，他们会把我永远关起来。”他说完低下头，紧盯着自己的脚，好像是在祈祷。这和他刚才的姿势一模一样，只是更令人不安。

“我的腿动不了，你知道。”他那时解释道，“它们钉在了地上，就像抽筋一样。我应该跑掉，可是我动不了。”

接着他便开始为玛塔担心。

亨利刚才才是想把这房子点着！她浑身颤抖着咽着伏特加，听着前庭那边飘来的古典音乐，心中痛苦地嘶叫着。他买了个打火机，他要把一家人都烧死！

晚上上床后，她主动和他做了爱。他看上去很是感激。第二天早晨，一切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早晨总是这样，无论是亨利，还是路易莎，都忘记了昨晚的不快。这便是他们能一直维持到现在的原因。

亨利的车坏了，所以他只好借用路易莎的标致送孩子们上学。路易莎可以打车上上班。擦地的女仆在食橱里发现了一条蛇，于是歇斯底里大发作。汉娜掉了颗牙。天又下雨了。亨利没有被关起来，也没有用打火机把房子点着。但他又在外面呆到很晚，说是又要接待一位顾客。

“奥斯纳德？”路易莎又说了一遍，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安德鲁·奥斯纳德？看在老天份上，谁是这位奥斯纳德先生？为什么要邀请他参加我们在岛上的星期天野餐？”

“他是个英国人，路，我告诉过你。几个月前来使馆工作。”

他就是那个一下定了十套衣服的人，想起来了吗？他在这儿很孤独。搬进公寓前，他在旅馆里住了好几个星期。”

“哪个旅馆？”她问，心里暗暗祈祷：求求您上帝，但愿是帕鲁索旅馆。

“埃尔·巴拿马饭店。他希望结识一个真正的家庭。你能理解这一点，是不是？”——好似一条被笞责的小狗，永远忠心耿耿，却永远不被理解。

“他很有趣，路。你会发现的，活蹦乱跳。看见孩子就像看见房子着火一样急切。”他勉强挤出的笑容使他不幸的比喻显得更加奇怪。“我想是我淘气的英国话又在跟我捣乱了。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他们说谁都会这样。你也是。”

“亨利，我不明白你我的爱国精神和邀请奥斯纳德先生参加汉娜的生日野餐会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你现在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不多。”

听到这话，他垂下头，用上门乞讨的老乞丐的声音向她恳求着：

“老布瑞斯伟德给安迪的爸爸做过衣服，路。那时我还是个学徒，也为他量过尺寸。”

汉娜本想在生日那天到水稻农场去。路易莎也有同样想法，只是原因不同——她不明白为什么亨利再也不向她谈起水稻农场。在她心情最糟糕的时候，她甚至相信亨利在那里安置了一个女人——那个滑头安格尔给谁都敢拉皮条。但她刚一开口建议去农场，亨利马上神气活现地说那里要做一些重大变动，最好还是等律师把协议签订之后再说。

所以他们便坐上亨利的车，开上了去往逍遥岛的路。逍遥岛位于离运河大西洋入海口二十英里一个叫加顿湖的峡湾内，是一个方圆六十码的小岛，常年被雾气笼罩。岛上有一座没有四壁的房子，像是一个木制的露天音乐演奏台。峡湾的水面上飘着两排彩色浮标，一对一对消失在湿漉漉的浓雾中。这些浮标为来往船只指明了峡湾的水道。小岛坐落在加顿湖的西岸，那里像拼图板似地聚集着丛林密布的海湾、红树覆盖的沼泽和其他岛屿。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巴罗·科罗拉多岛，最小的便是逍遥岛（这是潘代尔家的孩子们根据一种柑桔酱的名字命名的）。小岛是路易莎的父亲从他上司手里租下的，每年付一笔谁也记不清了的租金。现在这岛便由他施舍给了女儿。

运河在他们左侧默默地流淌，水面上的雾气看上去像永不会消散的晨露。鹈鹕在雾气中穿行，车中的空气充满轮船机油的味道。在这里，世上的一切都未曾改变，也永不会改变。阿门，希望永远如此。当路易莎只有汉娜这么大时就在河上穿行的船今天依然在水上奔忙；同样的黑人水手趴在大汗淋漓的栏杆上；同样被雾气打透的旗子耷拉在旗杆上，没有任何人明白它们的含义——她父亲生前就常拿这事开玩笑。

潘代尔在奥斯纳德面前，很奇怪地显得心神不宁。他闷闷不乐地开着车，一句话不说。路易莎坐在他身边。奥斯纳德先生坚持要这样，他说他更喜欢坐在后面。

奥斯纳德先生，她昏昏欲睡地在心里念叨着这个名字。胖肥的奥斯纳德先生。至少比我小十岁，但我永远不能叫你安迪。她本来已经忘记一个英国绅士如果愿意，他可以显得极其彬彬有礼，从而消除你的一切戒心。母亲过去常警告她，幽默感再加上彬彬有礼，会使一个危险的人极富魅力。而现在，路易莎把头靠在椅背上，微笑着听着汉娜把路上的景点一一向他报上，就好像她是它们的小主人。路易莎不禁想道：看来做一个好听众也会使人魅力十足。马克坐在一边，没有打断姐姐，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而且，马克也像汉娜一样，被他们的客人深深迷住了。

一个古老的灯塔跃入视线。

“为什么会有人像个蠢驴似地把灯塔的一面涂成黑色，另一面涂成白色呢？”奥斯纳德先生问道。他已经听完了汉娜关于短吻鳄鱼可怕胃口的长篇报道。

汉娜轻蔑地哼了一声，对他说他是个笨蛋。路易莎警告道：“汉娜，你对奥斯纳德先生要有礼貌。”

“给她讲讲老布瑞斯伟德，安迪。”亨利勉强开口道，“给她讲讲你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她喜欢听。”

他是在向我炫耀他，她想道。他干嘛要这样做？

但转眼间，她已陷入了对自己模糊童年的回忆。每次在去往逍遥岛的路上，她总会陷入这样的沉思：运河区内一成不变的枯燥时光；充满梦想的先

辈留给我们的发出腐臭气味的甜蜜生活；终日无所事事，一年四季被政府种植的鲜花、修剪的草坪所包围；在政府的游泳池里嬉水；诅咒着我们漂亮的姐妹；读着政府的报纸，看着那些关于建立一个完美的早期美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狂想；但上面那些无关紧要、心胸狭窄的论调却不比任何外国游击队的主张高明多少；它们从不对政府的主观臆断（无论是种族、性别、还是阶级上的）提出质疑，也从没有想到要跳出束缚我们的狭小天地；而是在我们已被规定好的生命轨道上循规蹈矩地度过每一天；它们知道我们身边每一道水闸、每一段大坝、每一台机器和两旁已被修整的山峦都是先人们永世长存的成就，而我们今生唯一的责任便是赞美上帝和政府，在狭隘枯燥的生活中培养自己的信念和节操，抵制我们乱交的姐姐，只有手淫而没有性交，并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高奏赞歌。

谁应该得到那些房屋，路易莎？谁应该得到那些土地、游泳池、网球场、草坪和塑料的圣诞雪橇（政府的礼物）？路易莎，路易莎，告诉我们怎样增加税收、减少开支、补偿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我们现在就想知道，路易莎！现在，趁我们还在当政，趁外国投资者还在追逐我们寻找机会，趁那些泪眼汪汪的环境保护人士还没有对我们大肆宣讲他们宝贵的热带雨林。

关于贿赂、军事演习、秘密交易的传闻在行政大楼里大肆传播。运河设施将被更新、运河将被拓宽以承载更大的货轮……他们在计划建立新的水闸……各国承包商为获得有关人士的帮助和其影响力、或为取得回扣、合同，正在拿出大量钱财……还有：路易莎无权处理的新档案，她一进门便闭嘴不再说话的新上司。只有代尔哥多例外：她可怜、正直、高尚的厄纳斯多正拿着扫帚无望地试图扫除他们无尽的贪婪。

“我他妈的太年轻了！”她叫道，“我还年轻、依然充满活力，我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童年被毁掉！”

她猛地坐直身子。一定是刚才她的头滚到了亨利僵硬的肩膀上。

“我刚才说什么了？”她急切地问道。

她什么也没说。说话的是坐在后面的外交官奥斯纳德先生，他正极其礼貌地问路易莎是否愿意看见巴拿马人接管运河。

这个圆滑的年轻人是谁？这么年轻，这么英俊而又丑陋，这么性感，这么有趣而又这么文质彬彬？这性感的年轻人对我丈夫意味着什么？我丈夫对他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性感的年轻人好像给我们注入了新的生机——尽管亨利现在似乎很后悔当初把他强加给我们？他怎么会对我们如此熟悉，和我们相处得这样自然，就像一家人一样？他怎么会无所不知似地谈论亨利的公司、玛塔、阿布拉克斯、代尔哥多和我们生活中所有其他人？就因为他父亲是布瑞斯伟德先生的朋友？

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远胜于亨利对他的态度？他是亨利的朋友，而不是我的。为什么我的孩子对他如此着迷，而亨利却满面怒容把后背冲着我们，而且对奥斯纳德先生的那些笑话无动于衷？

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亨利在嫉妒，这使她很开心。而她的下一个念头却是一场恶梦，同时也令她羞愧而兴奋地心跳：噢耶稣，噢爸爸、妈妈，亨利是想让我爱上奥斯纳德先生，这样我们就可以扯平了。

潘代尔和汉娜烤小排骨，马克准备鱼杆，路易莎分发着啤酒和苹果汁，同时凝望着她的童年在水面的浮标间无奈地流走。奥斯纳德先生向她询问着巴拿马的学生——您是否认识一些，他们是否好战？——还有住在桥那边的

人。

“我们在桥那边确实有个水稻农场，”路易莎聪明地答道，“但我们不认识那里任何人！”

亨利和马克背靠背坐在小船上。鱼儿们以一种牺牲精神不断献身上来（引用奥斯纳德先生的话）。汉娜趴在树荫里，炫耀地翻看着奥斯纳德先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本昂贵的关于小马的书。而在他温柔地鼓励下（再加上一大口暗中吞下的伏特加），路易莎正在为他讲述自己过去的的生活。

“我的问题是——我必须告诉你——我真的可以叫你安迪吗？你可以叫我路——虽然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深深地爱着他，我的问题是，感谢上帝我只有这一个问题，因为我认识的巴拿马女孩几乎是每天一个问题——我的问题一直是我父亲。”

第十章

亨利要去觐见美国南部军区司令。路易莎像打扮孩子去主日学校一样打扮着丈夫，甚至还要更加兴高采烈。她双颊泛着迷人的红晕，兴奋地说个不停。只可惜这热情的很大部分来自一个酒瓶。

“亨利，我们必须冲洗一下你的车，你是要为一个活生生的当代英雄做衣服啊。将军比任何与他同样军衔、同样年纪的美军司令得的勋章都要多。马克，你去提热水。汉娜，去拿海绵和洗涤剂，不许抱怨。”

潘代尔本打算在街上的自动洗车站冲一下就行了。但路易莎为了今日的将军，不仅要清洁而且还要虔诚。她从未像今天这样为自己是一名美国人而骄傲。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话。她兴奋地跑来跑去，险些摔倒在地。他们擦完车后，她又检查了亨利的领带。和鲁斯大婶检查本尼叔叔的领带一样：先是走近仔细端详，然后离远些左右观瞧，像是在观赏一幅油画。直到让他换了条素静些的，她才满意地点了头。她的嘴里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牙膏味。潘代尔真不明白她这些天干嘛把牙刷得这么勤。

“亨利，就我所知你又不是什么通奸犯，所以当你拜访美国南部军区司令时，可千万不要心虚得像个通奸犯。”然后，她用厄纳斯多·代尔哥多的秘书最甜蜜的声音给理发店打了电话，预约了十点钟的服务。“不要把头发吹起来，也不要留胡子。谢谢你，乔茜。潘代尔先生今天想把头发剪得又短、又整齐。他要去拜访美国南部军区司令。”

接着，她耳提面命告诉潘代尔应该如何行事：

“亨利，你不要讲笑话，而应该恭恭敬敬，”她亲昵地抚平他上衣的肩膀，虽然它并没有任何不平之处，“给将军带去我的问候，并且一定要告诉他潘代尔全家、而不只是米尔顿·贾宁的女儿路易莎，都在盼望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美国家庭大聚餐和烟火晚会。从店里出来前，一定记住把鞋再擦一擦。一切优秀军人都根据一个人的鞋来判断此人的为人，美国南部军区司令也不例外。开车小心些，亨利，一定要小心些。”

她的提醒完全没有必要。沿着之字形山路爬上阿空山时，潘代尔像平常一样严格遵守着交通限速。来到美军检查站时，他挺直身体，冲哨兵勇敢地一笑。这时，他感到自己似乎也已成了一名战士。路边整洁的白色别墅向后闪去，门上的铜牌标明着主人的身份。他注意到越往前开，房屋主人的军阶也越高。他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去往天国的喜悦。当他踏上将军门前高贵的台阶时，尽管手里拿着皮箱，他仍摆出美国士兵特有的步态：上半部身体岿然不动，用臀部和膝盖独自完成着行进所必需的工作。

但就像他每次来到这里一样，当他一踏进屋子，亨利·潘代尔便无可奈何地爱上了它。

这不是权力，这是权力的赠品：一座准罗马执政官的宫邸，坐落在被征服的外国土地上，由训练有素的罗马士兵护卫。

“先生，将军现在就可以接见您，先生。”上尉告诉他，并熟练地接过他的皮箱。阳光明媚的白色大厅内挂满了前任将军的画像。潘代尔像老朋友似地问候着他们，同时也不安地四下环顾，看看有什么不受欢迎的变化。他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不幸的走廊装上了玻璃，屋子里多了些刺眼的空调。地毯多得有些失调（将军以前曾在东方服役）。除此之外，这屋子简直就跟多年前罗斯福总统前来视察工作时一模一样。

潘代尔跟在上尉身后，轻飘飘好像做梦似地穿过无数的大厅、会客室、图书室和起居室。每扇窗户展现在他面前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一个是水面繁忙的运河，在峡谷中蜿蜒前行；这一个是丛林密布的山峦，笼罩在闷热的雾气中；这一个是横跨运河的美洲桥，像巨大的海怪盘绕在海湾上空；远方，三座锥形的小岛隐约悬在半空中，恍如世外桃源。

还有那些鸟！那些动物！潘代尔从路易莎父亲的一本书上了解到，就在这座山上生存的鸟类、动物种类，比全欧洲加在一起拥有的还要多。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枝上，肥大的鬣蜥正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上午的阳光，若有所思地摆动着尾巴。另一棵树上，黄白相间的狨猴顺着旗杆溜下，抢夺着将军的妻子留在那里的芒果。然后紧握着战利品，争先恐后地跳上树去。

这是潘代尔一直梦想得到的一所房子。

上尉拿着潘代尔的皮箱朝楼上走去，潘代尔紧随其后。勇士们在旧照片上对他炫耀着自己漂亮的胡子。招兵海报在号召他加入早已被遗忘的外国战争。将军的书房里摆放着一张锃明瓦亮的书桌，潘代尔几乎敢发誓说那桌面是透明的。

但将潘代尔访问带到顶峰的是将军的梳妆室。九十年前，美国最好的建筑师和军事首脑在这里联合建立了巴拿马第一个男士服装圣地。这里的热带气候对先生们的服装损害极大，一件上好的衣服只需一晚便会发霉长毛，而把服装堆挤在狭小的空间更增加了空气的湿度。因此，将军梳妆室的发明者们没有设计壁橱，而是设计了一个屋顶很高、通风良好的大房间。设计巧妙的窗户可以引进来自各个方向的微风。在房间中他们发挥绝妙的想象力，挂起了一根由滑轮控制的巨大红木棒。只要轻轻一碰，就可以把它升到屋顶或降到地面。在木棒上，他们挂上了第一任司令众多的晨服、餐服、燕尾服、礼服和军服。这样，它们就可以挂在那里，供主人每天替换，并在窗户吹进的微风中抖落一身的潮气。潘代尔认为这是世界上对他作品最好的恭维。

“而且您保留了它，将军，先生！您沿用了它！”他激动地叫道，“我这样说希望您不要介意：我们英国人想象中的美国朋友一般可不是这样。”

“亨利，我们谁也不完全是自己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不是？”将军满意地端详着镜中的自己，丝毫没有影射意味地说道。

“是的，先生，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外表不完全一样。不过当这一切落入我们英勇的巴拿马主人手里后，它们会怎么样，我看谁也说不准。”他作为一个情报员巧妙地补充道，“无政府主义，甚至还要糟。我那些喜欢耸人听闻的客人是这么说的。”

将军有一颗童心，喜欢有话直说：“亨利，这是一场翻来覆去的游戏。昨天他们希望赶我们走，因为我们是凶恶的殖民者，压在他们头上使他们不能喘气。今天他们又想让我们留下，因为我们为这个国家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如果山姆大叔遗弃了他们，他们在国际金融界的信誉便会大打折扣。收拾行装再打开，打开再收拾，有趣得很。亨利，路易莎好吗？”

“谢谢，将军阁下，路易莎很好，她要是听到您对她的问候，会更高兴的。”

“米尔顿·贾宁是个优秀的工程师和一个正直的美国人，他的去世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

他们正在试穿一件深灰色羊驼呢三件套西服，其价格为五百美元。潘代尔早在九年前为他的第一位将军提供服装时便是这个价格。他把腰部收紧一

些，将军身上没有赘肉，看上去像健美的阿波罗。

“我想很快就会有日本人住在旁边了。”情报员叹息道。他弯起将军的一只胳膊，两人一起端详着镜中的效果。“再加上他的家属、佣人和厨师，他们有些人大概都没听说过珍珠港。说实话，这令我很难过，将军，我不喜欢原有的秩序发生改变。”

将军的回答（如果说他真的费心想去回答潘代尔）被他妻子兴高采烈的插话淹没了。

“亨利·潘代尔，你马上离开我丈夫，”她捧着一个插满百合花的大花瓶，不知从什么地方一阵风似地闯了进来，并且快乐地抗议道，“他是我的，你也不要再对那件衣服改动一针一线。它是我见过的最性感的東西。现在，我想我就要跟他再次私奔了。路易莎好吗？”

他们在年久失修的火车站旁边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馆里碰了头。这个火车站现在已成了运河的一个白天码头。奥斯纳德蜷坐在屋角的一张桌子边，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面前摆着一个不知刚才装着什么饮料的空杯子。自从一个礼拜前潘代尔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不仅长了分量，还长了岁数。

“茶，还是一杯这个？”

“谢谢，安迪，要是你不介意，我就喝茶了。”

“茶。”奥斯纳德粗鲁地对女招待说道，同时用一只手重重地捋着头发，“还有一杯这个。”

“今晚又很忙，安迪？”

“工作需要。”

透过窗户，他们可以看见巴拿马英雄时代留下的正在衰败的硬件设施。老式的火车车厢，被老鼠和流浪汉扔得到处都是的车内装饰品，只有铜制的台灯还完好无损。锈迹斑斑的蒸汽发动机、转车台、车厢、煤水车，被丢弃在那里无人问津，就像被宠坏的孩子遗弃的玩具。人行道上，徒步旅行的人挤在屋檐下，哄赶着围上前来的乞丐。他们数着被雨打湿的美元，极力辨认着西班牙语路标。雨已下了几乎整整一个上午，现在仍然没停。咖啡馆里充满一股热烘烘的煤油味。运河上的汽笛在一片噪杂声中凄厉地哀鸣。

“记住，这是一次偶然相遇。”奥斯纳德努力压下一个涌上来的酒嗝，“你正在买东西，我在查看轮船时刻表。”

“那我正买什么呢？”潘代尔迷惑不解地问道。

“他妈的，我怎么知道？”奥斯纳德吞下一口白兰地，潘代尔默默地呷着他的茶。

开车的是潘代尔。因为奥斯纳德车上的外交牌照，他们决定开潘代尔的车。路边小教堂的墓地上标明着间谍和其他摩托手的葬身之地。身驮重负的小马驹慢吞吞走在头上顶着包裹的印地安主人前面。一头奶牛的尸体横躺在一个交叉路口。一大群黑色的兀鹰贪婪地抢夺着尸体的最佳部位。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宣布后胎炸了。潘代尔换轮胎时，奥斯纳德戴着草帽郁郁寡欢地蹲在取下的破轮胎上。

他们来到城外一家路边饭馆里。塑料雨棚下摆着硬木桌子，烤架上放着小鸡。雨已停了，耀眼的阳光照在翠绿的草地上，一个钟形鸟舍里的鸚鵡声嘶力竭地尖叫着。除了潘代尔和奥斯纳德，这里只有另一张桌子旁两个穿蓝色衬衫的粗壮男人。

“认识他们？”

“不，安迪，我很高兴我不认识他们。”

吃完鸡后，再喝两杯家酿白酒——等等，再拿一瓶来，然后滚开让我们单独呆会。

“他们现在是胆战心惊。”潘代尔开始道。

奥斯纳德一手做着记录，一手支着脑袋。

“将军身边总有一群人围着他，所以我没法和他单独在一起。有个上校，一个高个家伙，总是把他拉到一边，让他签名，不知跟他嘀咕些什么。”

“看见他签的是个什么吗？”奥斯纳德轻轻晃着脑袋以减轻头疼。

“我试衣服的时候看不见，安迪。”

“听到一些悄悄话吗？”

“没有，而且我想就是你在哪儿也听不见什么，因为我得跪在地下摆弄他的裤子。”他喝下口白兰地，“‘将军，’我说，‘如果这对您不方便，或是我听见了我不该听的话，您只要告诉我，我不会在意的，我可以改天再来。’可他不答应。‘亨利，你属于这里，我要你就呆在这儿。你简直是大风大浪中一只清醒的木筏。’‘那好吧，’我说，‘我就呆在这儿。’接着他妻子进来了。虽然他们什么也没说，但有时眼色比多少句话都管用，安迪。他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奥斯纳德不紧不慢地记录着。“‘美国南部军区司令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这会让伦敦进入紧急戒备状态。”他生气地说道，“将军是否抨击过美国国务院？”

“没有，安迪。”

“说他们是一群娘娘腔、学究气的同性恋？骂那些刚从耶鲁毕业的中央情报局的人是群狗娘养的混蛋？”

潘代尔努力回忆着，非常审慎地回忆着。

“他谈了一点，安迪。还不如说是我感觉到的。”

奥斯纳德稍稍振奋了些，也记得快了些。

“悲叹美国失去的权力，推测运河未来的操纵者？”

“局势会变得非常紧张，安迪，他还提到过学生，而且我承认我不能说他的口气很尊敬。”

“他的原话，伙计。我会来润色，你就告诉我他的原话。”

潘代尔遵命献上他的原话：“‘亨利，’他对我说——轻轻地，因为我当时正在摆弄他的领口——‘我建议你，亨利，卖掉你的店铺和房子，趁现在还来得及，带你的妻子和孩子离开这个地狱般的国家。米尔顿·贾宁是个了不起的工程师。他的女儿应该生活得更好。’我什么也没说。我都傻了，我太感动了。他问我、我们的孩子有多大。当知道他们还不到上大学的年龄时，他大大松了口气，因为他不愿想象米尔顿·贾宁的外孙和那些长头发的共党分子在街上闹事。”

“等等。”

潘代尔住了口。

“好了。接着说。”

“然后他说，我应该照顾好路易莎，说她真不愧是父亲的好女儿，居然能够容忍运河委员会那个杂种两面派厄纳斯多·代尔哥多博士，愿上帝毁灭他。将军可不是个会说话的人，安迪。我被吓坏了，你也会的。”

“代尔哥多杂种？”

“完全正确，安迪。”潘代尔答道。他想起了那位先生在他家餐桌旁令人不快地装模做样，而且这么多年来，他就像一个当代布瑞斯伟德一样时刻影响着他的生活。

“见鬼，他对什么事要耍两面派呢？”

“将军没有说，安迪，而我也不能问。”

“有没有说美军基地是撤还是留？”

“没有确切地说，安迪。”

“见鬼，这是什么意思？”

“开了些玩笑，让人捧腹的笑话。说要不了多久，抽水马桶就会泛上来。”

“航运安全呢？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威胁要使运河陷入瘫痪？美国人必须留下来，继续与毒品作战、镇压武装暴徒、维护地区和平？”

对这些提示，潘代尔谦虚地一一摇头否认。“安迪，安迪，我是个裁缝，你忘了吗？”——他对蓝天中飘浮着的一根鸚鸟羽毛绽开一个善良的微笑。

奥斯纳德又叫了两杯烈性饮料。在酒精的作用下，他进一步进入工作状态，闪闪的亮光重新照亮了他的黑眼睛。

“好吧，让我们回到现在，米奇说什么了？他是想参加还是放弃？”

但在米奇的问题上，潘代尔可不想鲁莽行事。他是在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在谈论自己的朋友。他不禁暗暗诅咒自己的“魔力”，并且衷心希望那晚米奇根本没有去过联合俱乐部。

“他也许想参加，我是说米奇。如果参加得有一些条件，他要考虑考虑。”

奥斯纳德再次开始记录。他的汗珠点点滴滴落在塑料桌布上。

“你在哪儿和他见的面？”

“在凯撒公园，安迪。在赌场外面那个又长又宽的走廊上。米奇对对方不存戒心时，就在那里召见他的客人。”

危险的真相开始冒头。就在昨天，米奇和潘代尔就坐在他刚刚描述的地方。米奇尽情发泄着他对妻子的爱与恨，为他孩子们的痛苦而伤心欲绝。他忠实的狱友潘代尔对他的不幸深表同情，却小心地没有吐露任何会加重他情绪的话。

“告诉他身价百万的古怪慈善家的事了？”

“是的，安迪，而且他表示很有兴趣。”

“告诉他国籍了吗？”

“我回避了，安迪，完全遵照你的吩咐。‘我的朋友来自西方一个民主国家，但不是美国。’我说，‘我只能说这么多了。’‘亨利老伙计’，他说——他就这么叫我的，亨利老伙计——‘他如果是个英国人，我就差不多答应了。别忘了我是个牛津人，还是英——巴文化协会的前任官员。’‘米奇，’我说，‘相信我，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我古怪的朋友有一定数目的钱财，而且如果你说服他相信你事业的正确性，他就准备把这笔钱财供你支配，我说的可不是什么小零头。如果有人想把巴拿马连同运河一起卖掉，’我说，‘如果军事高压政策要扼杀一个羽翼未丰的年轻民主国家，那么我古怪的朋友就准备用他的百万家财为正义事业做出贡献。’”

“他有什么反应？”

“‘亨利老伙计，’他说，‘我对你以诚相待。眼下我更关心的是那笔钱，因为我就快囊空如洗了。让我破产的不是赌场，也不在于我给了我的学生和桥那边的人多少，而是我的投资项目，我给他们的贿赂，还有各方面的

支出。不只是在巴拿马，而且在科伦坡、台北、东京，还有其他我叫不上名来的地方。我已是不名一文了，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

“他要去贿赂谁？见鬼，为了什么？我不明白。”

“他没告诉我，安迪，我也没问。他突然扯到别的事上去了，这是他的特点。告诉我一大堆关于外国投机分子的事，还说政客们在用出卖巴拿马人民权利的钱中饱私囊。”

“拉里·多明戈呢？”奥斯纳德怒气冲冲地问，就像一个人主动提出给对方金钱，接着却发现对方真地接受了他的好意。“我以为他在支持他呢。”

“已经不了，安迪。”

“见鬼，为什么不了？”

真相再一次小心地助了潘代尔一臂之力。

“就在几天之前，多明戈先生已不再是米奇餐桌旁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了。米奇终于明白了大家早已知道的事。”

“你是说他和他老婆还有拉里翻了脸？”

“完全正确，安迪。”

奥斯纳德原封不动吞下了这一切。“这么偷偷摸摸真让我厌烦。”他抱怨着，“这里有阴谋，那里有阴谋，有人要出卖运河，即将发生武装暴乱，沉默反抗，游行的学生。见鬼，他们在反抗什么？为什么？他们干嘛不干脆行动起来呢？”

“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安迪。‘米奇，’我说，‘我的朋友可不会把钱投在一项神秘事业上。如果有一个重大秘密，你知道，而我的朋友不知道，那他的钱是不会离开口袋的。’我当时很坚定，安迪。对米奇就得这样。他简直硬得像铁。‘你拿出你的方案计划，米奇，’我说，‘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善心。’这是我的原话。”他补充道。奥斯纳德气喘吁吁做着记录，汗珠吧嗒吧嗒掉在桌子上。

“他反应如何？”

“他掩盖了自己，安迪。”

“他什么？”

“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我不得不像个审问官似地逼他开口。‘亨利老伙计，’他对我说，‘我们都是讲道义的人，你和我都是，所以我也就不转弯抹角了。’他变得激动起来，‘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我会告诉你永远不会，永远永远不会！’”潘代尔激动的声音煞有介事，你一听就知道他确曾在那里感受过阿布拉克斯的狂热。“‘因为我永远不会把来源极其保密的情报泄露出去，哪怕只是一星半点。除非我已将它传达给下边的每一个人。’”潘代尔的声音变成了低沉、严肃的允诺，“‘那时，我会把我们发动战斗的命令交给你的朋友，并附上一份关于我们运动目标和梦想的声明；如果我们有幸获得了这次生活彩票的头奖，我还会送上一份我们的宣言，和有关这个卑鄙政府阴谋诡计的详细记录和数字，而且是有确凿证据的。’”

“比方说？”

“‘比方说，谨慎、恭敬地对待我的组织，并通过亨利·潘代尔事先打探我和我朋友们的一切活动细节。’句号。”

沉默。奥斯纳德目不转睛、阴沉地凝视着潘代尔。大脑已是一片混乱的亨利·潘代尔亦是满面怒容。他希望以此来保护米奇，使他不被自己失算的爱所伤害。

奥斯纳德首先开口：

“亨利，老伙计。”

“怎么，安迪？”

“你会不会对我隐瞒了什么？”

“我是原封不动告诉你的，米奇的话和我的话。”

“这是条大鱼，亨利。”

“谢谢，我也意识到了，安迪。”

“其大无比。我们来到世上就为这个，你和我，这是伦敦梦寐以求的事：一场正在孕育着的中产阶级激进自由民主运动，大有燎原之势，号角一响便随时准备为民主而战。”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这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安迪。”

“没时间让你们保卫自己的运河了。”

“我不明白，安迪。”

“团结，我们会胜利。分裂，我们便注定失败。你说服米奇，我说服伦敦，就这么简单。”

潘代尔有了个主意，一个可爱的主意。

“他还定了条规矩，安迪，我刚才本该提到的。”

“什么规矩？”

“说实话，荒唐得很，我觉得都没必要告诉你。‘米奇，’我告诉他，‘这太不切合实际，你太工于心计，我想很长一段时间内，你不会再听到我朋友的消息了。’”

“说下去。”

潘代尔哈哈大笑，不过是在心里。他看见了出路，一条六英尺宽通往生命线的通道。“魔力”在他体内涌流，在太阳穴上狂跳，在耳朵旁欢唱，他深深吸了口气，开始了另一段长篇大论：

“‘你的疯狂百万富翁想支持我们的运动，使其成为一个弱小国家自治过程中的一个民主工具，所以他愿意对我的沉默反抗运动投注大笔资金。我所要说的关系到他的付款方式。’”

“怎么？”

“钱要预先支付，安迪。现金或金条。”潘代尔深表歉意地答道，“为安全起见，不要牵扯到支票、信用卡或银行。这笔款子只供他的运动使用，包括学生和渔民、贫民、犹太人。”他胜利地结束道，并满怀敬意地想起了本尼叔叔。

但奥斯纳德并没有做出潘代尔预期的反应。与此相反，当他听完潘代尔的话后，整个胖大的身体似乎猛地一亮。“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对这一有趣建议考虑过相当时间后，他颇有见地地说道，“伦敦也会这样看的。我会打报告给他们，看看他们反应如何。他们都是些通情达理的人，大多数人都是。敏锐，必要时很灵活。不能给渔民支票，完全有道理。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我帮助吗？”

“我想这就足够了，谢谢，安迪。”潘代尔竭力掩饰着自己的震惊，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玛塔在炉边为他煮着咖啡，她知道他喜欢自煮咖啡。潘代尔躺在她的床上，正研究着一张布满线条、圆圈、大写字母和数字的复杂图表。

“是一张作战图，”她解释道，“我们还是学生时用的那种。密码、基

层指挥部、通讯线路，还有一个负责与工会谈判的联络小组。”

“米奇在哪个部门？”

“哪儿也不在。米奇是我们的朋友，那样做不合适。”

咖啡开了。她关上火，倒了两杯。

“大熊来过电话。”

“他有什么事？”

“他说他正想为你写篇报道。”

“那很好嘛。”

“他想知道那酒吧花了你多少钱。”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也是个邪恶的人。”

她拿走他手中的作战图，递给他一杯咖啡，然后紧挨着他坐在了床上。

“米奇想再做件衣服。霍斯通斯羊驼呢，就像你给拉里做的那件一样。我跟他说他得付清上件衣服的钱才能做新的，我做的对吗？”

潘代尔小口小口呷着他的咖啡。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有点害怕。

“他要就答应他，别让他不高兴。”他回避着她的眼神说道，“那是他挣来的。”

第十一章

青年安迪博得了所有人的欢心，听说就连大家公认不懂高兴为何物的莫特比大使也夸奖了这个年轻人，说一个加班到八点，对突发事件能够保持镇定的人确实不是太坏。尼格尔·斯多芒特的疑虑也在几天之内就冰消雪融了。

奥斯纳德没有表现出任何觊觎办公处主任职位的企图，并对他的同事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在鸡尾酒会和宴会上，他是一颗明星，不过并不刺眼。

“我怎么对这个城市解释你的出现呢？你有什么建议吗？”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斯多芒特不很友好地问他。“更不用说对使馆人员了。”他补充道。

“运河观察员怎么样？”奥斯纳德提议，“后殖民主义时期，英国的贸易路线，从某种方式说这确实是事实。问题在于你怎么进行观察了。”

斯多芒特看不出这个建议有何不妥之处。驻巴拿马的所有主要使馆都有自己的运河专家，除了英国。不过奥斯纳德了解这一行吗？

“对美军基地能透露多少？”斯多芒特问道，同时也想检验奥斯纳德是否胜任他的新职位。

“不明白你的意思。”

“美国部队是撤还是留？”

“很难说，都有可能。许多巴拿马人希望保留军事基地，以保护外国投资者。强调短期利益，认为这是个过渡。”

“其他人呢？”

“一天也不要留。从1904年起他们就作为殖民者驻扎在这里，是国家的耻辱，应该把这些人赶出去。二十年代，美国海军从这里出发袭击了墨西哥和尼加拉瓜，镇压了1925年巴拿马的大罢工。从一开始，美国军队就驻守在运河边。除了银行家，谁也不喜欢这样。现在，美国以巴拿马为基地，打击活跃在安第斯山和中美洲的大毒贩，并训练拉美国家军队，以抗击未知的敌人。美军基地雇佣着四千名巴拿马人，并为其他一万一千人提供工作。美国在这里的军事力量，根据官方消息，是七千人，但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周围挖空的山中全是掩体和军队。据说，美国驻军为巴拿马提供了百分之四点的收入。不过考虑到巴拿马的无形收入，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运河条约呢？”斯多芒特问道，心中不禁暗暗叫好。

“1904年条约将运河区永远划归美国佬，1977年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规定运河及其所有一切将在本世纪末无条件归还给巴拿马人。右翼美国人至今仍认为那是对国家利益的出卖。如果双方认为必要，巴拿马政府将允许美国军队继续驻守。至于谁付谁多少钱、为什么、什么时候，这些问题都未谈论过。我通过了吗？”

他确实通过了。运河官方观察员奥斯纳德按时搬进了公寓，参加了欢迎晚会，也结识了各个社交圈。几个星期内，他就成了外交界一个受人欢迎的小人物。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已成了大家的宠儿。他和大使打高尔夫球，也跟西蒙·皮特打网球；他兴致勃勃地参加下级官员举行的海滩聚会，并极其踊跃地参加到外交人员为巴拿马贫民募捐的活动当中。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扶贫对象真是层出不穷。大使馆正在为圣诞节排练一出哑剧，奥斯纳德

被一致推举为女主角。

“你不介意告诉我些事情吧？”当他们彼此更加熟悉后，斯多芒特问他，“计划与应用委员会在国内是个什么单位？”

奥斯纳德的回答很含混，斯多芒特认为他是有意如此。

“说实话，我也说不准。是财政部的一个下属单位，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来自各行各业。希望以清新的空气吹走陈年的蛛网。一个被女王陛下批准的半官方机构。”

“比如什么样的行业呢？”

“议会，新闻界，到处都有。我的老板认为它机构庞大，但并不怎么谈到它。主席是个姓卡文迪斯的伙计。”

“卡文迪斯？”

“名字叫杰弗里。”

“杰弗里·卡文迪斯？”

“似乎是个自由撰稿人。大量的幕后操纵和幕后交易。沙特阿拉伯的办公室，巴黎、伦敦西区的房子，苏格兰的地产。大量的行贿受贿。”

斯多芒特盯着奥斯纳德，毫不掩饰自己的惊愕。权力贩子卡文迪斯，他想到。国防部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卡文迪斯。自称为发言人密友的卡文迪斯。当斯多芒特在伦敦供职时就是一个政治掮客的卡文迪斯。色狼卡文迪斯，军火代理商。圆滑世故的卡文迪斯。任何人一旦发现自己与上面所提之人有联系，便要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前立刻上报人事部。

“还有谁？”斯多芒特问道。

“一个叫塔克的伙计。不知道他别的名字。”

“不是科比？”

“只知道塔克。”奥斯纳德漫不经心地说。斯多芒特很是喜欢他这态度。“有一天打电话时无意听到的。开会前我的老板和塔克共进午餐。我的老板买了单，似乎这是规矩。”

斯多芒特咬着嘴唇，没有再问什么。他现在知道的已经比他希望、甚至应该知道的多得多。于是后来当他们在一家新开的供应樱桃白兰地和咖啡的瑞士餐厅共进午餐时，他转而问起了奥斯纳德的未来产品这一微妙问题。奥斯纳德发现了这个餐厅；奥斯纳德坚持用他所谓微薄的薪水付了帐；奥斯纳德建议他们点了蓝贝和团子汤，然后是智利红葡萄酒和樱桃白兰地。

使馆什么时候能有幸目睹奥斯纳德的產品？斯多芒特问。送往伦敦之前？之后？还是永远不能？

“我的老板说除非他点了头，我不能把它拿给本地官员过目。”奥斯纳德含着满嘴食物说，“对华盛顿怕得要死。经费都由他本人亲自过问。”

“你喜欢这样吗？”

奥斯纳德咽下一大口红葡萄酒，摇了摇脑袋：“我的意见是改变这一点。在使馆内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你、大使、弗朗和我。吉利是国防部的人，所以不算他；皮特还需考验考验。起草一个章程，大家都签名，在办公时间之外碰头商议工作。”

“不管你老板是谁，他会答应吗？”

“你推，我来拉。他叫拉克斯莫，本该是个秘密，只不过尽人皆知。让

指有门路或自称有门路而专门替商人与官方拉关系的人。

大使拍着桌子说‘运河是颗定时炸弹，当地官员应能够立刻做出反应’诸如此类的话，他会屈服的。”

“大使不会拍桌子。”斯多芒特说道。

但莫特比肯定是拍了什么东西，因为经过双方分别与各自上司一系列的电报联络后（这些电报一般是在夜深人静之时，由人工解码的），奥斯纳德和斯多芒特终于被允许携手合作。一个大使馆工作小组成立了，它有一个听上去很安全的名字：巴拿马地峡研究小组。三位美国技术人员从华盛顿飞抵巴拿马，经过三天的监听之后，他们宣布一无所获。一个燥热的星期五，晚上七点钟，四位阴谋家围坐在大使馆柚木会议桌旁，头顶一盏低矮的吊灯。大家一一签字承认自己了解一次代号为贝肯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由贝肯提供代号为贝肯的特殊情报。场面极其庄严肃穆，可惜因莫特比一阵幽默感的发作而大大减色。事后，有人将他这次发作归功于他暂时回英格兰去的妻子。

“从现在起，贝肯很可能成为一个发展中的东西，先生。”奥斯纳德宣布道。他正收集着各人的签字表格，就像赌桌上正在收进赌注的管理人员。“他的情报收集速度很快，一星期开一次会可能不够。”

“一个什么东西，安德鲁？”莫特比问道，同时啪地一声放下了钢笔。

“发展中的。”

“发展中的？”

“我是这么说的，大使先生。发展中的。”

“是的，正是如此。谢谢。嗯，从现在起，如果你不介意，那个东西——借用你的话——是发展中的。贝肯可能成功，他可能克服一切阻挠，他可能坚持下去。但只要我还是大使，他就永远不能是发展中的。”

然后，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莫特比居然邀请大家到他的住所吃点火腿鸡蛋再游游泳。回到家中，莫特比向这些“贝肯分子”敬上一杯之后，便领着他的客人来到花园，去欣赏他的癞蛤蟆。院外传来过往车辆的嘈杂声，莫特比就在这样的背景噪音中，大声呼唤着他的癞蛤蟆们：“快，赫拉克利斯，跳！快跳！别那样傻子似地看着她，加俐略，你以前没见过漂亮姑娘吗？”

后来，当他们在蒙蒙夜色中畅游时，莫特比再次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地喊道：“老天，她真漂亮！”这是在赞美弗朗。最后客人离去前，他又坚持放上了舞曲，并让仆人们卷起了地毯。斯多芒特不禁注意到弗朗几乎和每个人都翩翩起舞，只没有做奥斯纳德的舞伴。这位年轻人似乎对大使的书更感兴趣。他背着手在书橱前巡视，就像一个正在检阅仪仗队的英国王子。

“你不觉得安迪有点自卑吗？”晚上上床后，他问帕蒂。“从来没听说他和女孩们出去约会过。他对待弗朗的态度，就像她有瘟疫一样。”

他以为她又要咳嗽，没想到她却笑了起来。

“亲爱的，”帕蒂喃喃道，她抬眼朝天堂所在的地方望去，“安迪·奥斯纳德？”

如果弗朗西斯卡·迪思从她在奥斯纳德床上的尴尬位置听到这些，她肯定会很高兴。

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对她自己来说都是个谜。不过这个谜已经有十个星期长了。

“解决这件事只有两个办法，姑娘。”他当时向她解释道。他对什么事

赫拉克利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加俐略，意大利科学家。

都这样有信心，不管是大块大块的烤肉还是埃尔·巴拿马旅馆游泳池旁的冰镇啤酒。“办法 A，忍耐六个月的痛苦煎熬，然后紧紧投入对方的怀抱。‘亲爱的，我们为什么不早点这样？’如此等等。办法 B，也是更好的一种，现在就上床，彼此守口如瓶，看看我们是否喜欢这样。如果喜欢，那么就尽情享乐。如果不喜欢，那就停手。这是最聪明不过的办法。”

“还有办法 C。”

“是什么？”

“比如说，禁欲。”

“你是说我做个手术，你去当尼姑？”他朝泳池边挥了挥厚实的手掌。一群各式各样的轻浮女孩正在一个乐队的伴奏下，和她们的舞伴调着情。“这是个被遗弃的小岛，姑娘。最近的白人也在千里之外。在我妻子下个月出现之前，只有你、我和我们对祖国母亲所担负的责任。”

弗朗西丝卡差点跳了起来，实际上她已叫了出来：“你妻子！”

“还没有。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奥斯纳德一边说，一边也站了起来。“所以既然我们幸福的绊脚石已经搬走，见鬼，为什么还要说不呢？”

他们在乐声中翩翩起舞，而她绞尽脑汁想找出答案。她从来没想到一个身躯这样庞大的人 would 这么舞姿轻盈，也没想到这么一双小小的眼睛会如此慑人心魄。如果说实话，她也从没想到自己会被这样一个几乎是神话巨人般的男子所吸引。

“我想你似乎没想过我完全有可能喜欢别人，是吗？”她问道。

“在巴拿马？不可能，姑娘。我调查过你，当地小伙子称你为英国冰山。”他们紧贴在一起旋转着，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没这么叫我！”

“想打赌吗？”

他们贴得更紧了。

“那在国内呢？”她坚持道，“你怎么知道我在斯诺普郡没有一个灵魂伴侣？或是在伦敦？”

他吻着她的太阳穴，他吻哪儿她也不会拒绝的。他的手静静放在她的背上，她的背是裸露的。

“在那边有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姑娘。在我看的书里，距离五千英里是得不到什么满足的，是不是？”

当她打量着睡在身边的丰满的奥斯纳德时，弗朗对自己说，并不是因为奥斯纳德的论点说服了她，也不是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舞伴，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都更能让她开心，这只是因为她不能想象自己再多抗拒他一天，更不用说三天了。

她是六个月前来到已拿马的。在伦敦时，她曾和一个叫埃德加的极其英俊的股票经纪人共度周末。双方心照不宣地同意在她得到任命前，他们之间的事任其自然发展。和埃德加在一起，一切都是那么不言自明。

但安迪到底是谁？

弗朗是个信奉确凿事实的人，她以前还从没跟一个她未曾调查过的人上过床。她知道他在伊顿上过学，但那只是米尔斯告诉她的。奥斯纳德似乎很憎恨他的母校，只称它为“牢房”或“老古董”，否则就干脆闭口不谈他的教育经历。他的知识广博，但又不成体系，正像一个学业被突然中断的人。

喝醉的时候，他总爱引用巴斯德的名言：“机遇总是拜访那些有准备的人。”

他很有钱，或者并不富有而是大手大脚，或说异常慷慨。在他价格昂贵、当地制作的衣服口袋里——安迪肯定一到这儿，就找到了城里最好的裁缝——几乎总是塞满了二十和五十美元的钞票。但当她指出这一点时，他却耸耸肩，说这是工作报酬。如果他带她去吃饭，或偷偷到乡下去度周末，那他更是花钱如流水。

他曾养过一条灵缇犬，而且参加过白厅的比赛，直到（用他的话来说）一群朋友劝说他把狗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在阿曼建立一个赛车场的宏伟计划也遭到同样的失败。他还曾在牧羊人广场开过一个银店。没有一个插曲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因为现在他也不过才二十七岁。

对于他的父母，他拒绝发表任何评论，只是说他无穷的魅力和财富都来源于一个远房姑妈。他从未提过自己以前的罗曼史，但她有绝妙的理由相信那些故事一定数目可观、种类繁多。他严守了“守口如瓶”的允诺，在旁人面前从未对她表现出任何亲昵举动，这令她觉得非常刺激：前一分钟还在他力大无穷的怀抱中享受极度的快感，后一分钟却又在办公处会议上严肃地坐在他对面，仿佛陌生人一样。

而且他是个间谍。他的工作是指挥另一个叫贝肯的间谍，也可能是间谍们，因为贝肯搜集的情报形形色色，令人振奋，这绝不是单独一个人能够做到的。

贝肯能令巴拿马总统和美国南部军区司令对其言听计从，贝肯对各种骗局和幕后交易了如指掌。安迪养狗参赛时，他肯定对这些东西也很了解。她近来才了解到那条狗的名字叫复仇。她认为这名字有重要含义：安迪有一个计划。

贝肯和一个秘密的民主抵抗组织有联系，这个组织的成员正在等待巴拿马原来的纳粹分子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他和学生运动中的好战分子、渔民、工会中的秘密活跃分子谈话。他和他们一起制定计划，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他称他们为桥那边的人——她觉得这名字极有吸引力。贝肯和运河委员会的著名人物厄纳斯多·代尔哥多也是朋友，还有那个为毒贩洗钱的拉里。贝肯认识立法委员会的成员，而且人数不少。他认识许多律师和银行家。看起来在巴拿马所有值得认识的人中，贝肯没有一个不认识的。而且在弗朗看来，安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打入一个她从来没有意识到其存在的巴拿马的心脏部位，是件不同寻常、甚至怪异的事。不过话说回来，他打入她的心脏部位可也是相当神速的。

贝肯嗅出了一个重大阴谋，不过谁也无法确知这阴谋的具体内容：只知道法国人，或者还有日本人、中国人和亚洲四小龙是（或者可能是）这阴谋的一部分；也许还有中美和南美的大毒贩们。阴谋包括将巴拿马运河从后门卖出（用安迪的话说）。可是怎么卖呢？怎么能逃过美国人的耳目呢？美国人毕竟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已长达近一个世纪；而且在巴拿马地峡和中美地区，他们拥有最先进的监听、监视设备。但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居然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这更大大增加了这件事的刺激性。或许他们知道，而丝毫没有向我们透露。再或许他们知道却没有互相透露，因为现在当你提到美国外交政策时，你不得不问是哪一条政策、哪一个大使，美国大使馆里的那位，还

是阿空山上的那位；因为美国军队还没有习惯在巴拿马已不能胡作非为。

伦敦兴奋异常，并且正在努力发掘一切有关、无关的问题，有时甚至是多年前的问题。同时对哪个国家觊觎世界霸权的野心最终会占上风进行着推测。因为根据贝肯的报告，全世界的贪婪无厌者已云集可怜的小国巴拿马，以看看谁能拿到这个奖品。伦敦一直在施加压力，需要更多、更多的情报。这令安迪怒不可遏，因为过度使用一个情报网，就像过度使用一只赛狗。他说：最终你们俩都会为此付出代价，狗和你本人。但他告诉她的就是这些了。除此以外，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工作，这令弗朗大为倾倒。

从开始到现在才短短十个星期，就已取得了如此可观的成绩，就像两人之间的爱情一样。安迪是个魔术师，对周围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事物施加了魔法，使它们变得激动人心，充满活力。他也这样对弗朗施加了魔法。可是谁是贝肯？如果说安迪是由贝肯来定义的，那么贝肯又是由什么来定义呢？

为什么贝肯的朋友会对他(她)这样直言不讳？贝肯是个精神病医生吗？还是个工于心计的婊子，用淫荡的床上功夫钓出她情人们的秘密？那个给安迪打电话、并不等他说完“我马上来”就挂断电话的人是谁？是贝肯本人？还是一个中间联络人，一个学生、一个渔夫、一个接头人？接到电话后，安迪似乎听到了一个超自然声音的命令。他会在深夜爬起床来，穿上衣服，从镶在床后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卷钞票，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去，把她一人留在床上，连句告别的话也没有。一直到清晨他才会悄悄回来，或是满脸懊丧，或是喜不自禁，而且满身烟臭和女人的香水味。他到哪儿去了呢？然后他会一言不发地爬上床来，进入她的身体，无休无止、不知疲倦、妙不可言地令她疯狂，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当弗朗还是学校学生时，她曾有过这样的幻想，可谁能预料今生真会遇到？

有时他会收到一个样子普通的棕色信封，之后他便会拿着它钻进厕所，并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一呆就是半个小时；出来后里面留下一股冲鼻的樟脑味（亦或是福尔马林？）。他是在尝试何种伟大的炼金术呢？有时他会从储藏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卷只有绦虫粗细的湿胶卷，然后坐在桌边用他的微型剪辑装置仔细察看。他是在看什么呢？

“难道你不该在使馆里干这些吗？”

“没有暗室，没有你。”他用低沉、漫不经心的声音答道，其魅力令她不可抗拒。和埃德加相比，他真是个难看的胖子——这么多变、这么无拘无束，但又是这么勇敢！

在贝肯分子的会议上，她会仔细地观察他：我们主要的贝肯分子，威严地坐在长长的会议桌边；当他把各个硬纸夹分发给其他人时，一缕诗意的额发在他右眼上方飘来拂去；然后他会坐下来，用茫然的目光凝视着前方的虚无，而其他人都读着面前的文件。那是贝肯眼中的巴拿马：

外交部的安东尼奥：某某人最近宣称由于对其古巴情妇极其着迷，他打算利用自己的工作推进巴拿马——古巴之间的关系，以对抗美国……

对谁宣称？对他的古巴情妇？她又把它告诉了贝肯？或是直接告诉了安迪；也许——是在床上？她又想起了那香水味，并且想象那是女人的肉体擦在他身上的。安迪就是贝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某某人暗中为科隆的黎巴嫩黑手党效力。据说这些人已支付二千万美元

给科隆的黑社会，以确保其“最惠国地位”……

古巴情妇和黎巴嫩骗子之后，贝肯又跳到了运河：

新成立的运河管理机构的内部混乱状况日益升级。被任人唯亲的上级机构指定的不合格新人正在取代过去的官员，这种情况令厄纳斯多·代尔哥多大为失望。其中最恶劣的一个例子是任命乔塞·马里阿·费南为运河综合服务部的经理。此人刚刚获得一家快餐连锁店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而这家连锁店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为巴西可卡因毒贩手下的公司所控制……

“是在国庆节晚会上向我讨好的那个费南吗？”一天晚上当贝肯分子在莫特比的办公室开会时，弗朗面无表情地问安迪。

中午，她在他的公寓和他一起吃了午饭，而且整个下午都在做爱。促使她现在发问的既有好奇也有情欲。

“罗圈腿，秃顶的胖子，”安迪漫不经心地答道，“戴眼镜，满脸麻子，有狐臭，还有口臭。”

“就是他。他想带我乘飞机去大卫城参加一个节日庆祝活动。”

“你什么时候动身？”

“安迪，不要胡闹。”正在看文件的尼格尔·斯多芒特头也不抬地说。弗朗不得不停下手里的活，以免咯咯笑出声来。

会议结束后，她用眼角余光瞥着安迪把文件夹整理好，然后夹着它们向东走廊新铁门后他的神秘王国走去。他那个鬼鬼祟祟的办事员紧随其后——他称自己为谢泼德，手里总拿着个什么东西，比如扳手、改锥或一段花线。

“那个谢泼德到底为你干什么？”

“擦玻璃。”

“他可不够高。”

“我举他起来。”

现在她同样不抱什么希望地问奥斯纳德：为什么别人都要睡觉时，他却又穿上了衣服？

“我要去见一个人，是为一条狗。”他简单答道。整个晚上，他一直显得坐立不安。

“一条灵缇？”

没有回答。

“这真是条迟到的狗。”她说，希望她的玩笑能打断他的沉思。

没有回答。

“我猜这就是今天下午给你发来密码电报的那条狗。”

奥斯纳德正在往头上罩背心，他猛地僵住了。“见鬼，你是从哪儿知道的？”他怒气冲冲地质问道。

“我进电梯准备回家时，正好碰上了谢泼德。他问我你是否还在，所以我很自然地问他什么事。他说有份紧急电报，可你得自己去解码。你是装在那只手提镶珍珠的皮箱里吗？”

没有回答。

“你在哪儿见她？”

“一家妓院里。”他恶狠狠地说完，朝门口走去。

“我哪里冒犯你了吗？”

“还没有。不过快了。”

“也许你已经冒犯了我。我也许会回自己的公寓去，我需要些真正的睡

眠。”

但她留了下来。他身体的气味依然包围着她；身边睡衣上仍留有他的痕迹；昏暗的灯光中，他那双锐利的眼似乎仍在令她欲火中烧，甚至他的怒气也令她兴奋不已。还有他的阴暗面（虽然他很少暴露）；在床上，当他们正在做爱的游戏时，当她令他几近狂躁时，他会猛地抬起湿漉漉的脑袋，似乎要挥拳猛击；仅仅在出手前那一刹那才又极力收了回去。还有在贝肯分子会议上，当有些变态的莫特比决定对他的报道挑三拣四时——“你的情报员是不是个无所不知的文盲，安迪，或者他的这些语法错误得归功于你？”——他脸上的线条会逐渐变得僵硬，危险的火光会在他眼底闪闪发亮。这时她懂得了他为什么要为他的灵缇取名为复仇。

我正在失去控制，她想着。不是对他的控制，我从来就没能控制过他。是对我自己的。更令这位前英国大法官的女儿、纯洁的埃德加的前任女友害怕的是：她发现自己对不名誉的事有着无可否认的欲望。

第十二章

奥斯纳德把他挂有使馆牌照的车停在购物中心大楼的脚下。他朝值班的警卫打了招呼，然后乘电梯来到了四楼。他输入密码，进入使馆的接待大厅；然后打开一道加厚的玻璃门，爬上一层楼梯，来到一条走廊；再打开一道铁栅，便来到了他自己的王国。最后一道门仍然锁着，这是一道铁门。他从口袋里的一大堆钥匙中拣出一把铜制长颈的，把它插进锁去，但插错了方向；他低声骂了句他妈的，又把钥匙拔出来，重新插了一次。独自一人时，他走路的姿式和有人在场时稍稍有些不同。他显得更加鲁莽、轻率。他的下巴耷拉着，后背驼着，双眼上方眉头紧皱。他似乎正在对什么看不见的敌人发起攻击。

保险库占据了走廊尽头最后两码的空间。奥斯纳德的右侧是文件格。他的左侧，在一大堆无奇不有的杂物中（比如杀虫剂、卫生纸等）有一个建在墙壁中的绿色保险柜。在他正前方，是一台特大的红色电话机。在术语里，这就是他与上帝之间的数字联络仪。电话底座上的一张纸条写着：“在这台机器上通话，每分钟价格五十英镑。”奥斯纳德曾在这句话下戏弄地写下“请享用”。现在，就是在这种心情下，他拿起了话筒，完全不去理会里面告诉他如何按键、如何遵守程序的声音，直接拨通了他在伦敦的赌注登记经纪人。他在几只赛犬上各下了五千英镑的注。他对这几只狗的名字了如指掌，如同他对自己的经纪人一样熟悉。

“不，你这笨蛋，赌赢。”奥斯纳德什么时候对同一只狗既赌赢又赌输过？

打完电话后，他便投入了自己艰巨的工作。他从文件格上抽出一份标有“绝密贝肯”的普通文件夹，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打开灯，在桌旁坐下，打了个嗝，然后双手抱头，开始重新阅读今天下午他在伦敦的地区总监拉克斯莫发来的长达四页的指令。他带着极大耐心一个字一个字地解着码。他差强人意地模仿着拉克斯莫的苏格兰口音，出声地读道：

“你应将下列指令记在脑中”，他舔了舔牙齿，“这种密码不存档，不再重复使用，并应在收到后七十二小时内销毁，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你将把下列建议下达给贝肯”，他舔了舔牙齿，“你也可以只将下列任务布置给贝肯……你将处理下列紧急警告……噢，当然了！”

他恼怒地哼了一声，合上电报，从抽屉里拣出一个普通的白色信封，把电报放了进去，并把信封塞进了他P&B裤子的右边后兜里。做裤子的钱他早已作为必要活动经费要伦敦支付了。他回到保险库，拿起一个与其真实作用毫不相衬的破旧公文包放到架子上，用钥匙环上另一把钥匙打开了绿色的保险柜。里面是一本厚厚的分类帐和一卷卷五十美元的钞票——他早已通知伦敦，百元大钞容易使人生疑，和别人谈判时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一盏壁灯的光线下，他打开那个帐本，找到当前页。上面是三列手写数字。左边的一列标有“亨”表示亨利，右边的一列标有“安”表示安迪。中间的一列数额最大，标有“收入”。整齐的圆圈和线条将它的流向分别指向左边和右边。奥斯纳德静静地研究了一会这三列数字，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中间一列下无奈地写了一个“7”，又画了个圆圈住它，并在圆圈左侧划了条线把它引向“亨”字列。然后他又写了个“3”，并高兴地把它引向了“安”字列给了安迪。他哼着小调，从保险库中数出七千美元放到破

旧公文包里。然后轻蔑地把杀虫剂和其它零零碎碎又扔回到架子上，好像他很看不起它们似的。不过这确是实情。他合上公文包，锁上保险柜，接着又锁上保险库，最后是大门。

他走到街上，一轮满月正冲他微笑。群星灿烂的夜空横跨在海湾上方，黑暗的地平线上等待通航的船只上灯火通明，与天上的星光交相辉映。他举手拦住一辆出租车，给了司机一个地址。很快他已飞驶在开往机场的路上，急切地寻找着一个正拿弓箭射向下面一排爱之小屋的丘比特的霓虹灯形象。对面一辆车的车灯照亮了他的脸，那是一张表情严肃的脸。他小小的黑眼睛警惕地盯着汽车的后视镜，闪烁的灯光映出里面点点鬼火。机遇只拜访那些有准备的人，他对自己默念着。这是他在预备学校时一个老师最喜欢的格言。这位老师在把他打得浑身青紫后，提议说为了解决两人之间的不和，他们应把衣服脱掉。

伦敦北部的沃特福德附近，有个奥斯纳德大厦。要到那里去，你得走一条极其艰难的小径，穿过一片破败的房产。这叫榆树地，因为这里曾长满了古老的榆树。最近五十年在大厦中居住过的人比过去四个世纪的人加起来还要多：一会是个养老院，一会是个少管所，一会又是个饲养赛犬的狗窝。最近的一次是在奥斯纳德忧郁的哥哥林德塞的管理下，成了某个东方教派追随者们沉思默想的圣地。

在这些变革当中，奥斯纳德家族的人（即使远在印度和阿根廷）都一度参与租金分配、大厦维修，或是参加是否给予一位年迈保姆养老金的争论。但就像这座养育了他们的老屋一样，这个家族的人也逐渐堕入了失望的深渊，放弃了继续生存的希望。一位奥斯纳德叔叔带着他那份钱去了肯尼亚并输得一文不剩。一位奥斯纳德表兄认为自己能在澳大利亚一展宏图，便在那里买下一片农场，结果惨败。一位律师奥斯纳德辜负了家人的信任，盗用了他还未通过失败投资挥霍掉的那些钱，然后将一粒子弹射入了自己的脑袋。剩下的未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奥斯纳德们最终还是随“劳埃德”沉没了。忧郁的林德塞从不是个搞折中主义的人，他穿上了佛教徒的大红袈裟，后来在花园中最后一棵茁壮的樱桃树上吊死了自己。

只有几乎一贫如洗的奥斯纳德的父母令人痛恨地顽强存活下来。他的父亲生活在西班牙一片已抵押出去的房产上，靠自己微薄的财产和西班牙亲戚的施舍为生。他的母亲住在布瑞通，与一条齐瓦瓦小狗为伴，饮酒度日。

换了别人，看过这样一幅广阔、深邃的生活画卷后，一定会去寻找新的牧场，至少也会去追随西班牙的灿烂阳光。但年轻的奥斯纳德在很小的时候就认定他是为英格兰而生、而更加与众不同的是——英格兰是为他而存在。贫困的童年、可怕的寄宿学校在他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于是他在二十岁时就决定：他对英国尽了足够的义务，远远超出了任何国家有权要求他付出的，从现在起，他将停止付出，开始索取。

问题是如何索取。他既无手艺又无文凭，除了高尔夫球和床上技巧，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的技艺。他最了解的是英国的腐败，而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正在腐败的英国机构，由它把另一个腐败机构夺去的东西再还给他。他的

泰坦尼克号巨型客轮在进行其首次航海任务时，因与冰川山相撞沉入大西洋；劳埃德保险公司因为其承保，损失惨重。

第一个念头是舰队街。他有些文化，而且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他有宿仇要报。而且从外表看，他完全可以加入新兴的富有中产阶级。但为《湖区晚间消息》当了两年记者后，他大有希望的事业被猛地中断了。人们发现他的一篇标题为《城中老人奇异性交姿势》的色情文章原来出自执行编辑妻子的枕边悄悄话。

一个伟大的动物慈善机构雇佣了他。有一阶段他几乎相信他已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在与剧院、餐厅邻近的建筑物里，大家热情洋溢地探讨着英国动物们的各种需要。慈善机构中拿着丰厚薪水的官员们永远任劳任怨地参加着各种集会、宴会，并到国外去考察其他国家的动物，从不抱怨工作的繁重。况且任何事都可能开花结果。毛驴保护基金会（组织者：安德鲁·奥斯纳德）、退役赛犬乡村度假计划（赞助官员：安德鲁·奥斯纳德）受到大家广泛欢迎。但就在这时，他的两名上级官员被严重欺诈案件办公室传讯。

此后一个头脑混乱的星期里，他也曾认真地考虑过英国教会。这里传统上总是为能言善辩之徒提供迅速提升的机会，并出产大量性欲活跃的无神论者。但当他的调查显示出灾难性的投资已使教会陷入贫困境地后，他虔诚的献身精神便烟消云散了。此后，他在生活的高速公路上绝望地进行了一系列计划不周的冒险事业。每一次都很短命，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份职业。

“BBC 怎么样？”他第十五次（亦或是第五十次）回到大学毕业分配办公室时，这样问那个秘书。

头发灰白、未老先衰的秘书犹豫了一下。

“面试已经结束了。”他说。

奥斯纳德又提到了国家信托银行。

“你喜欢老式大楼吗？”秘书问道，好像是怕奥斯纳德要炸掉它们似的。

“非常喜欢。简直是着迷。”

“正是这样。”

秘书用颤抖的手指掀起一份档案的一角，小心地察看着。

“我想他们也许会要你。你名誉欠佳，有些魅力。如果他们不讨厌西班牙语，你还会两种语言。我敢说试一试总没什么坏处。”

“国家信托银行？”

“不，不是。间谍。在这儿，把这个拿到一个黑暗角落去，用隐显墨水填好。”

奥斯纳德终于找到了他的圣杯。这是他真正的英国教会，这是他真正的有着丰厚收入的腐败小镇。这里有这个国家最隐秘的秘密，就像保留在一个博物馆里。这里有怀疑论者、空想家、狂热分子和疯狂的修道院院长，还有数不清的钞票。

他的招募也不是件很容易、很简单的事。这是一个新的机构，不受过去制度的约束，它的成员全都是本着民主精神，从住在郊区、上过公学、各行各业的白人中一一挑选出来的。奥斯纳德也和其他人一样是被逐一挑选出来的：

英国政府机构所在地。

英国广播公司。

传说耶稣在最后晚餐时用的杯子，比喻长期追求的目标，渴望得到的东西。

“你哥哥林德塞令人难过的事——自杀——你觉得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影响？”一个坐在桌子对面两眼空洞的间谍头子脸上可怕地扭曲着问奥斯纳德。

奥斯纳德一直很讨厌林德塞，他摆出一副勇敢的神气。

“当时很痛苦。”

“为什么？”又是一阵可怕的扭曲。

“这种事让你扪心自问什么是有价值的，你关心的是什么，你来到世上要做的是做什么？”

“那么这个要做的——假设你成功了——就是参加这个机构？”

“正是。”

“你已在世界各地走了不少地方，你不觉得——四海为家——双重护照——这种工作太不英国化了吗？与其说是我们中的一员，还不如说是个世界公民？”

爱国主义是个棘手的话题。奥斯纳德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他会为自己辩解吗？他会表现强硬吗？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会情绪激动吗？他们本不必这样担心的。他向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是一个职位，使他可以利用自己超乎道德法则之外的才能。

“但我的行李永远在英国。”他的回答引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他开始渐渐了解游戏的规则了。重要的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怎样说。这小伙子能够急中生智？他能应对自如吗？他能耍小手腕吗？他害怕吗？他有说服力吗？他能想着假话说真话吗？他能想着假话说假话吗？

“我们一直在仔细阅读过去五年中与你发生过关系的女人名单，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一个长着络腮胡的苏格兰人说道。为了加强效果，他皱起了眉头。“考虑到你还这么年轻，我得说，呃，”他舔了舔牙齿，“这可是个很长的名单。”

一阵笑声。奥斯纳德也咧开了嘴，不过并不很开心。

“我想，评判一次恋爱事件的最好办法是看它的结局。”他带着讨人喜欢的谦虚态度说道，“而我的大多数恋爱故事结局都相当不错。”

“其他的呢？”

“这个嘛，我想我们都有几次醒来时发现躺错了床的时候，是不是？”

因为坐在桌边的这六位绅士很明显没有过这种经历，特别是那位长着络腮胡子的提问者，所以奥斯纳德又赢得了一阵谨慎的笑声。

“你有亲人了，你知道吗？”人事部部长说道，并握了握他的手以示祝贺。

“嗯，我想我现在有了。”奥斯纳德说。

“不不，过去的亲人。一个姑妈，一个表弟。你真的不知道吗？”

令人事部部长大为满意的是他确实不知道。当他听说他们是谁时，一阵狂笑险些令他捧腹，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勉强把它变成了满脸吃惊的傻笑。

“我叫拉克斯莫。”大胡子苏格兰人说道。很奇怪，他的握手方式和人事部部长极其相似。“我负责伊比利亚半岛、南美和其他一些邻近地区。你也可能在人们谈论福克兰群岛时听到过我的名字。你一完成基础培训后，我就会来找你，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

“我都等不及了，先生。”奥斯纳德急切地说。

他确实等不及。他已经注意到：冷战结束后，间谍们正在经历的既是最

好的也是最糟的时光。这个机构有的是可以用来烧着玩的钞票，可火又在哪儿呢？我们年轻的受训者对他的雇主们在白厅市场上的地位做了一个尖刻的评估：

抢手的爱尔兰：收入稳定，远景看好。但由于特工众多，人均利润并不丰厚。

好战的伊斯兰世界：偶尔出现混乱状态，总体来说工作表现欠佳。

毒品出产国：不予考虑。上级还未决定究竟是扮演护林员还是偷猎者。

至于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产品——工业间谍，他认为当你真的获取了一些台湾人的密码或买通了几个韩国打字员时，你除了对英国工业现状表示悲哀外，也做不了多少其他事。在苏格兰人拉克斯莫把他召唤到身边之前，他一直怀着这样的想法。

“巴拿马，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拉克斯莫在天蓝色地毯上大步走来走去，不断打着响指，挥舞着胳膊，全身无一处不在活动——“对于你这样一个天才的年轻官员来说，这是最好的地方。如果财政部的那些傻瓜们不至眼光短浅到只看见自己的鼻子，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那都是最好的地方。我可以毫不隐讳地告诉你，我们在那里的和在福克兰群岛上的问题一样：在战争爆发前，对一切都一无所知。”拉克斯莫的房间很大、很高，透过着色的防弹玻璃望出去，可以看见威斯敏斯特宫庄严地屹立在泰晤士河对岸。拉克斯莫本人身材矮小，络腮胡子和轻快的步伐也没能使他显得高大起来。他是个处在年轻人世界中的老人，如果不奔跑的话，他很可能就会一头栽倒——起码这是奥斯纳德的想法。拉克斯莫飞快地舔了下他那苏格兰大门牙，似乎上面永远粘着一块未化的奶糖。

“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工会和英国银行已在急切地催促我们。外交部虽然还没有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但已表现了审慎的关切。我记得当年我有幸提醒他们注意加尔铁里将军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意图时，他们也表现了同样的关切。”

奥斯纳德的心猛地一沉。

“不过先生——”他用刚刚学会的小心翼翼的新手声音表示异议。

“怎么，安德鲁？”

“英国在巴拿马的利益是什么呢？我的问题是不是很蠢？”

这小伙子的单纯令拉克斯莫大为满意。为机构培养新人一直是他的最大乐趣之一。

“没有，安德鲁。在作为国家的巴拿马里，没有任何形式的英国利益存在。”他带着一个顽皮的微笑回答。“几艘常规潜艇，几百万英国投资，一些逐渐减少、逐渐被同化的英国人，两个奄奄一息的咨询委员会，这就是我们在巴拿马共和国的全部利益。”

“那么为什么——”

拉克斯莫小手一挥让奥斯纳德闭上了嘴。他对自己在玻璃窗上的影子说道：

“用不同的方式来问你的问题，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你就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回答。是的，没错。”

英国政府所在地。

英国人称福克兰群岛。指 1982 年英阿马岛之战。

“怎么问，先生？”

“我们在巴拿马的地理、政治利益是什么？你要是愿意，问问你自己。”他走开了。“我们必不可少的利益是什么？我们伟大贸易之国的命脉在哪里受到最大威胁？当我们把焦距对准这些岛屿的未来命运时，我们在哪儿，在什么时候会发现最可怕的暴风雨，奥斯纳德先生？”他快飞起来了。“整个地球上，我们认为哪里会是下一个被租借的香港，哪里会发生下一场灾难？”他的视线紧紧盯着河对岸。“野蛮人已等在门外，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全球各个角落的兀鹰正飞临小小的巴拿马。外面那个大钟正在计算着世界末日何时来临。我们的财政部注意到了吗？没有，他们又用手捂住了耳朵。在新一轮的太平盛世中，谁将赢得最伟大的财产？会是阿拉伯人吗？日本人在跃跃欲试吗？当然了！会是中国人、四小龙，或一个由贩毒资金支持的拉美财团吗？会不会是除我们之外的欧洲？又是那些德国人，或狡滑的法国人？但不会是英国，安德鲁，这是不争的事实。上边那些人会说：不，不。不是我们的地球。不是我们的运河。我们在巴拿马没有利益可言。巴拿马是个与世隔绝，死气沉沉的地方，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巴拿马就是两个男人和一条狗。好啦，让我们出去好好吃一顿！”

“他们疯了。”奥斯纳德低声说。

“不，他们没疯。他们是对的。那里不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那里是他们的后院。”

奥斯纳德先是一怔，紧接着明白了。后院！他在训练课程中已听过多少遍了？后院！所有英国间谍头目的口头禅！在美国人后院中的势力和影响！拉克斯莫这时再次忘记了奥斯纳德的存在，正在自言自语：

“美国人又这么干了。噢是的，一次令人震惊的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怯懦地逃避自己的国际责任。在外交事务上表现出错误民主思想的强大影响。我可以私下告诉你，我们的福克兰纠纷就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噢是的。”他双手背在后面，腾地站了起来，脸上浮过一个古怪的狞笑。“美国人不仅和巴拿马人签订了一个考虑不周的条约——他们居然还打算履行它！于是，他们便打算撤离，而更糟的是，给他们的盟国留下一个真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填补这个真空，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以此来恢复我们在谈判桌旁应有的位置。这不是个新故事了，安德鲁。我们是最后的罗马卫士。我们洞察一切，而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说到这儿，他朝奥斯纳德投来狡猾的一瞥，同时也将屋子各个角落尽收眼底，以防某个野蛮人已悄悄溜了进来。

“我们的任务——你的任务，就是要提供理由，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提供论据、证据以使我们的美国盟友变得理智起来。你听懂了吗？”

“不完全懂，先生。”

“这是因为你现在还缺乏对总体背景的了解。不过你会了解的。相信我，你会了解的。”

“是，先生。”

“总体背景，安德鲁，包括许多组成部分。实地取得的确凿情报只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天生的情报员要在找到所需情报前明确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记住这一点，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

“我会的，先生。”

“他凭直觉行事。他挑选。他品评。他说‘是’——或‘不是’——但他不是来者不拒。他甚至——由于他总是挑挑拣拣——还很挑剔。我说得清

楚吗？”

“恐怕不很清楚，先生。”

“好吧。因为等到时机成熟时，一切——不，不是一切，只是一部分——将展现在你眼前。”

“我等不及了。”

“你必须等待。耐心也是一个天才情报员的美德。你必须具备印地安猎手的耐心和他的第六感官。你必须学会看到地平线以远的事物。”

为了向奥斯纳德演示，拉克斯莫再次将视线转向泰晤士河上游白厅所在地那片林林总总的堡垒上，并皱起了眉头。可后来奥斯纳德才发现，他这眉头是冲美国人皱的：

“我把他们的行为叫做危险的怯懦，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上帝保佑我们，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被清教教规束缚住了手脚。难道他们没听说过苏伊士运河吗？有些故事还是从他们那里传出来！政治上最大的罪犯，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就是不敢使用正当力量的人。美利坚必须拿起她的剑来，否则她就会消亡，并使我们成为陪葬品。当我们珍贵的西方传统被双手敬献给野蛮人时，我们会袖手旁观吗？我们的贸易命脉和商业势力从我们的指缝间汨汨流去，而日本经济却已遥遥领先，亚洲四小龙也在对我们蚕食鲸吞，我们是要无动于衷吗？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当代人的精神，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也许是的，也许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请给我些启示。我不是在开玩笑，安德鲁。”

“那不是我的精神，这点我很清楚，先生。”奥斯纳德真挚地说。

“好孩子。也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拉克斯莫停顿片刻，打量着奥斯纳德，他拿不定主意还可以告诉他多少。

“安德鲁。”

“先生。”

“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感谢上帝。”

“太好了，先生。”

“你说太好了，你知道多少？”

“只有你刚才告诉我的，还有我早已感觉到的。”

“在你的训练课上，他们没有告诉你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情况？”

哪件事？奥斯纳德很纳闷。

“没有，先生。”

“没人提到过一个叫计划与执行委员会的保密机构？”

“没有，先生。”

“主席是杰弗里·卡文迪斯，一个深谋远虑，善长运用自己影响、极富说服力的人？”

“没有，先生。”

“没听说各部门正在刮起一阵现实主义的改革之风？扩大秘密决策过程的基础？团结各行各业的好男好女围绕在这面秘密旗帜下？”

“没有。”

“没听说要保证那些建设祖国的人有权为拯救她而助一臂之力，不管他们是女王陛下的部长、工业界的领袖、报界大王、银行家、船主还是普通的男男女女？”

“没有。”

“没听说我们将共同计划、然后实施应用我们的计划？一点也没有？”

“没有。”

“那我就不能再说了，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你也一样。观此种种，仅知道即将到来的危险的规模和力量是不够的。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也将拿起剑来，斩断脖子上的绳索。忘了我说的话。”

“我会的，先生。”

显然说教结束了。拉克斯莫又捡起了他刚才暂时放下的话题。

“巴拿马人连一家咖啡店都管不好，更不要说世界最大贸易通道了。我们的外交部和美国国会思想高尚的自由主义分子是否对此表示关切？是否明白那些只知道寻欢作乐的人已腐败到了极点？”他猛地转过身去，似乎是要驳斥身后传来的异议。“他们要把自己出卖给谁，安德鲁？谁将收买他们？为什么？这对我们必不可少的利益有何影响？我是从不滥用‘灾难性’这个词的，安德鲁。”

“为什么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呢？”奥斯纳德满怀希望地提示道。

拉克斯莫摇摇头。这世上能够改正斯哥蒂·拉克斯莫话中形容词的人还没出生呢。奥斯纳德自我任命的顾问和导师还有一张底牌要亮，而奥斯纳德必须得看着。因为拉克斯莫做的事很少是真的，除非旁边有人看着。他拿起桌上那台绿色电话机（电话的那一端是白厅奥林匹斯山上的另一位不朽人物），脸上的表情既顽皮又意味深长。

“塔克！”他高兴地喊道——起初奥斯纳德还以为这是一句口令，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个昵称。“告诉我，塔克，计划与执行委员会成员下周四将在某人家里举行一次小型聚会，我的消息正确吗？正确。好的，好的。我的间谍们不是总这么精确的，嗯，嗯。塔克，我可以有幸在那天请你共进午餐吗？好让你为下午的折磨做好准备？哈哈。如果杰弗里老兄能和我们一起去，我想你不会反对吧？不，我请客，塔克，不要和我争。听我说，我在想我们去哪儿合适呢？我建议去一个稍微僻静些的地方，让我们避开那些拥挤的酒吧。我知道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意大利小餐厅——你旁边有只笔吗，塔克？”

与此同时他右脚后跟一转，站起身来，然后小心地提起脚，以防绊倒在电话线上。

“巴拿马？”人事部部长开心地大叫起来，“第一次任命？你？你小小年龄一个人到那里去？有那么多漂亮的巴拿马女孩等着来引诱你？毒品，罪恶，间谍，骗子？斯哥蒂准是疯了！”

开过心后，部长做了奥斯纳德早已料到他会做的事。他把他派到了巴拿马。奥斯纳德缺乏经验并不是什么障碍，他在玩弄诡计方面的早熟早已被他的教官充分发觉。他会两种语言，而且（用工作术语来说）没有污点。

“你会发现自己是个光杆司令。”部长似乎刚想起来似地说道，“显然，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一个人在那儿。我们好像把那地方全留给美国人了。真够蠢的，你直接向拉克斯莫汇报，明白吗？除非另有指示，不要让任何人参与此事。”

给我们找个银行家，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舔一舔埋在胡须里的苏格兰式大门牙——一个认识所有人的银行家！现在这些银行家们交友广泛，关系网极广，和以前的那些简直是天壤之别。我记得在福克兰争端中，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两个这样的人。

在一台中央计算机（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全都一口否认这台机器的存在）的帮助下，奥斯纳德调出了所有在巴拿马的英国银行家的档案。可惜只有几份，而且在进一步查询下，没有一个像是认识全世界的人。

那就给我们找个新兴的企业巨头，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聪慧的苏格兰式眼睛眯缝着——一个涉足一切领域的人！

奥斯纳德调出了所有在巴拿马的英国商人的详细资料。虽然其中不乏年轻之人，但谁也未能涉足一切。

那就给我们找个耍笔杆子的，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记者们可以到处钻营、询问问题，冒冒风险，而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肯定在哪儿有个合适的人。把他找出来，带到我这儿来！

奥斯纳德调出了所有在巴拿马的英国记者的详细材料。其中一个保养得很好、留着小胡子、打着领结的男人看上去是个有希望的候选人。他叫赫克托·布莱德，为一个不知名的英国月刊《拉丁美洲》工作。这本杂志由波多黎各出版发行。他父亲是一位来自西班牙托莱多的酒商。

正是我们需要的人，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在地毯上奋力大踏步前进——招募他，收买他。钱不是问题。如果财政部的吝啬鬼们锁上了他们的保险柜，工业部的会计师会打开它们的。上边已给了我这个保证。你也许会说是个奇怪的国家，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让它的实业家为他们的情报付钱，但这正是我们这个金钱至上的世界的残酷本质……

奥斯纳德使用别名，装扮成外交部的一名调查员，邀请赫克托·布莱德在辛普森饭店共进午餐；并且比拉克斯莫所允许的费用多花了一倍。像他的许多同行一样，赫克托说了很多、吃了很多、喝了很多，可就是不愿意听别人讲话。布丁上来了，戈尔根朱勒干酪上来了，可奥斯纳德一直没有提到正题。这时布莱德的耐心显然已到了头。因为令奥斯纳德感到有些慌乱的是，他中断了关于印加文化对现代智利思想的影响的长篇大论，爆发出一阵猥亵的大笑。

“你干嘛还不勾引我呢？”他粗声问道。两边食客大吃一惊。“我有什么不对头吗？已经玩过了出租车里的那个姑娘，是不是？把你的手从她裙子底下拿出来！”

原来，布莱德已受雇于另一家可恶的英国谍报机构。那家杂志便是他们的。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潘代尔，”奥斯纳德乘拉克斯莫垂头丧气时提醒道，“他妻子在运河委员会工作。我总觉得他们是最理想的人选。”

他已经这样想了几天几夜，而且从未想过别人。机遇只拜访那些有准备的人。他已调出了潘代尔的犯罪记录；仔细端详了潘代尔的照片：正面的和侧面的；研究了他在警察局的供词（虽然很明显其中大部分是听众的胡编乱造）；查阅了精神病医生以及慈善机构的报告和他在狱中的行为记录。他还尽量挖掘了有关路易莎的一切和她狭小的内心世界。像个神通广大的巫师一样，他细细体验着潘代尔的每一次心跳、每一次思想波动。他钻研此人的热情好比是媒体在追踪一架消失在热带丛林中的飞机：我会找到你的，我知道你是谁，等着我。机遇只拜访那些有准备的人。

拉克斯莫在考虑。就在一个星期前，他刚刚做出决定认为这个潘代尔不配来完成他心目中的高尚任务。

作为我的头等人选，安德鲁？作为你的？这么炙手可热的职位？一个裁

缝？我们会让上边笑掉大牙的！

一次午饭后，奥斯纳德再次提到了潘代尔。这次拉克斯莫变得不那么刻薄了：

“我从来不歧视任何人，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而且我尊重自己的判断。但那些伦敦东区贫民窟里的家伙最终会在背上给你一刀，他们本质如此。老天，我们还没惨到招募罪犯的地步呐！”

但这已是一个星期前的事了。巴拿马的大钟敲得更响、更急了。

“你知道，我想我们也许找对了人。”拉克斯莫舔着牙齿，第二次翻看潘代尔的简明档案时这样说道，“我们先在其他领域检验一下当地情况是很谨慎的，噢是的。上边肯定会为此给我们加分的”——潘代尔在警察局令人难以相信的供词掠过他的脑海：那孩子把一切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没有指控任何人——“透过表面看本质，这个人简直是块最好的料子，正是我们在一个小小的罪犯国家所需要的那种人”——舔下牙齿——“福克兰群岛危机中，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区就有一个和他极其相似的人。”他的目光落在奥斯纳德身上，不过那里面没有任何表情暗示他认为这位下属也因同样原因适合于一个罪犯社会。“你要驯服他，安德鲁。这些东区的流民很难对付，你能行吗？”

“我想可以，先生。只要你时不时给我些零钱作小费。”

“这场游戏里，一个恶棍可以为大家带来好处，只要他是我们的恶棍。”——潘代尔从未见过的那个父亲的移民文件——“这位妻子毫无疑问是个很有价值的人物”——舔舔牙齿——“上帝，已经有一只脚迈进了运河委员会。而且是一位美国工程师的女儿，安德鲁，我看出苗头了。还是天主教徒。我们这位东区绅士为自己谋划得很好嘛。没有宗教障碍会影响他往上爬，我们可以看到，嗯。自我利益总是坚定地摆在第一位，毫无疑问！”——舔舔牙齿——“安德鲁，我开始看见事情的轮廓在我们面前渐渐显露。我可以免费向你提供一条建议：你得去查看他的帐户，而且要看三遍。他会具备这份敏感、这份狡猾，他也会卖力工作，但你是否控制得了他？谁会听谁的摆布？这将是我们的问题”——扫了一眼潘代尔的出生证明，上面用的是他不知下落的母亲的姓——“这些家伙当然知道如何进入别人的客厅，毫无疑问，噢是的，并且取人性命。恐怕最终我们会把你葬送了。你应付得了吗？”

“说实话，我相信我能。”

“是的，安德鲁。我也这样想。一个真正难对付的主顾，但却是我们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天生的情报搜集员，曾在监狱中受训，熟知社会的阴暗面”——舔舔牙齿——“还有人类灵魂的阴暗面。这里也有危险，不过我喜欢。上边也会喜欢的。”拉克斯莫啪地合上档案，重新开始踱步。“如果我们不能调动他的爱国情绪，我们可以要挟他，并且利用他的贪婪。现在我要和你谈谈情报员，安迪。”

“我洗耳恭听，先生。”

传统上，“先生”这一称谓是留给机构一把手的，而奥斯纳德却把它赠给了像架自动供电飞机的拉克斯莫。

“你可能会有一个蹩脚的情报员，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你可以把他放在对手的保险柜前，对着他的耳朵重复密码，可他还是两手空空地回来。我知道。因为我也做过基层工作。我们在福克兰战役中就有过这样一个笨蛋。但是一个优秀的情报员，你可以把他蒙着双眼扔在荒漠中，而他一个星期后

就会嗅出目标。为什么？因为他有偷盗天才”——舔舔牙齿——“我见过多次了。记住，安迪。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份天赋，那他终将一事无成。”

“我会的，先生。”奥斯纳德说道。

拉克斯莫疾走几步，猛地坐在桌前。他伸手去拿电话，却又停在了半空。“打电话给登记处。”他命令奥斯纳德，“让他们替我们马上想个代号。给我起草一份报告，不要超过一页。上边的人都忙得很。”他终于拿起话筒，按了号码。“同时，我会给两个有影响的知名人物打几个私人电话，他们已宣誓保守秘密，并且也没人会知道他们的名字”——舔舔牙齿——“财政部的那些外行只会阻挠我们的一切行动。想想运河，安德鲁。一切都有赖于运河。”他没头没脑停了下来，放回电话。眼睛朝窗外的议会之母望去。滚滚黑烟正危险着她的生命。他猛地一拍桌子。“我要这样告诉他们，安德鲁，”他喘息道，“一切都有赖于运河。当我们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时，这将是我们的口号。”

但奥斯纳德的思绪仍停留在不那么高尚的东西上。“我们得为他制定一个巧妙的付款方式，是不是？”

“为什么？毫无道理。制定规则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它们。他们没教过你吗？自然没有。那些教官都是些老古董了。我看你有什么事要说，尽管说。”

“嗯，先生。”

“说吧，安德鲁。”

“我想马上看看他的经济状况报告，在巴拿马的。如果他收入颇丰——”

“怎么？”

“嗯，我们就得给他一大笔，是不是？一个人每年赚二十五万美元，而我们再给他一个二万五，这很难说是在诱惑他。不知我说的是否清楚。”

“因此？”——戏弄的口吻，他要让这孩子把话都说出来。

“嗯，先生，我不知道您在巴拿马的某个朋友能不能找个借口去潘代尔的银行，查清他的帐户。”

拉克斯莫已经拿起了电话，另一只手紧贴在裤线上。

“米瑞安，亲爱的。给我接杰弗里·卡文迪斯。如果找不到他，就接塔克。还有，米瑞安，这是紧急情况。”

又过了四天，奥斯纳德被宣召觐见。承蒙雷蒙·拉德的好意，潘代尔可怜的银行结算报告就躺在拉克斯莫的桌上。拉克斯莫本人正静静伫立窗前，在片刻的宁静中品味着历史的沧桑。

“他在侵吞他妻子的存款，安德鲁。一分不剩。无法抗拒高利贷的诱惑。他们永远抗拒不了。我们已抓住了他的致命弱点。”

奥斯纳德查看这些数字时，他没再开口。

“那么一份薪水对他来说没什么用了。”奥斯纳德说道。他在财政方面的领悟力远比他上司敏锐得多。

“噢，为什么？”

“全都会直接进了他银行经理的口袋。从一开始，我们就得为他提供资金。”

“多少？”

奥斯纳德现在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数目，他把它乘了二。他很清楚如何开

头才能使事情继续下去。

“我的天，安德鲁。要那么多！”

“还可能更多！先生。”奥斯纳德不为所动地说，“他已经债台高筑。”
拉克斯莫抬眼向天企图寻找安慰。

“安德鲁？”

“先生？”

“我对你说过，总体背景包括许多组成部分。”

“是的，先生。”

“其中之一就是规模。不要给我送来一堆废料，或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不要对我说‘看，斯哥蒂，把这堆骨头拿走，看看你的情报分析员怎么说’。听明白了吗？”

“不是很明白，先生。”

“这儿的情报分析员是一群白痴。他们看不到事物间的联系，他们看不清事物的轮廓。一个人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你明白我的话吗？一个伟大的情报员能够捕捉到历史的瞬间。我们不能指望那些整日为抵押贷款操心的平庸之辈捕捉到历史的瞬间。只有一个有眼力的人才能捕捉到历史的瞬间。是不是？”

“我将尽力而为，先生。”

“不要让我失望，安德鲁。”

“我会尽力的，先生。”

但如果这时拉克斯莫碰巧转过了身，他会惊奇地发现奥斯纳德的表情中完全没有他声音中的那种柔顺。一丝胜利的微笑照亮了他青春无邪的胖脸，几束贪婪的火花点亮了他的眼。打点行装，卖掉汽车，向足足半打女朋友们逐一宣誓效忠，处理完其他一些与开拔有关的杂事后，安德鲁·奥斯纳德准备动身了。但在此之前，他做了件要到国外为其女王服务的年轻英国人通常不会做的事。通过住在西印度群岛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以格兰特·卡曼的名义在一家银行开了个帐户。他已经事先查明，这家非常体贴客户的银行在巴拿马城没有分行。

第十三章

奥斯纳德付了出租车费，走进夜幕中。令人不安的宁静和暗淡的灯光使他想起了在培训学校的日子。他在出汗。在这见鬼的气候里他总是这样。短裤紧紧贴在大腿上，衬衫湿得像块擦碗布，真讨厌。湿漉漉的车道上，一辆辆不开车灯的汽车从他身边急驶过。高高的篱笆更增加了车道的危险性。今天又下过雨，不过已经停了。

他拿着公文包，穿过一个铺着柏油碎石的院子。一尊六英尺高的塑料维纳斯雕像在胯间某处灯光的照耀下，发出令人作呕的微光。他在一个花盆上绊了一下，不禁用西班牙语咒骂起来。接着他来到一排车库前。这些车库的门上垂挂着一些塑料彩带，一盏低瓦数的电灯照着门上的号码。他走到八号门前，拂开塑料彩带，找到墙上的一点红光按了下去。一个听不出性别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对他的到访表示感谢。

“我叫哥伦布。我定过房间。”

“你想要一个特殊房间吗，哥伦布先生？”

“想要我定的那间。三个小时，多少钱？”

“你想换个特殊房间吗，哥伦布先生？狂野的西部？阿拉伯之夜？塔希提？再加五十美元？”

“不想。”

“那么请交一百零五美元。祝您玩得开心。”

“给我一张三百元的收据。”

一声铃响，一个点着灯的信箱在他肘部打开了。他将一百二十美元的钞票放进它的血盆大口。信箱啪地合上了。他又等了一会——用验钞机检查钞票，收藏好多付的小帐，准备好伪造的收据——这都需要时间。

“希望您再次光临，哥伦布先生。”

一道耀眼的白光险些刺瞎他的眼睛，一块粉红色的地毯迎候在他脚前，一扇自动门徐徐打开。一股消毒水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好像火炉里涌出的一股热浪。不知哪里响起了乐曲。他大汗淋漓地瞪视四周，寻找着空调。几乎与此同时，他听到了它们的嗡嗡声。墙上、天花板上，到处都是粉纸。六卷藏在杀虫剂瓶子中的微型胶卷。为什么总部的伪装装置看上去总像是从俄国政府剩余物品商场里买来的呢？一个没有伪装的微型录音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供情报员和他们的直接领导享用。面值为二十或五十，共七千美元的钞票。很遗憾把它们给出去，不过这毕竟是播的种子。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拉克斯莫长达四页的电报原文。为阅读方便，奥斯纳德把它们一一摊在床上。然后，他眉头紧锁、嘴巴微张地看着它们，从中挑选着、背诵着、摒弃着，就像一个体验派演员在琢磨台词：我要说这个，但要采用另一种方式，我根本不会说那个，我要做这个，但完全不是按他的方法。他听见一辆汽车停在了八号车库前。他站起身，把四页电报塞回口袋，在屋子中央站好。他听到一扇小门啪地一声关上，便想道“亨利的丰田”。他听到渐渐走近的脚步声，便想道“走路像个他妈的男招待”。同时，他也极力倾听着是否有别的不那么友好的声音。亨利是否已经坦白并出卖了我

位于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经济活动中心。

指美国采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方法，主要强调以内心体验塑造角色。

们？他是否带了一群警察来逮捕我？他当然没有。但那些教官说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是明智的，所以我在问这些问题。敲门声：三短，一长。奥斯纳德打开锁把门拉开，但并没有全打开。潘代尔正站在门口，拎着一个高档的旅行皮箱。

“我的上帝，他们想干什么，安迪？让我想起过去本尼叔叔常带我去看的马戏团里的小丑！”

“耶稣！”奥斯纳德一边叫着一边把他扯进屋来，“你的皮箱上全是P & B的标签！”

屋里没有椅子，所以他们就坐在床上。奥斯纳德马上进入例行公事。这不是裁缝和顾客之间的偶然相遇，这是根据经典的间谍学校手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间谍活动。

“到这儿来碰到什么问题了吗？”

“谢谢，安迪，一切正常。你呢？”

“有没有什么最好是交给我而不是留在你那儿的東西？”

潘代尔从口袋里摸出那个华丽的打火机，又摸出一个硬币把底盖打开，倒出一个黑色的小圆柱体，把它递了过去。

“上面只有十二张照片，安迪。不过我想还是把它们给你。要在平日，我们会等到整卷胶卷都照完才送去冲洗。”

“没人跟踪你或认出你来？摩托车？汽车？没有什么你认为可疑的人？”

潘代尔摇摇头。

“如果有人打断我们，你应该怎么办？”

“我让你来解释，安迪。我会尽早离开，通知我的属下停止活动或到国外度假。等情况一切正常后，你等我和你联系。”

“怎样联系？”

“采取紧急措施。在商定时间用公用电话联系。”

奥斯纳德命令潘代尔复述商定时间。

“如果这样没有取得联系，怎么办？”

“嗯，还有我的店，是不是，安迪？你确实还有一件花呢上衣要试一试呢，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无可辩驳的借口。那是件漂亮上衣。”他补充道，“每当我裁出一件出色的衣服，我马上就能知道。”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你一共给我写了几封信？”

“只有三封，安迪。这段时间里我就写了这么多。生意太忙了，我简直抽不出时间来。依我看，那个新开的酒吧已招来了太多的顾客。”

“信是关于什么的？”

“两封里装的是发票，另外一封是邀请你来店中参观一下新进的男装。它们没什么问题吧？有的时候我真有点担心。”

“你写字时用力不够，复印时字出不来。你是用圆珠笔还是铅笔？”

“铅笔，安迪。照你说的那样。”

奥斯纳德在公文包中摸索片刻，掏出一支普通的铅笔：“下次试试这个，2H的，更硬些。”

电视屏幕上，那两个女人已把那男人扔在了一边，开始彼此爱抚起来。

备用品。奥斯纳德把装着空白胶卷的杀虫剂罐子递给潘代尔。潘代尔晃了晃罐子，按了按盖子。看到它向外喷雾时，他咧嘴笑了。潘代尔对他复写

纸的存放寿命表示担心，它们是不是已经过期了，安迪？奥斯纳德递给他一卷新的，并告诉他把以前剩下的全扔掉。

情报网。奥斯纳德想了解每个情报员所取得的进展，并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上。玛塔幻想出的最佳情报员、持反对派政见的学生萨比娜需要为她的组织弄一台新的印刷机。估计价格为五千美元，或者安迪也许知道从哪儿能弄台旧的？

“让她自己去买。”奥斯纳德简短命令道，并在本上记下“印刷机”和“一万美元”。“只不过几步路的距离。她仍以为她是在把情报卖给美国人？”

“是的，安迪。可后来塞巴斯蒂安告诉她说不是。”

塞巴斯蒂安是玛塔的另一位假想人物。他是萨比娜的情人，一位满腹怨气的人民律师，以前曾参加过反对诺列加的活动。多亏现在的贫困处境，使他能够提供巴拿马的阿拉伯人社区黑社会的详细情况。

“阿尔法·贝塔在干什么？”奥斯纳德问道。

情报员贝塔是潘代尔自己的创造物：国民大会运河委员会的成员。贝塔的姑姑阿尔法是巴拿马商业部的一个秘书。在巴拿马，似乎所有人都有个在什么重要部门工作的姑姑。

“贝塔正在国内拉选票，安迪，所以他没有什么进展。不过他周四要和巴拿马商业部部长、工业部部长进行会谈，周五还要和副总统共进晚餐，所以黑暗尽头总是光明嘛。而且伦敦很喜欢他上次的报告，是不是？有时他觉得上边不欣赏他。”

“到目前为止，还行。”

“不过贝塔确实想知道他会不会得到一笔奖金。”

奥斯纳德似乎也想知道，因为他把这个问题记了下来，潦草写了个数字，并用圆圈圈了起来。

“下次告诉你。”他说，“麦可怎么样了？”

“麦可是个很好对付的人，安迪。我们已经一起吃过饭，我已见过他妻子，我们还一起溜过狗、去过电影院。”

“你打算什么时候挑明问题？”

“下星期，安迪，如果我感觉好的话。”

“那就感觉好些吧。起薪每周五百，预付三个月，三月后视工作成果而定。当他正式签名加入组织后，五千现金的奖金。”

“给麦可？”

“给你，你这笨蛋。”奥斯纳德说着，递给他一杯威士忌。所有镜中的奥斯纳德也一起举起杯来。

奥斯纳德现在的样子就像一个掌权的人要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一样。他脸上副不满意的表情，怒冲冲地看着电视上的那几个小丑。

“你今天看上去可是很高兴。”他用责备的口气说道。

“谢谢，安迪，这还得感谢你和伦敦。”

“很庆幸终于得到了那个农场，是不是？我问你，是不是？”

“安迪，我为此每天都在感谢上帝，而且一想到我正在还清贷款，我连走路都觉得轻快了许多。怎么，这有什么不对吗？”

奥斯纳德又拿出了领导者的口气。不过以前可是别人用这样的口气训斥他，而且还常常是一顿老拳的前奏。

“是的。是不对。说实话，非常不对。”

“噢，天哪。”

“恐怕伦敦对你可不像你对自己那样满意。”

“这是为什么，安迪？”

“不为什么。其实是什么也不为。他们只是觉得超级间谍亨利·潘代尔是一个拿钱过多、贪污受贿、不忠诚的两面派、谎言制造者。”

潘代尔的笑容渐渐淡去，终于完全消失了。他的肩膀无力地垂了下来，本来放在床上支撑着身体的两手也乖乖地来到了身前，似乎是想向长官表白自己并无恶意。

“有什么特别原因吗，安迪？还是他们对所有人都这么看？”

“而且，他们对米奇·阿布拉克斯先生极为不满。”

潘代尔猛地抬起头。

“为什么？米奇干什么了？”他出乎意料地厉声质问道——自然是说出乎他本人的意料。“米奇并没有参与此事。”他严厉地补充道。

“没有参与什么？”

“米奇什么也没干。”

“是的，他什么也没干。问题就在这儿，而且他妈的已过了这么长时间。除了大言不惭地接受一万美元现金作为愿意为我们效忠的表示，他什么也没干。你又干了什么？也是什么都没有。看着米奇欣赏他自己的肚脐，无所事事。”他的声音充满了学校学生那种刺耳的嘲讽。“而我又干了什么呢？为了你的成果给了你一大笔丰厚的奖金——简直是玩笑，说白了，就是吸收了一个毫无成果的情报员，那个人民的斗士、打倒暴君的米奇·阿布拉克斯。伦敦为此正笑得不亦乐乎。他们正在想地区负责人——我，是不是太缺乏经验，跟米奇·阿布拉克斯和你这样老奸巨滑、贪婪成性的鲨鱼打交道是不是太容易上当了。”奥斯纳德的宏篇阔论没有任何效果。潘代尔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钻进自己的保护壳去，他似乎全身放松，很是惬意，好像在说他所害怕的事已经过去，他们现在谈论的事和他所担心的比较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他的手又回到了床上，他跷起二郎腿，靠在了床上。

“那我想知道，伦敦打算对他怎么办呢，安迪？”他满怀同情地问道。

奥斯纳德放弃了虚张声势的恫吓，转而愤怒地说：

“胡扯些什么赌债。那他欠我们的债呢？总是吊着我们的胃口——‘今天不能告诉你，下个月再告诉你’——让我们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而寝食不安，一群只有他才能与之对话的学生，一群只跟学生对话的渔民，等等，等等。见鬼，看老天份上，他以为他是谁？他以为我们是什么？一群他妈的白痴？”

“是因为他那些追随者们，安迪。还有他那些隐蔽的情报来源，和你一样，以及所有对他透露情况的人们。”

“让那些追随者们见鬼去吧。我们已经等了他妈的三个星期。如果他真像他说的那么忠诚，他当初就不会对你提起他们的运动。可是他说了，所以你就有了他的把柄。干我们这一行，如果你有了某人的把柄，你就得尽量利用它。你不能让所有人都等上三个星期，就因为几个利他主义的精神病患者需要得到朋友的批准才能将宇宙的秘密告诉你。”

“那么你要怎么办，安迪？”潘代尔安详地问道。

如果奥斯纳德的耳朵足够灵敏，他也许会发现潘代尔这时的声调很耳熟。几个星期前的一次午餐中，当他们第一次谈到招募米奇时，他的声调便

是如此。

“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奥斯纳德怒冲冲说道。他又披上了领导者的外衣。“你去找混蛋阿布拉克斯先生，告诉他说：‘米奇，很遗憾告诉你这个。除非你想回巴拿马监狱去，被指控和什么人阴谋造反，否则赶快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因为如果你说出来，就会有一大袋子钱在等着你；如果你不说，那么等着你的可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的一张很硬的床了。’那瓶子里装的是水吗？”

“是的，安迪，我相信是的。我想你也想来点。”

潘代尔把瓶子递给他。这是旅馆为精疲力尽的客人恢复体力提供的。奥斯纳德就着瓶子喝了一大口，然后用手背抹了抹嘴，用胖胖的手指擦了擦瓶口。他把瓶子还给潘代尔。但潘代尔决定不再喝了。他觉得有点恶心，但这种恶心不是水能治愈的。他和阿布拉克斯这对难兄难弟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而奥斯纳德却在建议他毁掉这一切，这才是他恶心的真正原因。而他现在最痛恨的事莫过于从粘着奥斯纳德唾沫的瓶子里喝水了。

“全是些零碎、零碎、零碎。”奥斯纳德仍在忘乎所以地抱怨着。“这些加起来又是什么呢？一派胡言。明天就会出现骚乱。等着瞧吧。亨利，我们现在缺乏总体背景。那即将到来的重大事件。伦敦现在就想让它发生，他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也不能。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清清楚楚，安迪。清清楚楚。”

“好极了。”奥斯纳德用半妥协的声调勉强说道，以此来表示准备和潘代尔尽释前嫌。

从阿布拉克斯，奥斯纳德又转到了一个潘代尔更为关心的话题——他的妻子路易莎。

“代尔哥多正在蒸蒸日上，看见了吗？”奥斯纳德轻快地转移了话题，“新闻界简直把他捧成了运河管理委员会的王子。若是捧得再高些，他的假发恐怕就该烧起来了。”

“我读到过一些。”潘代尔说。

“在哪儿？”

“报纸上。还能在哪儿？”

“报纸上？”

这回轮到奥斯纳德作微笑状了。

“难道不是路易莎告诉你的吗？”

“在没有公开前她从不告诉我什么。她不愿那样做。”

离我朋友远点，潘代尔的眼睛这样说道，离我的妻子远点。

“为什么？”奥斯纳德问道。

“她很谨慎。那是她的责任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她知道你今晚见我吗？”

“当然不知道。你以为我是什么？疯子吗？”

“不过她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是不是？肯定注意到你改变了生活方式，又不是瞎子。”

“我正在扩大生意。她只知道这些，而且也只需知道这些。”

“可是扩大生意有许多种办法，是不是？对妻子来说，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好消息。”

“她并不操心这个。”

“她给我的印象可并非如此，亨利。在逍遥岛上的时候。我觉得她心里有什么事情，可她并没有小题大作。她不是那样的人。只希望我告诉她对你这样年龄的人来说，这样是否正常。”

“什么是否正常？”

“想和所有人在一起，一天二十四小时。可就是不想和她在一起。在城中四处游荡。”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说得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再告诉她。了不起的女人，亨利。”

“是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所以离她远点。”

“我忽然觉得如果你能让她放心，她会更高兴些。”

“她本来就没什么担心的。”

“只是想让我们站得离井再近些。”

“什么井？”

“水井。来源。所有情报的源头，代尔哥多。他是米奇的拥戴者，路易莎非常崇拜他，跟我说过。也非常崇拜代尔哥多。痛恨暗中出卖运河的想法。在我看来，是个理想的发展对象。”

潘代尔似乎又回到了监狱中，忧郁的眼神让人难以琢磨。但奥斯纳德并没有注意到潘代尔的变化。他正在用揣测的口气谈论着路易莎。

“要我说的话，简直是天生的料子。”

“谁？”

“把运河定为目标，”奥斯纳德沉思道，“‘一切都有赖于运河’。好像伦敦想到的只有这一件事。谁会得到它，他们要拿它怎么办。整个白厅都迫不急待地想知道和巴拿马总统在木屋中密谈的是谁。”他合上双眼，意味深长地说：“多出色的姑娘，堪称举世无双。像岩石一样可靠，像水蛭一样顽强，到死都能保持忠诚。天生的料子。”

“为了什么呢？”

奥斯纳德没有理会这一插话。“有你的帮助，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告诉她，应该没问题。”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并不需要她的直接参与。用不着她在白鹳宫放颗炸弹，或跟学生、渔民打成一片。她所要做的只是用耳朵听、用眼睛看。”

“看什么？”

“用不着提你的朋友安迪。跟阿布拉克斯和其他人都不用提，跟她也不用提。最好强调一下夫妻间的感情，传统的家庭秩序、妻子的顺从。路易莎把东西交给你，你交给我，我再交给伦敦。完事大吉。”

“她爱那运河，安迪。她不会背叛它。她不是那种人。”

“她不是在背叛它，你这笨蛋！而是在拯救它！她以为代尔哥多是救世主，是不是？”

“她是美国人，安迪。她尊重代尔哥多，但她也爱美国。”

“她也不是在背叛美国！让山姆大叔继续操劳。让他保留军队，保留军事基地。除此之外，她还想怎样？把运河从骗子手中救出，她就是在帮助代尔哥多；告诉我们巴拿马人的阴谋，她就是在帮助美国人；美国军队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驻扎在这里。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潘代尔确实说了些什么。不过他几近窒息的声音很难传到外人的耳朵里。所以他像奥斯纳德一样挺直了身体，作了第二次尝试。

“我想我肯定问过你，在市场上，路易莎能值多少钱？”

奥斯纳德很喜欢这个现实的问题。他本打算过一会自己提出来呢。

“和你一样，亨利。男女平等。”他兴冲冲地说，“起薪一样，奖金一样。这是我做事的行为准则。女人和我们一样出色，甚至更好。昨天刚告诉伦敦，男女同酬，否则无法交易。我们将来还可以把你的钱加倍。一只脚在学生运动里，另一只在运河委员会里。干杯！”

屏幕上的镜头已经变了。一个大峡谷中，两个牛仔女郎正在扒下一个牛仔的衣服，拴在木桩上的马儿们扭开了头。

潘代尔像说梦话似地缓慢、机械性地喃喃自语着：

“她永远不会那么干的。”

“为什么？”

“她有自己原则。”

“我们出钱收买它们。”

“它们是不卖的。她跟她母亲一样，你越是逼她，她越发坚定。”

“为什么要逼她呢？为什么不让她自愿参加呢？”

“真滑稽。”

奥斯纳德变得激昂慷慨起来。他一手抚着前胸，一手上下挥舞着。“‘我是个英雄，路易莎！你会成为另一个英雄！与我并肩前进！参加我们的队伍！挽救运河！挽救代尔哥多！向腐败宣战！’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吗？”

“不用。这样做不明智。”

“为什么？”

“说实话，她不喜欢英国人。她之所以能容忍我是因为我还算有教养。但涉及到英国上层社会，她和她父亲观点一样，认为他们是一群完全没有廉耻、不择手段的骗子，无一例外。”

“我还以为她很喜欢我呢。”

“而且她也不会出卖她的老板，永远不会。”

“为了一大笔钱也不会？”

潘代尔仍然机械地说道：“钱对她没有诱惑力，谢谢你。她认为我们照现在这样钱就已经不少了，而且有时她甚至还会认为钱是邪恶的，应该被废除。”

“所以我们就把她的薪水付给她亲爱的丈夫，全部现金，不用扣除贷款。你管理财政，她去为他人服务。不用告诉她这一切。”

但对这间谍夫妻幸福生活的描画，潘代尔毫无反应。他板着僵硬的脸，呆呆凝视着墙壁。

电视屏幕上，赤裸的牛仔仰面躺在一张毯子上。两个全身只剩下帽子和靴子的女郎站在他身旁，似乎正在考虑怎样把他裹起来。但奥斯纳德正忙着收拾公文包，并没有看见这些；而潘代尔还在对着墙壁发怔。

“老天——差点忘了。”奥斯纳德叫道。

他掏出一卷钞票，接着又是一卷，直到七千美元全都躺在了床上。杀虫剂、复写纸和打火机也堆在一起。

“奖金。对不起耽搁了这么久。都是因为那些银行的小丑们。”

潘代尔艰难缓慢地把视线转移到床上：“我不该拿奖金，没人该拿。”

“不，你应该拿。萨比娜在学生当中的准备工作。阿尔法关于代尔哥多和日本人私下交易的情报。麦可关于总统深夜召开会议的情报。瞧，正好。”

潘代尔困惑地摇摇头。

“三千给萨比娜。三千给阿尔法。一千给麦可。一共七千。”奥斯纳德径自说道，“数一数。”

“没有必要这样。”

奥斯纳德扔给他一张收据和一只圆珠笔：“一万。和以前一样，发七千，留三千给你的寡妇和孤儿。”

潘代尔在心底某处长叹一声。他呆呆地看着床上的钞票，并没有伸手去碰。奥斯纳德的贪婪使他的目光不再敏锐，他径自又开始了关于吸收路易莎的演说，而潘代尔则陷入了自己的沉思。

“她喜欢海鲜，对吗？”

“这有什么关系呢？”

“有没有什么饭店你经常请她去吃饭？”

“马里索·凯撒。对虾和大比目鱼，她总是点这两道菜。”

“环境优雅，餐桌彼此离得很远，是不是？非常清静？”

“我们在结婚纪念日 and 生日时常去那儿。”

“有固定的位子？”

“窗边的角落里。”

奥斯纳德扮演起一个温柔的丈夫，他探着头，扬起眉毛说：“‘亲爱的，我有件事得告诉你，觉得该是你知道的时候了。对社会的责任感，把真相告诉那些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们。’怎么样？会起作用吗？”

“可能。说不准。”

“‘这样，你父亲便可以在坟墓中安息了。还有你母亲。为了你的理想，米奇的理想，还有我的，虽然为了安全起见，我一直不得不把它们掩盖起来。’”

“关于孩子，我对她说什么呢？”

“这是为了他们的未来。”

“有我们两个关在牢房里，他们的未来可真是不错。你见过那些从窗户里伸出来的胳膊吗？有一次我数过它们。你如果在里面呆过就会这么干的。每个窗户里有二十四支胳膊，而每个牢房只有一个窗户。”

奥斯纳德长叹一声，似乎这可怕的一幕令他的心都碎了。

“你这是在逼我采取强硬措施，亨利。”

“我不是在逼你。没人在逼你。”

“我不想对你这么干，亨利。”

“那就别干。”

“本想委婉地告诉你，亨利。可又没想出好办法，所以我就跟你亮底牌了。”

“根本就没什么底牌，尤其是你做事的时候。”

“你们的名字全在契约上。你和路易莎。你们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你想收回契约——店铺和农场——伦敦就会希望你们夫妇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如果他们没有得到，那么爱就会变成恨。他们就会停止对你们的金钱供应，把你们送上拍卖会。店铺、农场、高尔夫球杆、汽车、孩子，空前的灾难。”

过了好久，潘代尔的头才抬了起来，似乎他半天才明白法官的宣判。

“这是要挟，是吗，安迪？”

“市场经济的力量，老伙计。”

潘代尔慢慢站了起来，双脚并拢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垂着头瞪着床上的钞票；然后把它们装进信封，又把信封和复写纸、杀虫剂一起放进了皮箱。

“我需要几天时间。”他低着头说，“我得和她谈谈，是不是？”

“补救方法在你手中，亨利。”

潘代尔低着头朝门口步履沉重地走去。

“再见，亨利。下次在下一个地方，OK？小心走好。祝你好运。”

潘代尔停下脚步，迟疑片刻后转过身来。他一脸听天由命的沮丧神情。

“也祝你好运，安迪。谢谢你的奖金和威士忌，也谢谢你关于米奇和我妻子的建议。”

“别客气，亨利。”

“别忘了来店里试试你的花呢上衣。虽然很费功夫，但确实很有品味。我们会把你变成另一个人的。”

一个小时后，奥斯纳德已回到了办公室。他把自己反锁在保险室里，要通了那架绿色的保密电话。他似乎能够看到自己的话钻进拉克斯莫毛茸茸的耳朵。在伦敦，拉克斯莫为了接他的电话，早早就来到了办公桌前。

“已经把胡萝卜给了他，然后又给了他一顿棒子，先生。”他用专为主人准备的柔顺声音汇报说，“我已很尽力了。但他还在推三阻四。她会答应的。他不会，她也许会。可就是不愿意。”

“见他的鬼！”

“我也这样想。”

“这么说他是在故意拖延，好讲价钱？”

“看起来是这样。”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无赖表现得像个无赖而责备他，安迪。”

“他说他需要时间来说服她。”

“聪明的猴子。也许说需要时间来说服我们更恰当。多少能够买通她，安迪？尽管告诉我。上帝，这事以后我们可得牢牢控制他！”

“他没说一个确切数字，先生。”

“我敢打赌他不会提。他是个天生的谈判员，他知道我们现在有求于他。你估计是多少？我了解这家伙。你最坏的估计是多少？”

奥斯纳德沉默片刻，以示正在仔细考虑。

“他很难对付。”他小心翼翼地说。

“我知道很难对付！他们都不好对付！你知道他不好对付！上边知道他不好对付。杰弗里知道他不好对付。我的一些朋友也知道他不好对付。从一开始，他就是个很难对付的人。而且我们越接近目标，他也会越不好对付。福克兰群岛争端中，有个家伙拿了我们一大笔钱，却他妈的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这得根据结果而定。”

“说下去。”

“更多的预付金只会鼓励他游手好闲。”

“我同意，完全同意。他会嘲笑我们，他们都这样。先敲诈我们，然后哈哈大笑。”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更多的奖金会刺激他。这我们以前就知道，今晚

再次证实了。”

“是吗？”

“他把钱搂进包里的贪婪样子，您一定喜欢看。”

“噢，上帝。”

“从另一方面讲，他已经给了我们阿尔法·贝塔还有那些学生们。他已经开始游说大熊。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阿布拉克斯，而且他已经吸收了麦可。”

“而我们为每一次进展都付给了他酬金，相当丰厚的酬金，但我们到今天都得到了些什么？允诺。空头支票——静等重大事件发生吧。这真让我厌烦，安德鲁。厌烦。”

“我已经把这点毫不客气地告诉了他，先生。”

拉克斯莫的声音马上软了下来：“我相信你告诉他了，安德鲁。如果刚才有别的意思，那我很抱歉。请继续说下去。”

“我个人的感觉——”奥斯纳德怯生生地开口道——

“你的感觉是唯一起作用的感觉，安德鲁！”

“——我们应该论功行赏。如果他交出情报，那么我们付他酬金。根据他本人的意见，以此类推。如果他交出妻子……”

“我的天，安德鲁？他这样对你说的？他把妻子出卖给你？”

“那倒不是，不过他已经把她放到了市场上，待价而沽。”

“这个机构从成立到现在二十年了，安德鲁。在这段时间里，还从没有一个人为了金子把妻子出卖给我们。”

谈到钱，奥斯纳德自有另一种声调：更加低沉、更富有穿透力。

“我建议，他每吸收一个情报员（包括妻子），我们就给他一笔固定的奖金。这笔奖金应该是这位新成员工资的一部分，全部统一价格。她每挣一笔奖金，他便得到其中的一部分。”

“额外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待解决：萨比娜应如何支付那些学生。”

“不要惯坏了他们，安德鲁！阿布拉克斯怎么样了？”

“如果阿布拉克斯的组织支出了计划的细节，潘代尔同样可以得到一份奖金，金额应是我们付给阿布拉克斯及其组织成员的四分之一。”

这回轮到拉克斯莫默不作声了。

“你是说如果吗？我刚才听到的确实是如果吗，安德鲁？”

“对不起，先生，我是在想阿布拉克斯是不是一直在骗我们，或许是潘代尔一直在骗我们。原谅我，说这话已经太晚了。”

“安德鲁。”

“我在，先生。”

“听我说，安德鲁。这是命令。他们确实在酝酿阴谋，不要因为你身心疲惫便丧失信心。阴谋当然存在，你相信这点，我也相信。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人也相信这点。舰队街最聪明的人也相信，或很快就会相信这点。那里确实存在一个阴谋，是由巴拿马一小撮居心叵测的精英人士炮制的。它关系到运河，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安德鲁？”忽然警觉起来，“安德鲁！”

“先生？”

“如果不介意，你可以叫我斯哥蒂。我们之间已经不用称呼先生了。你没有良心不安吧，安德鲁？感到压力很大吗？心中是否平静？我从来没问过你在这件事中的身心感受，真是太铁石心肠了。听着，我在上边那些人中不是没有影响，在议会中也有一定地位。在现在物质利益至上的时代里，一个勤奋、忠诚而不寻求任何回报的年轻人真令我感动。”

奥斯纳德发出一阵羞涩的笑声。正是勤奋、忠诚的年轻人受到夸奖时应该发出的笑声。

“您如果有多余的睡眠，我倒是想要一些。”

“那就去睡会吧，安德鲁。现在就去，想睡多长就睡多长。这是命令。我们需要你。”

“我会的，先生，晚安。”

“早安，安德鲁。听我的话。等你醒来时，你就又会清清楚楚地听到那个阴谋，像狩猎号角一样在你耳边回响，你会从床上一跃而起去找寻你的目标，我知道你会的。我也在基层呆过，我也曾听到那号角，我们为此进行过战争。”

“晚安，先生。”

但这位勤奋的年轻间谍头子的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教官无数次教导过他：一定要在记忆清晰的时候马上把情报发出去。他回到保险室，打开了一个样子奇特的金属文件箱。箱子的密码只有他知道。他从里面拿出一个捆成一卷的红色记事本（看上去很像一本航海日记）。本子用铁圈捆在一起，上面还有一把锁。奥斯纳德打开这把锁。他回到办公室，把本子放在桌上台灯下，旁边是他从公文包里拿出来威士忌、笔记本和微型录音机。

这个红色的本子是他构思充满想象力的报告时不可或缺的助手。为方便情报搜集员，在它高度保密的纸张上罗列着总部的主要未知领域（也叫做情报分析员的黑洞）。按照奥斯纳德简单的逻辑推理，情报员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就无法检查。而不能检查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让他们挑出毛病来。而奥斯纳德像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一样，已经发现自己对于批评出人意料地敏感。整整两个小时，奥斯纳德修改、加工、润色着贝肯的最新情报资料，直到它们天衣无缝地钉入了情报分析员的黑洞。精确的语调、警觉的怀疑态度、权威的语气中不时加杂些不必要的疑虑。直到对自己的作品完全满意后，他才打电话给负责密码的办事员谢泼德，命令他马上到大使馆来。而且本着深夜发出的情报远比白天显得重要的原则，他把一封“绝密&贝肯”的密码电报交给了谢泼德，并命令他马上发出去。

“真希望我能让你也看一看，谢泼德。”奥斯纳德注意到他的助手正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那些无法理解的数字，便这样说道。

“我也是，安迪。不过该我知道的时候，我自会知道，是不是？”

“我想是的。”奥斯纳德同意道。

我们将派老谢泼德去，人事部部长曾说。以确保年轻的奥斯纳德奉公守法地工作。

奥斯纳德发动了汽车，但并没有回寓所去。他稳稳地向前开着，却尚未决定到哪去。左胸前一大卷钞票正令他心痒难耐。我去干什么呢？跳跃的灯光、裸体的黑人姑娘、多语种的广告“脱衣舞夜总会”。好东西，可我今天没这个心情。他继续往前开着。男妓、毒品贩子、警察、搞同性恋的小伙子们都在寻找捞钱的机会。还有三人一组的美国巡逻兵。他开车经过布拉沃海

滩俱乐部，年轻的日本妓女是这里的一大特色。不，谢谢，亲爱的，我更喜欢上了年纪的。他继续凭直觉往前开着。旧病复发。所有的东西都去试一试才是唯一的办法。没有得到某种东西之前，你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想要它呢？他的思绪转向了拉克斯莫。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人也相信这点……这肯定是指本·亨瑞。拉克斯莫经常用这个名字开玩笑。

你什么也没听见，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亨瑞的名字永远不会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舔舔牙齿。他妈的十足的白痴。

奥斯纳德开车横穿过马路，冲上人行道停了下来。我是外交官，所以让停车规则见鬼去吧。“赌场俱乐部”的霓虹灯闪闪烁烁，映着门上“所有枪支都要接受检查”。

两个身高九尺的打手身披大氅、头戴呢帽把守在门前。身着迷你裙、网眼袜的姑娘在里面往来穿梭。这地方看上去不错。

清晨六点钟。

“混蛋，安迪·奥斯纳德，你吓死我了。”当奥斯纳德爬上床时，弗朗嗔怪道：“你他妈的怎么了？”

“她把我累得精疲力尽。”他说。

但很明显，他已恢复了体力，准备和弗朗重新过来了。

第十四章

潘代尔怒气冲冲离开旅馆，开车穿过红色的雾气，带着怦怦的心跳躺在了妻子身边。第二天，第三天，他的怒火仍未消散。“我需要几天时间。”他对奥斯纳德说过。但他想的可不是几天，而是几年。他想着他不得不接受的所有错误决定；他不得不吞咽下去的全部屈辱；他不得不抑制住的每声呐喊。他满怀失望与愤怒地想着那个叫亨利·潘代尔的多种角色的综合体。

这愤怒似嘹亮的军号一般，将他从梦中惊醒，召集起他的所有情感：爱、恐惧、悲愤和复仇是第一批站出来的自愿者。它摧毁了潘代尔心中将现实和幻想隔离开来的墙壁。它大喊着：“受够了！”“进攻！”并且禁止任何人后退。可是向什么进攻？又用什么来进攻呢？

我们要收买你的朋友，奥斯纳德在说话，如果不能，我们就要把他们送回监狱。在监狱里呆过吗，潘代尔？

是的，我呆过。而且米奇也呆过。我在那儿探视过他。他甚至连说声你好的力气都没有。

我们要收买你的妻子，奥斯纳德在说话，如果不能，我们就要把她和孩子们一起赶到大街上去。在大街上流浪过吗，潘代尔？

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这些威胁不是在做梦，而是一把把手枪。奥斯纳德用它们指着他的头。于是，潘代尔对他撒了谎（如果可以用撒谎这个词）。他把奥斯纳德爱听的话告诉了他，而且费尽心机地去弄到这些话，甚至不惜编造。有些人撒谎是因为撒谎令他们振奋，使他们觉得自己更勇敢、更聪明，远胜于那些讲真话、下贱的媚俗主义者。但潘代尔不是这种人。他是为了媚俗而撒谎。他总是在说应该说的话，即使有时应该说的话和真理完全背道而驰。在压力下他拼命挣扎，直到可以脱身回家。

但他却未能从奥斯纳德的压力下脱身。

潘代尔一面责备自己，一面整理着脑子里的东西。他狠狠扯着自己的头发，希望上帝来为他的懊悔作证。我毁了！这是报应！我又得回监狱了！生活本身就是座监狱！我在里面还是在外面根本没有关系！我这是自作自受！但他的怒火仍然没有平息。他躲开了路易莎的安慰，转而求助于本尼叔叔令人心寒的话语：我们伤害、毁灭、折磨过别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背叛了……我们抢劫过他人……我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们欺骗过别人……我们把自己与真理隔离开来，并且玩弄现实。我们虚伪，只能胆怯地躲在一堆掩护物和玩具后面。但愤怒仍然拒绝让步，它无时无刻不追随着他。当他开始冷酷地剖析自己这一生的可耻行径时，愤怒的利剑离开了他自己的胸膛，转而指向了那些扭曲了他人格的东西。

一开始是安迪，他对自己说。他一闯进店里便开始胁迫我，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那些夏季长裙，而且关系到路易莎和孩子们心中的上帝阿瑟·布瑞斯伟德。不错，严格来说布瑞斯伟德并不存在。他干嘛要存在呢？并不是所有的神都必须存在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由于以上原因，我便当起了情报员。于是我便开始竖起耳朵。我听到了一些东西，没有听到的我便幻想出来。考虑到我所承受的压力，这再自然不过了。我经营的是服务行业，那么我就服务于人。这有什么错呢？此后，便有了我所谓的全盛期，也就是听到的越来越多，而且也越来越擅长此道。因

为了解间谍工作后，你便会知道这就像做生意、就像做爱，必须越做越好，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接着我就进入了下一阶段，我把它称为“积极的情报收集期”。也就是替别人说出他们如有机会肯定会说的话。无论如何，大家不都在这么干吗？再说我还从路易莎公文包里拍了些照片。我讨厌这样做，可安迪非要它们不可。上帝保佑他，他还很喜欢那些照片。但这并不是偷，只是看看。发展新的情报员，并且大大增加了奖金的金额。可是关于这些新的情报员，我有些事情还没有告诉你。一旦你认识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人，比现实生活中某些地位很高的人要好得多。他们从来不开口说话，也从来不问问题，除非我告诉他们那样做。

以萨比娜为例。她是玛塔根据自己的经历编造出来的，只是稍加改动。那些愤怒的制造炸弹的学生；阿尔法、贝塔以及其他一些出于安全考虑并未透露姓名的人；米奇和他的沉默反抗运动；以及那个谁也搞不清的阴谋。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这阴谋只是个天才的幻想；不过在安迪强大无情的压力下，将来总有一天我会以此阴谋大作文章，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还有号称是巴拿马心脏的桥那边的人，除了米奇和几个学生外，谁也无法找到他们。还有那个麦可。我只是让他妻子和他谈了谈她想买的冰箱、汽车，以及如何把孩子送进爱因斯坦学院。

全部都是我施展的魔法。随意摘取、精心拼凑的谎言。

于是你虚构了你的情报员。你为他们搜集情报，替他们担心；你根据玛塔的话修正他们的形象，并在最佳的时候把他们摆在最佳的位置上，以获得最佳效果。就像摆弄一件服装一样。于是你付钱给他们，这完全合理，一部分现金放在他们的口袋里，其余的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也避免他们大肆挥霍从而暴露自己，接受法律制裁。唯一的问题是这些钱到不了我的情报员的口袋里时，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挣了这笔钱，再说有些人连口袋都没有。所以我不得不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但如果你好好想想此事，这样做是很公平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挣得这笔钱，是不是？所以钱应该归我。生活如果不是发明创造，还能是什么？你自己也可以开始发明嘛。

众所周知，犯人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观。潘代尔也不例外。

及时地鞭挞、赦免过自己，他终于平静下来。但愤怒像只黑猫一样仍在怒视着他，而他所感到平静也是异常地不稳定，随时准备再次爆发。他能够感到内心的躁动左奔右突，在全身横冲直撞。这样的躁动令他激情澎湃。他终于能举起拳头、抡起斧子对准他思想中那堵监狱的高墙猛击下去，并大声喊出自己的清白：

既然我们谈到了这里，法官大人，那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些情况。不过请您收起那副大慈大悲的假笑：两个巴掌才拍得响。女王陛下的官员安德鲁·奥斯纳德在这件事里也有一份。我能感觉到。他是否能感觉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我认为他能。有时人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安迪一直在怂恿我。他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甚至把我夸大到我根本无法达到的地步。他跟上面要双倍的钱而假装只有一份，我知道他在中饱私囊。而伦敦的所作所为比他还要糟糕。

就在这时，潘代尔停止了辩护发言，怔怔地瞪视着面前的那堵墙。这时他正在裁剪室里为米奇缝制另一件衣服、一件能为他赢回妻子的衣服。为米奇做过这么多衣服，他甚至可以闭着眼睛剪裁。可他现在却大睁着双眼，连

嘴也张得大大的。他看上去似乎极度缺氧，虽然高高的窗户完全可以确保室内空气充足。他今天放的是莫扎特，但现在他已没有听莫扎特的心情了。他盲目地伸出一只手把它关掉，并放下另一只手中的剪刀，但他的目光纹丝不动，它仍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墙壁。

接着他开口了。大声地。只有两个字。

机械地，但是坚定地。

“约拿。”他说。

亨利·潘代尔终于看到了这件事的总体背景。就在此时此刻，它终于浮现在他眼前，完整、壮丽、闪闪放光、完好无损。他现在意识到，其实从一开始它就一直伴随着他。就好比他一直忍饥挨饿，认为自己不名一文，为生存下去而不择手段地挣扎、算计，而其实一大卷钞票一直塞在他口袋里。它现在就坐在这里，完全听从他的支配！直到现在，他才想起了它的存在！五彩缤纷、绚丽耀眼的它就在眼前，装扮成一面墙。

它的名字是约拿。

那是一年前的事。可在潘代尔夸张的记忆中，它仿佛此时此刻就发生在面前这堵墙上。那是在本尼死后两星期，潘代尔正开着自己的汽车，他的目的地是科隆城，任务有两个：对布鲁斯纳先生的纺织品仓库进行每月一次的访问；成为兄弟会中的一员。

他开得很快。人们开往科隆时都是这样，一方面是因为害怕高速公路上的劫匪，另一方面是前方免税区的财富正在向他们招手。为了避免引起家人的反感，他到店里后才换上了现在穿的这身黑色西装。他脸上的胡茬已六天没有刮过。当本尼哀悼一位故去的朋友时，他便拒绝刮脸。为了哀悼本尼，潘代尔当然也要这样做。他甚至还买了顶本尼常戴的那种霍姆堡毡帽，不过他最终还是决定把它放在后排座位上。

“是疹子。”他对路易莎解释道。她并不知道本尼的死讯，因为几年前他就告诉她本尼早已死于酗酒和穷困潦倒，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威胁。“我想是因为我为男士服装屋准备的那种瑞典润肤香水。”为引起她的注意，他这样补充道。

“亨利，你得写信给那些瑞典人，告诉他们，他们的产品很危险。它不适用于敏感的皮肤，它威胁到我们孩子的生命，与瑞典人的卫生观念很不相符。如果疹子总不下去，你应该去告他们。”

“我已经写信了。”潘代尔说。

参加兄弟会是本尼的临终愿望。在他死后到达的一封信里，他以潦草的笔迹表达了这一心愿。

亨利，你对我就像一颗珍珠那样珍贵。只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查理·布鲁斯纳的兄弟会，你已经有了很好的生意和两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但最好的东西就在眼前，而你多年来一直没有摘取，我确实不能理解。在巴拿马，查理不认识的人就根本不值得交往。再说，势力和好工作总是手拉手的朋友。有兄弟会在背后给你撑腰，你的生意就会财源滚滚。查理说他们仍然欢迎你，而且他欠我人情。当然永远赶不上我欠你的，我的儿子。如果你喜欢让有权势的人做你的保护人，那地方是不错的。

祝好运。本尼。

布鲁斯纳先生在科隆大约有占地半英亩的一片办公室，里面装满了计算机和身穿高领衬衫、黑色裙子的秘书小姐们。除阿瑟·布瑞斯伟德先生外，

他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了。每天早晨七点，他登上公司飞机，经过二十分钟的飞行后降落在科隆的法国机场。每天晚上六点，他再飞回去。不过星期五他一般是三点回家。公司在犹太教的赎罪日一律放假。布鲁斯纳先生在为只有他和本尼叔叔知道的罪孽忏悔。可一星期前，唯一知道内情的外人本尼也走了。

“亨利。”

“布鲁斯纳先生，见到您真高兴。”

每次见面都是这样。谜一般的微笑，礼节性的握手，冷冰冰的礼貌，而且从不提路易莎。只是今天的微笑更加哀伤，握手时间更长，而且布鲁斯纳先生戴着一条黑色领带。”你叔叔本尼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说道，一边用他的小爪子拍着潘代尔的肩膀。

“一个巨人，布鲁斯纳先生。”

“你的生意很红火，亨利？”

“我很幸运，布鲁斯纳先生。”

“你不担心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很快就不会有人买你的衣服了？”

“当上帝创造太阳时，布鲁斯纳先生，他也很英明地发明了空调。”

“去见见我的几个朋友，你会喜欢他们的。”布鲁斯纳先生愉快地微笑着。

在科隆，布鲁斯纳先生要比在太平洋岸边的家中活泼许多。

“真不明白我怎么会拖到现在。”潘代尔说道。

以往，他们会沿着后面楼梯来到纺织品部，以便潘代尔可以欣赏一下新到的羊驼呢，但今天他们却来到了拥挤的大街上。布鲁斯纳先生轻快地走在前面领路，直到他们大汗淋漓地来到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门口。布鲁斯纳先生手里拿着一把钥匙，但在开门前，他先给了潘代尔一个狡黠的微笑。

“你不在意我们牺牲一个处女吧，亨利？把几个黑人姑娘涂上沥青、插上羽毛不会使你不舒服吧？”

“如果这是本尼叔叔所希望的，那我丝毫不会介意，布鲁斯纳先生。”

布鲁斯纳鬼鬼祟祟地朝四周望了望，然后转动钥匙猛地推开了门。这已是一年多前的事了，但它似乎就发生在眼前。在面前的墙壁上，潘代尔又看见了那扇打开的门，和里面向他招手的一片漆黑。

第十五章

从耀眼的阳光下，潘代尔跟随他的主人走进了漆黑的夜里。黑暗中，他失去了布鲁斯纳先生的踪迹。他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待眼睛适应周围的黑暗。因为担心有人能够看见他，所以他始终保持着微笑。他将遇见的是什么？穿着什么样的奇异服装？他嗅着周围的空气，但没有闻到香料或鲜血的气味，相反，却闻到了烟草和啤酒的刺鼻气味。渐渐地，屋中的设施开始显露原形：吧台后面的酒瓶，酒瓶后面的一面镜子；一个老态龙钟的亚裔侍者；一架乳白色的钢琴，打开的琴盖上雕满嬉戏的女郎；天花板上垂下的老式风扇；一扇高高在上的窗子。最后（因为他们最暗淡无光），是和潘代尔一样追求光明的人们。他们并没有穿着白色长袍，戴着圆锥形高帽，而是穿着巴拿马商人最常穿的服装：白色短袖衫，便便大腹下系皮带的长裤，鲜艳的领带松松地吊在胸前。

有些面孔他在联合俱乐部见过。荷兰人汉克（他的妻子最近卷着他的积蓄和一个中国鼓手逃到了牙买加）庄严地向他走来，双手各端一杯带着冰块的啤酒——“亨利，我们的兄弟，你终于来到了我们之间，我们为你自豪”——好像亨利刚刚远涉重洋从他的家乡来到他面前。醉熏熏的奥拉夫（瑞典籍船运经纪人，戴着副眼镜）用他自以为是牛津音的英语叫道：“我说，亨利兄弟，老伙计，来得好，干杯！”比利时人雨果（自称是贵重金属商）也摇摇晃晃举起一个瓶子，说要给潘代尔“一些和你以前国家大不相同的东西”。

没有捆起来的童贞女，没有沸腾的沥青锅和吓得半死的黑人姑娘；只有那些令潘代尔一直裹足不前的其它原因——同样的剧本，同样的角色，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你来点什么，亨利兄弟？”“让我们把它斟满，亨利兄弟。”“怎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你才到这儿来，亨利？”已换上英国皇家禁卫军仪仗队军服的布鲁斯纳先生吹响了一个古老的英国狩猎号角，一扇大门猛地被踢开，一队头顶托盘的亚裔侍者飞奔着冲了出来。大厅里响起了《抓住他，祖鲁勇士》的歌声，领唱的不是别人，正是布鲁斯纳先生。潘代尔渐渐开始明白，布鲁斯纳先生是在找回早年生活中失去的某些东西。

布鲁斯纳先生将所有人召集到餐桌旁。他站在中间，潘代尔在他身旁（他仍保持着立正姿势，因为大家都这样站着）。荷兰人汉克开始了他冗长、不知所云的饭前祈祷，主旨似乎是如果这些人吃掉了面前的食物，他们将变得更加高尚。

但没等他们坐稳，布鲁斯纳先生便又蹦了起来——他有两条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潘代尔兄弟第一次在这里露面——暴风雨般的掌声，加杂其间的下流玩笑（大家现在已然没有了祈祷时的虔诚）——再有，请允许我介绍一位本无需介绍的兄弟，请大家欢迎我们流浪的哲人、黑暗的探险家、光明的使者，不朽的约拿！他刚刚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打捞沉船的探险活动，你们不久便会读到关于此事的报道（兴奋的喊叫声：“他在哪儿？”）。

潘代尔凝神注视着眼前的墙壁，像在一年前一样，他又看见了约拿：形容委琐，脾气乖戾，面色焦黄，眼似蜥蜴，不慌不忙用桌上的食品填充着他的盘子——辛辣的泡菜、加香料的通心粉、炒辣椒、圆面包。潘代尔还听见了他的声音。约拿，我们流浪的哲人。尽管桌旁一片噪杂，但潘代尔眼前这

面墙的音响系统却无可挑剔。

下一次世界大战，约拿正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对他们说着，将在巴拿马展开，时间已经定了，你们这些畜生最好他妈的相信这点。

第一个对这话发出挑战的是一个叫皮埃特的南非工程师。

“已经打过了，约拿，老伙计。乔治·布什对我们表现了他的懦弱，死了上千个人。”

这句话反过来引起了一片含糊不清的疑问：“你在那次侵略中干了什么，大师？”

这时，众人七嘴八舌加入了混战。这令布鲁斯纳先生大为高兴。他满面笑容地从一个发言人转向下一个发言人，专注得像在观看一场网球比赛。潘代尔除了自己咕咕作响的饥肠外，听到的很少。当他终于清醒过来时，约拿已把进攻力量转向了运河。

“现在船运业用不了那玩意。矿石集装箱、巨型油轮对它来说都太大了。”他宣布道，“它已经变成了恐龙。”

瑞典人奥拉夫提醒大家注意，有计划说要增加更多的水闸。约拿对这条消息嗤之以鼻。

“啊，对极了，伙计，了不起的主意。他妈的更多的水闸，妙极了。令人难以置信。我要问，科学下一步打算做什么？既然已经干开了，那就让我们把它也拓宽，把罗德曼海军基地取下去一条。这样，2020年左右，在上帝和现代奇迹的帮助下，我们就会拥有一条宽了一小点的运河，可通过运河的时间却会长了许多。我敬你一杯，伙计。我要站起来为他妈的二十一世纪的进步干一杯。”

也许烟雾中，约拿真的这样做了。因为当潘代尔注视着重现在墙上的那一幕时，他清晰地记得约拿跳下了椅子（可还是跟坐着时一样高），夸张地举起酒杯，把他的黄脸和蜥蜴眼全埋了进去。有一刹那，潘代尔甚至怀疑他是否能再浮上来。不过这些酒杯潜水员对专业很是在行。

“并不是说山姆大叔根本不在乎运河是有一个还是有六个水闸。”约拿继续用傲视一切的刺耳口吻说道，“对美国佬来说，多多益善。我们英勇的美国朋友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运河。如果他们有一两个人赞成把那玩意炸掉，我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干嘛想要条高效的运河呢？他们已经有了从圣地亚哥到纽约的高速铁路货运线，是不是？他们的陆上运河，这是他们给它起的名字。由体面、愚蠢的美国人自己管理，而不是一堆拉美人。其他人就让他们见鬼去吧。运河已是过去的象征，让其他混蛋去使用它吧——敬你一杯，你这荷兰蠢猪。”他对傲慢的荷兰人汉克补充道，因为他胆敢对自己的智慧表示怀疑。

但桌边的其他人开始抬起头来，对约拿的话提出质疑。布鲁斯纳先生为了不漏掉一句风趣的话，几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长耳朵准备抓住约拿的每个字。流浪的哲人开始反击对他的批评：

“不，我不是在说废话，你这乳臭小儿。我是在说石油，在说日本石油。我是在说总有一天，黄种人会统治世界，那将是人类文明的尽头，爱尔兰岛也不能幸免。”

一位聪明人问约拿，他是不是说日本人打算用石油淹没运河，但约拿没

有理会他。

“那些日本人，我亲爱的朋友们，在他们还不知道如何使用重油前，早就开始开采重油了。他们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装满了这种油的特大油桶，而他们的科学家们日夜都在寻找一种方法使它分解。好了，现在他们找到了，所以各位最好小心。带好你们的東西，掉转屁股跟日出王国说再见吧。因为日本佬已经发现了他们神奇的乳胶剂。也就是说你们在这里的神仙日子只能再延续五分钟了。你把乳胶剂倒进油桶里，摇一摇，好了，你跟其他人一样有石油了，而且多得用不完。一旦他们修建了自己的巴拿马运河（这只是眨眼间的事），他们会很高兴用这些油淹没全世界的，当然，山姆大叔的愤怒可想而知。”

停顿，反对的嗡嗡声从四面传来。思想刻板的奥拉夫提出了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请问你在这儿是想说什么，约拿？——‘一旦他们修建了自己的巴拿马运河’？你现在说的是哪门子鬼话？自美国入侵后，新建运河的想法就彻底寿终正寝了。也许你在水下呆的时间太长，没听说上边都发生了什么。美军入侵前，有一个三方高级委员会，专门研究运河的替代方案，其中包括挖掘一条新的运河。美国、日本、巴拿马都是成员国。现在这个委员会已完全不存在了，美国人对此很高兴。他们对那个委员会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假意敷衍，但其实一点也不喜欢它。他们宁愿让一切都维持现状，让他们的重工业公司管理大大有利可图的各道水闸。这些我都知道，这是我的工作。你说的话没有丝毫可能性，所以见你的鬼去吧。”

但约拿不仅没有被击败，反而更加洋洋自得。

潘代尔紧盯着面前的墙壁，像布鲁斯纳先生一样伸直了耳朵，准备聆听伟大的预言。

“他们当然不喜欢那个混帐委员会，你这四眼的书呆子！他们对它恨之入骨。而且他们当然愿意自己的重工业公司扎根科隆和巴拿马城，管理各个水闸。否则他们干吗一加入那个委员会就开始抵制它？你以为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入侵这个国家？把它砸得稀烂？使诺列加停止向山姆大叔供应可卡因？狗屁！他们那样做是为了打垮巴拿马的军队，摧毁它的经济，使日本佬不能收买这个国家，让运河为他们服务。知道日本人从哪儿弄到弹药吗？你们不知道，那么我来告诉你们：从巴西。他们从哪儿运来铝土？还是巴西。他们的粘土？委内瑞拉。”他接着又举出了一大堆潘代尔从未听说过的物质。“你是想告诉我就因为运河太狭太慢，日本就打算把他们的基本工业原料用船运到纽约，再用火车运到圣地亚哥，然后再把它们运过太平洋送到日本？你是想告诉我他们打算让他们的巨型油轮绕过好望角？用管道把他们的石油运过中美地峡？坐视每艘到达费城的集装箱货轮白白花费五百美金，就因为运河已不能再承载它们？狗屁！告诉我，谁是运河最大的使用者？”

一片沉寂。大家都在等待一位自愿者。

“美国人。”一个人大胆地说道，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狗屁！美国人！哪些杂种要为运河营造下一代的轮船？”

“日本人。”有人悄声道。

一束圣洁的阳光钻进了潘代尔的裁剪室，像只鸽子一样落在他头上。约

拿的声音如钟声般洪亮。所有的谩骂和诅咒像不必要的注释，全部消失了。

“是谁拥有最新、最好、最便宜的高科技？忘了美国人吧，是日本人。是谁拥有最好的重型机械、最狡诈的谈判家？最优秀的工程师、最熟练的工人和组织者？”他简直是在对着潘代尔的耳朵发表演说。“是谁日日夜夜都在梦想控制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水道？是谁的检测员和工程师此时此刻正在探测运河河床的土样？你以为因为美国人进入并占领了这个地方，他们就放弃了吗？你以为他们要对美国人磕头，为企图控制世界贸易而道歉吗？那些日本人？你以为他们在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当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你以为他们会让步妥协，就因为美国人下了这样的命令？日本人？这不是什么地缘政治学，这是世界范围的骚乱。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坐在这里，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那天下午，约拿发表演说的其它部分潘代尔已记不清了。就连眼前这面墙也无法弥补他失去的记忆。这时本尼的鬼魂及时地出现在他身边，临时补充上了被他遗忘的信息：

……亨利，我一直对你有话直说，是不是？跟那个把埃菲尔铁塔卖给名胜收藏家的骗子相比，我们手头上有一个极大的骗局。五星级的阴谋，足以让你的朋友安迪把他的银行帐户掏空。难怪米奇·阿布拉克斯一直为他的朋友保持缄默，因为这个计划极不稳定，再说他欠他们的情。亨利，我以前就说过，现在我还要再说一遍，你所具有的“魔法”比帕格尼尼和吉格利加在一起还要多；而你所需要的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搭上合适的汽车，马上你就会飞黄腾达，而不用像我们这些人还得等那么久。好了，现在汽车来了。我们现在说的是一条四分之一英里宽、与海平面齐平、将由日本人修建的最先进的运河，亨利。这条运河是在高度保密的条件下进行规划的。而美国人却还在叫嚷增加新的水闸，增加他们在巴拿马的重工业力量，一切都和过去一样，只是这次他们没有选对运河。而巴拿马的大律师、政客和俱乐部成员们跟以往一样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组织，他们所想的只是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一边对美国人表示不屑，一边千方百计从日本人身上捞钱。再加上安迪这样的跳梁小丑，和哥伦比亚的贩毒资金，你的机会到了，亨利，而且这回谁又会在你拿着火柴的时候抓住你？答案：谁也不会。你在问我多少钱，亨利？你是想告诉我那些日本人没那么多钱？那些日本人没钱修建他们自己的运河？你知道大阪机场花了多少？三百亿美元，亨利，根据可靠的消息，小菜一碟。你知道一条运河要多少钱？三个大阪机场，包括法律费用和印花税。亨利，这是那些日本人付小费的钱。

面前的墙壁上还有最后一幕场景。

潘代尔和他的主人站在布鲁斯纳王国的台阶上，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再见。

“你知道吗，亨利？”

“什么，布鲁斯纳先生？”

“那个叫约拿的家伙是世上最混帐的艺术家，满嘴胡言乱语。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催化剂，更不了解日本工业。他们希望扩张的梦想？是的，是的，这个我同意。日本人一直对巴拿马运河垂涎三尺。问题是，等到他们掌握它的时候，人们已不再使用巨型货轮了，也没人会需要石油了，因为我们会拥有更好、更干净、更便宜的新能源。至于说他提到的那些矿产”——他摇摇头——“如果日本人需要它们，他们会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找到它们。”

“可是布鲁斯纳先生，您在里边时那么高兴！”

布鲁斯纳先生无赖般地微微一笑：“亨利，我告诉你，我听约拿说话的时候，就好像听到了你叔叔本尼的声音。你不知道他过去多么喜欢给别人设下骗局。好了。你加入我们的兄弟会吗？”

但是潘代尔第一次发现他说不出布鲁斯纳先生希望听到的话。

“我还没准备好，布鲁斯纳先生。”他急切地回答道，“我还得再成熟些。我在向这方面努力，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等到时机成熟，我也做好了准备，我会立刻回到您这儿来的。”

但现在他准备好了。不管是否有催化剂，他的头脑在高速运转，计划在胸中迅速成熟。愤怒像只黑猫，正在舔着爪子准备战斗。

第十六章

几天时间，潘代尔曾对奥斯纳德说。我需要几天时间。在这几天时间里，作为丈夫和情人的潘代尔要善解人意地重建他与妻子之间倒塌的理解之桥；不再有任何隐瞒，把最隐秘的思想告诉她，使她成为他的心腹、助手和同事，为他的总体设想共同奋斗。

当潘代尔为路易莎重塑自己时，他也正在为了世界而重塑路易莎。两人之间再也不存在秘密。了解一切，分享一切，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组长和情报员，一项伟大事业中亲密、真诚的伙伴。他们有那么多的共同点。代尔哥多，他们关于巴拿马未来命运的共同情报来源。伦敦，他们令人奋发的共同的监督人。受到威胁的西方文明，需要保护的孩子，需要培育的间谍网，必须挫败的日本人的阴谋，需要拯救的同一条运河。哪一个勇敢的女人、母亲、父辈事业的继承者不会响应这一号召，披上战袍、拿起匕首、刺向运河掠夺者的心脏？从现在起，他的总体设想将完全主宰他们的生活。一切都将听命于它，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将被仔细地编入这张神圣的挂毯。是约拿首先描画了它的轮廓，是潘代尔将它绘成了图案，而路易莎则是它的守卫女神。在代尔哥多的帮助下，路易莎将站在它面前，为它举灯守夜。

如果说路易莎本人并未意识到她的全新身份，但她至少注意到了这身份为她带来的体贴与照顾。

潘代尔取消了所有不必要的约会。店里的小酒吧关门后，他便马上回家去训练、观察等待着他的特工妻子。他研究她的行为规律，总结她生活中的琐碎细节，特别是她和她德高望重、思想高尚、深受爱戴和——在潘代尔嫉妒的眼中——被大家大大高估的老板，厄纳斯多·代尔哥多的关系。

以前，他或许只是把妻子作为一个概念来爱，作为和复杂的他正好互补的典范。那么好，从现在起，他将把概念性的爱放在一边，把她作为一个人来了解。从前，当他在婚姻的栅栏里坐卧不安时，他是在努力冲出去。而现在，他却在努力冲进去。她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细节对他来讲都很重要：关于她举世无双的老板的每一句评论——他的来来去去，电话、约会、会议，古怪的念头，忽发的奇想。他日常安排中最细微的变动，拜访他的人以及他们的身份——以前潘代尔出于礼貌边听边忘的所有琐碎细节——现在全都变成了与他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为了不引起路易莎的怀疑，他甚至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好奇心。出于同样原因，他也只是在可能的条件下才进行经常的记录工作，躲在他的书房里——去处理几笔生意，亲爱的——或是厕所里——我不知道吃了什么，你觉得是那鱼有问题吗？

自然，第二天上午他还得亲自将一张帐单送到奥斯纳德府上。

她本人的社交生活几乎像代尔哥多一样让他着迷。她和其他运河区美国人的聚会，她加入的一个激进论坛组织，她遵从母亲心愿参加的一个天主教教徒组织，这些全都成了他极感兴趣的话题，并且被记录到了他的笔记本上。那本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自己发明的密码，若非受过专门训练，要想看懂它可不是件易事。路易莎并不知道她的生活已经和米奇的生活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了一起。在潘代尔的大脑里，沉默反抗运动已将范围扩大到持不同意见的学生、博爱的教徒和桥那边正直的巴拿马人，于是妻子和朋友的命运也就紧紧连在了一起。前运河区的居民正在秘密组织起来，他们经常在黄昏后在巴尔博城举行小型集会。

潘代尔似乎从未离她这样近过；同时也似乎从未离她这样遥远。有时，他会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不过这其实很自然：他了解她那么多事情，甚至远远超过她本人；他是她另一个自我、那个打入敌人总部的英勇谍报人员的自我的唯一观察者。

但有时，潘代尔的面具也会掉下来，让他的虚荣心占了上风。他告诉自己他是在帮她一个大忙——用想象力的魔杖点触她所做的一切。拯救她，分担她的重负。从肉体和精神上保护她免受欺诈及其一切后果的伤害，使她不至入狱。使她免受每日思索之苦，使她能够在健康、完整的生活中拥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而不用像他这样在大脑中设置如此多封闭的小房间，每日轮流在里面做着绞尽脑汁的苦工。但当假面重新罩上时，路易莎便会以新身份重新站到他面前：他英勇的谍报员，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拯救西方文明战斗中的战友。

由于深感自己欠路易莎的太多，潘代尔说服她向代尔哥多请一天假，以便清晨带她出去野餐：就我们两个，路，没有外人，就像我们没有孩子时那样。他托奥克雷夫妇帮他把孩子送到学校，而他则和路易莎开车来到了一个叫做环形庄园的小山山顶。

在他们头上，成群的兀鹰和山鹰在宁静的天空中无声地翱翔。沿着树林间的一条断带，他们可以顺着一条绿色的山谷一直望到巴拿马海湾。现在只是早晨八点钟，但汗水已不断涌了出来。他们回到车上去取冰茶和潘代尔昨天晚上做的肉饼——那是她最喜欢吃的。

“这是最美好的生活，路。”他骑士般地向她保证。这时他们手拉手坐在汽车的前排座位上。马达没有停，空调也开到了最大限度。

“谁的生活？”

“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获得了成功。孩子们，我们，一切都呱呱叫。”

“只要你高兴就好，亨利。”

潘代尔认为展示他总体设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前几天我在店里听说了一件可笑的事，”他用一种愉快的回忆口吻说，“关于运河的。说是以前讨论过的那个日本人的提案又被摆到了桌上。不知道你在委员会是否听说了这件事。”

“哪个日本提案？”

“新建一条运河，与海平面齐平。人们正在传说要耗资一千亿美元。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路易莎很不高兴：“亨利，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山顶上来听你重复关于什么日本运河的谣言。那是一个不道德、从生态角度讲破坏性极大的提案，是反美、反条约的。所以我建议你回去找到那些对你胡说八道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散布谣言，使我们运河难以预料的命运变得更加不可捉摸。”

一阵失败的恐怖笼罩了潘代尔，他险些黯然泪下。接着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愤怒。我在努力启蒙她，而她却不开窍。她就知道墨守陈规。难道她没意识到婚姻本是一件互谅互让的事？你要么支持对方，要么两人一道失败。于是他摆出了一副傲慢的姿态。

“根据我听说的情况，这件事现在还属于高度机密，所以你没有得到消息，我并不感到多么吃惊。这件事涉及到某些巴拿马高级官员，但他们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而且只在暗中进行会晤。牵扯到运河，那些日本人不愿听任

何反对意见。他们说你的那个厄纳斯多·代尔哥多也在里面，我想我并不感到惊讶。我从来没像你那样对他有那么多好感。而且老头子也深深卷入其中，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远东之行中有那么多时间没有报道、也没有任何记录。”

长时间的沉默。她很少沉默这么长时间。一开始他还以为她是在考虑他提供消息的重大意义。

“老头子？”她重复道。

“总统大人。”

“巴拿马的？”

“当然，反正不会是美国总统，是不是，亲爱的？”

“你为什么叫他老头子？那是奥斯纳德先生称呼他的字眼。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模仿奥斯纳德先生。”

“她快同意了。”当天晚上，潘代尔在电话上汇报。他说得很轻，以防电话被人窃听。“这事关系重大。她问她是否能当此重任，还有一些事情她不愿知道。”

“什么样的事？”

“她没说，安迪。她在抉择，她为厄纳斯多担心。”

“担心他会识破她？”

“担心她会识破他。厄纳斯多和那些人一样是个贪官，安迪。他清廉先生的形象完全是个幌子。她跟我说‘有时我宁愿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她的原话。她在努力鼓足勇气。”

第二天晚上，遵照奥斯纳德的吩咐，他带她到马里索·凯撒餐厅吃饭。仍是那张靠窗的桌子。她点了龙虾，这令他大感意外。

“亨利，我不是石头做的。我有情绪，我会变化。我是个有情感的人。你希望我吃大虾和比目鱼？”

“路，只要你高兴，做什么都没关系。”

他看着她埋头吃龙虾，不禁想：她准备好了。她已开始进入角色。

“奥斯纳德先生，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您要的第二套衣服已经做好了。”第二天早晨，潘代尔在电话上说道。这次是在他的裁剪室里。“已经熨好、叠好、包好，希望不久就能收到您的支票。”

“好极了。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很想试一试。”

“恐怕不行，先生。起码不能大家都去。我说过这不是削价出售。量尺寸、裁剪、缝制全是我亲手干的。”

“见鬼，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也要由我亲自送货上门，没有其他人，只有你和我，没有第三者的直接参与。我和他们谈了一遍又一遍，可他们丝毫不让步。交易必须通过我，否则就不作。无论我说什么，这是他们不变的立场。”

他们在埃尔·巴拿马旅馆的可可酒吧见了面。潘代尔不得不大声喊叫以压过乐队的演奏。

“我说过，这是她的道德观，安迪。她在这一点上异常顽固。她尊重你，喜欢你。但在你脚下她划了界线。荣誉和顺从丈夫是一回事，作为美国人为了一个英国外交家而出卖她的雇主就是另一回事了。尽管这位大人物正在背叛她庄严的信任。你尽可以说这是女人的偏见、是矫揉造作。‘再也不要对我提奥斯纳德先生，’她这样说。但这正是突破口。‘不要带他到这儿来，不要让他和我的孩子交谈，他会污染他们的思想。永远不要告诉他我已答应

你要我做的那件可怕的事，也不要告诉他我已经参加了沉默反抗运动。’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安迪，虽然这话并不好听。当路易莎打定主意时，几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奥斯纳德抓起一把腰果，仰起头张开大嘴，把它们倒了进去。

“伦敦不会喜欢这样的。”

“那他们也只好勉强接受了，是不是，安迪？”

奥斯纳德一边嚼着一边思考着。“是的，他们会。”他同意道。

“而且她不能以书面形式汇报工作结果。”潘代尔刚刚想起来似地补充道，“米奇也是。”

“聪明的姑娘。”奥斯纳德一边嚼着一边夸赞道。“她的工资从本月初开始算起。记住提交一份关于她费用的报告，汽车、水暖、照明用电、日期。”

路易莎被录用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亨利·潘代尔异常清晰地感到了自己的多样性。这么多年的奋斗与想象中，这种感觉还从未这样强烈过。他还从未同时担任过这么多角色。有些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人，有些是他根据以前的经历想象出来的。但现在，他们都站在了他的身旁，向着同一方向前进，分享着他的总体设想。

“看起来下周会很忙，路。”他隔着浴室的帘子冲妻子大声说道。这标志着他下一轮活动的开端。“没完没了的电话，大量的定货单。”她正在洗头。最近她忽然迷上了洗头，有时一天要洗两次。而且一天最少要刷五次牙。“今晚去打网球吗，亲爱的？”他极力漫不经心地问道。

她关上了喷头。

“网球，亲爱的。你今晚去吗？”

“你希望我去吗？”

“今天是星期四，店里的酒吧之夜。我记得你周四总是打网球的，和琼安雷打不动的约会。”

“你希望我去和琼安打网球吗？”

“我只是在问你，路。不是希望，是询问。我们都知道你喜欢保持身材，而且这也很有效。”

从一数到五。再来一遍。

“是的，亨利，今晚我打算和琼安去打网球。”

“我下班后先回家。我得换衣服，然后开车去俱乐部和琼安打网球，我们定了七点到八点的场地。”

“那么代我向她问好，她是个不错的女人。”

“琼安喜欢连着打两场，每场半个小时。前一场练习反手，后一场练习正手。而对她的搭档来说，顺序则正好相反，除非她是个左撇子，当然我并不是。”

“明白了。”

“孩子们将去奥克雷家做客。”她补充道，“他们会去吃令人发胖的油炸土豆片，去喝侵蚀牙齿的可乐，去看宣传暴力的电视片，去睡他家肮脏的地板，以调解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

“好的。那么谢谢了。”

“不客气。”

喷头又开了，她重新开始洗头发。喷头又停了。

“因为是周四，打完网球后，我会去工作，安排代尔哥多先生下周的活动。”

“你说过。日程安排得真紧，我很佩服。”

他真想一把扯开帘子，向她保证今后将实实在在做人。可惜现实早已不再是潘代尔关心的话题，虽然以前可能曾经是过。送孩子去学校时，他一路高歌，使得孩子们都以为他高兴得有点癫狂。踏进店门，他一下变成了陌生人。蓝色的新地毯，时髦的家具令他眼花缭乱。还有搬到玛塔办公地点的运动员角和布瑞斯伟德画像的崭新像框。究竟是谁干的？是我。楼上小酒吧里传来玛塔煮咖啡的香味，办公桌的抽屉里多了一本学生抗议活动中的公告，这些不禁令他心花怒放。十点钟，门铃已开始接二连三响起，为他的设想不断带来新的灵感。

首先到来的是美国代办和他面色苍白的助手。他是来试穿一件新的晚礼服。门外停着他的林肯防弹轿车，里面坐着一个面色严峻、剃着平头的司机。代办是一个乏味、富有的波士顿人，他已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读普鲁斯特，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和玩槌球游戏。他谈论的话题是美国家庭感恩节大餐和那之后的烟火晚会（这是路易莎每年最关心的事）。

“我们没有其它文明的选择，迈克尔。”潘代尔检查他的衣领时，代办这样说道。

“是的。”苍白的助手回答道。

“要么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循规蹈矩的成年人，要么我们说他们是些不能信任的顽皮儿童。”

“是的。”苍白的助手再次说道。

“人们总是以礼还礼。如果我不相信这点，我也就不会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外交事业了。”

“请您弯下手臂，先生。”潘代尔悄声说道，把他的手放在代办的肘窝里。

“军方会恨死我们的。”助手说道。

“这翻领会不会翘起来，亨利？我觉得它们太大了。你看呢，迈克尔？”

“熨一次后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我觉得很不错。”苍白的助手说道。

“袖长呢，先生？这么长，还是稍短点？”

“我正在犹豫。”代办说。

“关于军方还是袖长？”助手问。

代办甩了甩手腕，同时挑剔地注视着两个袖口。

“这样就很好，亨利。就这样吧。我一点也不怀疑，迈克尔，如果阿空山上的那些家伙事事得逞，我们就会看到五千穿着作战服的士兵站在大街上，大搞同性恋。”

助手冷冷地笑了笑。

“不过我们并不是原始人，迈克尔。对走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来说，尼采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行为典范。”

潘代尔让代办转了个身，以便观赏他的背部。

“上衣长度呢，先生？是想再稍长一些，还是现在的长度就已令您满意

呢？”

“亨利，我们很满意。原谅我今天有点心不在焉，我们是在努力防止又一场战争。”

“我祝你们在这项事业里取得成功。”代办和他的助手走下楼梯时，潘代尔急切地表白着。他恨不得他们马上离开。天堂般的歌声在他耳中响起，他迫不急待地在笔记本上潦草写下：

在美国代办看来，美国军方和外交人员之间的摩擦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矛盾的起因在于学生运动重新抬头后，应采取何种措施。代办私下对本情报员说……

他们对他说了些什么？一堆废话。他听到了些什么？天国的乐音。而这仅仅是次彩排。

“桑丘大夫，”潘代尔叫道，高兴地张开双臂，“好久不见，先生。卢克罗先生，见到您真高兴。玛塔，准备款待二位先生！”

桑丘是一个整容大夫，他拥有一只船队和一个被他恨之入骨的腰缠万贯的妻子。卢克罗是一个大有前途的美容师。两人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次他们是为欧洲之行定做马海毛西装和马甲，这次是为游艇上准备的白色餐服。

“那么说老家那边没什么动静？”潘代尔将他们引到楼上，一边倒酒一边巧妙地盘问道，“没计划什么大的暴乱？我总说在南美，你可以这星期给一位大人物做件衣服，下星期就能看见他的雕像穿上它。”

没什么大的暴乱。他们咯咯笑着证实了这一点。

“不过亨利，你听说我们的总统私下对你们的总统说了些什么吗？”

潘代尔没有听说。

“这三位总统坐在一间屋里。巴拿马、阿根廷、秘鲁。‘当然，’巴拿马总统说，‘这对你们来说不错。你们已被重新选举，开始了第二个任期。但在巴拿马，我们的宪法禁止再次当选。这太不公平了。’于是我们的总统转身说道：‘噢，我亲爱的，也许这是因为你一次能做到的事，我得上上下下做……为了让自己的权力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只能是在暗中努力。’这是由虚伪、狡诈的厄纳斯多·代尔哥多透露给他极其信任的私人秘书和不可或缺的助手路易莎的。”

“昨晚的会议上，那些反对派的杂种们派了个女人给了我一个耳光。”立法委员会的胡安·卡洛斯骄傲地宣布道。潘代尔正在检查他晨服的肩膀。

“我从来没见过那婊子。她从人群里走出来，笑眯眯地跑到我面前，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挨了她的耳光。我该怎么办？在那么多的摄影机前还她一耳光？胡安·卡洛斯，殴打妇女的人？如果我什么也不做，他们会说我是个同性恋。你知道我怎么办了？”

“我想象不出。”——检查腰围，加大一英寸以容纳胡安·卡洛斯日益增长的财富。

“我吻了她的嘴。把我的舌头探进了她肮脏的喉咙，恶臭难闻。我赢得所有人的倾心。”

潘代尔目瞪口呆，过了半晌才想起啧啧称赞。

“我听说他们让你管理某个特别委员会，这是怎么回事，胡安·卡洛斯？”他严厉地问道，“下回我就该为你的总统就职仪式准备服装了。”

胡安·卡洛斯发出一阵沙哑的大笑。

“特别？那个扶贫委员会？这是城里最蹩脚的一个委员会。没资金、没前途。我们坐在那里，你看我，我看你；我们说穷人真可怜，然后就出去美美地吃上一顿。”

在另一次与他的私人助手进行的私下谈话中，厄纳斯多——运河委员会的实权人物、日巴秘密协议的积极推动者——说一份有关运河未来的绝密档案要送交扶贫委员会请胡安·卡洛斯过目。当问到扶贫委员会与运河事务究竟有什么关系时，代尔哥多诡秘地笑了，然后回答说世界上有些东西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样简单。

她坐在她的办公桌旁。当他拨通她的电话号码时，他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她：总部大楼顶层优雅的走廊，样式新颖的百叶式大门以供空气流通；她宽敞通风的办公室，能够望见老火车站和令她厌恶的麦当劳的大招牌；她现代化的办公桌以及电脑、电话。她拿起听筒前片刻的迟疑。

“我想知道你今晚是不是想吃点什么特别的东西，亲爱的。”

“怎么了？”

“我想我回家的路上可能去趟市场。”

“沙拉。”

“打完网球来清淡的，是吗？亲爱的？”

“是的，亨利。打完网球，我想吃顿清淡的晚饭，比如说沙拉。”

“今天很忙？老厄纳斯多在大发雷霆？”

“你想干什么？”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没别的，亲爱的。”

她的笑声令他忐忑不安：“那你最好赶快，因为这声音两分钟后就要去为一群京都来的港务长做翻译了。他们不懂西班牙语，英语也会的不多，而且还只想见巴拿马总统。”

“我爱你，路。”

“希望如此，亨利。现在请原谅，我得挂电话了。”

“京都，呃？”

“是的，亨利。京都，再见。”

他兴奋地用大写字母写下京都。多好的情报员，多好的女人。令人喜出望外的收获，而且还只想见巴拿马总统。他们会见到的，麦可将把他们引进太阳王的密室。厄纳斯多将摘下头上的光环，和他们一起走入密室。米奇将会得到风声（多亏他自己在东京、廷巴克图或其他什么地方收费昂贵的情报来源）。而顶尖情报员潘代尔将会对此事作详细汇报。

潘代尔躲在裁剪室里细细翻看着当地的报纸——最近他几乎每份报纸都买——他找到了一份标题为《今天你们的总统将接见——》的宫廷活动公报。没有提到从京都来的港务长们，一个日本人也没提到。妙极了。会议没有被记录。一次高度保密的会议，他们装作是不懂西班牙语的港务长，其实是一群会说西班牙语的银行家，麦可将这群嘴唇紧闭的日本人从后门引进。应该再加一层神奇外衣，将结果无限夸大。还有谁应该在那儿——除了奸诈的厄纳斯多？当然！是吉拉姆！那狡滑的老狐狸！这不，他就站在我面前，抖得像片风中的叶子！

“吉拉姆先生！祝贺您，岁月再次对您甘拜下风！玛塔，为先生倒一杯威士忌。”

吉拉姆来自里尔，动作敏捷地像只耗子。他的职业是为探矿者测量土样

的地质顾问。他刚从麦德林 回来。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潘代尔，他在那里一共呆了五个星期，其间那座城市发生了十二起绑架案和二十一起谋杀案。潘代尔这次为他做的是羊驼呢上衣、马甲和长裤。他巧妙地把话题转向了哥伦比亚的政局。

“说实话，我真不明白他们的总统怎么还好意思出头露面，”他抱怨道，“那么多的流言蜚语，还有毒品。”

吉拉姆咽下一口威士忌，眨了眨眼。

“亨利，我活着的每一天都在感谢上帝，我只是个技术人员，我工作、我测量土壤、我写下报告、我完成任务、我回家、我吃饭、我与妻子做爱，于是我生存下来。”

“还有你银行里的大笔存款。”潘代尔善意地提醒他。

“是的。”吉拉姆同意道。他不安地在镜中端详着风烛残年的自己。“我把它们都存到了银行。所以如果他们想枪杀我，他们也知道这是在浪费子弹。”

参加此次会议的另一个人是吉拉姆·德拉索斯。此人是位即将退休的法国高级地质学家，与麦德林的大毒贩在政治决策上有着密切联系。有些人认为此人是巴拿马数一数二的权力经纪人，而且是第五号最危险的人物。

中午时分顾客盈门，玛塔的金枪鱼三明治供不应求。玛塔本人无所不在，却又故意回避着潘代尔的视线。一阵阵雪茄烟雾和男人的大笑。巴拿马人喜欢寻欢作乐，而且是在 P&B 店里。雷蒙·拉德带来了一个英俊少年。冰镇的啤酒，冰镇的葡萄酒，国内外的报纸，炫耀身份的大哥大。身兼裁缝、主人、间谍头目三职的潘代尔在试衣室和酒吧之间穿梭往来，不时停下来在笔记本上增加着潦草的记录。别人说一，他听到了二，记下的便是三。谣言、赛马、金钱、女人，偶尔是运河。前门砰地一声巨响，嘈杂声低落下去，转而又升了起来。“拉里！米奇！”阿布拉克斯和多明戈这对著名的花花公子已经再次握手言和，像往常一样神气十足地走了进来。

拉里的金表链、金戒指、金牙和意大利皮鞋，一件五彩缤纷的 P&B 外衣搭在肩膀上；拉里痛恨平庸、痛恨上衣（除非它们标新立异），酷爱笑声、阳光和米奇的老婆。

闷闷不乐的米奇紧紧倚在他朋友拉里的肩膀上，似乎拉里是他挥霍殆尽的生命中仅存的东西。两人走入辩论会场便分道扬镳了。众人向拉里围拢上来，而米奇则向试衣室走去。他的第十件新衣服一定更比拉里的更好、更鲜艳、更贵、更帅、更性感——拉里，你以为你能在星期天晚上赢得第一夫人暗送秋波？靠你漂亮的衣衫？还是夸夸其谈的表白？你没有那个胆量，于是只好赏给了潘代尔。意识到外面人群的沉寂，他又说了第三遍。潘代尔站在离她不到两英尺的地方，面色严峻地等待着。换任何一天，潘代尔都会避开这一攻击，善意地开个玩笑，给米奇倒杯酒，建议他在情绪好的时候改天再来，并体贴地把他送下楼梯，塞上一辆出租车。以前这对狱友多次演出过这样的闹剧，而米奇第二天总是送上贵重的礼物或便条以示感谢和歉意。

但潘代尔今天做不到这点，因为他无法忽略那只愤怒的黑猫。它已怒目圆睁地扑向了米奇，用尖爪利牙狂暴地撕开了他的皮肉。有谁能料到潘代尔也有狂暴的一面？滥用米奇的信任，诋毁他、压榨他、出卖他，在他最受屈

辱的时候探望他，长期以来深埋在心底的内疚现在都化为了愤怒，如洪水一发而不可收。

“为什么我不能把衣服做得像阿马尼那样？”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怒视着米奇。“为什么我不能做阿马尼那样的服装？祝贺你，米奇，你刚刚替自己省了一千美元。拜托，去阿马尼服装店给自己买套衣服，不要再回这里来了。因为阿马尼服装店做的衣服比我好。门在那边。”

米奇一动没动，他被吓傻了。像他这样身躯庞大的人怎么可能在阿马尼买到合适的成衣呢？但潘代尔还未说完。羞愧、愤怒和一种灾难将至的预感使他无法控制自己。米奇，我的创造物。米奇，我的失败，我的狱友，我的情报员，跑到我的屋子里来指责我！

“你知道吗，米奇？我做的衣服并不炫耀一个人，而是突出一个人的特色，也许你并不想突出自己的特色，也许你已没有多少特色可以突出。”

一阵笑声。其实米奇的特色数不胜数。

“我做的衣服，米奇，不是酒醉后的大喊大叫。它是线条，是形体，是岩石的眼，是轮廓。它是在告诉世界必须来了解你。老布瑞斯伟德将它称为明智。如果有人注意到了我做的一件衣服，那我会很尴尬，因为它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衣服不是要美化你的外表，也不是要使你成为屋内最漂亮的小伙子。我的衣服并不与它们的主人相比较。它们暗示、它们启发、它们鼓励人们跟你结识。它们帮助你改善自己的生活，偿清债务，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有朝一日，当我要到天国去追随老布瑞斯伟德时，我希望能够看到这里的大街上有人穿着我做的衣服，并且因为这些衣服而对他们自己有了更高的评价。”

我心中容纳的东西太多了，米奇，我止不住。该是你帮我分担的时候了。他深深吸了口气，似乎想就此打住，因为他发出了一阵咳嗽。他又张开了嘴，可是感谢上帝，米奇先说话了。

“亨利，”他喃喃道，“我向上帝起誓。是因为这裤子，没别的，它让我看上去像个上了岁数的人，一个未老先衰的人，别对我说那些狗屁哲学，我已经知道了。”

潘代尔的大脑中一定是响起了一声号角，他环视着顾客们吃惊的表情，他看着盯着他的米奇。米奇紧紧抓着那条引起争议的裤子，跟他以前在狱中抓着那条肥大的桔红色长裤，似乎担心被别人抢走时的样子完全一样。他看见了似雕像般一动不动的玛塔，她毁了容的脸上写着不满和惊讶。他将拳头垂在两侧，挺直了身体。

“米奇，这裤子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他温柔地向他保证，“我不想我们之间发生不快。不过你说的对，你会有一条完美的裤子的。你穿上那条裤子，所有人都会爱上你。还有上衣，米奇，听我说，我们两人之间肯定要有一个人负责这身衣服，是你还是我？”

“耶稣。”米奇喃喃道，一下瘫倒在拉里的怀里。

人去屋空，P&B公司开始了下午的小睡。客人们都已离去。钱要去挣，情妇和妻子要去安慰，合同要签字，马要赌，谣言要散布。玛塔也不见了，这是她的学习时间，一定是把头埋在了书本里。潘代尔回到裁剪室，放上了

斯特拉文斯基。他将桌面上的棕色纸样、布料、粉笔和剪刀清理开，把笔记本放到了桌上。如果说刚才对老朋友的谩骂减轻了他的心理负担，他也拒绝承认这点。他的缪斯女神正在召唤。

他从一个发票本上撕下一页。页端是潘代尔 & 布瑞斯伟德公司的饰章，下面是潘代尔清晰的草体字，将这张价值二千五百美元的发票开给安德鲁·奥斯纳德先生。他把这张发票平摊在桌面上，拿起一支据说曾属于布瑞斯伟德的破旧钢笔，用他专为裁缝行业练就的古朴笔法写下“希望您尽早付清”。这是在告诉奥斯纳德这张帐单不仅仅是在要钱。从书桌中间抽屉的一个文件夹中，他拿出一张奥斯纳德给他的复写纸。像往常一样，他将这张雪白、无格、无水印的纸举到鼻前闻了闻。没有什么特殊味道，除了若有若无的一股监狱消毒水的气味。

用神奇药品浸渍过的，亨利。一次性的无碳复写纸。

那么你那边收到它后怎么办呢？

冲洗，你这笨蛋，你以为呢？

在哪儿，安迪？怎样冲洗？

别他妈的多管闲事。在我的厕所里。住嘴，你真让人难堪。

他小心翼翼地把复写纸放在发票上，从抽屉里拿出奥斯纳德特意为此目的给他的 2H 铅笔，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乐声中开始了书写。突然，斯特拉文斯基开始令他心烦，于是他关上了他，换上了巴赫。可路易莎是巴赫的狂热爱好者，于是他又关上了巴赫，开始在一片不怀好意的宁静中工作。这对他可是件极不寻常的事。他执意不再去想米奇，皱着眉、吐着舌头，任凭“魔法”操纵着他的思绪，侧耳倾听着有无可疑的脚步声或门外的蟋蟀声。目光在笔记本与复写纸之间忙碌地飞来飞去。编造、联想。组织、修改、润色。夸张、歪曲。在混乱中整理出头绪。这么多东西要说，时间又这样紧。日本人无所不在。法国人像往常一样涉足其中。潘代尔在飞翔。一会在他的素材之上，一会又在其下。现在是天才，过一会又成了想象力的奴仆。而那只愤怒的黑猫一直守在他身旁，不时摇着尾巴。换一张复写纸，把旧的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上好子弹，重新开火。从笔记本上撕下用过的记录，把它们扔进壁炉。

“想来杯咖啡吗？”玛塔问道。

世界上最伟大的阴谋家忘了锁门。他身后的壁炉里火光熊熊，烧焦的纸还没有被灭迹。

“来杯咖啡不错。谢谢。”

她把门在身后关好。表情僵硬，没有丝毫笑意。

“你需要帮助吗？”

她的视线在回避他。他长吸一口气。

“是的。”

“是什么？”

“假如日本人正在计划修建一条新的运河，并已暗中收买了巴拿马政府，学生们听到这件事后，会有什么反应？”

“今天的学生？”

“你们的，和渔民谈话的那些学生。”

著名作曲家。

给诗人、画家或音乐家以灵感的女神。

“暴动。走上街去，袭击总统王宫，攻打立法委员会，封锁运河，号召工人总罢工，寻求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支援，在拉丁美洲引发一场反殖民主义的运动。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巴拿马。我们还会焚烧所有日本商店，吊死叛徒，从总统开始。这够了吗？”

“谢谢。我相信这足够了。当然还有召集桥那边的人。”他补充道。

“当然。学生只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驱。”

“我对米奇的事深感抱歉。”停顿片刻，潘代尔低声道，“我控制不了自己。”

“当我们不能伤害我们的敌人时，我们就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只要你明白就好。”

“我明白。”

“大熊来过电话。”

“关于他的文章？”

“他没提文章。他说他得见见你，他在老地方。他说话的口气似乎是在威胁。”

第十七章

巴尔博大道上的巴尔博餐馆是一幢低矮的建筑物，顾客稀少，灯光黯淡。几年前一颗炸弹曾将它夷为平地，不过谁也不记得是为什么了。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巴尔博大道以及远处的大海。在一张长餐桌前，一个长着双下巴的男人正在对一台摄像机侃侃而谈，周围簇拥着一群穿黑色西装、戴太阳镜的保镖。大熊正在他常坐的位子上，读着他常读的报纸。他周围的桌子边空无一人。他穿的是一件P&B公司的条纹上装，戴的是一顶男装店里六美元的巴拿马草帽。油黑发亮的海盗胡似乎刚刚洗过，与他漆黑的眼镜框交相辉映。

“你打电话了，大熊？”潘代尔在报纸这面坐了一分钟仍无人理睬后，便这样提醒道。

报纸极不情愿地放下了。

“怎么了？”

“你打了电话，于是我就来了。上衣看上去很不错。”

“谁买下了那个水稻农场？”

“我的一个朋友。”

“阿布拉克斯？”

“当然不是。”

“为什么当然不是？”

“他快破产了。”

“谁说的？”

“他自己。”

“也许你给了他钱，也许他是为你工作。你和阿布拉克斯之间有什么勾当？你们在一起买卖毒品，像他父亲那样？”

“特迪，我想你今天有点头脑不正常。”

“你是怎么付清拉德的？你到处吹嘘的这位疯子百万富翁到底是谁？这是最令人不快的地方。你为什么在店里开了那个可笑的小酒吧？你是不是把自己出卖给什么人了？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个裁缝，特迪。我为绅士们制作服装，我的生意在发展壮大。那么，你是不是想免费给我做些广告？不久以前，《迈阿密导报》上有过一篇文章，不知道你是否看到了。”

大熊叹口气。他的声音僵硬呆板。热情、人性、好奇很久以前就被榨干了（当然，这是说如果他以前真的拥有过这些情感）。

“我来解释一下新闻报道的原则。”他说，“我通过两种办法赚钱。第一种，人们付我钱让我去写故事，于是我就写了。我讨厌写作但是我得吃饭，我需要钱来满足我的欲望。第二种，人们付我钱叫我不去写故事。对我来说，这种办法更好，因为我不用写任何东西却照样能得到钱。如果把握得好，我不写东西比写东西赚的钱还多。除此以外还有我并不喜欢的第三种办法，我称之为最后的办法。我找到政府中的某些人，将我知道的东西卖给他们。但是这种办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为什么？”

“我不喜欢私下作交易。如果我不是和什么普通人打交道——比如说你或那边那个人——我知道我可以毁了他的名誉、生意或婚姻，而他也知道这点，那么这故事就有了价钱，我们可以达成某种协议，这是普通的商业会谈。”

可当我找到政府中的某些人”——他轻轻摇了摇长长的脑袋以示遗憾——“我没法预知这对他们来说值多少。他们有些人很聪明，有些人则是蠢驴。你搞不清他们是不知道，还是不想告诉你。于是你虚张声势，我声势虚张，极其耗费时日。也许为了击败我，他们还会用我自己的档案威胁我。我不喜欢这样浪费自己的生命。你要是想谈笔交易，给我一个痛快的答覆，省去我的麻烦，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既然有这么一位百万富翁供你支配，我想在客观估计你的财产时，一定应该把他考虑在内。”

潘代尔忽然有种把自己的微笑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感觉，先是左脸，接着是右脸，然后集中在两颊，接下来是双眼，最后是声音。

“特迪，我想你现在说的已是老生常谈了。”

“你是在为美国人工作吗？政府中的那些人是不喜欢这点的。一个英国人在他们的保留地上进行违法行为，他们会采取强硬措施的。他们自己是否这样干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确实是在背叛自己的国家，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可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到这儿来出卖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可就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

“特迪，你说得对。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我是在为美国人工作。南部军区司令官喜欢样式简洁的上衣、马甲以及配套的长裤。代办先生热衷于马海毛，度假时则喜欢花格呢。”

潘代尔站起身，感觉到自己的膝盖在簌簌发抖。

“你并不知道关于我的不利消息，特迪。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就不会盘问我了。而你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没做任何亏心事。说到钱，如果你尽快把身上这件衣服的钱付清，好让玛塔清理帐本，我将感激不尽。”

“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把那个无脸的混血杂种搞到手的。”

潘代尔离开了饭店。大熊仍像他进来时那样坐着，头仰着，胡子翘着，读着报纸上他自己写的文章。

潘代尔回到家，迎接他的是一所空荡荡的房子。他不禁一阵难过。这就是我辛苦工作一天得到的奖赏？他质问着沉默的四壁。一个身兼双职的男人，呕心沥血为家庭操劳，难道只能这么晚才回家吗？

不过也有使他略感安慰的事。路易莎父亲的公文包就躺在她的书桌上。他啪地一声将它打开，取出一本厚厚的办公日志，封面上大大写着厄纳斯多·代尔哥多博士。在它旁边是一本较薄的来往信件档案，上面写着“预约”。他忘记了一切烦心事，包括大熊要告发他的威胁，专心致志当起了间谍。头顶上的灯光昏暗，他把它拧到最大功率。他将奥斯纳德的打火机举到一只眼前，闭上另一只眼，尽量避免着鼻子和手指挡住镜头。

“米奇打过电话。”路易莎在床上说。

“给哪儿打的？”

“我，在办公室。他又要自杀了。”

“噢，是的。”

“他说你疯了。他说有人把你的脑子偷走了。”

“很好。”

“我告诉他他说得对。”她说着，伸手关上了灯。

这是星期天的晚上，而且已是他们到的第三家赌场，但安迪仍没有坐下来考验上帝（就像他向弗朗保证要做的那样）。整整一个星期以来，她

很少能见到他，除了偶尔回来睡几个小时或匆匆上班前与她疯狂做爱，周末其它时间他都是在使馆和谢泼德一起度过的。

“一大堆贝肯弄到的情报。”安迪曾神秘地解释道，“必须得把它们整理成报告。都是很急的事。”

“什么时候我们这些贝肯分子也能分一勺羹？”

“伦敦已经开始行动了。本地官员已无权决定，要等上面那些情报分析员说话之后再看。”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可两小时前，安迪一阵旋风似地把她带到一家高级餐厅。喝完一瓶昂贵的香槟酒后，安迪决定要去考验上帝。

“上星期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姑母的遗产。小数目，没什么大用。得让上帝把它翻一番，唯一的办法。”

他又开始一意孤行，坐立不安，跃跃欲试，非要撞个头破血流不可。

“你们这里可以点曲子吗？”当他们起身跳舞时，安迪冲乐队指挥大喊。

“听候吩咐，先生。”

弗朗灵巧地一把将他拉离了人群。

从 P & B 公司制作的新亚麻上衣的口袋中，他掏出一大把被汗浸湿的五十美元面值钞票付掉饭钱。

“安迪，这不是在考验上帝，这是在送我们两人的命。”她厉声对他说。

在第一家赌场中，他坐在宽大的赌桌旁，只是看着而没有下注。弗朗则保护人般站在他身后。

“选个最喜欢的颜色？”他扭头问她。

“那不是由上帝来决定的吗？”

“我们负责颜色，上帝负责成败。这是游戏的规则。”

他又喝了些香槟，却仍没有下注。他们起身离开时，她忽然意识到：他们认识他，他以前到这儿来过。她从他们的表情和微笑中看得出来。

“工作需要。”当她质问他时，他简短地答道。

在第二家赌场，一个保安警卫竟然企图对他们搜身检查。要不是弗朗出示了自己的外交护照，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收拾。在这里，安迪又只是旁观而没有下注。桌子另一端两个姑娘一直在捕捉着他的视线，其中一个甚至招呼道：“嗨，安迪！”

“工作需要。”他再次解释道。

第三家赌场是在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旅馆里。人们曾告诫过她千万不要到城市这一角落来。

第三层的 303 房间。敲门、等待。一个彪形大汉走来搜了安迪的身，这次他没有反对。他甚至还建议弗朗让那人检查了她的手提包。当弗朗和安迪走进第二个房间时，赌台管理员们刹时屏息静气，屋内亦是一片突然的死寂，众人纷纷回头行注目礼。这并不奇怪，因为安迪正在大声要人给他拿来五万美元的赌注。只要五百或一千面值的。我不需要这些小玩意，谢谢，你可以把它们拿回去了。

弗朗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便看见安迪已坐在了桌旁赌台管理员身边，而她也站在他身后。那管理员是个嘴唇厚厚、十指血红、样子放荡的婊子。轮盘转了起来。当它停下来时，安迪手中已又多了一万美元，因为他压的正是红。据她后来回忆，他一共玩了八次或九次。他的五万美元翻了一番，这正是他给上帝定的目标。临走之前，他又小试身手，于是再进二万美元。他

叫人拿来一个大提包，并在门口拦了一辆出租。他说拎着十二万美元在城里闲逛显然很愚蠢，至于他的那辆车嘛，可以叫谢泼德明天去取，要不就送人，他讨厌它。

但这一切在弗朗的记忆中已搅得一团混乱。当他们脱衣上床时，弗朗的脑子里全是她第一次参加障碍赛马的情景。她的小灰斑马成功地越过第一道障碍，但以后却跑离赛场，冲上了通往斯瑞斯伯里的大路；魂飞魄散的弗朗紧紧搂着它的脖子，两侧的汽车呼啸而过。没人不在乎，没人关心，除了身不由己的弗朗。

“大熊昨晚到我公寓去了。”玛塔把裁剪室的门在身后关好，对潘代尔说，“他带着一位警察局的朋友。”

这是星期一的上午。潘代尔正坐在桌前，为关于沉默反抗运动的报告做最后润色。他放下手中的 2H 铅笔。

“为什么？他们以为你干了什么？”

“他们要了解米奇的情况。”

“什么情况？”

“他为什么常来店里，他为什么深更半夜给你打电话。”

“你跟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让我监视你。”她答道。

第十八章

从巴拿马情报站传来的第一份标有“贝肯二号”的报告令斯哥蒂·拉克斯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陶醉状态。但这天早晨，他的欣喜变成了如坐针毡般的紧张不安。他以两倍于平常的速度在办公室中梭巡，著名的导师般的声音也似乎生了锈。他的眼角余光不时瞥向河对岸的议会所在地——那是他朝思暮想的地方。

“去找个女人，强尼。”他对一个干瘪的年轻人建议道。此人名叫约翰逊，接替奥斯纳德的位置做了拉克斯莫的私人助理。“在我们这一行中，女性永远比五个男人更有价值。”

约翰逊早已像他的前任一样掌握了升迁之道。他在椅子上上身前倾，表现出一副急于聆听高论的样子。

“她们有不忠之心，强尼。她们有胆识，她们是天生的演员。你认为她为什么要坚持通过她丈夫为我们工作？因为她知道她会比他强得多。如果那样他的下场会怎样？被赶到大街上，被除名，拿上钱走人。她怎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他张开手掌在裤子上擦抹着。“把两份工资变成一份，让她的男人显得像个傻瓜？不，这不是我们的路易莎做的事！不是我们贝肯二号做的事！”他眯起眼睛，似乎在远处某个窗户中认出了什么人。但他的结束语并未停顿：“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也一样。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人的直觉，强尼。他已经到头了。他的戏已经演完了。”

“奥斯纳德？”约翰逊满怀希望地问。他已在这个位置上呆了六个月，可至今还未看到任何外派的希望。

“她丈夫，强尼。”拉克斯莫不耐烦地纠正道。他举手挠着腮边的胡须。“贝肯一号。啊，一开始，他的工作确实令人振奋。但他视野狭窄，他们都是这样，没有远见，没有历史的厚度，全都是些琐碎细节和毫无用处的过时新闻。靠他，我们永远不可能击中要害。现在我明白了，她也明白，她了解她丈夫，那女人。比我们更了解他的局限性，还有她自己的实力。”

“情报分析员有些担心，那份报告证据不足。”约翰逊斗胆说道。他绝不会放过任何能把奥斯纳德拉下神坛的机会。“萨利·莫泊格认为贝肯二号的报告虚饰有余、证据不足。”

拉克斯莫刚要转身第五次丈量地毯时，这句话像子弹一样射入了他的耳朵。他的脸上绽开了一个空洞、毫无幽默感的微笑。

“她这样说了吗？毫无疑问，莫泊格小姐是一位智力超群的女士。”

“嗯，我想是的。”

“而女人对待女人要比我们男人苛刻得多。这无可厚非。”

“是的。我以前没有想过这点。”

“而且她们还摆脱不了妒嫉心的影响，而我们男人则不然。是不是，强尼？”

“我想是的，先生。”

“莫泊格小姐的反对意见确切是什么？”拉克斯莫用一个心胸开阔、大腹能容之人才有的语气问道。

约翰逊不禁暗骂自己的多嘴。

“她只是说，嗯，没什么证据。只有每天的流水帐，她是这么说的。除此以外，没有签字、没有联络人、没有合同、没有美国人的任何秘密活动。没有旅行记录、没有关系网、甚至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外交途径。全部都是我们无法调查的黑洞。这是她说的。”

“还有吗？”

“说实话，还有一些。”

“那么只管说好了，强尼。”

“她说在整个人类情报工作的历史上，还不曾付出这么多而收获这么少过。当然，这是玩笑。”

如果约翰逊是打算动摇拉克斯莫对奥斯纳德的信心，那他可是大大失望了。拉克斯莫昂起胸脯，重新操起了演说家的口吻。

“强尼，”舔舔门牙，“你是否曾想到过，我们今天不赞成的东西恰恰是我们昨天赞成的？”

“没有，我真没这么想过。”

“那么好好想一下，我请求你。在现代科技的耳目下，要想掩匿自己的行踪确实非足智多谋之人不可，是不是。强尼？从信用卡到车票、电话、传真机、银行、旅馆，现代科技无所不在。我们就是从超级市场买瓶威士忌，也不可能不被别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毫无踪迹可寻’简直是在证明自己有罪。这些老于世故的人懂得这点。他们知道要做到不被看见、不被听到、不被人所知有多困难。”

“我肯定他们知道，先生。”约翰逊说。

“这些老于世故的人从来不为那些职业上的异常情况而费心，而正是这些异常情况经常困扰着我们这一行那些更加现实的工作人员，强尼。他们不因挫折而沮丧，耐心记下琐碎、多余的情报。可他们看见的不只是树木，而是森林。现在他们看见的就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阴谋。”

“萨利并不这样认为。”约翰逊固执地提出异议。他想既然祸已闯下，不如直抒胸臆。“穆尔也不这样想。”

“穆尔是谁？”

“她的助手。”

拉克斯莫依然宽容、慈祥地微笑着。毕竟，他是看见森林的人嘛。

“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强尼，我相信你会找到答案。如果在巴拿马一切正常，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地下抵抗组织？为什么那些持不同意见者——不是什么小爬虫，强尼，而是中产阶级的人士——随时准备闻风而动？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等待什么吗？为什么那些渔民现在如此焦躁不安？——狡滑的人，强尼，永远不要低估这些打渔人。为什么巴拿马总统在运河委员会中的亲信当众一套而背后又是一套？为什么他要掩饰自己的行为、在深夜私下会晤一群装扮作港务官员的日本人？为什么学生如此躁动不安？他们在等待什么？在咖啡馆和迪斯科舞厅中，是谁在鼓动他们？为什么人人嘴里都念着‘出卖’这两个字？”

“我并不知道这些。”约翰逊答道。最近，他已大惑不解地发现：来自巴拿马的原始情报一旦经过他主人的办公桌，就变得格外有分量。

但现在约翰逊的疑团仍未解开，特别是关于拉克斯莫的灵感源泉。当拉克斯莫为他神秘的计划与执行委员会起草简报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绝密档案室调出一大堆卷宗，然后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中，直到文件完成——

不过约翰逊曾设法一睹那些卷宗真颜，全是记录过去事件（比如 1956 年苏伊士运河争端）的文件，与现在或将来可能发生事件并无任何联系。

“这是我们这样的机构最难把握的情况，强尼：群众情绪暴发前的躁动，公众发出怒吼前的不满。看看伊朗和阿亚图拉。看看苏伊士运河争端中的埃及。看看苏维埃的改革和它整个帝国的崩溃。看看萨达姆，我们最好的主顾之一。谁预见到了这些事件的发生，强尼？谁看到了地平线上集结的乌云？不是我们。看看加尔铁里和福克兰群岛的战火。我的上帝，我们庞大的间谍网能够侦察出所有阴谋，除了那个真正重要的阴谋：谜一样的人性。”他又恢复了以往的速度，以急促的步伐配合着自己的夸夸其谈。“但我们现在找到的正是这个阴谋。这次我们可以防患于未然。我们已经拉上了警戒网，我们掌握了群众的情绪、他们还未成形的计划和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我们可以预防，我们可以战胜历史，打它个措手不及——”

他闪电般地抄起电话，以至约翰逊几乎没有听见铃响。不过这只是他妻子，问他是不是在上班时带走了她的车钥匙。拉克斯莫简洁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挂上话筒，抻了抻衣摆，重新开始了他的踱步。

他们选择的会面地点是杰弗里的家，因为亨瑞说要在这里。再说杰弗里·卡文迪斯只不过是本·亨瑞的工具，不过出于谨慎，两人对此都守口如瓶。而且选择他的家会面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从某种角度讲，这本是杰弗里的主意。是杰弗里·卡文迪斯首先提出了这一方案，并且得到了本·亨瑞的首肯：他妈的，去干吧。这便是本·亨瑞的措辞风格。作为英国的报界大王和无数记者的雇主，他对自己的母语有种天生的憎恶。

是卡文迪斯激发了亨瑞的想象力（如果说本·亨瑞真地具有这种能力的话），是他和拉克斯莫达成了交易，并鼓舞他、满足他的钱包和虚荣心；是他在亨瑞的首肯下，在议会附近的高级餐厅里开始设宴招待并游说右翼议员，为他们在地图上指明巴拿马和运河的位置，因为这些人半数以上对任何事情都糊里糊涂，但他这样做时却从未透露过亨瑞的名字；是他在政府和石油公司中敲响警钟、迎合低能的保守党右派成员、在帝国遗老、痛恨欧洲、痛恨黑人、痛恨一切外国人的圈子内寻求支持。

是卡文迪斯，这个身材笨拙的上层社会评论员，令人信服地宣扬着本·亨瑞的至理名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条理论的基本依据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时间不会长于十年，那么如果世界上有什么重大手术——不管看起来多么残酷和自私自利，但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子孙的生存和亨瑞王国的生存：现在就做，趁我们还有力量！不要再骑墙观望！需要的，拿走！不需要的，打烂！但不管你是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不要再卑躬屈膝、妥协让步、赔礼道歉，眼睁睁看我们被人从地球上抹掉。

如果这些使本·亨瑞不得和美国愚蠢的右派——还有大洋这岸他们同样低能的兄弟——携手共事，并且成为武器制造业的宠儿——那么他会用母语亲切地说，去你妈的吧。他不是个政客，他恨那些杂种，他是个现实的人，他才不在乎自己是在和什么人结成同盟，只要他们明白事理，而不是小心翼翼地对每个日本人、黑人和拉丁人都说：“请原谅我是个中产阶级信仰自由的美国白人，先生，并且请原谅我们的强大和富有，但我们相信上帝的所有

对伊朗等伊斯兰教国家什叶派领袖的尊称。

英、阿马岛战争中阿根廷总统。

子民都是平等的，而且应互相尊重，现在您可否允许我俯下身来亲吻您尊贵的脚？”

这便是本·亨瑞不知疲倦地为他的战将描绘的形象：不过你们要明白，这仅限于我们之间，因为客观报道新闻这一使命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为此而奋斗，否则他妈的就是白来一遭。

“不要算我。”本·亨瑞前一天曾对卡文迪斯这样说。他惯有的那种平板声调。

有时他说话连嘴唇都不动。有时他甚至会厌倦自己的阴谋诡计，厌倦整个人类的平庸。

“你们两个畜生自己对付他们吧。”他恶毒地补充道。

“遵命，头。真遗憾，不过我们会尽力。”卡文迪斯说。

但卡文迪斯很清楚他会来。他果然来了，坐的是出租车，因为他信不过自己的司机。甚至还早了十分钟，浏览了一遍最近几个月来卡文迪斯送交冯将军过目的那堆狗屁东西的总结——狗屁是他说话时最受青睐的一个词。总结的最后一页是从河对岸刚刚送来的报告——没有署名、没有题头、没有来源。据卡文迪斯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是纯正的美酒，是画龙点睛之笔。头，冯的人会跳起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会面的原因。

“写这个东西的是哪个杂种？”亨瑞问道。他总是急于将荣誉归于应得之人。

“拉克斯莫，头。”

“就是那个把我们的福克兰群岛行动搞得一团糟的王八蛋？”

“就是他，先生。”

“肯定没有改写加工过。”

不过本·亨瑞还是把报告又读了一遍，这在他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是真的吗？”他问卡文迪斯。

“相当真实，头。”卡文迪斯带着与判断相吻合的谨慎回答道。“内容真实。但不敢肯定有效期会有多长。冯的人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亨瑞把报告扔还给他。

“至少，他们这次会知道该他妈的怎么办。”他说着，冲刚刚闯进来的塔克·科比严肃地点点头。这位被卡文迪斯戏称为第三位凶手的大汉没有在垫子上擦鞋便风风火火闯了进来，怒目圆睁，似乎在寻找某位敌人。

“那些美国佬已经到了吗？”他发出一声吼叫。

“马上就会来了，塔克。”卡文迪斯用安慰的口气向他保证。

“这些臭虫参加自己的葬礼也会迟到。”塔克说。

卡文迪斯的家所具有的一个特殊优势是它地处梅费尔区的中心地带，紧邻一条装有大门、有人把守的死胡同。那里住着许多外交官和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胡同尽头是意大利大使馆。但这里也有一种默默无闻的怡人气氛。你可以是个清洁工、食品供应商、送货员、肉商、保镖、变童或是学术界泰斗，没人会在意。而杰弗里·卡文迪斯则是个负责开门的侍者。

他知道如何接近有权有势之人，并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和杰弗里在一起，你尽可以靠坐在椅子中，静等事态发展。他们现在所做的正是这样：三个英

国人和两位美国客人开始进攻一顿他们已同意从未发生过的自助午餐，身边亦没有仆人作见证。午餐包括从卡文迪斯在苏格兰的产业上运来的鲑鱼、鹌鹑蛋、水果和奶酪。最后是卡文迪斯的老奶奶亲手制作的奶油布丁。

至于饮料，大家喝的是冰茶或诸如此类的软饮料，因为据杰弗里·卡文迪斯说，在今天的华盛顿，午餐时饮酒已被认为是野蛮的象征。

大家围坐在圆桌旁，于是也就没有了上座下座之分。足够供诸位伸腿的空间，舒适的椅子，电话线也已拔掉，卡文迪斯在如何令众人感觉舒适方面真不愧是一位高手。如果需要，还有众多的姑娘等待招待诸位。不信问塔克。

“飞行还算顺利，艾略特？”卡文迪斯问道。

“噢，我简直是在天国中旅行，杰弗里。我真喜欢这些小型喷气式。直升机飞到了巴特西，壮观极了。漂亮的发电厂。”

和艾略特在一起，你永远搞不清楚他是在说风凉话，还是为人一向如此。他今年三十一岁，来自亚拉巴马。他是个律师兼记者，平常吊儿郎当，一旦受到攻击，却又如饿虎扑食般凶猛。他在《华盛顿时报》上有自己的专栏，专门攻击那些到目前为止名气远胜于他的人。他是个身材削瘦、面如死灰、戴眼镜的危险人物。一张见骨不见肉的脸上最显眼的就是一个硕大无比的下巴。

“今晚住下还是回家去，艾略特？”塔克·科比咆哮道，似在暗示第二种选择更讨他的欢心。

“塔克，很遗憾，这次聚会一结束，我们马上就得回去。”艾略特回答。

“不去大使馆问候一声？”塔克粗鄙地笑问道。

这是玩笑。塔克可不是经常开玩笑的人，美国国务院是世上最不应该知道艾略特和上校英国之行的。

坐在艾略特身边的上校正在有条不紊地嚼着他的鲑鱼。

“我们在那儿没有什么朋友，塔克。”他坦率地解释道，“只有些搞同性恋的相公们。”

在威斯敏斯特，塔克·科比以“夹着极长公文包的部长”而闻名，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恋爱冒险史，而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无人出其右的关系网。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在英国或中东，没有哪家武器公司与塔克没有交往。和他的客人们一样，塔克也是权势和力量的象征，并隐隐透露出威胁的意味。他肩膀肥厚，眉毛粗重，有一双恶毒、愚蠢的牛眼。即使在吃饭的时候，他也双拳紧握准备随时出击。

“嘿，德克——冯怎么样？”亨瑞从桌子另一边含笑问道。

本·亨瑞已开始调动他那传说中的魅力。没人能够抵抗的魅力。长时间的云中旅行后，他的微笑似阳光般灿烂。上校立刻双眼一亮。卡文迪斯忽然发现主人情绪颇高，也不禁喜上眉梢。

“阁下，”上校高声道，似乎是在军事法庭中发表辩词，“冯将军命我带来他的问候，并为您过去和现在所给予他的宝贵支持与鼓励表示深深的谢意。”

亨利挺起胸，将头垂下。阁下。

“你告诉他，他没有竞选总统，我们他妈的都很失望。”亨瑞说道，迷人的笑容依旧灿烂。“美国唯一的好人却没有胆量站出来，真叫人遗憾。”

上校并没有被亨瑞恶意的措辞所激怒。在以前的几次会议中，他已习惯了这些刺耳的言辞。

“冯将军是锋芒不露，阁下。将军眼光长远，他做事讲求策略。”他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一边不断点着头，敏感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将军博览群书。他博大精深，知道怎样等待时机，别人到现在可能早已弹尽粮绝。但将军不是这样的人。不，阁下。当改变总统意见的时机成熟时，将军肯定会去说服他。依我看，他是美国唯一知道如何去做的人。是的，阁下。”

上校驯顺的眼睛说着：遵命；可他倔强的下巴却说着：滚开，别挡我的路。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看着他笔直地坐在桌前，你很难相信他没穿军服。你也很难不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癫。或许在座诸位都有点不正常。客套话忽然说尽了。艾略特看看手表，扬起眉毛无礼地盯着塔克·科比。上校从脖子上取下餐巾，用它擦擦嘴，然后把它像一支没人要的花一样扔在了桌上。卡文迪斯收拾着杯盘狼藉的桌面。塔克·科比点上了一支雪茄。

“请把那该死的烟掐了，好吗，塔克？”亨瑞彬彬有礼地请求道。

科比碾灭了雪茄。他有时会忘记亨瑞掌握着他的秘密。卡文迪斯正在询问大家谁的咖啡里要加糖、谁的要加牛奶。现在筵席已经结束，会议终于开始。五个彼此憎恶的男人围坐在一张十八世纪的圆桌旁，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你们是干还是不干？”向来不善长开场白的亨瑞这样问道。

“我们当然愿意参加，本。”艾略特说道。他的脸绷得像扇门板。

“那你们他妈的还在犹豫什么？你们已经有了证据，你们掌握着国家大权。你们还在等什么？”

“冯愿意采取行动。在座的这位德克也很愿意。是不是，德克？全面行动？是不是，德克？”

“当然愿意。”上校一边说着，一边冲自己握在一起的手摇摇头。

“那么就行动起来，看在上帝的份上！”塔克·科比大吼道。

艾略特装作没听见他的话。“美国人民愿意我们采取行动。”他说，“他们现在可能还不了解情况，但很快就会的。美国人民将会愿意拿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该放弃的东西。没人能阻止我们，本。我们有五角大楼，我们有训练有素的人员，我们有技术和百折不挠的决心。我们有参议员和国会，我们有共和党。我们制定外交政策。在战争状态下，我们可以牢牢控制新闻媒介。上次就是如此，这次更将如此。除了我们自己，没人能阻止我们，本。没人，这是事实。”

室内一片沉寂。科比是第一个打破僵局的人。

“要做大事必须拿出勇气。”他粗鲁地说道，“撒切尔从不退缩动摇，别的人却总是犹豫不决。”

室内恢复了沉寂。

“我想，一条条运河就是这样丧失的。”卡文迪斯提示道。但没有人发出会心一笑。一切再次归于沉寂。

“你知道前几天冯对我说了些什么，杰弗里？”艾略特开口道。

“什么，老伙计？”卡文迪斯问。

“任何不是美国人的人都给美国分配了一个角色。他们大多是自己不扮演任何角色、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大多是些以手淫自娱的家伙。”

“冯将军是个深邃的人。”上校说道。

“接着往下说。”亨瑞道。

但艾略特并不着急。他若有所思地将双手放在胸前，似乎正穿着马甲，在他的庄园上悠然抽着一支方头雪茄。

“本，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楔子。”他以一个记者向另一个同行表白心意的口吻说道，“没有鱼钩。我们有的是一种情况。我们没有导火索，没有被强奸的美国修女，没有美国婴儿的尸体。我们有的只是传闻，只是许许多多的也许。我们有你的间谍报告，而且是未被我们的谍报人员证实的报告，可这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还不是惊动国务院、或在白宫栅栏上张贴海报、大喊‘从巴拿马滚出去’的时候。现在是采取决定性措施，使我们的国民渐渐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有的。我们可以加速这一进程。你们也可以，本。”

“我说过我会的，我会的。”

“但你给不了我们一个楔子。”艾略特说，“你不能强奸修女，你不能为我们屠杀儿童。”

科比发出一阵不合时宜的大笑。“对这点你可不要那么肯定，艾略特。”他大叫道，“你可不像我们这样了解我们亲爱的本。哈，哈！”但他所得到的喝彩只是上校紧锁的双眉。

“你们当然已经有了他妈的楔子。”本·亨瑞刻薄地反诘道。

“那么说来听听。”艾略特说。

“见鬼，他们的否认。”

“什么否认？”

“所有人的。巴拿马人会矢口否认，法国人会否认，日本人也会否认。他们全都是骗子，就像卡斯特罗是个骗子一样。卡斯特罗否认他有苏联导弹，于是你们采取了行动。运河阴谋的策划者们否认他们的阴谋，于是你们就可以再次采取行动。”

“本，那些导弹确实在那儿。”艾略特说，“我们有那些导弹的照片。我们有导火索。但这次我们没有导火索。美国人民必须看到正义得到伸张。空谈是不行的，从来都不行。我们需要导火索，总统也会需要导火索。如果他得不到，那么他就不会采取行动。”

“我们碰巧没有几张戴着假胡子的日本工程师在手电筒下开挖第二条运河的照片，是不是，本？”卡文迪斯用挖苦的口气说道。

“没有，他妈的我们没有。”亨瑞厉声答道。他并没有提高嗓门，但却不怒自威。“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艾略特？静坐观望，直到1999年12月31日正午日本人打电话来？”

艾略特不为所动：“本，我们不会在电视上播放情绪化的论点以赢得大众。上次我们很侥幸。诺列加尊严营的士兵们在巴拿马城的大街上侮辱美国妇女。在那之前，我们一直处于劣势。我们有他的毒品问题，于是我们拿毒品大做文章。我们有他的态度问题，于是我们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他面貌丑陋，我们在这上面也大做文章。许多人认为丑陋是不道德的，我们便借题发挥。我们知道他的淫乱无耻和异教崇拜。我们还打出了卡斯特罗这张牌。但直到尊贵的美国妇女遭到尊严营士兵的性骚扰，总统先生才决定派出我们的军队对这些家伙晓以颜色，告诉他们什么是礼貌。”

“我听说是你安排了这一切，”亨瑞说。

“不会次次有效的。”艾略特答道，轻松地打发掉了这个提示。

本·亨瑞险些气炸了肺。一次无人知晓的考验，没有爆炸声，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只有他吁气时轻微的咝咝声，失望和愤怒随之融入空气。

“耶稣基督。那见鬼的运河是你们的，艾略特。”

“印度也曾是你们的，本。”

亨瑞并未费心去进行反击。他正凝视着帘幕低垂的窗户，似乎只有虚无才配得到他的垂顾。

“我们需要一个楔子，”艾略特重复道，“没有楔子，就没有战争。总统不会改变主意，就是这样。”

这得需要杰弗里·卡文迪斯用他的修养和漂亮的容貌才能把轻松愉快重新带回会议桌。

“先生们，据在下看来，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共识。我们必须把时机的掌握留给冯将军的英明决断。对这一点，没人会有异议。我们可以围绕这个问题谈谈吗？塔克，我看你在跃跃欲试。”

亨瑞的注意力已完全转移到了窗户上，即将聆听塔克高见的前景更加重了他的沮丧心情。

“这个沉默反抗运动，”塔克·科比说，“这个阿布拉克斯小组，你看过关于它的报告吗，艾略特？”

“我应该看吗？”

“冯看过吗？”

“他很喜欢。”

“那人很奇怪，是不是？”塔克·科比说，“别忘了他是个反美主义分子。”

“可阿布拉克斯不是个傀儡，也不是个食客。”艾略特的语调没有丝毫的变化，“如果我们要在巴拿马可以重新进行选举之前安置一个临时政府，阿布拉克斯倒可以因品行良好而得分不少。国内的自由主义分子和巴拿马人也不能指责我们搞殖民了。”

“而且如果他不听话，你们还可以让他的飞机失事，是不是？”亨瑞恶毒地说道。

又是塔克·科比：“我要说的是，艾略特，阿布拉克斯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他是自愿成为我们的人的。这样一来，他的抵抗运动也是我们的，应由我们来控制，我们来装备和引导。我想我们都应牢记这点，特别是冯将军。如果将来发现阿布拉克斯在接受山姆大叔的美元，或他的同志们装备有美国武器，那对冯将军将会大大不利。从一开始我们就告诉那家伙他不是在为美国人卖命，是不是？”

上校有了主意。他猛地睁开了神采奕奕的眼睛，绽出天使般的笑容。“听我说：我们可以打他国旗号，塔克！我们在那边有许多资产！我们可以把事情弄得像是阿布拉克斯一直在从秘鲁、危地马拉或古巴的卡斯特罗手中接受资助。我们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弄得像是任何事情，这根本不成问题！”

可塔克·科比一次只能想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了阿布拉克斯，我们给他装备。”他固执地说，“我们有了个一流的开路先锋。你们想提供资助，我们将感激地接受你们的所有好意。但你们只能把东西交给我们。你们不能

和他进行直接接触。我们操纵阿布拉克斯，就应由我们为他提供资金。他是我们的，还有他的学生、他的渔民和他手下的所有人。国内的一切由我们负责。”他用粗大的指关节敲打着十八世纪圆桌的桌面，以加重他的话的分量。

“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如果上。”沉默片刻之后，艾略特说道。

“如果什么？”

“如果我们发动战争。”艾略特说道。

亨瑞蓦地从窗户上移开视线，迅速转过身面对着艾略特。

“我绝对要第一个独家报道。”他说，“我的记者和摄影机要第一批进入现场，只有我的人才能去采访那些学生和渔民，其他人只能随备用物品卡车随后进城。”

艾略特被逗乐了：“也许你们的人应该替我们进行侵略，本。也许那样会解决你们的下届选举问题。保护流亡英国侨民的救援活动——如何？巴拿马肯定有一些这样的英国人。”

“很高兴你提到了这个问题，艾略特。”塔克说。

完全不同的一条线索。所有的眼睛都落到了紧张的塔克身上，甚至包括亨瑞的眼睛。

“为什么这样说，塔克？”艾略特问道。

“该谈谈我们的人在这件事后，该怎么办了。”塔克说道，他的脸红了。我们的人是说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傀儡，我们的吉祥物。

“你想让他和冯一起坐在五角大楼的作战会议室里，塔克？”艾略特戏弄地建议道。

“别他妈的说蠢话。”

“你想让英国军队登上美军战舰？欢迎。”

“不，我们不会，谢谢。那是你们的后院，但我们想收回债务。”

“多少，塔克？我听说你要价很高。”

“不是那种债务，道义上的债务。”

艾略特笑了，亨瑞也笑了。他的话也就是说道义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了。

“我们的首相要在前台尽显风光。”塔克宣布道，一边扳着他巨大的手指数着，“我们的人在世界面前重振雄风，你们的人要为他鼓掌呐喊。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握手、拍照，对我们的人要大唱赞美之词。一旦你说服了你们的总统，就让他访问伦敦。他早该来了，人们早已注意到了这点。把英国情报机构的重要作用透露给可靠的媒体。我们会给你起草一份文件——是不是，本？欧洲其他国家全部与此事无缘，法国佬像以往一样蒙受耻辱。”

“把这些狗屁事情留给我。”亨瑞说，“卖报纸的不是他，是我。”

他们像吵架的情人似地分了手，彼此都在担心自己说错了话，没有被对方理解。我们一回去就去征求冯的意见，艾略特说。看看他怎样想。冯将军眼光长远，上校说。冯将军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将军的目标是天国。将军知道如何等待时机。

“他妈的，给我杯喝的。”亨瑞说。

只剩下了三位英国绅士和他们的威士忌。

“会开得挺不错。”卡文迪斯说。

“狗屁。”塔克说。

“收买那个沉默反抗运动组织。”亨瑞命令道，“一定要让它开口说话，并且拿枪开火。学生们怎么样，他们是真的吗？”

“他们很难预料，头。马克思主义者、托派分子、反战分子，其中许多人早已成年，朝哪个方向发展都有可能。”

“谁他妈的在乎他们朝哪个方向发展？收买这些畜生，放开他们的缰绳。冯想要个楔子。他做梦都想得到一个，却又不敢开口要。你们以为那杂种干嘛自己呆在家里、而派他的喽罗来？也许那些学生能提供这个楔子。拉克斯莫的报告在哪儿？”

卡文迪斯将报告递给他。他第三遍浏览了这份报告后，把它扔还给卡文迪斯。

“替我们写报丧文章的那个婊子是谁？”他问道。

卡文迪斯说了个名字。

“把这东西交给她，”亨瑞说，“告诉她，我想让学生的数目再多些。把他们和穷人、被压迫者联系起来，不要提共产主义。重点渲染一下沉默反抗运动将英国看作是巴拿马在二十一世纪中的民主典范。我希望看到戏剧性报道，比如‘当恐怖笼罩巴拿马街头时’这类的狗屁文章。星期天，头版。给我接拉克斯莫，告诉他该把那些见鬼的学生拉下床了。”

拉克斯莫还从未肩负过如此危险的使命，他既兴奋又恐慌（不过只要踏出国门便会使他坐卧不宁），像个悲壮的英雄一样。他是一个人独行。一本庄严的护照放在贴身口袋中，责令所有外国政府允许女王陛下的使者马洛斯越过它们的边境。在他头等舱的座位旁边，擦着两个鼓鼓的已用蜡封口的黑色公文包，上面印着皇族家徽。他肩负的使命既不允许他睡觉也不允许他喝酒，公文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离开他的视线。任何不洁的手都不得触摸女王陛下使者的背包。他不得在旅程中与任何人交友。不过出于工作必须，他对一个和蔼的英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破了例。飞机飞行到南大西洋上空，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要上厕所。他两次站起身，却都被别人捷足先登。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他拜托一位空中小姐替他守住一个无人的厕所，自己则背着他的累赘沿走廊跌跌撞撞朝她走去，一路不断撞醒打盹的乘客、打翻他们的饮料。

“您的包里肯定有什么极其重大的秘密。”空中小姐看着他安然抵达后，这样评论道。

拉克斯莫非常高兴地听出了她的苏格兰口音。

“您从哪儿来，我亲爱的？”

“阿伯丁。”

“太棒了！石油城，我的天！”

“那么您呢？”

拉克斯莫刚想开口，却忽然想起胸前的假护照上说马洛斯的出生地是克拉彭。当他方便时，她为他守着门，以便他可以把背包放在地上。这更加深了他的尴尬。回到座位上，他环视四周，看看是不是有潜在的劫机犯。所有的人都那么可疑。

飞机开始下降。上帝，想象一下！拉克斯莫想道。对所负使命的恐惧、对飞行的憎恶和怕被发现的担心交替掠过心头——飞机坠毁落入大海——带着这两个背包。美国、古巴、俄国和英国的救生船迅速赶往出事地点！这位

苏格兰一大城市。

英国伦敦西南部一地区。

神秘的马洛斯是谁？为什么他的公文包直沉海底？为什么海面上没有飘浮的文件、纸张？为什么没有人来认领他？没有妻子、孩子、亲属？公文包被打捞上来。在目瞪口呆的世界面前，女王陛下的政府会不会对它们里面非同寻常的东西做出解释呢？

“那么您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迈阿密了，是吗？”那位空姐看见他收拾东西准备结束旅行，便这样问道。“我敢打赌您会尽情享受一下这里的海水浴。”

她是个苏格兰好姑娘，应该知道真相。

拉克斯莫为了不让那些阿拉伯人听到他的话，把声音压得很低。

“巴拿马。”他悄声说。

但她已经走开了。飞机已经准备着陆，她正在提醒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第十九章

“根据一个人的级别，他们按美元收费。”莫特比一边解释，一边挑了一根中等球杆。小旗插在八十码以外，对莫特比来说，这足够一天的旅程。

“普通士兵几乎不用缴费，爬得越高的人缴费越多，他们说将军根本就玩不起这个。”他咧嘴一乐。“我占了个便宜。”他骄傲地坦白道，“我说我是个上尉。”

他挥手将球击出。受惊的小球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滚了六十码，来到安全地带藏了起来。他跑着跟在后面，斯多芒特紧随其后。一个带着草帽的印地安老球童背着一个发霉的背包，里面装着一堆上了年纪的球杆。

球场位于一个二十年代修建的美军基地和运河入口处的沙滩之间。有一个警卫人员驻守的小屋，还有一条笔直空旷的大路，由一个百无聊赖的美国士兵和一个百无聊赖的巴拿马警察看守着。到那儿去的只有美国军官和他们的妻子。地平线的一端是巴拿马平民区。在它以远，是潘塔·帕提拉高耸的塔楼，在今早的浓云中若隐若现。朝海上望去，是飘浮在半空中的岛屿、大堤，和长长一列等着穿过美洲桥的船只。

但对一个拙劣球手最具吸引力的，还是因为这里的草坪是在海平面以下三十米。以前这里曾是运河工程的一部分，而现在则成了修正臭球的通道。拙劣球手尽可以打左曲球或斜切球，只要是在沟渠的能力范围之内，它会原谅他的一切。对他的要求只是：击中球，不要打得太高。

“帕蒂现在一切都好？”莫特比一边说着，一边用高尔夫球鞋把球摆到合适的位置上。“她的咳嗽好些了？”

“还没有。”

“噢，他们怎么说？”

“没说什么。”

莫特比再次挥手击球。球急速掠过草地，不见了踪影。莫特比纵身直追过去。下雨了，雨一直在时下时停，可莫特比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小球轻快地落在一片潮湿的沙地中央。老球童为莫特比递上一根合适的球杆。

“你应该带她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他虚情假意地向斯多芒特建议，“瑞士或其他现在人们常去的地方。巴拿马是个太不卫生的城市，你根本无法预防细菌的侵入，他妈的。”

像某种原始昆虫一样，他的球飞进了一片茂盛的绿色蒲苇中。透过蒙蒙细雨，斯多芒特注视着他的大使先生反复击打着小球，直到它又回到草地上。莫特比准备击球入洞时的紧张气氛，球入洞时他胜利的高呼。他发神经了，斯多芒特想道。疯了。早该如此。今天凌晨，帕蒂好不容易要睡着时，莫特比打来电话说：就一句话，尼格尔，也许我们可以今天上午打球时说，尼格尔，我们去打球吧。遵命，大使先生。

“否则这些日子大使馆还是个不错的地方呢。”他们走向下一条沟时，莫特比说道，“如果不考虑帕蒂的咳嗽和可怜的老福比。”福比，他的妻子，既不那么可怜也没那么老。

莫特比没有刮胡子。一件被雨浸透的灰色套头衫挂在他身上，像是一件锁子甲，只是他穿错了裤子。这混蛋干嘛不穿件雨衣来？斯多芒特很是不解，更多的雨水灌进了他的脖子。

“福比从来都不开心。”莫特比正说着，“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还回来。”

我讨厌她，她讨厌我，孩子们讨厌我们两个，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感谢上帝，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夫妻生活了。”

斯多芒特震惊之下没有作声。在他们相识的十八个月中，莫特比还从未向他说过知心话。现在为了某种未知的原因，他们之间却突然达到了这种让人害怕的亲密程度。

“你顺利地离了婚，”莫特比抱怨道，“要是我没记错，你的事还闹得众人皆知。可你什么事也没有，你的孩子们仍然跟你说话，单位也没开除你。”

“没那么简单。”

“嗯，我真地希望你能和福比谈谈，对她大有好处。告诉她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可怕。她无法和别人进行正常交谈，这也是一个问题。总喜欢对人颐指气使。”

“也许帕蒂和她谈更好些。”斯多芒特说。

莫特比正准备发球。当他发球时，斯多芒特注意到他连膝盖都没弯。他就这么弯下腰，然后再直起身，嘴里一直没停。

“不，说实话，我觉得你应该去。”他一边说，一边虚晃着球杆威胁着小球。“你知道，她是为我担心。她知道她可以独自生活，可她认为如果那样，我就会整天打电话问她如何煮鸡蛋。我根本不会那样。我会再娶一个漂亮的姑娘，天天为她煮鸡蛋。”他挥杆出击，小球冲天而起飞出了沟沿。开始它似乎打算直飞下去，后来却又改了主意，向左一转消失在云雾中。

“噢他奶奶的。”大使说道。斯多芒特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大使居然还掌握这样的词汇。

雨骤然变大。他们放弃找球，回到一排已婚军官宿舍前的室外音乐台上。可那老球童对这音乐台并不感兴趣。他宁愿呆在一片棕榈树下，任雨水顺着他的草帽哗哗直淌。

“否则，”莫特比说，“据我所知，我们真可说是一群快乐的人。没有家族仇恨，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在巴拿马的股票也从没这么高过，令人振奋的情报从各个方向涌入。我们的头还能要求什么呢？真不明白。”

“怎么？他们在要求什么？”

但莫特比并不着急，他喜欢自己与众不同的拐弯抹角方式。

“昨晚用奥斯纳德的电话和许多人聊了半天。”他怡然自得地回忆道，“你用过那台电话吗？”

“很遗憾，没用过。”斯多芒特说。

“让人恶心的红色。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真令我大开眼界。那些人也不错，倒不是我见过他们，不过他们听上去都不错。一次电话会议，我一直在为打断他们的会议而道歉。一个叫拉克斯莫的人要到我们这儿来，一个苏格兰人。我们将称他为马洛斯。上面不允许我告诉你，所以我当然得让你知道。朋友嘛。拉克斯莫——马洛斯将给我们带来可以改变生活轨迹的新闻。”

雨已经停了，可莫特比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老球童还躲在棕榈树下，吸着一卷大麻叶。

“你要是不再打球了，”斯多芒特建议道，“不如先让那家伙回去。”

于是他们掏出几张湿漉漉的美元，打发了球童。他带着莫特比的球杆回到了更衣室。莫特比和斯多芒特在一张干燥的长凳上坐下，望着涨水的运河穿过伊甸园般美丽的巴拿马。灿烂的阳光似上帝的光辉洒在每一片绿叶、每

一朵鲜花上。

“事情已经决定——并不是我要这么说的，尼格尔——事情已经决定，女王陛下的政府将暗中支持、帮助巴拿马的沉默反抗运动。当然政府对外会否认这一切。我们必须称其为马洛斯的拉克斯莫就是来告诉我们如何处理这件事。我记得这方面还有本手册，《怎样推翻当地政府》或诸如此类的题目。我们所有人都将投身这一事业。我还不知道我是否得在深更半夜把多明戈和阿布拉克斯请到我的小花园里来；也没准这事会落到你头上。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小花园，不过我似乎记得上任大使哈利法克斯爵士倒有一个，而且常在那里接见各色人等。你看上去似乎很不以为然，我没说错吧？”

“为什么奥斯纳德不能负责这些事务？”斯多芒特问。

“作为他的大使，我并不赞成他更多地加入此事。就目前情况看，那孩子的工作已经够重了。他还年轻，他比我们小得多。这些抵抗运动组织的人更喜欢和老谋深算的人打交道。他们中的有些人和我们年龄相仿，但有些已是白发皓首的工厂工人、码头工人、渔民和农民，我们最好还是自己来挑这副重担。另外，我们还必须支持一群制造炸弹的学生，可直到现在还没人掌握他们的情况。我们还得接管所有学生。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你看上去忧心忡忡，尼格尔，是我令你不快了？”

“他们为什么不多派些间谍来呢？”

“噢，我认为没这个必要。一些视察的官员，像拉克斯莫——马洛斯这样的人，但没必要派长驻官员。我们不能过度增加使馆的编制，这会引起怀疑。我也表达了这个看法。”

“你？”斯多芒特不相信地问道。

“是的，正是我。有了你我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我跟上面说，再派人来纯属多余。我的态度很强硬。我说，他们会把整个地方弄得污七八糟，不能接受。我还搬出了你我二人的身份。我说我们是老于世故、善于处世的人。你当时若是在旁边，一定会为我喝彩。”

斯多芒特觉得他似乎在大使眼中看到了一点不常见的亮光，宛如觉醒的欲望在燃烧。

“我们将需要一大堆东西。”莫特比继续说道。他狂热的样子简直像一个期待新玩具火车的小男孩。“发报机、汽车、保险室、信差，更不用提作战物资了——机枪、地雷、火箭筒、炸药、雷管，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没有它们，任何现代的抵抗运动都不可能成功。而且他们告诉我，备用物资极其重要。你知道学生们有多粗心。你上午给他们一台发报机，到中午时就已满目疮痍。我敢说沉默反抗组织也好不到哪去。不过你放心，这些武器全都是英国制造的。上边已经决定了一家英国公司为他们提供军火。塔克·科比部长对武器的质量非常满意。它们是在伊朗出的名，也许是伊拉克？没准是同时在两个国家。古利也对它们赞不绝口，这让我很高兴。上边已经接受了我的建议，立即吸收他为贝肯行动小组的成员。我们谈话这阵，奥斯纳德大概正在给他举行入队仪式呢。”

“你的建议。”斯多芒特呆呆地重复道。

“是的，尼格尔。我认为你我是进行策划工作的首选人材。有一次我对你说过，我是多么渴望成为一个英国阴谋中的一员。好了，现在机会来了。秘密的军号已经吹响。我相信你我都会满腔热情地投入这项事业——我真希望你看上去高兴些，尼格尔。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话的主旨。我们的使馆

将有一个大的飞越，从外交部没人愿来的一潭死水变成热门的抢手货。提升、奖章、溢美之词一夜之间便会属于你我。不要跟我说你信不过我们头的判断力，那可就不合时宜了。”

“我只是觉得这其中似乎缺乏许多步骤。”斯多芒特中气不足地说道。他似乎还未完全适应这位面貌焕然一新的大使先生。

“胡说，什么样的步骤？”

“比如说，逻辑。”

“噢，是吗？”——冷冷地。“确切说，你在哪里发现缺乏逻辑？”

“我是说接管沉默反抗运动。可除了我们几个，甚至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它为什么还不做些什么——向新闻界透露些内幕——发出自己的声音？”

莫特比已经在冷笑：“可我的老伙计！别忘了它的名字，它的本质便是如此。它是沉默的，它对自己的计划完全保密，等待着时机到来。阿布拉克斯不是个醉鬼，他是个雄心勃勃的英雄，为上帝和国家奋斗的地下革命者。多明戈也不是一个荷尔蒙分泌过盛的毒品贩子，他是一个无私的民主斗士。至于那些学生，还有什么可了解的呢？你一定记得我们当年是什么样子。疯狂、多变。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恐怕你有些疲惫了，尼格尔。巴拿马拖垮了你，你该带帕蒂到瑞士去。噢，对了——”他接着道，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事——“差点忘了，拉克斯莫——马洛斯先生会带金条来。”他补充道，“在你我将要置身其中的充满阴谋的黑暗世界里，是不能相信银行或信差的，尼格尔。所以他装扮成女王陛下的使者，用外交提包把它们亲自送了来。”

“什么东西？”

“金条，尼格尔。看起来我们要给沉默反抗运动的不是美元、英镑或瑞士法郎，而是金条了，我得说这很有道理。你能想象用英镑资助一个抵抗运动吗？等不到第一次暴动流产，它们就得贬值。而且我听说这些抵抗运动组织要价都不低。”他用同样轻快的口吻说，“如果你打算收买一个未来的政府，几百万在现在根本不算什么。学生嘛，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驾驭他们，可你别忘了过去我们是怎样负债累累的。对双方来说，掌握好军需供应都是最基本的一点。不过我认为我们能行，尼格尔，你呢？我本人把这看作是一次挑战。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中所梦想的巅峰。”

莫特比在沉思。斯多芒特紧抿双唇坐在他身旁，全身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感觉。太阳依旧灿烂。躲在音乐台的阴影里，他觉得自己像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牢房门居然敞开了。莫特比在要他亮底牌——但什么底牌呢？看着大使馆在奥斯纳德的魔法下日益欣欣向荣，他一直是在欺骗谁呢？还不是他自己。他曾警告帕蒂“不要打击一件好事”，因为她居然敢说贝肯的成果过于辉煌，不可能是真的，特别是当你更了解安迪后。

莫特比在发表颇具哲理的见解：

“一个使馆没有能力去评估，尼格尔。我们可以有看法，但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掌握当地情况，当然我们做到了。而且有时它会和上面告诉我们的情况相冲突，我们有自己的感觉。我们看得见、听得到、闻得到，但我们不具备大量的文件、计算机、分析员和忙忙碌碌的漂亮女秘书，我们无法纵观全局。意识不到全球局势，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使馆。我们是些乡巴佬，你同意我接受这项任务？”

“你对他们说了？”

“是的，就在奥斯纳德神奇的电话上。说话的场合越是保密，这些话也就越有分量，你同意吗？我对他们说，我们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我们的工作平凡单调。偶尔我们能有幸瞥见外面的大世界，贝肯就是这样的一瞥。我们很感激，也很自豪。我说，这样一个负责体察当地民情、宣传本国政府观点的小小使馆，能够有幸被召参与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斯多芒特问道。他本想把声音提高，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他的脖子。

“当然是因为贝肯。上边指责我对贝肯的最新报告没有给予应有的赞扬。还有你，也受到了同样的指责。‘赞扬？’我说，‘什么样的赞扬对他来说都不过份。安德鲁·奥斯纳德是个迷人的青年，责任心极强，贝肯行动使我们从蒙昧中觉醒，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食粮。我们热爱它，我们支持它，我们为它注入了生机。但我们不能冒昧在总体计划中为它指定一个位置。那将有待你们的情报分析员和我们的上级来决定。’”

“这令他们满意了？”

“一字不漏，全部吞下。安迪是个非常出色的小伙子，就像我跟他们说的那样。姑娘们的宠儿，大使馆的宝物。”他突然停了下来，留下一丝疑问，接着压低嗓门继续道：“当然，也许他合作精神差些，也许他时不时耍些小花招，可谁不这样呢？我要说的是，这跟你、我或大使馆里其他人都没关系，除了我们年轻的安迪——因为贝肯的报告全都是弥天大谎。”

斯多芒特能够在危机中保持镇定的名声果然不是虚传。他一动不动坐在那里——长凳是柚木的，他还有点腰疼，特别是在这样的雨天。他凝视着远处静止的船只、美洲桥、老城区和海湾对面她丑陋的现代姊妹城。他从右腿上把左腿拿下，又把右腿跷了起来。他不知道将要迎来的是自己事业的结束，还是一个崭新的开端（虽然很有些前途未卜的意味）。

相比之下，莫特比则完全是一副忏悔之后的轻松样子。他舒舒服服靠在椅背上，长长的马脸向上翘起，用宽宏大量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他说着，“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编造了这一切。是贝肯？还是贝肯太太？还是那些下级情报员——阿布拉克斯、多明戈、萨比娜还是我经常看见的那个讨厌记者，叫大熊什么的？或者就是安迪本人？他还年轻，他们可能一直在耍弄他。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很聪明而且还是个流氓。不，不仅如此。他阴险毒辣，城府颇深。”

“我以为你很喜欢他。”

“噢，是的，是的，我非常喜欢他。而且我根本不在乎他的欺诈行为。很多人都在撒谎骗人，但通常都是像我这样水平有限的人。我是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因骗局被戳穿而道歉。说实话，我自己就道过几次歉。”他不知羞耻地向飞来的一对大黄蝴蝶咧嘴笑了笑。“但你看，安迪是个赢家。而靠欺骗得胜的赢家往往是真正的混蛋，他和帕蒂的关系怎样？”

“帕蒂对他推崇备至。”

“噢，上帝，我希望没有太过分？你知道，他正在和弗朗乱搞。”

“胡说。”斯多芒特激烈地反驳道，“他们几乎都没说过几句话。”

“这正是因为他们暗中乱搞。这事已经有几个月了，她好像彻底昏了头。”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呢？”

“我的老伙计，你肯定早已注意到我的眼睛几乎都离不开她。我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我跟踪过她，我觉得她并没发现我，不过我们这些追求姑娘的人当然希望她们能发现喽。她离开公寓去了奥斯纳德那儿，一直没有出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我编造了一篇紧急电文，给她的公寓打了电话，没人接。事情再清楚不过了。”

“而你对奥斯纳德什么也没说过？”

“为什么要说呢？弗朗是个天使，他是堆臭狗屎，而我是个好色之徒。我们之间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又是一阵瓢泼大雨。音乐台的顶棚开始劈啪作响，他们不得不再坐一会等太阳出来。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斯多芒特冒然问道，他一直在尽力回避心中的那许多疑问。

“你是说怎么办，尼格尔？”这次是斯多芒特熟悉的莫特比，乏味、呆板、目空一切。“关于什么呢？”

“贝肯，拉克斯莫，沉默反抗运动，学生，桥那边的人，奥斯纳德，贝肯是虚构的，那些报告如果按你的话来说，全是弥天大谎。”

“我的老好人，上边没让我们去做任何事情，我们只是为一个更高目的服务而已。”

“但如果伦敦全盘照收，而你却认为那不过是一堆垃圾——”

莫特比俯身向前，将十个指尖抵在一起，就仿佛他是趴在办公桌上：“接着说。”

“——那你必须告诉他们。”斯多芒特固执地说。

“为什么？”

“使他们不要被引上歧路，没人能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尼格尔我想我们已经一致同意我们不是评估人员。”

一只有着橄榄色光滑羽毛的小鸟来到他们附近，期待能够得到一些面包屑。

“我没什么东西给你，”莫特比真诚地表白着，“我真的没有。噢他妈的。”他一边叫着，一边把手伸进口袋，徒劳地搜寻着。“以后吧，”他对小鸟说，“你明天来。不，后天，大约这个时间。有个间谍头子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现在很忙。”

“在这种情况下，尼格尔，我们大使馆的职责就是提供后勤服务。”莫特比用生硬、公事公办的口吻接着说，“你同意吗？”

“我想是的。”斯多芒特有些犹豫地说。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为火线上的人减轻负担，为他们呐喊助威、鼓掌喝彩。”

“第一线。”斯多芒特心不在焉地说，“我想你要说的是第一线，而不是火线。”

“谢谢。为什么我一打算用些时髦比喻就要出错？大概当时我想起了一辆坦克，古利的一件军需品，用金条买的。”

“我想是的。”

莫特比骤然加大了音量，似乎考虑到了音乐台外面的听众，尽管那里空无一人：“就是本着这样竭诚合作的精神，我向伦敦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想你肯定和我的见解一致——不管安德鲁·奥斯纳德的金钱道德如何，管

理这样一大笔钱，不管是现金还是金条，他都显得太年轻了些，而且经验不足。所以给他指定一个负责资金流动的出纳员，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收钱的一方，都是一件公平合理的事。作为他的大使，我已经表示愿意承担这一职责。伦敦认为这一建议很有道理，奥斯纳德是否同意这一安排很难说，不过他无法反对，因为是我们——你和我，尼格尔——将接管与沉默反抗运动和学生们的联络工作。大家都知道秘密资金的去向很难说清，而且一旦给错了人，便不可能再追回。而更重要的是当钱在我们掌握中时，会受到极其细心地看护。我已经下令办公处装一个保险柜，奥斯纳德保险室里的那种。金条——和其他东西——都将放在那里。你我二人各拿一把钥匙。如果奥斯纳德认为他需要一大笔钱，那么他可以找到我们说明情况。如果这笔钱的数目在我们规定的限度内，你我便会出现现金，交给应得的人。你是个有钱人吗，尼格尔？”

“不是。”

“我也不是。你的离婚是不是几乎让你囊空如洗？”

“是的。”

“我想也是。轮到我时，情况也不会好多少。福比可不是个容易满足的人。”他瞥了眼斯多芒特，希望得到他的认同。但斯多芒特正扭头望着太平洋，脸色凝重。

“生活是多么地不合情理。”莫特比闲谈似地继续说道，“你瞧，我们刚刚步入中年，身体健康，欲望强烈。我们犯过一些错误，也承担了后果，增加了经验。在告别这个世界前，我们还有许多年宝贵、美妙的生活。可只有一点毁了这样的美好前程，我们破产了。”

斯多芒特的视线从海面移到了远处小岛上空一片棉花似的云团上。他似乎看到了一地白雪，已经不再咳嗽的帕蒂正拿着从村里买来的东西，蹦蹦跳跳沿小径向他们的瑞士小木屋走去。

“他们让我探听美国人的情况。”他机械地说。

“谁们？”莫特比迅速问道。

“伦敦。”斯多芒特依然死气沉沉地答道。

“为什么呢？”

“看看他们知道多少，关于沉默反抗运动，和日本人的秘密会晤。我必须探探他们的口风，并且不能泄露任何情报。显然，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还未见到奥斯纳德的报告。我必须弄清楚他们是否通过自己的渠道掌握了这些情况。”

“也就是说：他们是否知道？”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斯多芒特说。

莫特比怒不可遏：“噢，我讨厌美国人。他们希望别人也跟他们一样匆匆忙忙走上堕落之途。可要把这事办妥当得需要几百年时间，看看我们大英帝国。”

“假设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像处女一样纯洁。”

“假设根本没什么东西值得知道，这样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真的。”斯多芒特固执地坚持道。

“根据瞎猫也能碰上死耗子的原理，好，我同意，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真的。”莫特比满脸不屑地说。

“假设美国人会相信它，不管它是真是假。”斯多芒特坚持道，“你要

愿意，可以说信以为真。伦敦可是相信了。”

“哪个伦敦？不是我们的伦敦，这是肯定的。而且美国人当然不会相信它。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的系统比我们先进得多。他们会证明那是一堆废话，会向我们表示感谢，并且说他们已经把情报记录下来然后撕掉了。”

斯多芒特仍不肯认输：“人们不信任自己的系统，情报工作就像是参加考试，你总觉得坐你旁边的那个人比你懂得多。”

“尼格尔，”莫特比强硬地说道，俨然一副大使的口气，“请允许我提醒你，我们的工作不是进行评估。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完成今生的目标，为心爱的人造福。一个灿烂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如果犹豫退缩，那简直是在犯罪。”

斯多芒特仍凝视着前方，但看到的已不再是白云带来的美景，而是严酷的现实。帕蒂日渐加重的咳嗽，他们能负担得起的有限医疗，苏塞克斯郡拮据的退休生活。所有梦想接二连三地破灭，还有他曾爱过的英格兰。

第二十章

他们躺在成衣室的地板上，躺在那些印地安老妇人为她们源源不断的亲戚准备的一堆小地毯上。在他们上方挂着一排排只等挖扣眼的衣服。室内唯一的光线从天窗透进，在城市的黑幕中泛着浅粉色。只有西班牙路上传来的车辆声，和玛塔在他耳边的呢喃声。他们穿着衣服。她伤痕累累的脸埋在他脖子里，她在发抖。他也是。冰冷的恐惧中，他们成为了一体。成为了一所空屋中的被吓坏的两个孩子。

“他们说你在逃税，”她说，“我跟他们说你的税都交了。‘我有记录，’我说，‘我了解情况。’”她停了下来，怕他要说些什么。但他没有开口。“他们说你在职工的保险金上做了手脚。我说，‘我负责保险金，它们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们说我不应该问问题，说他们有我的档案。我根本不用害怕，因为我已经挨过一次打，我什么都不在乎。”她的头抵着他的胸脯。“我什么都没问。他们说他们要在档案中写上我的墙上挂着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照片。他们说我还跟激进学生来往，我说我没有，这是真的。他们说你是个间谍，米奇也是。他们说他们酗酒只是掩盖间谍活动的伎俩。他们简直疯了。”

她说完了，可潘代尔消化这些还需要时间。过了一会，他翻过身将她压在身下，双手捧着她的脸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

“他们说是什么类型的间谍活动了吗？”

“还有其它类型的？”

“是的——真正的间谍活动。”

电话响了。

它就在他们头上响着，这对潘代尔来说还不是件常事。他忽然想起那些以此电话为生的印地安老妇人们。它给她们带来欢乐、带来悲哀、带来丈夫、情人、父亲、孩子的话语和无穷无尽无法解决的问题。电话响了一会后——对他个人来说似乎是一辈子，而对其他人来说只有四声——他发现玛塔已离开他的怀抱站了起来，并且扣着衣扣。她接电话时也要求自己衣冠整洁。她在问他是说他在哪儿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每当一个电话显得有些不方便时，她总要这样问他。他忽然固执起来，一下子跳了起来。他们的脸重新贴近了，就像刚才躺在一起时一样。

“我在这儿，而你不在。”他加重语气在她耳畔说。

不是耍花招，不是虚情假意：只是他从心底想保护她。所以他站在了她和电话之间。在天窗透进的粉色光线下，他端详着响个不停的电话，极力揣测着它的意图。奥斯纳德在他们的训练课上说过，要先考虑最大的威胁。于是他考虑着，而最大的威胁看来正是奥斯纳德本人，所以他想着奥斯纳德。接着他想到了大熊，然后想到了警察局。最后——因为她的影子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他想到了路易莎。

但路易莎并不是威胁。她只是他很久以前造成的伤害，是他和她母亲、父亲、布瑞斯伟德、本尼叔叔、孤儿院的嬷嬷以及所有对他人格形成负有责任的人联手造成的伤害。她对他的威胁只是提醒他：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是错误的；尽管他下了那么多功夫去收拾、整理，它依然失败了。他一直在思

考自己的错误：也许我们不该收拾、整理夫妻间的关系，但不这样做，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最后，当该想的已经想过，潘代尔伸手拿起了话筒。几乎与此同时，玛塔拿起了他的另一只手，将它举到唇边，轻轻地、温柔地咬着，这令他不禁兴奋起来。拿着电话，他不但没有以往的唯唯诺诺，反而挺直了腰板，说话的声音也大胆而清晰，向全世界宣布着：他并不只有委屈求全，他还有抗争精神。

“这里是潘代尔 & 布瑞斯伟德公司！晚上好，请问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

如果说他的兴高采烈是打算让电话那端的进攻者放下武器，那他可彻底失败了。因为射击已经开始。第一轮射击在他还没说完话时已经传到了他的耳朵：一连串的爆炸声夹杂着轻机枪、手榴弹的嗒嗒声，还有子弹的呼啸声。刹那间，潘代尔以为又是美军入侵了：只是这次他和玛塔在一起，所以她在吻着他的手。接着在射击声中传来了受害者的呜咽声，他们指责着、抗议着、咒骂着、质问着，因恐惧和愤怒而抽泣着，乞求着一切，从赔款到上帝的宽恕。渐渐地，这些声音变成了一个人的，那是安娜的声音——阿布拉克斯的女友，玛塔童年时的伙伴。在巴拿马唯一能够容忍他的女人，在他酒醉后为他擦洗、倾听他发牢骚的女人。

潘代尔一听出安娜的声音，便明白了她在说什么；尽管她像其他讲故事的好手一样，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在了最后。所以他没有把电话递给玛塔，而是把它贴在自己的耳朵上，承受着所有的打击。上次当他无法阻止尊严营的打手时，她已遭受了足够的痛苦。

尽管如此，安娜的独白还是显得过于支离破碎，潘代尔似乎得找张地图才跟得上她的思路。

“这甚至都不是我父亲的房子，我父亲只是很不情愿地把它借给了我，因为我没对他说真话，我告诉他我只带我的女朋友艾斯苔拉来这儿，不带别人。和我、玛塔一起上过女隐修会学校的艾斯苔拉，当然不带米奇，可我是在撒谎，它是烟火厂一个叫拉·尼格拉的工头的房子，瓜拉赫为巴拿马的所有节日提供烟花爆竹，但这回是瓜拉赫自己的节日，我父亲是那工头的朋友而且是他婚礼上的伴郎，那工头说节日期间我去度蜜月时，你就住我的房子吧。可我父亲不喜欢烟火，所以他说我可以住在那儿，只要我不带米奇去，所以我撒了谎，我说我不会，我会带我的朋友艾斯苔拉去，她是我在女隐修会学校的同学，现在是戴维德一个木材商的未婚妻，因为在瓜拉赫整整五天，你都可以看到斗牛、歌舞和烟火，在巴拿马、在全世界别的地方你都不可能看到这样热闹的景象。可我没带艾斯苔拉，我带的是米奇，米奇确实需要我，他既害怕又沮丧，还有些歇斯底里，他说那群警察是些笨蛋，居然威胁他、说他是英国间谍，就像诺列加时代一样，只不过因为他在牛津上学时喝醉过几次酒，后来又听了别人的话，在巴拿马开了家英国酒吧。”

说到这儿，安娜开始纵声狂笑。潘代尔只得极大的耐心将故事一点点拼凑起来，不过要点已非常清楚：她从未曾见过米奇情绪起伏如此之大，前一分钟还伤心欲绝，后一分钟却又妙语连珠、欢声笑语，而且上帝，是什么使他要这样做？再有上帝，她该怎么跟父亲说？谁来清洗墙壁、天花板？感谢上帝，幸好是瓷砖地板，而不是木制地板，至少他还知道在厨房里做这件可怕的事，重新装修花一千美元还是保守的估计，而她父亲还是个对自杀和

狂热分子非常反感的天主教徒。是的，他一直在喝酒，他们都喝了，节日期间除了喝酒、跳舞、观赏烟火，还能干什么呢？她就是在看烟火的时候听到了身后砰的一声，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那家伙，他从来没带过手枪，虽然他经常说要把脑浆打出来，肯定是在警察找过他之后，他才买了一支，他们指控他是个大间谍，叫他别忘了上次坐牢的情景，而且还警告说虽然他已不再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他们还会让上次的事情再发生一遍。说那些老囚犯并不挑剔，她正笑得前仰后合、不亦乐乎的时候听到了那声巨响，她转过头想看看是谁扔了个大爆竹，却发现了这样恶心的一幕，她的新裙子上也溅上了一些，米奇自己则头朝下倒在地板上。

她的话令潘代尔不禁开始猜想他朋友被打烂的尸体究竟是哪一面朝上，他的狱友、巴拿马现在将永远沉默的反抗运动领导人米奇的尸体。

他放下听筒，入侵的枪炮声消灭了，受害者们也停止了呻吟，只剩下耳中嗡嗡的回声。他已经用口袋里的一支2H铅笔记下了瓜拉赫的地址。笔迹轻淡，但还能辨认。接着他开始担心玛塔没有钱。他忽然想起了右边裤兜里奥斯纳德给他的那卷面值为五十美元的钞票。于是他把它们交给了玛塔，她机械地接了过来，大概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是安娜，”他说，“米奇自杀了。”

但她当然知道这些。刚才她紧挨着他，把耳朵也凑到了听筒上。她马上就听出了安娜的声音，要不是因为潘代尔和米奇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她早就把听筒抢过来了。

“这不是你的错。”她急切地说道。她重复了好几遍，因为怕他麻木的头脑装不进任何东西。“不管你上次是否责骂过他，他迟早会这样干的，你听见了吗？他根本不需要借口。他每天都在自杀。你听我说。”

“我在听，在听。”

但下面的话他并没有说出口：不，这确实是我的错。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她像得了疟疾一样瑟瑟发抖。要不是他一把搂住了她，她就会像米奇一样瘫倒在地板上。

“我要你明天去迈阿密。”他说道。他想起了拉里·多明戈对他提过的一家旅馆。“住在大海湾旅馆。它在栗木沟，那里的自助午餐不错。”他莫名其妙地补充道。还有奥斯纳德教给他的备用之计：“如果已经客满，问问前台你能不能在那里取信。他们人都不错，别忘了提一下拉里的名字。”

“这不是你的错。”她反复说着，哭了起来，“他们在监狱里把他打得太狠了。他还是个孩子，你可以打成年人，可不能打孩子。他很胖，他很怕疼。”

“我知道。”潘代尔同意道，“我们都怕。我们不该对别人做这样的事，谁也不应该。”

但他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了那排即将完工的衣服上，因为里面最大最显眼的一件就是米奇的羊驼呢外衣和裤子，就是他说使他显得未老先衰的那套。

“我和你一起去。”她说，“我能帮助你，我会照顾安娜。”

他摇摇头，激烈地摇摇头，他抓住她的双臂再次摇摇头。我出卖了他，而你没有。我把他塑造成领袖，而你告诉我不要这样做。他想告诉她这些，但他的表情肯定已说明了一切，因为她从他怀里挣了出去，看着他的眼神也似乎充满了憎恶。

“玛塔，你在听吗？听我说，不要那样瞪着我。”

“好的。”她说。

“谢谢你告诉我关于学生和其他人的事。”他坚持道，“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谢谢，我很抱歉。”

“你路上要加油的。”她说着递给他一百美元。

此后，他们就站在那里，手里抓着银行钞票，而他们的世界却正在走向尽头。

“没必要谢我。”她正在对他说，固执而甜蜜地对他说，“我爱你。除此以外，我并不在乎别人，包括米奇。”

她说这番话似乎已经过深思熟虑，因为她已不再颤抖，爱情又回到了她的眼中。

同一个夜晚，同一个时间，在巴拿马城中的英国大使馆。紧急召开的贝肯行动小组扩大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但在东走廊奥斯纳德死气沉沉、空气污浊的办公室里，弗朗西丝卡·迪恩一直在提醒自己：世界的进程没有任何变化，时钟还在按以往的速度前进，尽管我们正在策划如何武装和资助一群巴拿马上层社会的反对派人士（所谓的沉默反抗运动组织）；如何扩大、吸收好战学生；如何推翻巴拿马合法政府、建立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将运河从东南亚人的阴谋中拯救出来。

男人参加秘密会议时的样子跟平常可是大不一样，弗朗想道。作为出席会议的唯一一位女士，她正小心地打量着围坐在桌边的男士们。对这么多人来说，这张桌子可显得太小了。他们僵硬的肩膀、挺直的脖子、翘起的下颌和贪婪的眼睛使得他们看上去都像陌生人。我简直就像一个置身于白人中间的黑人。她的目光飞快地掠过奥斯纳德，却没有正眼看他。她想起了第三个赌场中那个赌台管理员脸上的表情：那么你就是他的女人了。我要告诉你点事，亲爱的。你做梦都想不到我和我的男人做过些什么。

男人在这种会议上仿佛是救世的英雄一般，她想道。不管他们对你做过些什么，他们也要求你把他们看作是完人。我应该站在他们农场门口的台阶上。我应该穿件长裙、把他的孩子抱在胸前，挥手送他们上战场。我应该说：嗨，我叫弗朗，你们胜利回家后，我将是你们的头等奖品。

这种会议上的男人身上散发出一种古怪的气味，就像一群发情的公羊。

而弗朗像他们一样兴奋。不过她的兴奋使她疑心重重，而男人们的兴奋却使他们坐得笔直、聆听着神的教诲，虽然这会儿神的化身只不过是满脸胡子的小个子马洛斯。他像个紧张、孤独的就餐者一样远远坐在桌子的那一端，不时用纯粹的苏格兰口音称呼大家“先生们”——好像今晚弗朗被破例提拔到了男人的位置上。他简直不敢相信，先生们，他说道，他已经二十小时没合过眼了！但是他发誓他还可以再继续工作二十小时。

“先生们，我无法用语言充分表达女王陛下的政府最高决策圈对此项行动所赋予的重要意义。”他不停地向他们重申。会议讨论的问题包括达里安的热带雨林是否可以为几千支半自动步枪提供藏身之地；或者我们应该选择一个离这里更近的地方？男人们如饥似渴地听取着这些建议，简直是迫不及待地囫囵吞下。因为这事虽然可怕，但却机密，因此也就根本不可怕了。把他那苏格兰式大胡子刮掉，她在心中向他们提议。带他出去，扒掉他的裤子，让他在公共汽车上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那时再看看你们是否还同意。

但他们并没有带他出去扒掉他的裤子。他们相信他，崇拜他，纵容他，比如看看莫特比！

她的莫特比——她可笑、聪明、冒着书呆子气、婚姻生活不幸的大使先生，在出租车里、在走廊里都不给人以安全感的莫特比，怀疑论的大师，对她仰慕已久的莫特比：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坐在马洛斯右边，脸上挂着表示赞同的傻笑，不停点着长长的冬瓜脑袋，并不断要闷闷不乐的斯多芒特附和他的意见。

“你会同意的，是不是，尼格尔？”莫特比叫道，“是的，他会。那么就这样定了，马洛斯。”

或者：我们把金条给他们，他们再从古利手中买军火。比直接交给他们简单多了。而且将来也更容易摆脱干系——同意了，尼格尔？——好的，古利——就这样决定了，马洛斯。”

或者：“不，不，马洛斯先生，谢谢，但根本不必再增设机构。我和尼格尔完全对付得了一些阴谋诡计，是不是，尼格尔？而我们的古利也很善长摆弄武器。告诉我们那些地雷是在哪儿生产的？伯明翰。你瞧，你难不倒他。”

古利咕哝着用手绢擦着自己唇上的小胡子。马洛斯隔着桌子递给他一张类似购物清单的东西。

古利贪婪地在笔记本上抄录着，还时不时举眼向天，以示他并没有看见抄录的是什么。

“科比部长对它们推崇备至。”他悄声道。也就是说：不要责怪我。

“我们唯一的问题，马洛斯，就是要把知道此事的人限制在最低限度内。”他急切地说，“也就是说要包括所有可能发现此事的人，比如我们年轻的西蒙”——冲坐在古利身边的西蒙咧嘴一笑——“并且警告他们若是小心走露一点消息，就会被终身监禁。对不对，西蒙？对不对？对不对？”

“对。”西蒙痛苦地说。

面目一新的莫特比，一个弗朗从未见过但一直在怀疑的莫特比。因为人们一直是在低估他，也没有充分利用他。同样不同以往的斯多芒特，每次开口说话便眉头紧锁，并对莫特比的所有见解都表示同意。

安迪也变了吗？还是恢复了他以前的面目？只是我过去从不知道？

悄悄地，她的视线移到了他身上。

他变了。不是变大、变胖或变瘦，只是显得更遥不可及了。她险些没认出他来。她忽然意识到他的变化在赌场中就开始了，而且随着马洛斯即将到来的消息，他的变化也愈发明显。

“谁需要那混帐小子呢？”他曾怒气冲冲地质问过她，好像叫那可怜的人来是她的错。“贝肯不会见他，贝肯二号也不会见他，她甚至连我都不见。他们谁也不会见他，我已经对他说过了。”

“那就再告诉他一遍。”

“他妈的，这是我闯出来的路，不是他的。这是我的行动，这他妈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劳驾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污言秽语？他是你的老板，安迪。是他派你到这儿来的，不是我。地区负责人当然有权视察属下的工作，我想你们这一行也不例外。”

“狗屁。”他反驳道。

弗朗猛地立起身开始收拾她的东西。安迪在一旁告诉她不要在浴室留下头发。

“你到底害怕他发现什么？”她冷冷地问道，“他不是你的情人，是不

是？你没有发誓要保持贞操，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在这儿有个女人。那又怎么样？你又不是非告诉他那是我。”

“是的，不一定非得是你。”

“安迪！”

他举手作投降状。

“只是不喜欢有人监视我，没别的。”他闷闷不乐地说。

但当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准备开口大笑时，他却从壁橱上抓起她的车钥匙塞在她手里，并把她和她的行李一起送上了电梯。整整一天，他们都在回避对方，而且做得很成功。直到现在他们才不得不在这个小监牢里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安迪怒目圆睁，弗朗双唇紧闭。她的笑是留给那陌生人的，可令她心中怒不可遏的是那家伙正在用最让人肉麻的话恭维着安迪：

“不过你认为这些建议有道理吗？安德鲁？”马洛斯舔了下牙齿，继续道，“说吧，年轻的奥斯纳德先生。这是你的成果，感谢上帝！你是这里的负责人，是我们的明星。让我们第一线的勇士无拘无束地对我们坦白直言，不是更好吗？在座诸位都对你堪称典范的工作表示敬佩。”

莫特比对此话表示热烈赞同。斯多芒特随后也表示了不那么热烈的首肯——现在讨论的是掌管沉默反抗运动资金的两把钥匙的问题。大家已基本同意这项任务最好是由高级官员承担。

有人帮他减轻身上的重担，他为什么还是显得那么不高兴呢？莫特比和斯多芒特亲自接管他的工作，他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你们决定吧。”他恶声恶气地说道，同时狠狠瞪了一眼莫特比，然后重新陷入郁郁寡欢之中。

当会议进行到如何劝说阿布拉克斯、多明戈和其他运动成员就资金和军火问题与斯多芒特直接联系时，安迪险些大发雷霆。

“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们干嘛不把整个情报网都拿过去呢？”他厉声质问，脸也涨得通红。

“由办公处在上班时间管理，一星期五天，不就完了？省得你们费心。都拿去吧。”

“安德鲁，安德鲁，好了，好了，请不要发火。”马洛斯像只苏格兰老母鸡一样叫着，“我们是一个整体，安德鲁，是不是？我们只是要帮你——由聪明人提供一些建议——使这项行动进行得更好。是不是，大使先生？”他又舔了下牙齿，像个操心的父亲似地皱起了眉头，息事宁人的语气也进而变成了乞求，“这些反抗运动组织的人，他们会要价很高，安德鲁。有些指令得从上面发布，还要经常做出关系重大的决定。对于你这样年轻的人来说，安德鲁，这是很危险的。最好还是把这样的事交给那些经验丰富的人吧。”

安迪生着闷气。斯多芒特凝视着眼前的虚无。但和蔼可亲的莫特比觉得自己也有必要说几句安慰的话。

“我的老伙计，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承担在自己身上，我说的对不对，尼格尔？这只是分工，大使馆内部的分工——对不对，尼格尔。没人要抢走你的间谍。你依然负责你的情报网——传达命令、汇报工作、支付酬金。我们要的只是你的反抗运动组织，这不是非常公平吗？”

但令弗朗都感到难堪的是，安迪仍然拒绝接受这只如此礼貌的讲和之手。他闪闪发亮的小眼睛转向莫特比，接着转向斯多芒特，最后又回到了莫特比身上。没人听见他嘀咕了些什么，不过没听见更好。他苦笑着冲自己点

点头，仿佛被什么人狠狠坑了一回。

只剩下最后一项仪式了。马洛斯站起来钻入桌下，当他重新出来时，肩上挎着两只女王使者专用的黑色皮包。

“安德鲁，请为我们把保险室的门打开。”他命令道。

现在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谢泼德走到保险室门前，用一把长长的铜钥匙打开铁栅栏并把它推开，露出了一面结实的大铁门，门中央有一个黑色的号码盘。在马洛斯的示意下，安迪不情愿地走上前去。他脸上那种困兽般的苦恼表情还是弗朗以前从未见过的，这不禁令她很是开心。他将号码盘左右转了两下，锁打开了。但在马洛斯的再次命令下，安迪才打开了门，并开玩笑似地鞠着躬，把他的大使和办公处主任请进了保险室。仍站在桌边的弗朗在一架大型红色电话机旁，看见了一个带两个锁孔的保险柜。她那当法官的父亲在他的梳妆室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柜子。

“一人一把。”她听见马洛斯轻快地说。

一瞬间，弗朗仿佛又回到了她学校那所古老的小教堂。她跪在第一排，看着一群英俊的年轻教士鱼贯而入并在她面前转过身去，为她的第一次圣餐仪式忙碌地做着准备。渐渐地，她的视线清晰了。她看见在马洛斯慈父般的注视下，安迪递给莫特比和斯多芒特一人一把长柄、镀银的钥匙。两人将钥匙插入锁孔，并和安迪开着玩笑，但他仍拒绝和解。莫特比高兴地大叫一声：“好了！”保险柜的门咣当一声打开了。

但这时弗朗注意的已不再是保险柜，她紧紧地盯着安迪。他看着马洛斯从黑皮包里掏出一根根金条递给谢泼德，呈十字交叉状摆在保险柜中，像我们小时玩的挑棒游戏。这是最后一次她被安迪皮肉松弛的脸所吸引。因为这张脸泄露了他的所有秘密，这是她既好奇却又害怕知道的。她知道他被捉住了，而且很敏锐地猜到了他被捉住的原因。不过她不知道那些捉住他的人是否已经意识到他们做了些什么。她明白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他都是个骗子。她明白了他压在赌桌上的五万美元的来源，它就四敞大开地站在她面前。她彻底明白了当他被迫交出钥匙时他为何如此愤怒。弗朗什么也看不见了，一部分是因为羞辱和自责使她双眼模糊，一部分是因为莫特比丑陋的身体站在了她面前。他脸上挂着一副海盗般的狞笑正低头问她是否愿意到他家来尝一尝他煮的鸡蛋。

“福比已决定离开我。”他骄傲地宣布，“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尼格尔正要鼓足勇气去通知她，她永远不会相信是我先提出了离婚。”

弗朗的第一反应是想打个冷颤，并且告诉他不、谢谢。但她没有说出口。她意识到了一些她本该早已意识到的事情。也就是说几个月来她一直在为莫特比的追求而感动，而有这样一个男人如此无望地想得到你也确实是件人生幸事。当她发现她曾和一个无耻之徒分享自己的生活、而他对自己只有利用和肉欲时，莫特比不折不扣的爱慕之情就变成了对她的莫大安慰：这一切便使她急切地想抓住大使那可怜的感情。

如此理智地得出这个结论后，弗朗果断地认为她已很久没有这样高兴地接受一个邀请了。

玛塔坐在成衣室的板凳上，呆呆地看着他塞给她的那卷钞票，沉思着：他的朋友米奇死了，他认为他杀了他，也许这是真的，警察在监视他；而他却希望我坐在迈阿密的海滩上，吃着大海湾旅馆的自助午餐，买些新衣服，直到他来找我，并且要高兴起来，相信他，找个医生修补好我的脸。如果可

以给自己找个小伙子，因为他希望我有一个能够代替他来爱我的英俊青年，一个亨利·潘代尔的代理；而他则对路易莎忠贞不渝。这就是他，一个复杂或说是简单的亨利。亨利为每个人都设计了一个梦。亨利为我们的一生而苦心筹划，可每次他都把事情弄糟。因为第一，我不想离开巴拿马。我想呆在这里，为他向警察撒谎，守在他的床前，就像他对我做的那样，找出他的问题替他解决。我要告诉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跳一跳，因为只要你躺在那儿，你就总想着又要遭受一顿毒打。但你站起来后，你会重获尊严。第二，我无法离开巴拿马，因为警方为了鼓励我监视他，已没收了我的护照。

七千美元。

就着天窗透进的光线，她已点数过这些钞票。刚一听到米奇的死讯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七千美元塞在了她手里，好像这是笔昧心钱——拿着，这是奥斯纳德的钱，犹太人的钱，米奇的钱，现在它们是你的了。一个要去处理那种事的人，你会认为他肯定会把他的钱随身带着，以防万一。殡仪馆需要钱，警方需要钱，米奇的女人需要钱。但亨利刚一放下电话，就从口袋里掏出了这卷钞票，似乎急于想摆脱这笔肮脏的钱。他从哪儿弄来的钱？警察曾问过她。

“你不傻，玛塔。你能读书、学习、制造炸弹和麻烦、发动游行。是谁给他提供金钱？是阿布拉克斯吗？他是不是为阿布拉克斯工作？阿布拉克斯是不是为英国人工作？他给阿布拉克斯什么作为回报呢？”

“我不知道。我的主人什么也没告诉我，从我公寓里滚出去。”

“他和你做爱，是不是？”

“不，他没有。他来看我是因为我有时头疼而且呕吐。他是我的老板，而且在我挨打时他和我在一起。他是个充满爱心的人，有个幸福的家庭。”

不，他没和我做爱。至少这话是真的。不过告诉警察这句真话比撒谎还要困难得多。不，长官，他没和我做爱。不，长官，我没让他这样做。我们只是躺在床上，我的手放在他的腿上，但只是在外侧；他的手放在我的衬衫里，但他最多只握着我的一只乳房，虽然他知道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占有我的全部。因为我早已是他的了。但内疚吞噬了他。他的内疚比罪孽深重得多。我讲故事给他听：讲在我的脸被他们用棍棒打烂之前，在我们还年轻、意气风发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是爱。

玛塔的头再次巨痛起来，她感到一阵恶心。她站起身，两手紧紧握着那些钞票。她在这屋里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她沿着走廊挣扎着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站在门槛上她注视着里面的一切，仿佛是一百年后来此参观的游客：

这是混血姑娘玛塔坐过的地方，她在这里为裁缝潘代尔整理账目。那边的书架上，你们可以看到玛塔业余时间阅读的社会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她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实现她父亲——一个木匠——的梦想，作为一个自学成长的人。裁缝潘代尔非常关心他的雇员、特别是混血姑娘玛塔的自我发展。这是厨房，玛塔就是在这里制作她远近闻名的三明治，巴拿马所有著名人士都对她的三明治赞不绝口，包括那位自杀身亡的著名间谍米奇·阿布拉克斯。她最拿手的是金枪鱼三明治，不过她在心里却希望能把这群混蛋毒死，除了米奇和她的老板潘代尔。书桌后面的墙角处，一九八九年裁缝潘代尔就是在这里情不自禁地搂住了玛塔，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意。裁缝潘代尔建议他们去一家旅馆，而玛塔想带他去自己的公寓。就是在去往那里的路

上，玛塔遭到了那次毒打，被永远地毁了容。是她的同学阿布拉克斯买通了那位胆小如鼠的医生，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印迹——这位医生因为怕失去饭碗，双手颤抖不已。也是这位医生后来告发了阿布拉克斯，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

玛塔茫然地将门关上，沿着走廊来到了潘代尔的裁剪室。我要把钱放在他左边抽屉里。门虚掩着，房间里的灯亮着，玛塔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不久以前，她的亨利还是个做事极其严格、极有条理的人，但最近几周来，扮演如此多的角色已令他有些顾此失彼。她把门推开。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裁缝潘代尔的裁剪室，被他的顾客和雇员尊称为圣地的地方。不经敲门、或当他不在时，任何人不得入内——显然他的妻子路易莎除外。因为她现在就坐在她丈夫的书桌前。

她戴着眼镜，面前摆着一堆他的旧笔记本，还有许多铅笔和一本定货簿。一听底部被打开的杀虫剂摆在她面前。她手里摆弄着那个华丽的打火机。亨利曾说那是一个富有的阿拉伯人送给他的礼物，虽然 P&B 公司的会客簿上并没登记过任何阿拉伯人。

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红色棉布浴衣，里面空无一物，因为当她俯身向前时，她赤裸的乳房暴露无遗。她把玩着手里的打火机，打开又关上，并透过小小的火苗注视着玛塔。

“我丈夫在哪儿？”路易莎问。

咔嗒。

“他到瓜拉赫去了。”玛塔回答，“米奇·阿布拉克斯在烟火晚会上自杀了。”

“我很难过。”

“我也是，你丈夫也是。”

“但这并不出人意料。五年以来这事随时可能发生。”路易莎相当冷静地指出。

咔嗒。

“他被吓坏了。”玛塔说。

“米奇？”

“你丈夫。”玛塔说。

“我丈夫为什么要为奥斯纳德先生的衣服准备一个单独的发票簿？”

咔嗒。

“我不知道，我也觉得很奇怪。”玛塔说。

“你是他的情妇吗？”

“不是。”

“他有个情妇吗？”

咔嗒。

“没有。”

“你拿的是他的钱吗？”

“是的。”

“为什么？”

咔嗒。

“他给我的。”玛塔说。

“为了跟你上床？”

“为了保险。他听到那消息时，钱就在他的口袋里。”

“它们从哪儿来？”

咔嗒。一朵火苗在她的眼前跳起。玛塔奇怪她的眉毛怎么没着起来，还有那件肮脏的红色浴衣。

“我不知道。”玛塔答道，“有些客人付现金，他经常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钱。他爱你，他爱他的家庭胜过世上任何东西。他也爱米奇。”

“他还爱别人吗？”

“是的。”

“谁？”

“我。”

她在查看一张纸：“这是奥斯纳德先生的地址吗？马尔大街？潘塔·帕提拉？”

咔嗒。

“是的。”玛塔说。

谈话结束了。但玛塔最初并未意识到这点，因为路易莎仍在不停地玩弄着打火机，对着火苗微笑着。这样过了一会，玛塔才突然意识到路易莎喝醉了。玛塔哥哥也曾这样醉过，因为他已无法承受生活的痛苦。不是大喊大叫、哭哭闹闹的醉酒，而是头脑敏捷、视线清晰的醉酒。所有她喝酒想忘掉的事情却比平时更清楚地浮现在了脑海。

第二十一章

同一个晚上，一点二十分，奥斯纳德公寓的门铃响了。在过去一小时内，他一直处于强制的清醒状态中。一开始，仍因失败而怒火万丈的他不断在考虑如何用暴力手段除掉他的客人：把他从阳台上扔到十二层以下的联合俱乐部里，毁掉所有人的夜晚；把他淹死在浴缸里；在他的威士忌里放进毒药——“呃，好吧，安德鲁，如果你非让我喝的话，那就给我倒一点点吧”——舔下牙齿然后咽气。他的愤怒并不仅仅针对拉克斯莫。

莫特比！我的大使和高尔夫球的搭挡，耶稣基督！他妈的女王陛下的唯一代表，他妈的英国外交机构已经凋零的花朵，居然行家似地耍弄了我！

斯多芒特！真正的典范，生活中注定的输家，最无能的白人，莫特比的忠诚走狗，居然这样有恃无恐地怂恿他的主子！而我的拉克斯莫大主教却对他们关爱备至！

这是阴谋还是巧合？奥斯纳德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莫特比在说“这只是分工”或“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承担在自己身上”时，是不是使了个眼色？

莫特比，这个愚蠢的书呆子，也来搅混水？鬼才知道。算了，忘了它。安迪·奥斯纳德在某种程度上真地忘了这事。他与生俱来的实用主义又占了上风。他放弃了复仇的念头，转而开始考虑如何保存他伟大事业的剩余部分。船已被凿破但并没沉下去，他对自己说。我仍然是贝肯的薪金管理者。莫特比说得对。

“想来点什么别的吗，先生？还是再来一杯啤酒？”

“安德鲁，谢谢，求你别再让我喝了。那好吧，请再给我倒些威士忌。”

“好的。”奥斯纳德说完，穿过落地长窗走入餐厅，从壁橱里拿出威士忌给他倒上，然后拿着酒杯回到了阳台上。晕机、威士忌和失眠已经开始对拉克斯莫起作用了，他观察着蜷缩在椅子中的主人，这样想道。再加上这里的潮湿——法兰绒衬衫已经湿透，汗珠顺着胡子直往下滴。还有来到陌生城市、没有妻子照顾的恐惧——每当传来突然的脚步声、警笛的尖叫声或污秽的叫骂声，他的眼睛便会惊恐地眨个不停。天空清澈如洗，几枚星星点缀其间，一轮明月在运河口停泊的船只间开辟出一条银色的小路。但海面上没有微风吹来驱走躁热。这里很少有风。

“您问过我总部能否为情报站做些什么，以使工作进行得更加顺利，先生。”奥斯纳德胆怯地提醒拉克斯莫。

“是吗，安德鲁？见鬼，我给忘了。”拉克斯莫腾地坐直身体。“尽管说，安德鲁，尽管说。不过我很高兴你当时的表现那么得体。”他并不完全开心地补充道，同时大手一挥，将夜色和公寓全揽在了臂中。“别以为我是在批评你。我要敬你一杯，为了你的勇气，你的敏锐，你的青春，以及所有我们敬佩的品质。祝你健康！”咕咚一口。“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安德鲁。我得说要比我们当年容易得多。一张这么舒适的床。你知道这样的生活在国内要花多少钱吗？二十英镑的钞票能看到找头就算你走运了。”

“是关于我提到的那个保险室，先生。”奥斯纳德提醒道。就像守在父亲临终床前的继承人一样迫不急待。“我想我们的接头地点应该避开那些下等旅馆了。我想大使馆所作的这些调整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更大的工作空间。”

但这时的拉克斯莫是在发送、而不是接收信息。“那些人今晚多支持你，安德鲁。我的上帝，对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如此尊重可真是不多见。这事结束

后，有一枚奖章在等着你。河对面某位夫人肯定会对你的工作表示欣赏。”
他有些困惑地凝视着海湾对面，似乎误把它当作了泰晤士河。

“安德鲁！”他突然叫道。

“先生？”

“那个叫斯多芒特的家伙。”

“他怎么了？”

“在马德里栽过大跟头。他搞上了什么女人，社交界的娼妓。要是我没记错，还跟她结了婚。当心他。”

“我会的。”

“还有她，安德鲁。”

“我会的。”

“你在这儿有女人吗？”——开玩笑地四下窥视，沙发下，窗帘后。“没有金屋藏娇？不用回答我。再次祝你健康。把她留着自己享用吧，聪明的家伙。”

“我这一阵都太忙了，先生。”奥斯纳德带着苦恼的微笑道。但他仍拒绝放弃努力。他有种感觉，他的话正印在拉克斯莫的脑子里，即使现在他不考虑，将来也会的。“您看，我只是认为在理想条件下，我们应该配备两个保险室。一个是为情报网服务，这当然是由我全权负责。开曼岛应该是最佳选择——另一个保险室——只接待极少数我们非常了解的代表人物——为阿布拉克斯的运动组织服务（如果我们能够使双方不对对方的存在产生怀疑），最终还可以负起组织学生的任务。而且我认为这一个也应由我负责——至少是在采购、出售和为行动进行掩护这方面——我并不在乎最终的荣誉会被大使和斯多芒特拿走。坦白地说，我认为他们并不具备干我们这一行所需的才能。我们本不需冒这个险的。我希望听听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不是非得现在，以后。”

拉克斯莫迟疑半晌才舔了下牙齿。安迪知道他的地区负责人仍在听他说话。奥斯纳德伸出手去接过拉克斯莫手中的空杯子，把它放在小方桌上。

“您怎么想？先生？为反抗运动组织准备一个这样的公寓——时髦、隐蔽、舒适、便利，令所有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第二所房子选在老城区里？”他早已想在巴拿马欣欣向荣的房地产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了。“基本上说，在那里买房子是物有所值，全都是黄金地段。买下之后我们可以装修一下。头等价钱你可以买下有十二间屋子的一幢宅邸，花园、小径、海面的风景——在这样的环境中，你给他们五十万，他们就可以替你卖命。而且用不了多少年，房子就会增值一倍。最好在我们搬进去以前做一下装修。我可以负责这些。”

“安德鲁！”

“我在这儿。”

舔下牙齿。闭上眼，又猛地睁开。

“呃，告诉我点事，安德鲁。”

“愿意效劳，斯哥蒂。”

拉克斯莫转过满面胡须的头，正对着他的属下：“今天晚上光临我们会议的那个迷人、有着撩人目光的女郎——”

“怎么，先生？”

“她是不是那种挑逗你却又不跟你上床的那种女人？因为我认为她似乎

要求一个男人毫无保留地对她五体投地——安德鲁！上帝！谁会在晚上这个时候来？”

拉克斯莫对弗朗的印象永远没有得到完全展示。前门的门铃大作，先是耐心地请求，继而变成了失去耐心的暴躁。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拉克斯莫和他的胡须深深地缩进了椅子深处。

教官们曾对奥斯纳德在谍报工作方面的才干表示赞赏，他们真是没有说错。几杯威士忌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反应能力。而马上要对弗朗粗暴无礼的想法更加速了这种能力。如果她是来投怀送抱、表示忏悔，那她可就选错了人，更选错了时间。他现在就要让她知道这一点。只需一个字就可以让她从门前走开。

奥斯纳德告诉拉克斯莫呆在原地别动，而他自己则穿过餐厅来到了门厅，一路上小心地把门关严。他从门镜中向外望去。门镜上蒙着一层雾气。他掏出手绢把里侧的雾气拭去，模糊地看见了一只分辨不出性别的眼睛。这只眼睛正从外面回瞪着他，而门铃仍像火警警报一样刺耳地响个不停。接着那只眼睛离开了门镜，他发现这不是弗朗，而是戴着角质框眼镜、只穿着件浴衣的路易莎。她金鸡独立站在门外，手里举着一只鞋子正准备砸门。

路易莎已记不得确切是哪件事令她的忍耐彻底崩溃。不过她并不在乎。打完网球回家后，等待她的是一幢空无一人的房子。孩子们到拉德家去做客，今晚不会回来。在她心目中，雷蒙只不过是巴拿马最不值一提的大人物之一，让孩子们接近他是她极不情愿的事。这倒不是因为雷蒙仇视妇女，而是因为他经常暗示：关于亨利，他比她知道得要多，而且还都是些不光彩的事。而且每当她提起那个水稻农场，他就和亨利一样极力叉开话题，虽然当初那农场是用她的钱买的。

但这些都无法解释她打完球回家后的那种失落心情，以及那无缘无故的哭泣。而在过去十年中，即使有最好的理由，她也能坚强地抑制住泪水。所以她想这大概是长期以来郁积的失望在作怪，再加上那一大杯伏特加。洗完澡后，她将自己六英尺高的身子赤条条地摆在卧室的穿衣镜前，仔细审视着。

客观些，暂时忘掉我的身高，忘掉我的姐姐艾米莉和她迷人的身段、满头的金发，和比巴拿马电话簿还要长的被征服者名单。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会愿意和这个女人睡觉吗？她想大概会的，但有什么证据呢？她生活中只有过亨利。

她把问题换了个提法。如果我是亨利，结婚十二年后，我还愿意和这个女人睡觉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就目前情况看，不愿意。太累了，太晚了，太勉强了，对某些事的内疚感太重了。是的，他总是感到内疚。这是他最好的品质。但最近他似乎把这当成了挡箭牌：我有罪，我是不洁之人，我配不上你，晚安。

她一手挥去眼泪，另一只手端着杯子，在卧室中走来走去，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她不明白为什么艾米莉做什么事都那么轻而易举，不管是打网球、骑马、游泳还是洗衣服，她似乎从来就没做错过任何事。即使一个女人看着她，都会产生一种冲动。路易莎试着淫荡地扭扭身子。关节太大了，没有美感，太老了，似乎从来没年轻过，太高了。她失望之下回到厨房，仍然光着身子，给自己又倒了一杯伏特加，这次没有加冰。

这才叫真正的喝酒，因为她得去再开一瓶新的。当你丈夫在外面乱搞女人，而你想喝点什么开开心时，有谁会有异议呢？她找来把刀子开着瓶封。

“见他的鬼。”她大声说道。

酒瓶来自亨利为客人们新准备的酒柜。付得起，他说过。

“付得起，谁来付？”她当时质问道。

“这些是免税的。”

“亨利，我可不想让我的家成为一个免税酒吧。”

内疚的傻笑。对不起，路。世道就是如此。我并不是想惹你生气，再也不这样了。他一副诚惶诚恐、卑躬屈膝的样子。

“见他的鬼。”她再次骂道，心里觉得好受了些。

还有艾米莉。要是没有她在旁边对比，我永远不会装成这样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一本正经地把贞操保留那么多年，简直要破世界记录。可这一切只不过是告诉大家：和我的风骚姐姐相比，我是个多么纯洁、严肃的姑娘！我也永远不用扮作一个完美小姐的样子，对别人的越轨行为横加指责，对任何浪漫故事都嗤之以鼻，因为我真正渴望的是被抚摸、被崇拜、被宠爱、被占有。我和其他女孩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还有那见鬼的水稻农场。那是我的水稻农场，但亨利已不再带我去，因为他把他的情妇藏在了那儿——来，亲爱的，守在窗前等我回来。去你妈的。一口伏特加，又是一口，接着再来一大口。热辣辣的酒精撩着她的五脏六腑，噢，宝贝。这样振作起精神后，她一阵风似地卷回了卧室，肆无忌惮地在镜前摆着种种丑态——这个性感吗？——快点，告诉我！——这个呢？——好吧，再看看这个！可是没人告诉她。没人鼓掌、欢呼或为她发狂。没人陪她喝酒、为她做饭，没人吻她爱抚她。没有亨利。

但尽管如此，对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来说，她的胸还是很丰满的。比琼安的强多了，但比不上艾米莉，可谁又能比得上她呢？这一杯是敬他们的，这一杯是敬我这对小鸽子的。喂，快立起来，在给你们敬酒呢。接着她猛地在床上坐了下来，两手托腮，呆呆地望着亨利床头的电话。

“去见你的鬼吧。”她建议道。

接着，为了加强这句话的效果，她拎起话筒大叫了一声“去见你的鬼”，才又把它放下。

“喂？是哪位？”电话铃又响了，她拿起话筒大吼道。

这是诺阿蜜，巴拿马错误信息部部长，大概正准备通知她最近某些谣言。好极了，这电话来得正是时候。

“诺阿蜜，很高兴你来电话，因为我正打算给你写信呢，这下你替我省了张邮票。我要你从我的生活中滚出去。不，不，听我说，诺阿蜜。诺阿蜜，如果你碰巧经过巴尔博公园，看见我丈夫躺在地上和一头小象口交，那么你尽可以告诉你二十位最好的朋友，而不要到我这来多嘴多舌，那样我会感激不尽。因为这辈子我再也不想听见你的声音。晚安。”

她拿着酒杯，穿上那件亨利新给她买的红色浴衣，又从车库中找出一把凿子和一把锤子，穿过前庭来到了亨利的书房。最近他总是在离开前把门锁上。迷人的夜空，她已有几个星期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天空。记得以前经常带孩子们数星星。那是猎户星座，你可以看见他的匕首，马克。那边是北斗七星，汉娜，就是你经常梦见的那些小星星。一轮新月轻盈地挂在天边，可爱得像匹小马驹。

渐渐走近他的领地，路易莎想：这就是他给她写信的地方。致我亲爱的情妇，我妻子水稻农场的托管人。透过浴室雾气弥漫的玻璃，路易莎曾连续

几个小时地凝望他坐在桌前的侧影：头微微歪向一边，伸着舌头。他就是这样写着情书，尽管他从来就不是个善长摇笔杆的人。这是伟大的圣人阿瑟·布瑞斯伟德在他养子的教育中所忽略的一点。

门锁着，正像她预料的那样。不过这不成问题。托起一把重重的锤子，朝它狠命地砸去，就像砸向艾米莉的脑袋（这是路易莎成年后日思夜想所要做的事），一把小小的锁头算得了什么。

破门而入后，路易莎直奔丈夫的书桌，开始用凿子和锤子猛攻最上层的抽屉——经过三次冲锋后，她才意识到那抽屉根本没锁。她彻底搜查了里面的东西。帐单，运动员角的设计图纸。第一次谁都不会那么走运，起码我今天不行。她试了试第二个抽屉，锁着。但只需一次进攻便解决了问题。这回里面的东西要有趣得多。关于运河的尚未完成的文章。学术期刊、新闻剪报，以及对这些情况的概括总结——这是亨利龙飞凤舞的笔迹。

她是谁？见鬼，他做这些到底为了谁？亨利，我在跟你说话。求求你，听我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就放在我的水稻农场上的这个女人是谁？还非得用你根本不具备的博学多才来打动她？这些天你脸上那种恍惚、怯懦的笑是给谁准备的？还是那些眼泪——噢，见鬼，亨利，你眼中蓄积已久却从未流下的泪水是为谁呢？

愤怒与失望再次在她胸中涌动。她砸开了另一个抽屉，一下子惊呆了。噢上帝！钱！真的是钱！塞了满满一抽屉的钱。百元的，五十的，二十的。随意躺在抽屉里，像一堆废弃车票。一千、两千、三千。他一直在抢劫银行，为了谁？

为了他的女人？她是为钱才干这个？为了他的女人，为了带她去吃饭、为了提供她根本不配的豪华生活，在我的水稻农场上，用我的遗产购买的水稻农场上？路易莎开始大叫他的名字，起初是有礼貌地询问；接着是命令，因为他不愿回答；然后是破口大骂，因为他根本不在那儿。

“混蛋，亨利·潘代尔！混蛋，混蛋，你混蛋！不管你现在在哪儿。你他妈的是个骗子！”

从现在起，一切都是混蛋了。这是她父亲喝醉酒后的口头禅，而路易莎为自己能在喝多后像她混蛋老爸那样破口大骂，很是得意。

“嗨，路，心肝，到这儿来。那个泰坦到哪儿去了？”他根据港口里那台德国巨型起重机的名字称他女儿为泰坦——“一个老人难道不应该得到他女儿一点关心吗？你难道不想亲一亲你的老爸吗？你管这个叫亲吻？混蛋！混蛋，你听到吗？你混蛋！”

笔记，大多是关于代尔哥多的。都是亨利为她准备晚餐后，从她嘴里套出，并经过歪曲的。我的代尔哥多，我亲爱的像父亲一样的厄纳斯多，正直的化身，而我的丈夫在对他肆意攻击。为什么？因为他嫉妒他。他一直在嫉妒。他以为我爱厄纳斯多胜于爱他。他以为我想跟厄纳斯多上床。标题：代尔哥多的女人们——什么女人？厄纳斯多不做这样的事！代尔哥多与总统大人——又是奥斯纳德先生的总统大人。代尔哥多对日本的想法——厄纳斯多害怕他们。认为他们想占有他的运河。他说对了。她再次爆发了，声嘶力竭地大骂：“混蛋，亨利·潘代尔，我从来都没那样说过，是你编造的！为了谁？为什么？”

一封没有写完、没有地址的信，肯定是他本想扔掉的底稿。

昨天，路易莎在办公室无意中听到关于我们的厄纳斯多的一条趣闻，而且认为应该告诉我，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

认为应该？我可没有认为应该。我告诉他的不过是些办公室中的闲聊！一个妻子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告诉她丈夫关于一个善良、正真、只希望为国家和运河贡献生命的人的传言，为什么还得先认为应该？混蛋应该！还有你——那个愿意知道我们夫妻悄悄话的混蛋！你是个婊子。偷走了我丈夫和我的水稻农场的婊子。

你就是萨比娜！

路易莎终于找到了那个婊子的名字。整齐的大写字母，亨利的笔迹，因为这对他说来最容易。小小的萨比娜的三个字，外面是个气球似的圆圈。萨比娜，后面括号里写着“赤色学生”。你是萨比娜，你是个赤色学生，你为美国工作——或者说以为你自己为美国工作，因为本上“为美国工作”几个字上带着引号；你每月得五百美元，有特殊贡献时再加奖金。这些全都在这儿，在亨利从马克那里学来的一张流程图上。流程图不一定非得是线形的，爸爸。你可以像气球那样把它们随意放出去。一个也行一群也行，它们真棒极了。萨比娜的气球一直连在一个大大的“亨”字上，这是亨利不知天高地厚时拿破仑式的签名。而阿尔法的气球——她现在又发现了阿尔法——一直指向贝塔，接着是麦可（总统大人），最后又指回“亨”。大熊的气球也指向“亨”，但它上面布满密集的射线，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米奇自己独占一个气球，并被描述为沉默反抗运动的领袖，气球的引线将他紧紧连在拉里的气球上。我们的米奇？我们的米奇是沉默反抗运动的领袖？而且旁边一共有六道连线，分别指向武器、情报员、贿赂、通讯、现金和拉里。我们的拉里？每周一次深夜打来电话宣布自己第十八次自杀的我们的米奇？

她又开始搜寻。她要找的是萨比娜这婊子写给亨利的信。如果她写过信，那亨利是会保存它们的。亨利连一个空火柴盒或早餐剩下的一个鸡蛋也不舍得扔。当然，这又是因为他可怜的童年生活。她翻箱倒柜寻找着萨比娜的信件。在他的钱下面？在某块地板下面？夹在书里？

噢上帝，代尔哥多的工作日程！可保管人不是代尔哥多，而是亨利！这不是那本真的。一定是他从我的文件上抄来的。他用铅笔记录下了代尔哥多真正的活动，但在空隙间又加上了子虚乌有的会见：

深夜会见日本“港务官员”，总统大人秘密出席……与法国大使在轿车中进行秘密会谈，接受一皮箱现金……深夜十一点，在雷蒙的赌场会见哥伦比亚毒品头目的信使……在城外召开私人宴会，出席的有日本港务官员、巴拿马高级官员和总统本人……

我的代尔哥多做过这些勾当？我的厄纳斯多·代尔哥多从法国大使手里接受贿赂？在和哥伦比亚毒品头目作交易？亨利，你他妈的疯了吗？你对我的老板都造了什么谣？你怎么敢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这是为了谁？谁为这些垃圾付给你钱？

“亨利！”她绝望而愤怒地大叫。等电话铃再次响起时，她已是精疲力竭。

这回她聪明多了。她拿起话筒静静地听着，一句话没说，就连“从我的生活中滚出去”也没说。

“亨利？”一个抽泣、绝望、求助的女人的声音，这就是她。长途电话，从水稻农场打来的。后面是砰砰的响声，他们一定是在拆除那个磨房。

“亨利？你说话啊！”那女人尖叫道。

一个西班牙婊子。老爸早就说过不能相信他们。哀哭声幽幽传来。是她，萨比娜，想要亨利，谁不想要呢？

“亨利，帮帮我，我需要你！”

等等。先别开口，不要告诉她你不是亨利。听听她下面要说什么。路易莎将话筒紧紧按在右耳上，死死抿着嘴唇。说啊，你这婊子！有屁快放！那婊子在喘气，大口大口地喘气。来吧，萨比娜，亲爱的，说吧，说“来陪我上床，亨利”。说“他妈的，我的钱在哪儿，你干嘛把它放在抽屉里，是我，萨比娜，我从农场给你打电话，我很孤独”。

又是一连串的砰砰声，像是有人在发动摩托车。路易莎放下酒杯，用她父亲典型的美式西班牙语大吼道：

“你是谁？回答我！”

等待，没有答复。只有抽泣可没有人说话。路易莎转而讲开了英语。

“从我丈夫的生活中滚出去，你听见了吗，萨比娜，你他妈的臭婊子！混蛋，萨比娜！从我的水稻农场上滚出去！”

仍然没人回答。

“我在他的书房里，萨比娜。我正在找你给他的信，就是现在！厄纳斯多·代尔哥多不是贪官，听见了吗？这是瞎说。我为他工作，贪污腐败的是别人，不是厄纳斯多。说话啊！”

话筒里传来更多的劈啪声和砰砰声。耶稣，这是什么？美军又入侵了？那婊子哀哭一阵后挂上了电话。路易莎仿佛看见自己啪地一声摔下了话筒，和电影里一模一样。她颓然坐下，呆望着话筒，等着它再次响起。但它没有。那么我终于打烂了姐姐的脑袋，也许是别人干的。可怜的小艾米莉，去见你的鬼吧。路易莎站了起来，居然没有摇晃。再来口伏特加，头脑清醒得很。混帐，萨比娜。我丈夫疯了，你现在大概也很不好受。活该。水稻农场可都是些孤独、僻静的地方。

一排排书架，精神食粮。正是困惑的知识分子所需要的东西。在书里找找那婊子给亨利的信，书架上的书籍全部被重新整理过了。为什么，亨利，看上帝份上，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亨利。和我谈谈谁是萨比娜？谁是麦可？你为什么要对厄纳斯多恶意中伤？

路易莎在丈夫的书架间巡视着，赤裸的身体在薄薄的红色浴衣下不安地扭动，心痒难耐。她想再要个孩子。她想得到天上的北斗七星，只要它们不要变成艾米莉。她父亲关于运河的书从她身旁掠过。从苏格兰人想在这里建立殖民地、结果却落得血本无归开始。她一本本将这些书打开，拼命摇晃着，然后随手扔在一旁。没有什么情书。

关于摩根上尉和他的海盗的书。他们曾将巴拿马城洗劫一空并把它烧为一片废墟；如今这片废墟已成了孩子们野营的好去处。但仍然没有萨比娜或其他任何人的情书，无论是阿尔法、贝塔、麦可、大熊，还是为美元工作的赤色学生。关于巴拿马隶属于哥伦比亚那段时期的书籍。但无论她如何拼命把它们摔向墙壁，仍没有什么情书掉出来。

路易莎·潘代尔，赤条条披着那件红色浴衣，又开始从运河的开凿找起。她真希望刚才没有冲那可怜的女人大喊大叫。她找不到她的情书。也许那不

是萨比娜，电话也不是从水稻农场打来的。关于巴拿马建国英雄的描述。他们百折不挠、有条不紊，但同时也有些疯狂。他们对妻子忠贞不渝，不会抵毁她们老板的名声，也不会将抽屉里锁上成堆的钞票和情书。这都是父亲让她读的书，似乎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建条自己的运河。

“亨利？”她尖声高叫，他若害怕才好呢。“亨利？你把那婊子的信放哪儿了？我想知道。”

关于运河条约的书籍。关于毒品和“拉丁美洲何去何从”的书籍。也许说我那见鬼的丈夫何去何从更合适些。而且若是亨利真的参与了什么阴谋，可怜的厄纳斯多将何去何从？路易莎颓然坐在一张柚木椅子上（父亲以前常坐在这把椅子上把她抱在膝上），开始用平静、理智的声音与亨利交谈。大喊大叫是不行的。她像一个成年人和另一个成年人谈心那样耐心地说道：

“亨利，不管你在外面呆到多晚、都干了些什么，你每天回来都要在书房里干到深夜，我不明白你都在干什么。如果你是在写一部关于腐败的小说，或自传，或一部运河史，我想你应该告诉我，因为我们毕竟是夫妻啊。”

亨利做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他说这是一个裁缝无奈时的表现。

“你瞧，路，是那些帐目。在白天，客人没完没了，你根本坐不下来。”

“农场的帐目？”

她又做了一次混帐女人。水稻农场已成了家里一个无需谈论的话题，她应该尊重这一点：雷蒙在重新进行预算，路。安格尔有些问题，路。

“不，是店里的帐目。”亨利像罪人一样悄声说。

“亨利，我是个聪明人。在学校里，我的数学成绩非常出色。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可以帮你。”

他连连摇头：“它们不是那种类型的数字，路。这更需要创造力与想象力。虚构的数字。”

“这就是你为什么把麦鲁格的《海洋间的通道》涂得一踏糊涂的原因？弄得那本书别人都没法再看的原因？”

亨利两眼一亮——装的。“噢，是的，你说对了，路。你真聪明，居然注意到了那本书。你瞧，我正在考虑给我们的酒吧增加更多的运河色彩，也许应该摆几件仿制古玩。”

“亨利，你总是说除了厄纳斯多这样少数高尚的人外，巴拿马人并不关心运河，我也同意你的看法。建造运河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美国人。他们甚至没有提供人工。那些工人来自中国、美洲和马达加斯加，他们来自加勒比海和印度。但厄纳斯多是个好人。”

耶稣，她想到。我怎么这样说话？我怎么变成了这样一个满口大道理的泼妇？放松点。因为艾米莉不过是个妓女。

她双手抱头坐在他的桌前。她很后悔砸开了他的抽屉；后悔喝退了那个哭泣着的可怜女人；后悔又对姐姐艾米莉有了恶毒的想法。我今后再也不对任何人那样说话了，她心中暗道。我再也不用惩罚别人的方式惩罚自己了。我不是我那混帐父母，我也不是一个道貌岸然、假装虔诚的美国婊子。而且我很难过，刚才在悲愤中、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居然有脸去咒骂一个同样的罪人，即使她是亨利的情妇（如果她是，我会杀了她）。在一个迄今还未被搜查过的抽屉里，她碰巧找到了另一件还未完成的大作：

安迪，我们的新安排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特别是女士们的欢迎。你听到这些一定很高兴。但尽管我使尽了浑身解数，路仍不愿在厄纳斯多的问题

上让步。不过考虑到整个家庭，还是单线联系更加安全。

到店中我再继续报告。

那么我也要到店里去，路易莎在厨房里想道。上路之前又来了一杯。她已经发现酒精已对她不起任何作用，对她起作用的是安迪，又名安德鲁。在她刚才读到那张纸条的一刹那，安迪已取代萨比娜成了她好奇的对象。

但这已不是第一回了。

自从那次逍遥岛之游后，她就对奥斯纳德先生很是好奇。当时她认为亨利是想撮合他两人之间的事，以减轻他良心上的折磨。不过路易莎深知亨利的为人，仅仅让妻子和别人上次床是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的。

她一定是打电话叫了辆出租，因为现在一辆车就停在门外，门铃也在响个不停。

奥斯纳德从门前转过身，穿过餐厅回到了阳台上。拉克斯莫仍紧紧缩在椅子上，恐惧已使他既不能动也不敢说话，布满血丝的眼这时大睁着，上唇也高高翘起，在胡须间露出两只焦黄的大门牙——多年来说话就舔牙的习惯也未能使它们变白。

“贝肯二号突然来访，这是我事先没料到的。”奥斯纳德轻轻说道，“一定有什么情况，您最好先出去。”

“安德鲁，我是位高级官员。我的天，是什么东西在打门？她要把死人都吵醒了。”

“我先把您带到衣帽间。听到我把她引进餐厅并关上门后，您就出来坐电梯到大厅去，给看门人一块钱，让他叫辆出租车送您到埃尔·巴拿马旅馆去。”

“我的天，安德鲁。”

“怎么了？”

“你不会有事吧？听听。她手里拿的是支枪吗？我们应该报警，安德鲁。还有件事。”

“什么事？”

“我能相信出租车的司机吗？他们有些人，你听说过的，港口里的浮尸。我不会说他们的西班牙语，安德鲁。”

奥斯纳德把拉克斯莫从椅子上拉起来，带着他来到大厅，把他塞进衣帽间并关上了门。然后，他打开前门的链锁，拉开门栓，又用钥匙打开暗锁，打开了房门。砸门的声音停止了，可门铃还在叫个不停。

“路易莎，”他一边说一边把她的手指从门铃上掰下来，“真让人吃惊。亨利在哪儿？你干嘛不进来？”

他的手移到她的手腕，把她拖进了大厅并关上了门，但并没有锁上它。他们面对面紧紧站在一起，奥斯纳德将她的一只手高高举起，两人看上去似乎要来一曲旧式的华尔兹舞。正是这只手举着那只鞋，她松了手，鞋掉在了地上。她一声未吭，但他闻到了她的呼吸，就像他母亲强迫吻他时，他闻到的气息一样。她的衣服非常薄。透过红色的棉布，可以感觉到她的乳房和身体的曲线。

“你和我丈夫在搞什么鬼名堂？”她问，“他为什么要对你胡说八道，说厄纳斯多接受法国大使的贿赂，还和毒品贩子有来往？萨比娜是谁？阿尔法是谁？”

尽管这些话很有分量，但她有气无力、信心不足的声音却没能使它们穿

透衣帽间的门。而奥斯纳德凭着他体会人性弱点的直觉立刻察觉到了她心中的恐惧：为亨利的担心，对他本人的恐惧，对即将听到事情的恐惧。虽然她一字未说，但奥斯纳德已听到了一切。她用她的问题回答了奥斯纳德最近几星期来产生的所有疑问：

她什么都不知道，亨利根本就没有发展她，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她正准备重复刚才的问题（也许是想问另一个），但奥斯纳德已不敢再冒让拉克斯莫听到的危险。于是他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将她的胳膊转到身后，就这样把穿着一只鞋的路易莎架进了餐厅，同时用脚将门在身后砰地一声踢上。走到屋子中间，他猛地站住，把背朝自己的路易莎紧紧按在胸前。匆忙中，她浴衣上仅有的三颗扣子开了两颗，露出她赤裸的胸脯。他可以感觉到她怦怦的心跳，她的呼吸也变成了缓慢、沉重的喘息。他听到拉克斯莫走出了前门。过了一会，他听到了电梯的到来。一直等到电梯下去，他才把手从她嘴上移开，手心里满是唾沫。他一把抓住她的一只乳房，坚挺的乳头抵着他的掌心。他放开了她背后的胳膊，看着它软软地耷拉在她身边。当她甩掉仅有的那只鞋时，他听见了她咕哝了些什么。

“亨利在哪儿？”他问道，仍然握着她的乳房。

“去找阿布拉克斯了，他死了。”

“谁死了？”

“阿布拉克斯。他妈的还能是谁？要是死的是亨利，他还能去见他吗？”

“他在哪儿死的？”

“瓜拉赫。安娜说他开枪自杀了。”

“谁是安娜？”

“米奇的女人。”

他用右手握住她另一只乳房。路易莎猛地将臀部贴在他身上、脑袋仰到了他脸上，使他冷不丁吃了满嘴头发。他把她半转过来，吻着她的太阳穴和脸颊，舔着她小溪般的汗水。她抖得越发厉害。她转过头紧紧吻住他的嘴，搜寻着他的舌头。他忽然瞥见泪水正从她紧闭的眼角滚滚滑落，并听见她在呢喃：“艾米莉”。

“谁是艾米莉？”他问。

“我姐姐，我在岛上跟你说过她。”

“见鬼，她知道这些事吗？”

“她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达顿，她勾引走了我所有的朋友。你这人还有什么廉耻吗？”

“恐怕没有，我还是个小孩时就把它扔掉了。”

听到这话，路易莎一只手开始拉他的衬衫，另一只手笨拙地解着他潘代尔 & 布瑞斯伟德公司制作的裤子。她一直在自言自语。他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不过对此也丝毫不感兴趣。他摸到浴衣上最后一颗纽扣，但她不耐烦地打开了他的手，只一下就把浴衣从头上拽了下来。他甩掉鞋子，把长裤、内裤和袜子一把脱下，并把衬衫从头上脱下。他们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打量着对方，仿佛两个即将交手的角斗士。然后奥斯纳德两手抓住她，将她抱起来走进了卧室。他把她扔在床上，她马上急不可耐地用腿夹住了他的腰。

“老天，等一等。”他命令道，并把她推开。

然后，他轻轻地、慢慢地占有了她，用尽了他和她所有的技巧。封住她的嘴，将一枚走失的炮弹放回原位。无论要发生什么情况，先把她置于我的

控制之下。因为我的箴言之一便是送上门来的东西不能不要。因为我一直想得到她。因为和自己朋友的妻子们上床永远其乐无穷。

路易莎背朝他躺在床上，头藏在枕头下，膝盖高高蜷起保护着自己，一手将床单紧紧捂在鼻子上。小时候有一次她用剪刀剪烂了艾米莉的一件新上衣，说她穿那样的衣服真是不要脸，于是她被关进卧室去忏悔自己的罪孽，那时她才十岁。这跟那时的情景何其相似。她想起床、借用他的牙刷、穿上衣服梳好头发，然后离开，但这样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是真的、不得不正视身边奥斯纳德赤裸的身体。除了那件扣子已全被扯掉的肮脏浴衣，她什么穿的都没有——见鬼，可那件衣服又在哪儿呢？——还有一双她希望能降低她身高的平跟鞋——可见鬼，它们又到哪儿去了呢？——还有那头疼欲裂的脑袋，她真想马上叫人把自己送到医院去。在那儿，她可以把昨晚重新再过一遍，没有伏特加，没有打烂的抽屉，没有玛塔，没有米奇的死，没有亨利对厄纳斯多的造谣中伤，也没有奥斯纳德和眼前这一切。她曾两次爬起来去洗手间，其中一次是去呕吐，但她每次又都爬回了床上，试图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这时，奥斯纳德正在打电话。尽管她把好几个枕头蒙在了脑袋上，但仍阻止不了他可恨的英国口音让她一阵阵反胃，还有电话那端一个困惑、还未睡醒的苏格兰口音。

“我们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先生。”

“令人不安？谁令人不安？”苏格兰声音渐渐醒了过来。

“关于我们那艘希腊船的。”

“希腊船？什么希腊船？你在说些什么，安德鲁？”

“我们的旗舰，先生。沉默航线上的旗舰。”

“明白了，安德鲁！希腊船，我的上帝！我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

“它好像已经沉没了。”

“沉没了？撞上了什么？怎么沉的？”

“完蛋了。”他停顿了片刻，以便对方好好领悟这个词。“彻底毁了，上西天了。还未得到具体细节，我已派了一位作家去现场调查。”

电话那端是一阵不解的沉默，路易莎心里也画着问号。

“作家？”

“很著名的一位作家。”

“知道了！我明白了。很久以来最畅销的那位作家，当然如此。不用再多说。怎么沉的，安德鲁？你是说彻底完蛋了吗？”

“第一次报告说他永远不会再出航了。”

“上帝。上帝！谁干的，安德鲁？一定是那个女人。昨晚我就知道她是个危险人物。”

“恐怕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先生。”

“他的水手们怎么样？——他妈的，那船上的人——他那些沉默的人——他们已沉下去了吗？”

“我们正在等待消息。您最好按计划回伦敦去，先生。我会往那儿给您打电话。”

他挂上电话，一把扯下她头上的枕头。即使紧闭着眼，她也能看见他丰满年轻的身体。

“我从来没打过这个电话。”他对她说，“听见了吗？”

她坚定地从他身边滚了开去。没听见。

“你丈夫是个勇敢的人。上边有命令，他不能告诉你这些，永远不能。我也不能。”

“怎么个勇敢？”

“人们告诉他一些事情，他再告诉我。听不到的，他便自己去找，经常要冒很大风险。最近，他发现了一件大事。”

“这就是他偷拍我文件的原因？”

“我们需要代尔哥多的工作日程安排。在代尔哥多的生活中，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那不是什么空白。他只不过是在那些时间去教堂做弥撒，或去照顾太太和孩子。他有个孩子在住院，塞巴斯蒂安。”

“那是代尔哥多告诉你的话。”

“这是真的。不要对我重复那堆屁话，亨利是为英国这样干吗？”

“英国，美国，欧洲。自由的文明世界，你愿意怎么说都可以。”

“那他就是个混蛋，还有英国，还有什么自由的文明世界。”

过了很长时间，她才费力地说出了这话，但她毕竟做到了。她用胳膊撑起身子，转身俯视着他。

“你对我说的鬼话，我一个字也不信。”她说，“你只不过是个花言巧语的英国骗子，亨利一定是疯了。”

“那就不相信我好了，不过闭上你的臭嘴。”

“全都是谎言。他在撒谎，你也在撒谎，大家都是在自欺欺人。”

电话响了，是另一部电话。尽管是在床这边，她却一直没有注意到。电话连在台灯旁一个手提录音机上。奥斯纳德粗鲁地从她身上滚过，一把抄起话筒。她还没有来得及捂上耳朵，闭上眼睛，便听他叫了一声“亨利”。尽管脑子里一片拒绝的尖叫声，她还是隐约听见了丈夫的声音：

“米奇被谋杀了，安迪。”亨利宣布道。他的声音很谨慎并且是预先准备好的，但为了抢时间仍说得很快。“我现在所能说的就是这是非常职业的一枪。但我听说还要发生更多的类似事件，所以有关各方应尽快采取预防措施。拉里已经离开巴拿马前往迈阿密，而且我也得到消息让其他人停止活动。我很为学生们担心，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他们召集起船队堵塞运河。”

“你在哪儿？”奥斯纳德问道。

路易莎真想问亨利几个问题——比方说“你还爱我吗”——或者“你会原谅我吗”——或者“如果不告诉你，你会注意到我的变化吗”——或者“你今晚什么时候回家？要不要我带点东西回来，我们一起做晚饭”？但还没待她想好先问哪一个问题，电话已经挂上了。

奥斯纳德长出一口气，倒在她身边，两手枕在脑下，似乎是在裸体浴场稍作休息。但他脸上却是一副茫然若失的表情，这在他们短暂的相识中还是第一次。然后他又拿起话筒——不是亨利的，而是另一个——拨了号码要人接通了某某房间的马洛斯先生。

“看上去像是谋杀。”他直截了当地说道。于是她想接话的肯定是以前那个苏格兰人。“看起来学生们要乱起来了……群情激愤……极受尊崇的人……职业杀手干的。详细情况还在调查中。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楔子，先生？不明白。什么的楔子？不，当然不。我明白了。我尽快去干，先生。”

马上去。”

放下电话后，他似乎考虑了很多事情，因为她不时听到他阴险的笑声。突然，他凶猛地坐了起来，接着站起身走进了餐厅，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昨晚卷作一团的衣服。他抽出昨晚的衬衫，套在身上。

“你要去哪儿？”她质问道。他没有回答，于是她接着说：“你要干什么？安德鲁，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可以这样起来，穿上衣服，而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没有衣服，没有地方去，没有——”

她无话可说了。

“为此我深表歉意，老姑娘。有点突然，恐怕我得撤了，我们两个。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哪儿的家？”

“你的巴塞尼亚，我的快乐的英格兰。家庭准则的第一条：跟班没了，当头的也得快走。不用告别，不用收拾细软。赶快回家去找妈妈，最好的办法。”

他正对着镜子扎领带。下巴翘着，情绪也重新高涨起来。一瞬间，也仅仅是这一瞬间，路易莎在他身上察觉出一种坚毅的勇气——一种对失败的承认，说好听些，倒有些悲壮的意味。

“代我向亨利道别，可以吗？伟大的艺术家。我的继任者会和他联系的，也许不会。”他弯腰拉开衣厨的抽屉，抽出一套运动服扔给她。“最好还是穿着这个上出租车。回家后，把它烧了，再把灰倒掉。以后几个星期里冷静些，不要惹麻烦。勇士们要胜利返乡了。”

伟大的报界大亨亨瑞在吃午饭的时候得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坐在康诺餐厅他的老座位上，吃着羊腰和熏火腿，喝着家酿的红葡萄酒，宣扬着他对新俄罗斯的看法：那些杂种打得越热闹，他亨瑞便越高兴。

非常凑巧的是他的听众正是杰弗里·卡文迪斯，而带来这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接替奥斯纳德在拉克斯莫身边工作的约翰逊。二十分钟前，他刚从堆在拉克斯莫桌上的信件里翻出了莫特比大使亲自发出的密码加急电报。像所有野心勃勃的情报部门官员一样，约翰逊是决不会放过任何搜查主人信件的机会的。

而更妙的事情是约翰逊只能自己来担当解码的重任。不仅是因为上边的人都去吃午饭了，而且因为拉克斯莫还在回来的路上，大楼里除了他本人外，别人都对贝肯一无所知。在激动和野心的驱使下，他立刻往卡文迪斯的办公室挂了电话，人家告诉他卡文迪斯和亨瑞一起吃午饭去了。他又给亨瑞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得知他在康诺餐厅。他不顾一切地擅自调用了部里仅剩的那辆车。后来，约翰逊不得不为他这一莽撞之举以及其他举动付出代价。

“我是斯哥蒂·拉克斯莫的助手，先生。”他气喘吁吁地对卡文迪斯说。在餐桌上方的两张面孔中，他挑了那张更富同情心的。“我收到了一条来自巴拿马的重要信息，先生，我想它不能耽搁，而且我想我不能在电话上告诉您。”

“坐下。”亨瑞命令道，转头对侍者说，“椅子。”

于是约翰逊坐了下来，然后打算把已经解密的电报递给卡文迪斯。谁知亨瑞一把将纸条抓了过去，动作之猛令其他顾客也不禁纷纷回头。亨瑞草草读过电报，然后把它递给卡文迪斯。

卡文迪斯读了纸条，大概他身后那位侍者也读到了，因为他正忙着为约

约翰逊准备一套餐具，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普通就餐者，而不是一个身穿运动衫、法兰绒长裤的大汗淋漓的年轻运动员——这身打扮可不讨餐厅经理的喜欢。不过今天毕竟是星期五，可怜的约翰逊一直在计划和母亲去乡下度周末。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不是？”亨瑞嘴里含着嚼了一半的羊腰对卡文迪斯说，“我们可以走了。”

“正是它。”卡文迪斯如释重负地肯定道，“正是我们需要的楔子。”

“把它告诉冯怎么样？”亨瑞问道，一边用一片面包抹着他的盘子。

“这个，我想，本——这事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到你的报纸上看到这消息。”卡文迪斯轻快地说，“请原谅，真对不起，”他对约翰逊补充道，因为踩了他的脚，“我得去打个电话。”

他对侍者也说了声对不起，因为匆忙中他带走了胸前的餐巾。不久以后，约翰逊被炒了鱿鱼，谁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带着一封已经解码的密码电报在伦敦中游荡。以非官方观点看，是因为他对情报工作过于狂热。但他最大的过错也许是穿着运动衫闯进了康诺餐厅。

第二十二章

潘代尔在一轮新月的照耀下向瓜拉赫驶去。一路上，他似乎又看到了本尼叔叔在莱蒙街上的小屋、孤儿院的嬷嬷、伦敦东区那几个犹太教堂，和一连串女王陛下管辖下的人满为患的监狱。这些东西或是藏在左边黑黝黝的树丛里，或是耸立在面前蜿蜒的山路上。铁灰色的太平洋在满天星斗下发着冰冷的清光。

路本来就不好走，这时后座上又似乎传来了孩子们不停的吵闹声：“爸，唱支歌吧。”“爸，马克揪我的头发！”还有可怜的路易莎好心好意、没完没了的唠叨：开慢点，小心那只鹿、猴子、狗、死马或是坐在一辆自行车上的六口印地安人……亨利，我不明白你干嘛要每小时开七十英里去赴一个死人的约会，如果你是担心错过烟火晚会，那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节日要一连持续五天五夜，这只不过才是第一晚；如果我们晚些到那儿，孩子们也会完全理解。

除此以外，他似乎又听见了安娜的哀哀诉说；还有玛塔，不向他索取任何一物、坚强执著的玛塔。接着米奇颓废、忧伤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驾驶副座上，他柔软的肩膀随着汽车的每一次颠簸撞在他身上，他闷闷不乐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向着他：为什么不能做出阿马尼那样的衣服。

米奇的死让他害怕、让他悲痛欲绝。他知道在整个巴拿马，在他整个一生中，他只有过这一个朋友，而现在他却杀了他。在真正的米奇和他创造的米奇之间，他已看不出任何差别，只是真正的米奇是个更好的人、是他所爱的人。出于虚荣心，潘代尔将最好的朋友塑造为一位英雄，为了向奥斯纳德炫耀：他有多么伟大的同伴。但米奇确曾是个英雄。他从来不需借助于潘代尔的魔法。在反对暴君的斗争中，米奇勇敢地站出来成了一名斗士。他在监狱中饱受煎熬，他有权从那以后饮酒度日。他也有权购买无数的衣服以取代囚服的肮脏和恶臭。他的软弱和退出斗争并不是他的错。我为什么要去干涉他的生活呢？潘代尔想道。我为什么要招惹他，而且因为心中的愧疚而迁怒于他呢？

来到阿空山下，他加满了油箱，大概足够他这辈子用了。一位白发苍苍的黑人乞丐走上前来，他给了他一美元，这才发现他少了只耳朵，也许是被麻疯病人，也许是被狂暴的动物或绝望的妻子咬掉了。在奇姆，他完全出于无意撞倒了一个路障。在巴拿诺美，他忽然发现车子左后方跟着两个警察——他们是两个曾在美国受训、身穿黑色皮衣（当地人因为这身黑皮而戏称他们为猓猓）的年轻人。他们一前一后骑在一辆摩托上，手里拿着半自动步枪。这枪因射杀走私犯、毒犯和刺客而闻名——不过今晚要消灭的也许是英国间谍。玛塔曾告诉过他：坐在前面的猓猓负责开车，后面的那个负责开枪。接着他忽然想起这样的警察只在巴拿马城内巡逻，于是他好奇地想，他们是在度假，还是一直在跟着他，以便在僻静的地方干掉他。但他永远不会找到答案了，因为当他再次回头望去，他们已复归于黑暗之中，只留下他一人行驶在坑洼、蜿蜒的公路上。车灯中不时出现被撞死的狗的尸体；两边茂密的灌木丛使你根本辨不清树干，只看见一道黑色的矮墙和闪烁其间的兽眼。一次，他看见一只被钉在电线杆上的猫头鹰，它的胸部和双翼内侧一片雪白，两只悲哀的眼睛无助地望着前方的虚无。

后来，潘代尔一定是打了会瞌睡，也许还拐错了弯，因为当他睁开眼时，

他似乎又来到了两年前和家人一起度假的帕里塔。他、路易莎和孩子们在一片草地上聚餐，周围是带露台的漂亮平房。在帕里塔，一位身着黑袍的女巫曾告诉汉娜，当地人把幼蟒放在屋檐下，让它们捕鼠。从那以后，汉娜再也不敢走进城里任何一所房子，无论是吃冰淇淋还是要小便。她的恐惧甚至改变了他们参加当地弥撒的计划：他们只好站在教堂外面，冲一座白色钟楼上的敲钟老人挥手致意。老人一手撞着大钟，另一只手向他们频频挥舞。后来他们一致认为这比参加弥撒还有意思。

经过西特里时，潘代尔想起了那片养虾池，那里的虾总是把卵产在红树的树干上。汉娜一次曾问它们是不是在产卵前先怀孕。养虾池之后，他又想起了那位好心的瑞士老太太。她曾对孩子们讲起过一个叫做“夜的小妓女”的果园，因为在白天它没什么味道，可在夜里，任何一位体面人都不愿把它的气味放进屋里。

“亨利，回家后你不要对孩子们解释这个，他们现在接触到的色情材料已经不少了。”

但路易莎的先见之明并没起什么作用，因为整整一星期马可总是称汉娜为他的“夜的小女人”，直到潘代尔喝令他闭嘴。

车开过西特里后，就来到了瓜拉赫地区：先是渐渐泛红的天空，接着是隆隆的巨响。他开车经过一个个警方哨卡，向阵阵的火光驶去。

潘代尔向前走着，身穿白衣的人们走在他身旁，将他引向绞架。他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居然如此平静地接受了死亡。他决定，若有机会再活一次，他一定要做一位崭新的主角。他向绞架走去，身边是白衣的天使。他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他们是玛塔的天使，是巴拿马真正的核心，是生活在桥那边的人们。他们不行贿、不受贿，和所爱的人做爱，生儿育女。路易莎也会爱上他们，只要她能跳出束缚自己的樊篱——可谁又能跳出来呢？我们生来便是在监狱里，无一例外，从睁开双眼的那一刻起便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他注视自己孩子的时候，他总是感到一阵悲哀。但这些孩子不一样，他们是天使，能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遇见他们，令他大感欣慰。到处都是雪白的缎带、绣花的头巾、漂亮的肩膀、音乐、舞蹈、笑声、醉鬼、阴险的警察和志在取人性命的烟火。他满意地看到乐队在演奏、身穿民族服装的人在翩翩起舞。所有的人都在尽情享乐。

像被判罪的犯人一样，他慢慢地走着，微笑着走在马路中央。他笑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笑，是因为在一群狂欢的西班牙、印地安人中间，一个拒绝微笑的无礼家伙将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玛塔说的对，这是地球上最美丽、最正直、最无忧无虑的人们。潘代尔已经发现了这点。能够死在他们中间将会是一种荣耀，他会请求把自己埋葬在桥的那边。

米奇自杀的房子在他的左前方。他的思绪转而飞向了当年一个绰号“蜘蛛”的同室狱友。一天深夜当大家都在梦乡时，他在离潘代尔只有三英尺的地方上吊自杀了。那是潘代尔亲手处理过的唯一一具尸体。

街道尽头那所孤零零的房子里灯火通明。潘代尔走上门前的台阶，对自己说：“我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已经和你一样是个死人了，米奇，所以别以为你的死能吓倒我。”

他敲敲门，可没人应声。他的敲门声引来了街上行人的注意，因为谁会在过节的时候敲别人家的门呢？于是他不再敲了，并把脸藏在了门廊下的阴影中。他转动把手，走进屋内。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又回到了孤儿院：圣诞节

即将来临，他在耶稣诞生这出戏中再次扮演一个东方哲人，身披一件棕色旧外套，手里拿着灯笼和手杖——只是现在这所房子里的演员改变了位置，而且还有人抢走了圣婴耶稣。

这个铺了瓷砖的房间便是马厩。广场上的烟火使得屋内的光线闪烁闪烁。那儿有一个披着围巾的妇女坐在一个摇篮旁，正在低头祈祷，显然那是死神面前孤苦无助的安娜。但那摇篮不是摇篮，那是米奇，头朝下躺着的米奇。他的脸贴在厨房的地板上，一张巴拿马地图摊在本该是他右耳、右脸颊的地方。那把他用来完成这项可怕任务的手枪扔在一旁，枪口指责似地瞄准着闯入者，向世人宣布着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是亨利·潘代尔，这个裁缝、空想家、追梦人，谋杀了他自己的创造物。

潘代尔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广场上闪烁闪烁、忽明忽暗的光线，他逐渐看清了米奇轰掉自己半个脑袋时留下的糟糕场面：地板上、墙壁上、甚至壁橱的抽屉上都溅满了鲜血和脑浆。看到这些，他不禁非常实际而不是安慰地对安娜说：

“我们应该把窗户挡上。”

但她没有回答，没有动，也没有回头。潘代尔意识到，从某种角度说，她也和米奇一样是个死人了；他在自杀的同时也杀死了她。她曾试图使米奇快乐，她曾照料他、和他上床，而现在他却枪杀了她：这堆垃圾你来收拾吧。于是这时潘代尔开始生起米奇的气来：你犯下了一项极其残忍的罪行，不仅是对你自己的身体，而且是对你的妻子、孩子、情妇，和你的朋友亨利·潘代尔。

接着他想起了自己在这件事中所负的责任：是他将米奇描述成了一个伟大的抵抗战士和间谍。他试图想象当警察告诉米奇要把他重新送回监狱时，他的心情会是怎样。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在拿米奇性格上的弱点作借口，真正有罪的人是他亨利·潘代尔。

他碰了碰安娜的肩膀，她依然纹丝不动。这时他那残存下来、希望所有人都开心的本性开始复苏：这女人需要些鼓舞。于是他把双手放在安娜的腋下将她架了起来。她就像米奇一样僵硬而冰冷。显然她已在这里跪了很长时间为米奇守灵，她已变得像那尸体一样任人摆布。从潘代尔以前和她见过的那几面看，她是个天性活泼、引人发笑的姑娘。也许她这辈子还从未这么长时间呆望过同一件东西。潘代尔想起了他们在电话上的谈话，她开始一定是尖叫不已，接着便又哭又闹埋怨米奇；等到她逐渐冷静下来，便这样坐了下来，守在他身边为他祈祷。

他想给她找点喝的东西，可只找到了三个空威士忌酒瓶和半瓶白兰地。但他并不认为白兰地会对她有什么好处。于是他把她架到一把柳条椅上坐下，然后找来几根火柴点着了煤气，在火上放了一壶水。等他转过身来时，他发现她的眼睛又转到了米奇身上。于是他从卧室拿来床罩，把它盖在米奇的头上。在广场上的欢声笑语和浓烈的火药味中，他第一次闻到了米奇温热的血腥味。

“把他弄走。”她在柳条椅上突然开口道，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我父亲会杀了我。把他弄出去，他是个英国间谍。他们这样说的。你也是。”

“安静。”潘代尔命令道。这不禁令他吃了一惊。

突然间亨利·潘代尔变了。不是变成了另一个人，而是重新找回了自己：一个身负魔法与灵感、充满力量的自己。如同神示一般，他的视野超越了忧

伤、死亡和被动无奈，而看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光辉前景。一瞬间，现实的局限被一扫而空，只有创造者的梦想在翩翩起舞。

潘代尔的复活一定以某种方式感染了安娜，因为喝过几口咖啡后，她放下杯子，加入了他的工作：先接一盆水，在里面倒入消毒水，然后找来一把笤帚、一个海绵拖把、餐巾纸、洗碗布、洗衣粉和一把刷子；接着点根蜡烛——把它放低点，以免外面的人看见。这时广场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烟火，向大家宣布一位美丽的女王已被选出——雪白的衣裙、插满梨花的王冠、白皙的肩膀和一双骄傲得闪闪发亮的眼睛。姑娘女神般的靓丽使潘代尔和安娜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望着她在众多王子、公主的簇拥下走过。铺天盖地的鲜花，足以为米奇举行一千次葬礼的鲜花。

接着干吧。擦着、洗着、涮着，直到盆里的水在昏暗的烛光下变成了黑色。换盆水，再换一盆。但安娜一直孜孜不倦地干着——米奇以前总是夸奖她这点，无论在床上还是在餐厅里，她都是这样孜孜以求、永不满足。很快擦洗就成了她宣泄自己情感的手段；过了一会，她便开始有说有笑，仿佛米奇只不过刚出去买瓶酒，或是在隔壁与邻居闲聊——而不是脸朝下扑在地板中央，伸出手要着他的枪。潘代尔已在安娜不注意的时候，把枪放进了一个抽屉，以备后用。

“快看，看哪，是部长。”安娜叫道。

一群身穿白色西装的人来到广场中央，周围簇拥着戴墨镜的彪形大汉。我也要这样，潘代尔想道。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做领导者。

“我们需要些绷带，去找个急救箱。”他说。

屋里没有急救箱，于是他们撕了一条床单。

“我还得再去买条新床单。”她说。

P&B 公司为米奇制作的吸烟衫就挂在椅背上。潘代尔从那衣服口袋里找出米奇的钱包，把一卷钞票递给安娜。这足够买一条新床单和好好快活一阵子了。

“玛塔好吗？”安娜一边问，一边把钱塞在贴身口袋里。

“很好。”潘代尔真心地答道。

“你妻子呢？”

“谢谢，她也很好。”

要把绷带缠在米奇的脑袋上，他们得先把米奇弄到安娜坐过的那把柳条椅上去。在椅子上铺好毛巾后，潘代尔将米奇翻了过来。安娜这时一头撞进了厕所，呕吐不已。潘代尔朝米奇俯下身去。这时他又想起了蜘蛛：他不停地给他做着人工呼吸，但他知道这无论如何已不能使他死而复生，尽管心虚的看守们一直在旁边冲他大吼：加把劲，混蛋。

但蜘蛛并不是米奇这样的好朋友。他既不是他的第一个顾客，也不是诺列加的囚犯。蜘蛛从未在监狱中成为那些精神病手中的嫩肉。他发疯是因为他习惯于一天干一个姑娘，而今后五年中他一个女人也碰不到的前景，简直是要把他慢慢饿杀。蜘蛛吊死了自己，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把舌头吐了出来（这使潘代尔的人工呼吸更显得滑稽）；而米奇则将自己一笔抹杀，并把自己完好无损的一半留给了亨利——令人无法忘怀的一半。

米奇死后的固执如同他的身高一样异乎寻常。当潘代尔试图把他架起来时，他显得比平时还沉。但潘代尔最后还是成功地把放到了椅子上。安娜回来后，他马上让她扶住米奇的鼻子，而他则小心地把绷带缠在他的脑袋上。

他特意将米奇的鼻子露在了外面以给他留下呼吸的空间，这虽然像让蜘蛛死而复生一样是徒劳，但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还把米奇残留的那只眼露在了外面以便让他看清道路，因为米奇扣动扳机时，这只眼仍然大大地睁着，并且充满惊疑之色。所以他将绷带围着这只眼睛缠好。做完这些后，他要安娜帮忙把椅子带米奇一起推到门口去。

“我老家的人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安娜说道，“他们的牧师是个同性恋，他们对他恨之入骨；而旁边那个镇上的牧师勾引了无数女孩，却大受当地人欢迎。在小地方，你就能碰到这样的问题。”她停下来喘了口气，接着往前推去，“我的姑姑是个严厉的人。有一次她给主教写信说那些勾引女孩子的教士不适于担当神职。”她迷人地笑了，“主教回信说，‘试试对我的属下这样说，看看他们会对你干些什么。’”

潘代尔也笑了。“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教。”他说。

“你会当个牧师吗？”她边推边问道，“我哥哥，他非常虔诚。‘安娜’，他说，‘我想我会成为一个牧师。’‘你疯了。’我对他说。他从来都没有过女朋友，他的问题就在这儿。也许他是个同性恋。”

“我出去后你把门锁上，我回来后再开。”潘代尔说，“OK？”

“OK。我把门锁上。”

“我会先轻轻敲三下，然后再重重敲一下。明白吗？”

“我得记住这个吗？”

“当然得记住。”

因为她现在的情绪已好转了许多，他想他也许可以让她回过头去欣赏一下他们的杰作：干净整洁的四壁、地板和家具；没有什么情人的尸体，只有一个在瓜拉赫烟火晚会上受伤的观光客；这时他正缠着临时制成的绷带，静静地大睁着一只眼睛坐在门边，等着他的老朋友把车开来。

他轻轻地敲了三下，接着重重地再敲一下，但没有回答。他又敲了一遍，里面传来快乐的叫声：“来了！”当安娜打开门时——只开了一半，因为米奇正坐在门后——他发现她已梳好了头发并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衫；露台的门打开了，火药味正在驱散鲜血和消毒水的气味。

“你的卧室里有张书桌。”他对她说。

“怎么？”

“看看里面有没有可以写字的纸。再找支铅笔或钢笔，做张卡片写上救护车，我要把它放在车子玻璃上。”

“你要假装你是辆救护车？这真太妙了。”

她像参加舞会的小女孩一样，蹦蹦跳跳去了卧室。潘代尔从抽屉里拿出米奇的枪放进了口袋。他对枪支一窍不通。这是支小手枪，但威力很大，这已由米奇脸上的伤口证实了。接着他又从厨房的一个抽屉里挑了一把锯齿形刀刃的刀子。他用纸巾将它包好藏了起来。安娜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她找到了一个儿童图画本和几支铅笔。潘代尔从她手里接过那张写有“救护车”的牌子，走下台阶来到车前，把牌子放在了挡风玻璃后。车前挤满了人，他们正在喝令他把车让开。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潘代尔打开了车前大灯。

幽默感再次帮了他的忙。他走上台阶，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批评者，双手合十做了一个请求原谅的手势，接着举起一根手指希望大家给他一分钟时间，然后推开门打开前厅的灯，戏剧性地展示出满头绷带的米奇。叫骂和指责的潮水登时退了下去。

“我扶他起来时，你把他的上衣披在他肩上，”他告诉安娜，“不是现在，等一会。”

以前有过很多次，他不得不把醉醺醺的米奇扶回家去。这次也没什么不同，只是这次米奇没有叫骂、没有流汗或威胁要吐他一身。他扶着米奇艰难地走下台阶。隔着一层层的床单，他再次闻到了那股浓浓的血腥气。安娜已把上衣披在了他的肩上。潘代尔已记不清自己是否吩咐过她这样做，但这确定是件漂亮的衣服。他不能想象让安娜把它丢给街上的乞丐，他要让它分享米奇的荣耀；因为我们就要到那去了，米奇——又一级台阶——我们要去找寻我们的荣耀，你将成为最英俊的小伙子、穿着最得体的英雄，你将成为所有姑娘倾慕的勇士。

“到前面去，把车门打开。”他对安娜说。但这时淘气的米奇已冲下最后一级台阶，一头朝汽车栽去。不过潘代尔倒是大可不必担心。安娜布置好的两个男孩已伸开手臂等在了车前。安娜是那种走在街上就可以使小伙子们自动驯服的漂亮姑娘。

“轻点。”她严厉地命令他们，“他可能已经昏过去了。”

“他的两只眼睛还都睁着呢。”一个男孩说。你以为看见了一只眼，就能判定另外一只也在那儿吗？这真是个经典的错觉。

“让他的头朝后仰着。”潘代尔命令道。

但做这件事的是他本人，其他人在一边不安地注视着。他放倒驾驶副座的头靠，把米奇的头撑在上面，并替他系好安全带。他关上车门，向两位年轻人道了谢，又朝等在后面的车辆挥手致谢，然后跳上了驾驶座。

“回去参加晚会吧。”他对安娜说。

他慢慢地朝前开着。这样的速度符合他的心情，而且米奇——如果本尼在这儿，他一定会说——也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米奇缠满绷带的头随着路上的颠簸不断滚来滚去，因为系着安全带才使他没倒在潘代尔的身上。以前送米奇回家时，他常倒在开车的潘代尔身上，只是他从没想过米奇会这样大睁着一只眼睛。他沿着指向医院的路标向前开着，将身子挺得笔直。以前莱蒙街上的救护车驾驶员就是这样开车的，即使遇到大坑他们也晃都不晃。

那么你到底是谁？他似乎听到奥斯纳德这样问道。我是当地医院的医生，我是医生，他回答道。我的车里有位急救病人，所以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哨卡前的警察们纷纷为他让路。一个长官甚至阻止了对面的车流，以向伤者致意。但这一举动其实毫无必要，因为潘代尔完全没有理会向医院去的左转弯，而是一直向前开去。沿着他来时的道路一直向北，向虾把卵产在红树树干上的西特里驶去。他这时想起了起来，当他开车进入瓜拉赫时，马路上车流涌动；而现在当他离去时，却一辆车也看不见。他们孤零零地行驶在晴空中一轮新月下，只有米奇和他。当他向右转开上通往萨利加的公路时，一个赤着脚、满脸惊恐的黑人妇女跑来要求搭车。潘代尔很是难过，因为他不能答应她。正在执行危险任务的间谍是不会让人搭车的，所以他继续向前、向上开着，直到眼前的公路渐渐转白。

他了解这地方。米奇像潘代尔一样，也曾深爱大海。确实，当潘代尔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才为时过晚地意识到大海一直是抚平他心中冲突的镇定力量。奥斯纳德到来前，他在巴拿马的生活尽如人意，就是因为四周这浩瀚的海洋。“亨利，你在这儿可以有自己的香港、伦敦或汉堡。”一天本尼来探视他时，曾指着一本微型地图册上的巴拿马地峡说，“除了在这儿，你还

能在哪儿登上十一层楼房，一边看见中国的长城另一边看见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但潘代尔从他牢房的窗户里什么也没看到。

一头牛垂着头站在马路中央，潘代尔刹了车。米奇笨拙地向前滑去，把他的脖子卡在了安全带上。潘代尔解开了安全带，任他滑到了地板上。米奇，我在跟你说话。我说过我很抱歉，是不是？那头牛慢吞吞地让开了路。绿色的路标将他带到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他记得这里有原始部落的营地，有高高的沙丘和白色的岩石。汉娜曾说那些岩石是贝壳变的。这里就是海滩了。

公路变成了小径，笔直地向前延展着，路边是墙壁般的树篱。有时树枝会在他头上伸出手来，向天空祈祷。有时它们会向后闪去，向他展现平静的海面上的那片平静的天空。那轮新月似乎正在努力长大，全然不顾满天星斗嘲笑的目光。

小径消失了，但他继续向前开着。一块牌子警告他就此停车，但他丝毫没有理会。他想到了轮胎印。他们会找到这辆车的。怎么找？调查巴拿马所有丰田车的轮胎印？他想到了脚印，我的鞋，他们会找到这双鞋的。怎么找？他想起了那些猞猁。他想起了玛塔。他们说你是个间谍。他们说米奇也是。他想了大熊。他想起了路易莎的眼睛，和里面由于恐惧而不敢问的问题：亨利，你疯了吗？那些理智的人要比我们知道的疯狂得多，他想道。而看起来疯狂的人却远比我们认为的清醒。

他仔细观察着地面，慢慢将车停了下来。他希望找到的是钢铁般坚硬的地面。他找到了。白色、带孔的岩石，就像没有生命的珊瑚。百万年来，它们不曾泄露过任何脚印。他让车灯开着，下车来到汽车后备箱，从里面找出雨天备用的拖绳。那把小刀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忽然他想起来了：他把它放在了米奇的上衣口袋里。他割下四英尺长的一段绳子，回到米奇的车门前。他打开车门把他拖出来，轻轻地放到了地上。

潘代尔抓住米奇的双手把它们扭到身后，然后用绳子把两个手腕绑了起来：两个死结但干脆利落。为了保持头脑理智，他尽量只考虑着眼前的现实。他的上衣。他们会怎样处理他的上衣呢？他从车上取下那件衣服披在米奇的背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在车灯的光线中检查了一下。枪的保险一直是开着的。打飞自己半个脑袋后，米奇是不大可能再把保险关上的。

做完这些之后，他把车从米奇身边倒开。他并不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不想在这样一览无遗的光线中做他接下来要做的事。至少这次米奇应该得到一份他盼望已久的清静和某种神圣氛围。

古老的印地安人营地寂静无声，海浪在黑暗中叹息。在这人迹罕至甚至连红树也不能生长的盐碱地上，连大地似乎都已死去。

他停下车，走向尸体旁并跪了下来。他轻轻解开绷带露出了米奇的脸。这张脸看上去和在厨房时一模一样，只是稍稍有些疲惫，而且在潘代尔的想象中，也更有英雄气概。

米奇，好孩子，等到巴拿马成为一个你所向往的自由国度时，你的脸会出现在总统府大厅中的烈士肖像上，他在心中对米奇说，而且我很难过，米奇，因为你根本不该认识我，我是个灾星，我给身边所有的人都带来灾难。

他本想再出声说些什么，但干燥发紧的嗓子已丧失了应有的功能。于是他最后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后举枪扣动了扳机：一枪打在左边锁骨下，一枪打在右边锁骨下。铅中毒，安迪，他想道，记起了他和奥斯纳德在联合俱乐部的第一次晚餐。出自职业杀手的三发子弹。一枪打中头部，两枪射入身体，

鲜血脑浆溅满桌上的文件。

开第一枪时，他想：这是为你，米奇。

开第二枪时，他想：这是为我自己。

最后一枪已由米奇替他完成了。

潘代尔拿起米奇的上衣又回到车上，开出二十码后将它仍出了窗外。当一个职业杀手处理掉他的暗杀对象，却忽然发现那人该死的上衣还在自己的车里后，他肯定会这样干的。

返回西特里的路上，他四处找寻着未被酒鬼或恋人占领的电话亭。他想让他的朋友安迪成为第一个得知这消息的人。

第二十三章

“安全通道行动”开始前几天，英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的人员谜一般地减少了许多，这在英国和全球新闻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震动。关于这次美国入侵巴拿马事件中英国幕后作用的辩论也由此而升温。拉美国家对此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巴拿马《新闻报》勇敢地喊道：“美国走狗！”标题下面是莫特比大使在某次招待会上与美国南部军区司令微笑握手的巨幅照片。在英国本土，各派意见可想而知分成了两类。亨瑞控制的新闻媒体将这次外交人员大出走描绘为“恐怖统治受害者的胜利撤退”，并说“这是我们永远不应了解的国家机密”。而他的竞争对手却在大叫“懦夫”！并指责政府与美国右翼极端分子勾结，利用美国大选年度迎合反日情绪，而且以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为代价，助长美国的殖民野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已失民心的现任首相赢得下次大选、取悦英国最不名誉的一小撮人物。

亨瑞的报纸以头版头条刊登首相在华盛顿访问的彩色照片——《谦虚的大不列颠雄狮重露锋芒》——而他的对手却对英国政府“借美国重温自己帝国梦”的做法大加指责——《事实与谬误》、《当欧洲脸红时》。

但英国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这出戏里真有它的份，那它又是怎样把自己的小马赶进了美国人的马厩去虎口夺食呢？立刻，所有的眼睛再次转向了英国驻巴拿马大使馆以及它和一位米奇·阿布拉克斯先生之间的关系（尽管使馆人员一再否认这种关系的存在）。阿布拉克斯先生曾就读于牛津大学，是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将军的迫害对象，而且是巴拿马政界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人们在帕瑞塔城外的荒原上发现了他被“肢解”的尸体，显然是经过折磨后被枪杀的。据报道，这是总统手下的人干的。首先披露这一故事的是亨瑞的报纸，它对此事大加宣传。接下来是亨瑞的电视网推动了它的传播速度。很快，英国的所有报纸都有了自已版的阿布拉克斯传奇，从《巴拿马的英国人》、《地下英雄是否受到过女王接见？》到《英国在巴拿马的007》，应有尽有。一家比较理智、因而被人忽视的私人电台报道说：在发现她丈夫的尸体几个小时后，阿布拉克斯的妻子便神秘地从巴拿马消失了。现在人们发现她正在迈阿密的一个安全地点休养；她的保护人是一位名叫拉里·多明戈先生。他曾是死者的生前好友，并且是巴拿马的知名人物。

三位巴拿马病理学家匆忙向新闻界发表声明：阿布拉克斯是位长年酗酒者，并且是在喝下一夸特苏格兰威士忌后的绝望中开枪自杀的。这一论点自然受到了它应有的嘲笑。亨瑞的一家小报以一句话概括了公众的反应：“先生们，你们以为自己是在愚弄谁？”当人们发现阿布拉克斯一度曾是英国——巴拿马文化协会主席这一事实时，英国代办西蒙·皮特先生所做的官方发言——所谓“阿布拉克斯先生与本大使馆或其他任何英国驻巴拿马官方机构没有任何正式或非正式联系”——也就显得异常可笑。阿布拉克斯先生的任期“由于健康原因”中断了。为启蒙那些门外汉，一位谍报工作方面的专家解释了这句活所隐含的逻辑。当阿布拉克斯被当地情报机构怀疑为潜在的英国间谍时，为不暴露身份，他必然会接到命令切断与大使馆的所有公开联系。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在他和使馆之间制造某种争端，以使他“疏远”他的上级。皮特先生并不承认有这样的“争端”。也许正是因为英国情报机关缺乏这样的想象力才使阿布拉克斯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据可靠消息说：巴拿马安全机构在很久以前便对他的活动发生了兴趣。在野党一位领袖居然冒冒失失

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说：一个人为一项事业牺牲并不能使这项事业变得合理。亨瑞的大报小报立即对此人进行了口诛笔伐，并向它们的读者保证要将此人不幸的性生活进行令人震惊的大曝光。

一天早晨，从巴拿马忽然又传来新消息：三位英国外交人员——引用一位评论员的原话——“就在美国空军对巴拿马实施猛烈空中打击的前一天晚上，他们悄悄将自己的物品和女人运离了使馆区”。但事实上逃走的是四位官员，而且其中一位是女性。可这并不是个好标题，因此，也就被忽略不计了。一位倒霉的女性外交部发言人对他们的离去所做的解释博得了满堂大笑：

“安德鲁·奥斯纳德先生并不是外交部的长期雇员。由于他在巴拿马运河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被暂时派驻使馆，并对工作极其胜任。”

接着她高兴地向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介绍了奥斯纳德先生的资历：伊顿公学、赛犬大会和奥玛的单座汽车大赛。

问：奥斯纳德为何如此匆忙地离开巴拿马？

答：奥斯纳德先生在巴拿马的任务已经完成。

问：这也是米奇·阿布拉克斯的死因吗？

答：无可奉告。

问：奥斯纳德是个间谍吗？

答：无可奉告。

问：奥斯纳德现在在哪儿？

答：我们对奥斯纳德先生的下落一无所知。

可怜的女人。第二天，报纸便以奥斯纳德在一位年龄两倍于他的美女陪同下、享受达沃斯滑雪场的照片给了她当头棒喝。

“在发起‘安全通道行动’前不久，莫特比大使被召回伦敦商讨某些事项。他在那个时间被召回完全是个巧合。”

问：“前不久”到什么程度？

答：（依然是那位不幸的发言人）就是前不久。

问：是在他消失前还是消失后？

答：这真是个可笑的问题。

问：莫特比和阿布拉克斯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关系。

问：对莫特比这样聪明的人来说，巴拿马确实是个相当低下的职位，是不是？

答：我们非常尊重巴拿马共和国。莫特比先生是担任这一职位的合适人选。

问：他现在在哪儿？

答：莫特比先生现在请了长假，他将料理一些私人性质的事务。

问：您可以进一步说明是什么性质吗？

答：我已经说过了，私人性质。

问：哪一种的私人性质？

答：据我们所知，莫特比先生得到了一大笔遗产，他可能正在考虑选择一项新职业。他是个著名的学者。

问：这是不是说他被解雇了？

答：当然不是。

问：拿钱封住了他的嘴？

答：感谢诸位参加本次新闻发布会。

人们在温布尔顿她的家中找到了莫特比夫人。她是当地著名的保龄球高手。对于其丈夫的下落，她明智地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不，不。出去，你们全给我出去。你们从我这儿什么也得不到。我知道你们这些新闻记者，你们都是些吸血鬼而且惯会胡编滥造。女王陛下访问百慕大时我们就领教过了。不，从来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也不想知道。他的生活是他自己的，跟我丝毫没有关系。噢，我想哪天他会打电话来的，只要他还记得号码，而且能够找到足够的零钱。我要说的就是这些。间谍？别胡说八道了。你以为我会不知道？阿布拉克斯？从来没听说过。听上去像是个健身俱乐部。是的，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在女王生日庆典上吐了我一身的野蛮人，可怕极了。你这笨蛋，你什么意思，罗克蒂克？你没见过他的照片吗？她才二十四，可他已经四十七了，而且我这还是往少说呢。”

我要把法官女儿的眼睛挖出来，被遗弃的大使夫人说。

一位不屈不挠的记者声称在巴厘岛发现了这对情侣。另外一位以其小道消息著称的记者声称他们正在蒙大拿一座山间别墅中享受豪华生活，这座宅邸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酬谢曾替它服务的人所准备的礼物。

“弗朗西丝卡·迪恩小姐在巴拿马任职期间，自动辞职。她是位干练的官员，我们对她的决定表示遗憾。她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私人原因。”

问：和莫特比一样的私人原因？

答：（依然是那位发言人，虽已遍体鳞伤但仍未屈服）下一个。

问：这是说无可奉告吗？

答：这就是说下一个，这就是说无可奉告。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能不能放下这个话题，谈点严肃的事情？

一位拉美记者通过她的翻译——

问：弗朗西丝卡·迪恩是米奇·阿布拉克斯的情人吗？

答：你说什么？！

问：巴拿马许多人认为她对阿布拉克斯的婚姻破裂负有责任。

答：我对许多巴拿马人正在说些什么无法加以评论。

问：巴拿马许多人还认为斯多芒特、莫特比、迪恩和奥斯纳德是几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英国恐怖主义分子，中央情报局给他们的任务是渗透并颠覆巴拿马民主政府！

答：这女人有出席这次发布会的许可吗？以前有人见过她吗？请原谅！您能不能向警卫出示您的记者证？

尼格尔·斯多芒特的事情没有引起太大风波。一篇《登徒子再领风骚》和他在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任职期间与一同事妻子之间的爱情纠葛并没有在新闻界中挣扎太长时间。帕蒂·斯多芒特住进了瑞士一家癌症疗养所，再加上斯多芒特对付新闻界的巧妙手段，对他们的猜测很快就消声匿迹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斯多芒特作为一次规模庞大、高深莫测的英国奇袭计划中的小

此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东南，瓜哇以东。

美国一州名。

角色而被人们淡忘了。

极少量象征性的英国军队参与了这次入侵活动（虽然在大不列颠王国以外，并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参与），这使得全国上下举国欢腾。教堂挂起了米字旗，还没有逃学的学生得到了一天假期。至于潘代尔，全国所有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报纸和电视网都严格遵守了不得提及其名字的命令。无论在何处，秘密情报人员的命运都是如此。

第二十四章

深夜。他们正在又一次洗劫巴拿马：烧毁它的塔楼和棚屋、用炮火威胁它的妇女、儿童和小动物、射杀街上的男人。潘代尔像上次入侵时一样站在阳台上，看着但没有思考、听着却并不感觉、忏悔着但并没有出声。本尼叔叔的话再次在他耳边回响：

我们的力量是无限的，但我们却不能为挨饿的孩子找到食物、为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房屋……我们的知识是无限的，但我们却制造出了将要毁灭我们的武器……我们生活在生命的边缘，惶恐于内心的黑暗……我们伤害过、毁灭过、欺骗过，我们犯过错误。屋内，路易莎又在大喊大叫，但潘代尔对此无动于衷，他正在倾听头顶黑暗中翻飞的蝙蝠发出的尖叫。他喜爱蝙蝠，而路易莎却对它们恨之入骨。当人们毫无理由地仇视某种东西时，他总是感到惶惑不安，因为谁也无法预料事情的结局会是怎样。蝙蝠很丑陋，所以我恨它。你很丑陋，所以我要杀了你。他早已得出结论：美不过是虚张声势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专业的生活美容师，他却对玛塔的丑陋情有独钟。

“快进来。”跑易莎在叫，“马上进来，亨利，看在上帝份上。你以为你刀枪不入吗？”

他本来是会进去的，骨子里他还是个爱家的男人。但今晚在潘代尔的脑子里，上帝的面子并不很大。他也并没有自认为刀枪不入。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已伤到了无法治愈的地步。至于上帝——他比其他人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他无法制止自己引发的事情。因此，潘代尔情愿留在阳台上，而不愿去承受指责的目光、妻子的利舌、孩子们像成人一样的问题和米奇自杀这一可怕的回忆。

在屠杀和喧嚣声中，还有其它一些东西吸引了潘代尔的注意力。比如十二号卡斯特罗夫人弹奏本尼叔叔那架钢琴的样子。如果他继承了那架钢琴，并学会了演奏，那他真希望能像她一样在极度的恐惧之中用自己的手指抓住一支乐曲——这一定是控制自己情绪的绝妙手段。而她的专心致志真令人惊叹。即使在这么远的地方，他都能看见她紧闭着双眼在键盘敲出的音符中蠕动着双唇，就像正在祈祷的拉比。一瞬间，他又似乎看到了正在弹琴的本尼叔叔和背着双手、在他身边引吭高歌的鲁斯大婶。

还有七号曼都萨一家极其心爱的蓝色奔驰轿车。它正沿着山路向下滑去。彼特·曼都萨在空袭开始前及时赶回了家，高兴之余，未关手制动器便把车扔在了街上。渐渐地，那辆车意识到了这点：我自由了，他们打开了牢房的门；我只要走出去就可以了。于是它出发了：先是像米奇一样蹒跚——也许也像米奇一样，希望某次偶然的碰撞会改变其生命的轨道——但却在绝望之中以全速冲了下去。只有上帝才知道它的下场会怎样，或在停下之前造成怎样的破坏。

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对潘代尔来说却极其重要。像卡斯特罗夫人一样，他能够让自己对眼前发生的灾难视而不见。但阿空山呼啸的炮弹声、机枪的扫射声对他来讲都太熟悉了，似乎这些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可怜裁缝学徒为取悦他的朋友和上级而举起了火把，接着便看到整个世界在他

眼前化为飞烟。还有所有你认为你心爱的东西也随之灰飞烟灭。

不，法官大人，我没有发动这场战争。

是的，法官大人，我承认，可能是我写下了战歌。但请允许我冒昧指出，写下战歌的人并不一定就发动了战争。

“亨利，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家人乞求你守在他们身边时，你却非要呆在外面。不，亨利，不是等一会，是马上。我们希望你进来，并且保护我们。”

噢路，噢耶稣，我也这样希望、非常希望能守在你们身边。但我必须先抛弃谎言，虽然扪心自问，我并不知道真理在哪里。我必须留下，但同时又必须离去，可是现在，我不能留下。

事前并没有任何警告。但眨眼间，整个巴拿马便笼罩在了威胁之下：放规矩点，小东西，否则……记住你不是个国家而只是条运河。不过，也没有多大必要事先警告。一辆失控的蓝色奔驰在撞倒几根电线杆、冲进人群之前会发出警告吗？一个足球场在坍塌并砸死上百人之前会发出警告吗？一个杀手会事先警告他的谋杀对象、引得警方上门盘问他是否是个英国间谍吗？至于这次——“我们将要轰炸你们”——“我们将要背叛你们”——干嘛要惊动所有人呢？警告帮不了穷人，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除非像米奇那样自杀。而有钱人并不需要警告，因为现在入侵巴拿马时，一条公认的原则便是富人没有任何危险。这是米奇常说的，无论是喝醉后还是清醒时。

所以不经任何警告，直升飞机和以往一样从海上径直飞来，只是这次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根本没有军队。一座与玛塔的公寓很相似的楼房颓然跪倒，使我不禁想起了米奇的尸体。一所简易小学自动着了起来。一座养老院的墙上霍然出现了一个大洞，正好与米奇脸上的伤口一般大小。接着，里面的一半住户从这个豁口跑到了街上，头上、身上火舌飞舞，仿佛瓜拉赫烟火晚会上的受害者。许多人在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便开始狂奔——像是某种火灾演习——并且尖声呼救。猛然，一股强大的气流冲击到了巴塞尼亚他的阳台并震动了路易莎与孩子们藏身的储藏室。

“爸爸！”这次是马克，“爸爸，进来。求求你！快进来！”

“爸爸，爸爸，爸爸。”这次是汉娜，“我爱你！”

不，汉娜。不，马克。以后再说爱吧。可我不能进去，当一个人把世界点燃、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并将不是情妇的情妇送往迈阿密以避免警方的进一步注意（但从她转开的目光中，他知道她不会走），他已不配做任何人的保护者了。

“亨利，他们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一切都是有针对性的，一切都是高科技，新式武器可以从几里地之外瞄准一扇窗户。他们不会再轰炸平民了，求求你，进来吧。”

尽管他很愿意，但他还是不能进去，因为他的腿又不起作用了。现在他意识到，每次当他将世界点燃、或杀死一位朋友，它们便会丧失功能。贫民区上空冒起熊熊火光，一大团浓烟滚滚而起。这团火光紧紧锁住了潘代尔的视线，他不能不盯着它，不能不想起米奇。

“亨利，我想知道你这是要到那儿去！”

我也不知道。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自己正在大步向前走去，不是向着路易莎和孩子们，而是远离她、远离他良心上的责难。沿着那辆奔驰轿车走过的道路，潘代尔大步流星向山下奔去，尽管内心深处他仍渴望跑回山上

去、将路易莎和孩子们搂在怀中。

“亨利，我爱你。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我做的比你还糟。亨利，不管你是什么、或是你是谁，也不管你做过些什么，我爱你。亨利，留下别走。”

他越走越快。陡峭的山路敲击着他的鞋跟，使他的步伐越来越大。如此具有诱惑力的下山路使得走回头路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街上只有他独自一人，因为通常来说，在一场侵略战争中，不出来抢劫的人一般都呆在家中忙于给朋友打电话。当潘代尔大步走过时，从路边火光照耀下的窗户中，你可以看见大家正在打电话。有时电话能接通，因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一样，幸运地住在日常事务不被战争打断的地区。但玛塔不可能给任何人挂电话，因为她住在桥那边的人们中间。对这些人来说，战争是他们生活中一场非常现实的致命打击。

他继续走着，虽然渴望回头却一直向前走着。万千思绪萦绕心头，他需要一种方法将疲惫转为安睡，也许这就是死亡的意义。他本渴望做些能够长久的事情，比如将玛塔的头搂在胸前、抚摩她的另一只乳房，但问题是现在他情愿独自流浪。因为当他与世人隔绝时，他所带来的灾难才会小一些。法官这样对他说过，他说得对。米奇也这样对他说过，他甚至用生命证实了这句话。

他已毅然决然不再关心自己或其他人的衣服、线条、款式、岩石之眼、轮廓，这些和他已不再有任何关系。人们必须去穿他们喜欢的衣服。但他早已注意到，即使最出色的人也并不清楚该选择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要一条牛仔裤、一件白衬衫便可以安度一生。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岩石之眼，比如这些从他身边狂奔而过的人们。他们惊恐地瞪着眼睛，拼命大叫“着火啦”！赤裸的双脚掠过地面，留下一串串血迹斑斑的脚印。他在其中找寻着玛塔，但她不在这里。也许她已厌倦了他的忧伤。他找寻着曼都萨的蓝色奔驰，但显然它并没有加入这群暴民的行列。他看见了一个被拦腰斩断的灭火器，黑色的鲜血从里面喷涌而出染红了街道。他几次看见了米奇，但米奇对他却连头都没点一下。

他继续走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在通往市内的大路上走了很远。当你走在每日开车经过的马路中央时，你会发现往日熟悉的路标也变得陌生了，尤其是在这火光冲天的拥挤人群中。但路标对他已不再重要，因为他的目的地已非常明确。它是米奇，它是玛塔，它是前方那个向他招手的橘红色火球。来吧，现在知道还不太晚。而且，在他要去的地方，永远不会再有人要他美化生活的本来面目，也永远不会再有人将他的梦想误以为是真实的生活。

